

國家文物局

清代傳記叢書



明文書局印行

清代傳記叢刊  
綜錄類  
周駿富輯

#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

(二九)

卷一七六至  
卷一八六

(清)

李桓輯



明文書局印行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百七十六目錄

驩臣二十八

明德

文綬

海明

何燭子裕城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百七十六驩臣二十八目錄

--	--	--	--	--	--	--	--	--	--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百七十六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疆臣二十八

明德

明德滿洲正紅旗人姓輝和氏雍正十二年由筆帖式補太常寺  
博士乾隆元年授寺丞二年遷步軍統領衙門員外郎三年調戶  
部緞匹庫五年遷山東糧道七年授湖南按察使八年疏言督撫  
等遇刁民糾眾搶劫之案應查明是否地方官激變嚴拏究辦以  
示懲創不得藉此輒劾有司徒長刁風防汛弁兵亦宜協力查拏  
不得推諉觀望 諭曰國家愛養斯民惟恐一夫失所偶遇地方

歉收未嘗不籌畫接濟而刁頑之民遂乘時搶奪不可不重懲以示儆乃督撫欲自諱其化導不力禁約無方止將州縣推尋別故參劾而於搶奪之案朦混歸結又如汛弁兵丁類皆觀望不前亦豈設兵衛民本意著各督撫提鎮嚴飭所屬一同實力查拏如推諉卽嚴參議處九年四月巡撫蔣溥劾明德剛復自用於巴陵縣生員方宣點家被盜一案意存諱飾下部議革職七月授盛京禮部郎中九月授山東兗州府知府十二年調濟南府十三年遷山東鹽運使十四年七月 上以川省用兵山西軍務絡繹必得幹練之員以資任使 命明德調補雁平道九月調甘肅安西道十六年遷湖北按察使十九年擢四川布政使二十年調甘肅布政

使隨總督黃廷桂往肅州辦理軍務二十一年二月授山西巡撫  
六月奏言陽曲太原榆次太谷祁縣徐溝清源文水交城興縣等  
十縣四季徵糧貯太原府理事通判倉卽供季支兵餉例不停緩  
今該廳已徵之數及從前節次買存米豆足敷本年支放見今暫  
緩俟秋後催徵竊恐下年徵支不繼仍難緩至秋成查晉省溢額  
穀共五十餘萬石各屬見俱平糶於此項穀價內酌撥買米三千  
石黑豆六千石以備墊支嗣後定於秋收後開徵下年供支則兵  
糈旣屬有備輸將亦得從容矣十二月奏言新疆派調察哈爾吉  
林等兵奉 旨將陝西糧運巴里坤山西歸化城糧運陝西接濟  
竊計陝西若動撥榆林延綏等處糧由歸化城存貯軍需內運往



歸款實屬近便如動撥西安同州等處糧應於聯界之平蒲解澤  
四府州屬溢額穀內撥補較爲路近省費二十二年五月奏言太  
平縣史村驛明季因汾水阻隔改設曲沃縣蒙城鎮其人夫仍畱  
史村汾河久西徙無礙而一驛夫馬分設未便應仍併歸史村驛  
諸疏俱如所請六月調補陝西巡撫十月前任山西布政使蔣洲  
虧空勒派爲巡撫塔永甯所劾 上以明德前與蔣洲共事毫無  
覺察竝著革職拏問 命尙書劉統勳前往鞫實洲正法明德擬  
絞 特免明德罪發甘肅交黃廷桂差委二十三年補甘肅涼莊  
道二十四年正月授甘肅巡撫二月疏言甘省辦理軍需錢價甚  
昂四川河南錢多懇 敕該督撥運三十萬串來甘搭放兵餉其餘

設廠平賈市價自平 從之四月丁母憂 諭賞銀千兩辦喪先  
是明德在山西巡撫任內濫舉屬員楊文龍部議降二級調用又  
湖北按察使任內盜案遲延補官日降三級調用至是 上以其  
連年承辦軍需尙屬出力 命署甘肅按察使二十五年八月授  
甘肅布政使十一月復任甘肅巡撫二十六年二月奏言嘉峪關  
左右邊牆舊係土築年久殘缺新疆遣犯逃越稽查未密請用節  
省運糧銀萬餘兩修固嗣後遣犯由關逃回將遊擊交部嚴加議  
處又奏獲巴里坤逃犯卽於該地正法 上俱從之四月疏言各  
省發遣巴里坤哈密安西三處之犯甚多安西哈密無屯係賞兵  
爲奴見在兵數裁減巴里坤有屯田而糧少遣犯俱難再發應將

續到者發關展烏魯木齊屯所二處上年豐收非但有裨屯務卽各犯亦各得所又疏言甘肅地方遼闊遣犯沿途投宿坊店難以防範應將各驛閒房修二三間爲監房並責分防文武官弁稽察疎脫參處俱如所奏行二十七年五月復調山西巡撫九月奏歸化城五廳地方除托克托城已設倉貯穀外其歸化城和林格爾薩拉齊清水河四通判應請每處增設常平倉穀三萬石動用司庫耗羨銀買貯又與河東鹽政薩哈岱合疏言夏縣白沙河居民舊築堰以護田廬並爲城垣保障但土工不堅應改石工恐民力難勝請動充公銀七千餘兩及修濬姚暹渠存項銀四千兩令運司督州縣修固嗣後殘缺除北岸仍聽民修外南岸民少因歸河

東渠堰歲修案內辦理二十八年六月奏大同鎮所屬各臺從前因係邊境設兵過重今承平日久城內兵宜量裁減水泉營地方編小左有老營右有邊關均設大員重兵相距甚近請裁該營遊擊並兵百將老營守備移駐管理卽隸老營參將轄又裁靈邱路參將以所屬渾源營都司改補靈邱路都司歸北樓營參將轄靈邱路守備改補渾源營守備歸新平路參將轄俱下部議從之是月調補江西巡撫十月奏豫章書院公費不敷九江贛州兩關平餘銀及各屬城壕地租銀每年共三千餘兩除作巡撫衙門書役工食一切辦公賞兵外尚餘銀千餘兩請歸書院佐士子膏火得旨允行十一月復調補陝西巡撫三十年正月調江蘇巡撫

未莅任 命署江西巡撫五月奏兇殺多命之案請提至省城承  
審官扣限兩箇月速結下部議載入例冊十一月赴江蘇任三十  
一年七月奏言江蘇糧不敷食常仰給於楚蜀蘇州一帶商民每  
閉糴屠奇臣屢加勸諭不使復蹈前轍各屬辦案疲玩成習督催  
不使堆積佐雜不得擅受民詞私作威福該省襟江帶湖大海界  
連兩省劫盜尤多臣飭屬查拏立破多案崇明漁船出洋後輒肆  
強劫今於口岸增兵役嚴察 上嘉其畱心時南匯山陽兩縣民  
有傷父兄致死者承審官誤照過失殺問擬明德親提駁改奏革  
原審各員職並劾按察使李永書不勝任請交部嚴議 諭曰向  
來督撫每於臬司審轉案件往往曲爲徇隱若明德之秉公持正

何患讞獄之不平允吏治之不整飭乎明德辦理此事尙屬可嘉  
著賞荷包六箇以示優獎又奏常熟縣福山塘一河爲蘇州等處  
入海要津支港甚多灌民田數萬頃乾隆二十六年濬後迄今又  
淤借撥司庫銀九千七百餘兩乘時再濬於所灌民田分兩年徵  
收歸款從之三十三年二月調補雲南巡撫時大兵討緬甸七  
月與署總督阿里衮合疏言省城至永昌邊界遠險運艱請撥藩  
庫閒款銀三萬兩分設僱修兩月可竣庶軍糈不致遲誤又合疏  
言各隘口俱設兵如奸民私販出口兵丁得財賣放一併正法失  
察官弁參革治罪能拏獲者重賞八月又合疏言永昌普洱沿邊  
土司以緬匪滋擾田土多荒有乏籽種牛具者請量借給於明私

交米還項九月又合疏言滇省銅廠三十餘向係糧道專管金銀鉛廠二十九係布政司專管而本地道府無稽查責耳目未周請將各處廠務係州縣管理者責成本府專管道員稽查係廳員管理者責成本道專管統歸布政使總理糧道既不管銅廠事務太簡將驛鹽道所轄之雲南武定二府改歸專管均如所請行三十四年三月擢雲貴總督奏請牧養戰馬分派武職大員管理其棚槽草料等仍令地方官備支 上嚴飭其推諉卸責會副將軍阿里袞奏將領等所用馬行至南抵壩地方卽已疲乏 詔責明德漠視軍務漫不經心下部議革職從寬畱任尋 諭曰明德自擢任總督以來辦理諸務皆不及從前實力奮勉於養馬一事尤漫

無經理因循誤公豈宜令仍爲總督卽畱滇省亦於公事無益念  
伊從前在江蘇於地方情形尙屬熟悉著卽降補江蘇巡撫時永  
昌府知府趙佩以病告歸明德爲代請 上以趙佩規避革職自  
備資斧效力明德遽爲代奏交部嚴加議處又以明德不能催辦  
糧餉再下部嚴議應革任均得 旨寬免註冊七月經略大學士  
傅恆等奏畱明德協辦軍務俟凱旋後再赴新任尋 命署雲南  
巡撫專管臺站事十月 諭曰明德辦理軍需糧馬是其專責屢  
經飭諭始終不能實心出力今經略大學士傅恆奏十月初一日  
已抵新街會兵剋期深入而後隊繼進之兵尙未到齊前屢諭明  
德令其設法催償官兵迅赴蠻暮何以至今尙未全抵軍營卽所



運糧石亦不能源源接濟辦馬一項亦自安於無能希圖置身事  
外可見其平日專事空言塞責竟成疲玩痼習著革去翎頂加恩  
仍署雲南巡撫以觀後效三十五年卒

右 國史館本傳

文綬

文綬富察氏滿洲鑲白旗人雍正十三年由監生授內閣中書乾隆七年遷禮部主事十年遷員外郎尋改內閣侍讀十一年授甘肅涼州府知府十四年遷安西道十五年調西甯道十六年調肅州道十八年仍調安西道二十五年遷按察使二十七年遷山西布政使三十一年以迎合巡撫和其衷容隱曲陽縣知縣段成功虧空革職發軍臺效力三十二年給道銜往哈密辦事三十三年授河南巡撫未任調陝西巡撫三十五年二月奏洛川縣每年額徵民糧米麥豆三色共二千六百餘石以供兵精每年額支兵糧四百餘石尙餘千二百餘石積至乾隆三十四年見餘糧一萬八

千餘石縣倉不敷存貯請以一萬五千石爲額餘糧隨時出糶報部充餉得旨允行五月吏部奏前奉諭令督撫查奏學政有無置備食用州縣繳價之事文綬推諉不奏應革職詔從寬畱任三十六年五月署陝甘總督七月命赴齊齊哈爾賞賚投誠之士爾扈特九月遷四川總督十月調陝甘總督十二月奏官兵進剿金川陝甘共派兵三千延綏鎮總兵書明阿見帶一千徑赴維州其西甯兵一千陝西兵一千請以興漢鎮總兵張大經統領赴川興漢毗連川省進征尤便臣親往鞏昌安定照料起程上嘉之三十七年正月疏言巴里坤烏魯木齊年來貿易傭工民人甚多富者可雇工承墾地畝貧者每戶給三十畝並農具耕種照

新疆例六年升科並指明地名往墾瑪納斯城兩可墾二萬餘畝  
瑚圖壁城西北可墾六千餘畝巴里坤城外及西大墩大泉並東  
西石人子沙子奎蘇可墾五千九百餘畝玉門淵泉敦煌三縣雖  
土性鹹鬆近得渠水灌溉可添墾田五千餘畝舊例嘉峪關口常  
閉經過者驗照放行不免守候稽延今關外久成內地請飭文武  
官將嘉峪關辰開酉閉進者仍行盤詰出者聽其前往兼於烏魯  
木齊城南七達色巴山梁開寬大路以便車行赴墾戶口日增行  
旅亦爲有益下部議行五月酌定收捐監糧章程一肅州高臺縣  
每監一名捐糧五十石淵泉玉門敦煌三縣每監一名捐糧四十  
石哈密巴里坤烏魯木齊特納格爾吉木薩奇台昌吉木壘八處

悉照西安糧數報捐一收捐俱以小麥豌豆交納一令經收之員  
印結實收一修造監倉應借項酌建俟收捐項歸款一收糧數多  
應出易以免紅朽一報捐應具結以本色交倉一交倉應隨時申  
報以杜包收折色一造廠口冊應申報盤查以防虧欠那移奏入  
下軍機大臣議行又籌備巴里坤移駐滿洲兵糧料事宜一古城  
可墾地三千畝泉水足用請撥肅州鎮兵一百五十以千把總一  
員統往耕作一古城吉布庫奇台歲收及陳存糧籌給巴里坤滿  
洲兵糧餉應撥甘肅提標西甯涼州鎮標孳生駝挑送吉布庫古  
城奇台擇地牧放派滿洲兵運送一巴里坤奇台存糧十萬餘石  
每年僅用舊糧萬石未免壅滯應將巴里坤滿洲歲支糧料四萬

餘石先就舊糧支給其新收歸倉者許邇年出陳易新一馬草應  
支給價銀聽官兵自辦 上獎其所奏詳妥六月奏西安滿洲兵  
移駐巴里坤例將所領製裝銀兩扣畱一半與兵丁置貨帶往出  
售以資生計查巴里坤水草豐美可以放牧及天氣嚴寒老弱非  
皮衣無以禦寒請於巴里坤山灣設孳生牧廠將滿洲兵扣存製  
裝銀兩給令多買羊隻雇人牧放并令旗下閒散子弟一同學習  
取乳剪毛以廣生計并使熟口外情形各歸儉樸得 旨嘉獎十  
一月奏暫開捐納以裕軍需 上切責之四川前任總督阿爾泰  
縱子明德布勒索屬員 命文綬密行查訪尋奏言明德布因在  
署辦事與屬員漸熟往往進見於是人言嘖嘖雖勒索等事尙無

指實而阿爾泰縱于干預公事情弊顯然時軍機大臣等鞫明德  
布具服 諭曰文綬係棄瑕錄用之人其在陝西巡撫任內辦事  
尙屬認真加恩擢授總督又於軍需尙所諳習特調爲四川總督  
令其整頓經理乃伊聞命之初尙似勇往及到任以後一切軍營  
事宜未見其實心妥辦甚至借軍需名目妄請開捐竟爲屬員冒  
銷地步初不意其乖張若此至聞阿爾泰在川聲名平常並有縱  
伊子明德布尙屬員勒索之事因傳諭密訪文綬覆奏不過就旨  
敷衍事無指實若僅人言噴噴爲憑何足以服阿爾泰父子之心  
朕從不宥以風聞無據之言輕治臣下之罪復諭文綬於該省屬  
員內設法查訪不得仍事含糊乃閱數月之久並未查明續奏明

德布見在京候訊卽命軍機大臣會同內務府大臣詳明研鞫據明德布親供俱已直認不諱文綬身爲總督奉旨密查應實力訪察據實覆奏方不失爲大臣秉公持正之道乃竟意存袒徇輒敢蹈官官相護之惡習實出情理之外後任督撫訪查前任之事無難水落石出似此肆行欺罔於吏治人心大有關係若皆從而效尤朕將何以任人是文綬之罪斷難復道著革職發往伊犁令其自備資斧效力贖罪三十八年六月四川總督富勒渾奏賊番抵明郭宗河口分兵進攻 上以富勒渾一人在彼恐難兼顧文綬見在桃關距明郭宗不遠著卽馳赴隨同籌辦授頭等侍衛又諭曰文綬去年獲罪之由係濡染外省袒護惡習尙無大罪在當



時不得不加以創懲念其向來頗能辦事尚可棄瑕錄用者加恩  
補授湖廣總督仍署理四川總督八月偕富勒渾疏言見在添兵  
進剿需糧倍增請照乾隆十三年范毓積王堂助餉加銜之例令  
各省商民有願赴楚運糧者均令赴川報到准其辦運咨明該省  
其所辦之糧軍需局查明應運何路卽按站給照定限運交仍飭  
知該站隨到隨收并給實收聽行齋部請敘九月又奏酌定納粟  
章程請每穀一石價銀九錢俊秀捐監例捐銀一百八兩應納穀  
一百二十石其捐貢及捐各項職銜應捐穀數准計覈收使捐穀  
之數與捐銀之數相當並議行四十一年調四川總督四十二年  
十二月偕將軍特成額提督明亮合奏兩金川新收屯糧請照打

循舊例凡存貯及本屯支放每石准耗五合如撥運別屯准耗一升不准按年加耗 從之四十四年入 覲 上以其子山東巡撫國泰睽隔多年 諭令來京相見四十五年二月京察加一級六月奏稱四川素產井鹽界連滇省自雍正七年至乾隆三年以滇鹽不敷民食先後題定令昭通東川鎮雄宣威霑益平彝甯甯等屬改食川鹽川商領邊引撥配犍爲廠鹽由興文長甯屏山高珙等縣運至交界並以道險費重經滇省開修河道令辦銅回船接運川鹽乃得暢行滇民始免食淡迨後水路開通商民情熟或以川地計口之鹽攙雜或於行滇引鹽夾帶偷賣因利乘便積少成多原非如連車盈艦梟販公行查拏轉易從前屢經兩省咨

會 在川滇交界宜平之張灘及琪縣之羅星渡興文之梅嶺鎮爲  
行 鹽入滇總匯又於滇省昭通之富宮村小腦塘大關廳之鹽井  
渡 鎮雄廳之落垓塘羅坎關等處按數覈對接銷立法非不周備  
然 地方官稍不經心仍不免偷漏影射之弊誠所謂有治人無治法  
也 茲悉心籌酌專委幹員於川滇交界各口會同該地方文武設  
立 卡隘分路稽查務使私販絕迹引運肅清如各委員地方官怠  
玩 因循虛應故事卽行分別撤回參處其川滇連界者一併加意  
稽 查 上是之並 諭雲貴總督福康安日文綬所辦甚是川滇  
地 界毗連宜一律嚴防方有裨益四十六年三月 詔停打箭鑪  
收 稅部員由總督委員管理文綬條奏裁改事宜一徵收稅務卽

委打箭鎗同知專管一報稅簿由布政使印發按月登記備查照簿造銷數題一兼管稅務費用較繁除同知本任應得養廉再增給三百兩爲管稅養廉其紙張公費及額設通事譯字書巡等役均仍舊解部飯銀應由司庫搭解下部議行閏五月以題銷商運軍糧腳費前後矛盾不自引咎部議降二級調用 詔改爲革職畱任先是四川無籍游民糾眾劫掠土人呼爲啞嚕子闖入湖廣貴州界湖廣總督舒常湖南巡撫劉墉貴州巡撫李本俱以捕獲啞匪入奏七月文綬疏言合州毗連太平東鄉開縣等處聞有啞匪三百餘人持仗拒捕卽飭委鎮道等督營員州縣嚴捕有百餘人聞捕先竄分路追擒獲五十人提省嚴辦得 旨舒常等已續

具奏文綬係本省總督直至今始奏何遲緩若此旋奏啗匪之竄入湖南貴州界者經二省官兵截擊仍復逃回見分路追捕續獲二十一人又追至廣安擒斬八人生擒十七人餘黨俱已逃散諭曰匪徒聚集川省該督果能隨時嚴飭文武各員實力擒捕四處派員堵截於邊界有防何至逃逸別省乃文綬平日漫不經心一任地方官疎縱致該匪蹤跡往來如入無人之境其所爲邊防者何在及匪徒竄入湖廣貴州等省結黨成羣搶掠滋事該督仍復安坐省城並不於要隘處親往督率此次摺內尙覩顏稱經楚黔官兵截擊仍復竄回一似置身局外者然文綬種種錯謬不可枚舉著嚴行申飭八月奏親往川東督捕餘匪得旨文綬始終

玩縱貽誤著降三品頂帶從寬暫任尙書周煌奏川省囑匪近年每邑多至百十餘人並有朋頭帶頂坐轎乘馬白晝搶奪行兇官吏罔聞兵役不問甚至州縣吏胥身充囑匪恣行騷擾諭曰囑匪肆行不法已非一日文綬身爲總督乃竟漫不經心以致養癰貽患甚至白晝搶劫拒捕傷差公然無忌若不及早嚴辦將來黨羽日多安知不釀成蘇四十三之事見須痛加懲創盡絕根株以緝凶暴而靖地方此皆文綬因循貽誤斷難復膺總督之任著革職發往伊犁效力贖罪四十八年命回京四十九年三月卒子國泰別有傳

右 國史館本傳



海明

海明汪佳氏滿洲正藍旗人雍正十三年由繙譯生員考取內閣中書乾隆十二年補內閣中書十三年批本處行走十八年遷禮部主事二十一年遷戶部員外郎二十四年授直隸天津府知府旋丁母憂回旗在原衙門行走尋充右翼監督二十六年授山西冀甯道二十七年遷甘肅按察使三十年遷布政使三十二年調四川布政使三十三年以辦理軍務議敘尋護四川總督奏稱近奉 上諭各處遣犯眾多恐生事端著督撫責成所屬加意嚴範臣卽飭知臬司嚴行各屬將見在流徒各犯作何生理及住址家口分晰責成該管牌鄰隨時稽察不得羣集滋事儻怙惡不悛立



卽按究又向例定擬徒罪安置有驛州縣在站當差前任臬司顧濟美奏准咽嚙犯徒罪者令攜帶鐵杆示儆臣思此等徒犯既將手足拘攣卽難責令擺站而頑劣性成羣聚一處管束匪易川省驛站本少應將此項犯人分配無驛州縣使其散處則體察更易周密 從之三十四年授江西巡撫三十五年三月奏前奉 世宗憲皇帝諭各省設普濟堂贍養老疾無依之人數十年來存活無算江西省城普濟堂勗自雍正二年歲動公項及匣費銀兩并節備倉穀又歷年各官捐置田租見共收養老民四百名查各屬有堂收養者惟甯州奉新武甯新喻泰和永甯宜黃樂安萬載南城浮梁安遠十二州縣此外均未建設似不足以廣 皇仁然一

時彘雞恐啟州縣藉端派擬之弊臣與藩司顏希深議於附郭府州各設一所所屬老民俱得附近就養以五百名爲率每名照省城例日給米八合銀一分并棉衣雜用歲需銀八兩計五百名歲需銀四千兩查各屬出糶倉穀歲獲盈餘自乾隆二十六年至今見存司庫銀五萬四千五百餘兩請於此項內動借四萬兩令鹽當各商孳息歲可得銀四千兩足敷一年經費所需堂屋卽以本年所得息銀二千餘兩分發建造明年息銀卽可收養奉 旨如所議行又奏前任撫臣吳紹詩於乾隆三十四年七月遵 旨收買小錢臣今接辦督同司道府州縣屬實力嚴查將翦邊私鑄照江西原定價值隨時收買據各屬前後共收買小錢二十萬四百

餘千銅三十八萬四千二百餘斤仍飭文武委員分頭收買以所收多寡分別功過務令收買淨盡第私錢既禁民間純用制錢價值不無增長見在市價庫平紋銀一兩兌足錢九百三十文查司庫存銀因官局久停見積四萬五千餘串擬於省城委官設局易換每兩增錢十文以平市價省城價平則外屬亦難過增而私鑄可以永杜 上嘉之先是會昌縣知縣詹兆駒署理上饒縣卸事回任接受署會昌縣事楊唐佑交代未清海明不能豫行察訪詹兆駒稟揭始行查辦部議降一級調用得 旨降三級畱任三十二年以所奏催贖回空糧船不合由驛五百里馳奏部議降二級畱任三十七年六月遷湖廣總督尋卒部議海明有降五級畱任

應照正四品例 賜卹應否與諡候 欽定得 旨賜諡勤恪

右 國史館本傳

國朝書林續編卷四十一 國史館本傳 二十八



何焯子裕城

何焯湖南靖州人入浙江山陰籍雍正十三年以捐職州同投江南河工效力從總河大學士嵇曾筠修浙江尖山海塘題補杭州府東塘同知迴避本籍仍發江南河工乾隆七年署豐碭通判九年授桃源同知十三年擢署河庫道十五年實授十六年四月遷兩淮鹽運使 特敕兼管河務八月丁母憂十九年正月欽差尙書劉統勳總督策楞參河庫錢糧不清革焯職擬徒追賠六月布政使銜協理河務富勒赫奏前河督高斌張師載浮用公項銀六萬餘兩應著焯及李宏分賠工次監追二十一年七月繳完免罪二十二年正月仍發往南河以同知用 命隨侍郎夢麟疏濬荆

山橋河工四月 命隨副總河嵇璜辦淮陽河務八月超擢淮揚  
道二十三年丁父憂總督尹繼善等奏畱在任守制 許之二十  
六年三月調回以郎中用八月河溢河南中牟縣之楊橋大學士  
劉統勳協辦大學士兆惠赴豫堵築奏帶焟往十一月既合龍統  
勳等請畱焟駐工防護十二月授開歸陳許道二十九年調山東  
運河道三十年二月調河南河北道四月擢按察使 上以焟久  
在河工熟習修防著兼管河南南北兩岸河工事務三十二年閏  
七月睢州民劉玉樹謀死楊鳳來案擬斬候刑部改立決 上諭  
巡撫阿思哈曰劉玉樹始則誑財謀命繼則殺命取財實屬凶惡  
之尤自宜速正刑章以昭信讞乃原奏率稱其初欲騙財並無害

命之意擬以斬候殊爲寬縱此必何焜狃於積習陰功之見有意從寬所致前因其念佛茹素有沽名之習屢經訓飭應知悔改乃於是案復如此定擬其痼習未除卽此可見何焜是否勝任臬司據實奏聞母得徇隱又諭何焜果不勝臬司阿思哈毋庸迴護將來用爲布政使兼理河務阿思哈尋奏焜尙勝任十一月擢布政使仍兼理河務三十四年九月護理巡撫十一月奏截取知縣舉人徐廷槐衰弱請改教職諭曰何焜此奏甚是嗣後督撫驗看截取舉人有衰庸者照此陳奏儻不自服老依六法官例送部引見朕臨時定奪著爲令三十五年三月護理巡撫五月疏言河北獲嘉等六縣貧民蒙恩借給籽種口糧臣思各項折色銀兩



零星秤兌易於折耗而民間購買糧食仍須易錢亦不免虧折之患按各屬平糶之錢本應易銀解司請卽以此錢代銀借放公私兩便 上嘉許之是月因辦理雲南振旅官兵車輛違例率請部議降調 命從寬革職畱任三十六年五月擢巡撫兼理河務如故八月奏報河工穩固下部議敘加一級尋 命兼管山東河道事務九月疏請改洛陽縣爲衝繁難要缺汝陽縣爲繁難中缺南陽縣餘旗店固始縣流集巡檢爲調缺滎澤縣河陰司羅山縣大勝關巡檢爲選缺十一月疏請改開封城守營都司爲遊擊南陽鎮標右營遊擊爲都司均下部議行三十七年浙川內鄉被水正陽確山風災熯疏請撫卹緩徵 詔可 賜詩曰秋成早報十分

論風水爲災再乞恩體我愛民有如是嘉伊知政更何言略輕稍  
重各籌酌優賑緩徵均無存申命有司勤審察素教惠澤徧窮村  
三十八年三月 上巡幸天津閱永定河工煇迎 駕 賜孔雀  
翎黃馬褂復 賜詩曰授職由來重老成旬宣旣久悉民情豫疆  
文武胥董畀河道修防付治聲化俗惟應先愷悌發奸豈必任嚴  
明中州三代遺風在正直平康視所行尋 命煇與工部尙書裘  
曰修直隸總督周元理查勘永定河上游煇奏言永定河挾沙而  
行散漫無定 聖祖仁皇帝神功修治閱今七十餘年 皇上善  
繼善述籌度經營大加疏濬 翠華臨幸省厥成功臣扈侍 鑾  
輿仰承 清問自惟謏曷勝悚惶伏惟就下者水之性無不同

而地有高卑沙有通塞水之情或因時而異永定河之遷移不定其情也非其性也察其情之所在導其性之所同先宣後防千古極則雖起神禹無以易之臣謹按永定河下口蒙 皇上指示疏導既无阻下達之勢更免浸潤之虞誠當永遵成法更無可贊一詞所慮數十年後或妄生異論別事新奇將至變亂舊章貽憂河道祈將見奉 聖訓并議言摘敘簡明條款刊勒豐碑永垂久遠疏入報 聞是月疏言河南常平倉溢額穀前撫臣阿思哈議存爲儲備地方協濟鄰省之用今通省溢額至四十四萬石倉廩不敷請每州縣以四千石爲限餘照舊例變價解司報部候撥又疏言河南漕穀七十九萬餘石薊米二十九萬餘石積存各州縣

多寡不均每年出借收息陳陳相因霉爛可慮請於界連鄰省之  
安陽等五州縣各存二萬石附近水次之祥符等三十五州縣各  
存一萬石爲定額並如議行三十九年二月 諭曰何焯於地方  
諸事均能實心經理協辦河工亦甚妥協加恩授以總督銜仍管  
河南巡撫事尋晉兵部尙書銜時大兵征金川道出河南焯經理  
妥速議敘加一級九月山東逆匪王倫滋事焯督兵會剿事平回  
至內黃病 命乾清門侍衛隆安帶同太醫院堂官馳驛往視未  
至焯遺疏入 諭曰總督管河南巡撫何焯老成練達誠篤恪勤  
於河道機宜素尤諳熟自簡任巡撫兼管河道以來體國愛民實  
心經理一切修防捍禦董率有方實爲封疆得力大臣今秋因籌

辦逆匪滋事督兵在東境協勦事竣回豫時偶爾感冒業已就痊  
昨聞於內黃途次復感風寒念其年逾七旬尤宜慎重調理因諭  
令卽在內黃暫爲頓息特派乾清門侍衛帶同太醫院堂官前往  
診視以冀速痊茲遽聞溘逝深爲悼惜著加贈太子太保入祀賢  
良祠所有應得卹典仍著該部察例具奏尋 賜祭葬諡恭惠子  
裕城見任安徽巡撫

右 國史館本傳

何裕城

何裕城浙江山陰人父燭官總督管河南巡撫事自有傳裕城由  
貢生援例捐道乾隆四十二年五月授山東督糧道四十三年六

月調河南河北道隨欽差大學士管兩江總督事高晉董辦豫省儀封漫工十一月高晉奏時和驛八堡漫口合龍儀封埽工壑塌詳高晉傳裕城交部嚴議應革職得旨從寬畱任四十四年二月調江南河庫道四十六年正月調淮徐道四十七年七月諭曰河東河道總督員缺緊要見任淮徐道何裕城從前隨伊父何焯辦事年久於一切河防事宜尙爲熟悉何裕城卽著加恩署理河東河道總督時大學士阿桂奉命經理曲家樓漫工奏請於蘭陽十二堡至商邱七堡共一百七十餘里另繕新隄挑引渠河九月裕城奏蘭陽新開引河其上游素稱險要必須內有重障外有挑護查該工大隄後舊有越隄相去較遠恐不足恃請自西撐

隄向東築格隄一其臨河埽工近漚處所加築挑水壩三得 旨  
嘉獎復奏山東兗州府伊家河在運河八閘之西爲分洩運河瀕  
湖諸水要路淺狹處不能洩水請挑展寬深得 旨卽應速行辦  
理十月奏伊家河興工後卽往河南將引子溝逐一勘驗仍往來  
山東河南查督各工以期兩無貽誤 諭曰好觀汝若能不自滿  
而加勤學或可繼汝父也勉之十二月伊家河挑工歲事四十八  
年正月 賞戴花翎三月隨阿桂奏引河工程黃河已歸故道十  
三日金門斷流得 旨交部議敘加一級又奏於大壩下九十餘  
丈添建二壩並於外灘河頭上脣河尾下脣挑砌展寬至河面約  
寬百餘丈見又於北壩加口作五十餘丈俱用層土層柴築壓堅

實 硃批諸凡用心慎重妥當佇候佳音四月奏至濟甯勘估運  
河工程需帑六十四萬九千有奇得 旨允行授河南巡撫五月  
奏新河開放後大溜直達中泓暢順惟舊南隄入新河處西係舊  
隄南係浮土沙灘形勢稍覺窄狹處擬於川字溝南再破隄三十  
丈河尾北灘去河身較近處另開一溝寬五十丈再破隄三十丈  
遇盛漲不致壅遏又奏大溜全歸新河中泓迅駛河頭西岸窄處  
亦經砌寬溜勢東注壩工不致著重商邱河尾南岸川字溝二道  
並開挖完茲俱得 旨嘉獎八月奏黃河漫口受病處由漫灘水  
本平衍一入溝槽得其就下之性頃刻匯聚隄根遂致漫溢今於  
霜降後相度情形築土預爲之限制 硃批好實力妥爲之九月



以奏摺面灰污降二級留任又以河南秋審人犯由緩決改入情實者過多奉 諭降爲三品頂帶停支養廉二年十一月偕河臣蘭第錫奏查儀封六堡灘面較窄睢州七堡下汛形勢灣環須加意防禦擬於儀封隄工南園築月隄包毛家寨埽工在內自睢州下汛頭堡至十五堡舊有子堰南面加幫寬厚並於下九堡隄後加築復餞 上嘉之四十九年四月奉 諭山東運河隄岸各工前經發帑興修見已一律完竣辦理甚爲妥速何裕城著交部議敘加一級時甘肅石峯堡回匪滋事官兵經由河南何裕城辦理兵差無誤七月奉 諭賞還頂帶准支巡撫養廉九月奏籌辦睢州下汛漫工料物不能應手請酌量加增稽麻價值仍照例價覈

實報銷其加增之數先於司庫墊發分年攤徵歸款 硃批著照  
所請行又奏請將被旱之汲縣新鄉等州縣本年應徵粟米麥豆  
緩至五十年五十年帶徵被水之商邱等縣本年應徵錢糧酌  
量緩徵俱得 旨允行五十年二月奏豫省上年工賑兼施庫貯  
不敷請撥鄰省庫銀備用得 旨於部庫內撥給銀五十萬兩以  
備展賑之用是月調陝西巡撫五月奏陝西省府廳州縣因承緝  
金川逃兵不力處分停升者五十九員遇應升缺出合例者少又  
或人地不宜辦理周章可否按照原定開復年限分別量爲加重  
令其報捐開復 諭曰逃兵處分停升各員前據李世傑奏請准  
其捐復經吏部議駁已將該督交部議處今何裕城復有此奏且

陝西一省停升者已多至五十九員似此者尙有六省人數自不相上下若因升補乏人皆須由部推選一時槩易生手未免於地方不能收駕輕就熟之益因思人才難得該督撫旣紛紛陳奏想其中實有礙難辦理之處是此事竟屬可行所有李世傑交部議處之處並著寬免但此項人員若僅令照例捐復實不足以示懲儆自應按照原定年限分別等差酌令加倍准其捐復九月布政使圖薩布奏朝邑被水東南北三面尙未消涸見將積厚沙泥雇夫刨挖諭曰朝邑縣城旣屬窪下其易於被水處所何不就泥沙淤積高厚之地築建護隄設遇盛漲豈不更資保障著傳諭何裕城相度情形熟籌妥議詳奏冊建護城隄工計長一千六百八

十餘丈動帑二萬九千五百餘兩下部議行十月奏陝西省城設有軍器局係西安清軍廳同知經管查該局所存軍器多有殘缺見派員逐一挑選分可用可修及不可用三項其不堪用項內鋼鐵熔化變價一面將可修器械逐件估修卽以所變不可用之價作爲修費俟辦竣造冊報部責令該廳營善爲收貯 上嘉之尋調江西巡撫五十一年正月奏江西省糧價昂貴由江楚商民販運過多所致 諭曰上年江楚等省被旱成災收成歉薄全賴鄰省米糧接濟商民均向江西四川等省販運糧石以資口食費用朕許多苦心節次降旨令該督撫實力經理設法調劑務俾商販流通不致稍有阻遏方爲妥善今何裕城因該省糧價加增歸咎

商民販運過多是意存遏糴此何言耶民間遇有災歉自應以此省之餘補彼省之不足爲督撫者皆當以民食爲心不分此疆彼界籌辦得宜俾得均勻接濟且鄰省到境採買小民等得價售賣可需餘潤尙不應稍有居奇何況封疆大臣迺竟存彼此之見耶何裕城著嚴行申飭五月奏江西糧道向定中缺由部選補該道管轄十三衛所督運催徵均關緊要鹽驛道向定衝繁難相兼要缺請旨簡放自驛務改歸臬司兼管該道專管鹽法政務甚簡請互改以歸覈實議行七月奏武職衙門書手每名食糧一分謂之字識其應食何項名糧例無明文查江西各營共設字識四百五十六名所食名糧馬步守三項兼備臣思馬步二項例於守兵

中擇操防勤奮弓馬熟嫻者遞拔字識例免操防弓馬不嫻可知  
乃因掌管筆墨與本官親近遇缺坐補阻操防上進之路請將各  
營字識止准支食守糧 諭曰此奏甚公下部議行十一月奏江  
西河路二千四百餘里奸匪混雜須擇要隘派員弁巡查南昌新  
建豐城清江餘干五縣向止設巡船一二三隻每遇派員巡緝及  
查拏要犯不敷應用不得不雇用民船既慮地方官濫捉當差妨  
船戶生計又或雇船耽擱走漏消息致要犯遠颺臣今歲訪獲河  
匪八十二名冒差誘賄犯三十七名有連犯拏獲之船大小共十  
隻卽派員查驗修艙作爲巡船分交南昌等五縣備巡緝之用  
硃批好以實爲之五十二年正月奏南昌府屬豐城縣鎮平隄中

開一段水勢衝激土隄不足捍禦應改建石隄奉 諭如所議行  
毋致誤工時臺灣逆匪林爽文滋事附近各省撥運米石五月奏  
籌撥閩米十五萬石見咨商李侍堯或由新城陸路運送或由長  
江裝載赴上海關外由海道運往俟查明酌量辦理 諭曰該撫  
摺內既稱建昌府新城縣之五福地方距閩較近光澤縣水口係  
往來通衢自應奏聞一面預備人夫卽由五福地方妥速起運或  
該撫於運道情形未經諳悉亦應於所屬官員及商民人等詳加  
訪問或從新城縣陸運近便或由上海關口水運近便之處卽可  
斟酌道里遠近以定起運省費何以又稱向李侍堯咨商徒事往  
返致稽時日何裕城殊屬推諉非是著傳旨申飭七月奏運閩省

米石已陸續從新城一路運送又檢查舊案有改由海運較爲便捷之語隨酌商兩江總督李世傑等查明海船俟咨覆到日分撥起運 諭曰此事竟係何裕城辦理錯誤軍需米石關係緊要何裕城既查明改由海運較爲便捷卽應一面將應運米石數目及開行日期飛咨李世傑等預備船隻一面將應運之米運至海口等候以便裝載開行並應以海口船隻儻屬短少或將江浙米石先行運送俟江西之米陸續運赴海口時再行將接運之處一併咨明庶李世傑等可以酌商籌辦乃徒事往返酌商並不將運米實數及何日可以運到海口過載開行之處詳悉咨會而又不行詳悉奏明是何裕城不但意存推諉并不知事理輕重實屬糊塗



著交部議處部議革任得旨寬免尋奏協濟閩米籌辦之始原定於五福陸路轉運祇以該處山溪險阻節節起撥惟恐稽遲擬照從前辦過成例陸海分運嗣准督臣李世傑咨覆始知江蘇亦運閩米海船不敷臣恐到彼等候欲速轉運隨將碾米十五萬石全由五福運往該處先經潛流修路轉運尙速見運抵閩省光澤縣水口者已有六萬四千餘石其接續運赴九月初旬可以運竣所有湖北省運閩米行抵五福適當江西米運竣之時堪以接續兩不相妨一面預飭各屬候湖北委員押米入境幫同悉心料理一如江西運米成規不許稍存岐視八月奏五福自潛流修路以來蹊徑漸熟夫役漸眾竹筏小舟亦日辦日多即使冬令水落尙

可隨宜設法多行陸路數十里前抵五福所有湖南省運米十萬石應照湖北或由長江前來行抵五福水次於江西米運竣後接續轉運已咨湖南撫臣浦霖并飭藩司預備協力辦理至江西米見已運過七萬六千餘石准於九月初旬可接運湖北米疏入報

聞十月 諭曰自臺灣逆匪林爽文滋事以來節經降旨令各省撥運米石前往接應見據各該督撫先後奏報運閩米石俱各妥爲照料隨到隨行辦理甚爲妥速深慰朕懷何裕城等著交部議敘尋議加一級隨帶五十三年臺灣平湖南米運至新城者七萬五千石裕城奉 旨籌議三月奏請照時價就近出糶得價或解還湖南買穀補倉或解閩撥用聽李侍堯酌辦得 旨嘉獎入

月奏南昌饒州南康九江等府屬被水成災請分別撫卹報聞  
五十四年五月漕運總督毓奇奏江西各幫漕船因鳳凰灘等處  
河道阻淺以致起撥耽延不能徑渡鄱陽湖傳旨申飭六月倉  
場總督蘇凌阿奏江西幫船遲誤奉旨交部嚴加議處部議革  
任奉旨寬免仍註冊八月兩淮鹽政全德奏江西護鹽道恆甯  
冊報四月下半年銷鹽一萬八千四百九十二引提帳覈對僅銷  
九千九十八引虛報捏飾命兩廣總督書麟赴江西查辦書麟  
奏恆甯係以四月銷數較少將五月多銷之數劃抵恆甯交部議  
降三降調用裕城奏恆甯辦事認真請留護鹽道任諭曰此事  
竟係何裕城因恆甯爲其首府怠存袒護而書麟前往查辦亦未

免意存和事調停將就完案該督既稱恆甯護理鹽道辦理尙系認真何裕城且請將恆甯免其撤回竟似該省鹽道非恆甯不足勝任卽著以所降之級仍畱江西護理鹽道事務並令照所定每月銷鹽二萬數千引之數按月督銷如能銷足數俟數年之後該督撫鹽政據實奏聞候朕酌量加恩如不能按月照數疏銷以致該省應銷引額稍有缺乏卽將所缺引課著落該員賠補仍交部治罪儻恆甯力不能賠卽著書麟何裕城代爲賠繳以爲封疆大臣袒徇屬員辦事模稜者戒五十五年三月以河南巡撫任內接前任巡撫富勒渾所奏於堯陽地方改築考城縣城垣地處曠野購料維艱致糜費腳力於例價報銷不敷呈誤部議應革任得

旨寬免仍註冊四月調安徽巡撫旋奉命來京恭祝八旬萬  
壽六月抵合肥病卒七月諭曰安徽巡撫何裕城自簡任以來  
小心謹慎今於途次患病身故所有任內降級罰俸處分及應行  
賠繳銀兩俱著加恩寬免子鍾見任廣東潮州府同知銑見任河  
南開歸道金見任內閣侍讀

右 國史館本傳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百七十七目錄

疆臣二十九

圖爾炳阿

李永書

白準泰

鶴年

子桂林

湯聘

吳達善

鄭大進

沈廷芳

劉藻



國朝書獻類徵初編卷百七十七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疆臣二十九

圖爾炳阿

圖爾炳阿佟佳氏滿洲正白旗人雍正十三年由吏部筆帖式授主事乾隆元年遷員外郎二年遷郎中三年遷甘肅兵備道五年遷陝西按察使七年調山東按察使九年遷布政使十一年調雲南布政使十二年擢巡撫十四年疏言改土歸流各府屬久設學宮教職與編氓無異各土司亦俱敬順恐漢奸滋事飭令道府嚴緝至未經向化者性最獷野各汛設兵防範嚴查出入并禁漢奸



竄入構釁及侵占其地疏入報 聞十五年五月疏言滇省常平倉穀係捐輸存項並無採買之款除照乾隆三年定額存貯穀七十萬一千五百石外應存溢額穀十五萬四千三十六石有奇滇省舉步皆山祇可畱本境出糶雖久易變亦須畱待價昂時糶賣以平市價未便因係額外一任州縣濫糶嗣後滇省溢額穀石令州縣於青黃不接時豫將市價詳報如價不甚昂則動額內之穀照例糶三存七原價秋收買補還倉價昂則照列羅額外穀石價值解司報部下軍機大臣議行十月因永嘉知縣楊茂虧空銀米不行嚴參經雲貴總督碩色奏劾 諭曰永嘉知縣楊茂虧空一案該上司既不覺察於平時及其敗露自應卽行嚴參究追乃上

下扶同徇私舞弊實出意外爾炳阿身爲巡撫竟行批結其欺  
隱徇庇罪實難道著革職交刑部治罪尋部議擬斬監候十七  
年十月得旨圖爾炳阿前在雲南巡撫任內不能察屬代爲彌  
補部議照監守自盜治罪但尙與婪索肥囊者有間著加恩從寬  
釋放是月授吏部員外郎十二月授河南布政使十九年六月調  
山東布政使十月仍回本任二十年授河南巡撫二十一年六月  
疏言滿營雇用漢人各省駐防皆同應令將軍副都統等責成理  
事同知將各旗所雇漢人確查姓名籍貫交地方官備案稽察又  
言河南息縣地方遼闊縣治四境相距均及百里縣令耳目難周  
請將光州州判駐薄溪里之烏龍集鑄給關防俱下部議行十一

月調湖南巡撫十二月因奏辦運索倫兵丁口糧車輛等事奉

諭河南見有應辦軍需圖爾炳阿料理俱屬妥協著仍畱河南巡撫任尋疏言豫省距陝甘較遠必俟軍需文移到後始行辦理勢必貽誤莫若先將存麥撥分趕磨雇騾起運以赴急需 上嘉之

二十二年二月 上南巡籍隸河南之原任江蘇布政使彭家屏

接 駕奏夏邑水災 命圖爾炳阿查勘被水情形奏言收成均

係九分奉 諭該撫不免有文過之意切責之圖爾炳阿覆奏夏

邑去歲尙未成災奉 諭此可謂怙惡不悛矣尋 命步軍統領

衙門員外郎觀音保密訪得實 上以圖爾炳阿有意諱飾著革

職發往烏里雅蘇臺軍營效力贖罪四月夏邑民劉元德遮道控

知縣不職 上親加訊問供出生員段昌緒武生劉東震主謀指  
使圖爾炳阿會同侍衛成林查訊令知縣孫默往拏於昌緒臥室  
搜得逆犯吳三桂偽檄一紙 諭曰朕從前降旨治圖爾炳阿之  
罪原因諱災今經辦出逆檄一事是緝邪之功大諱災之罪小且  
以如此梗不知化之人指使控訴欲去其縣令而卽爲之治其司  
牧者以罪是不益長刁風乎圖爾炳阿不必革職著仍畱河南巡  
撫之任會同方觀承妥協查辦四邑災務圖爾炳阿因有前此罪  
斥之旨遂心存成見有不能釋然災民者則是自取罪戾亦不能  
逃朕之洞鑒也但段昌緒既有此詩傳鈔彭家屏恐亦不能保其  
必無著方觀承前往會同圖爾炳阿嚴行詳查尋據方觀承等奏

稱審訊劉元德告賑時因彭家屏接 駕回家輒言此番 恩賑  
由伊陳奏而得家人佃戶復在外張揚遂致劉元德等妄生覬覦  
其呈詞伊姪彭型曾轉送閱看彭家屏已屬知情請革職審擬  
上以方觀承等所辦非是夏邑永城等縣水災原因彭家屏陳奏  
朕始得聞知是以飭令圖爾炳阿查明賑恤時卽令彭家屏同往  
蓋地方遇有災傷處巡撫既諱匿不報而本地紳宦能以實情入  
告此正能體朕懷保小民惟恐失所之意至劉元德妄行叩關究  
出指使之生員段昌緒卽於伊家中搜獲吳逆偽檄因思彼地方  
風俗敗壞泯絕天良藏匿者不一而足爰命方觀承等前往查辦  
而召九卿面詢彭家屏卽供出有鈔存明末野史等三種夫使此

三書中果有悖逆詆毀之言而以官方面受恩數十年之大吏敢於鈔錄存畱其罪尙容誅乎卽指使劉元德叩闈屬實而主使之罪輕收藏逆書之罪重若僅如方觀承等摺中所奏則彭家屏本係朕令與該撫同往查災者卽使邀譽鄉井亦人情所必有何足爲罪明末野史等書乃彭家屏親筆開出書名何以並未查出該督等不詳究收藏逆書實跡專以劉元德控告一節定彭家屏罪案殊失輕重之宜尋軍機大臣會同九卿科道審擬彭家屏應斬決從寬改爲監候圖爾炳阿匿災事部議革職 詔畱任六月諭來京候旨尋 命往烏里雅蘇臺軍營自備資斧辦理糧餉事二十八年授貴州巡撫二十九年調湖南巡撫三十年二月患病

諭派侍衛噶爾炳阿帶同御醫一員前往診視三月卒

右 國史館本傳

李永書

公姓李諱永書字綬遠號芳園先世盱眙人自明指揮雄從成祖北遷官於瀛州遂家焉祖父俱邑庠住以公貴 贈如公官公美鬻眉豐頤長身有聰識強力遇事麻集乃益靜面不換色而徐徐就理務出於善乃已雍正十三年拔貢生 廷試一等初宰福建長泰縣調晉江晉江俗悍好鬪有施鄒者海嶼魁也奪民婦劫商賈財橫行白晝中公將赴任總督德公迎謂曰施鄒巨猾我已奏聞 天子索之急卒未得柰何公偵知鄒匿女兒所而甚猛且多黨遲則事洩乃於抵任日暗集健步弓手設伏環之而夜率役破門入鄒方熟寢驚卽挾大挺走屋上拒捕或鉤其股以戟股斷顛



遂擒以徇遷泉州府西倉同知因公鑄級降補荆溪縣調常熟再  
調元和又因公鑄級大府奏畱辦災題補武進縣累遷海州知州  
蘇州知府蘇松巡道江蘇按察使又因公鑄級以病歸家居八年  
卒年六十九公所到以強毅稱奸胥豪民望風警伏然中寬治獄  
多平反浙省李家莊毗連吳郡羣匪竄焉號小梁山浙有司張其  
事捕以兵民聚而擗飛瓦塘拒浙撫以叛聞事下江南督撫總  
督尹公檄公會鞠公見囚纍纍數百餓色焦然知有冤乃先給淖  
糜徐受其辭部別首從流數人杖若干人獄遂平公聽州縣訟甚  
敏月詞立決及任按察使每訊鞠款款數千言或申旦案猶牘畱  
人以爲疑公曰州縣與民視中無隔閡得其情可以決遣臬司與

民遠矣自縣而府而司其閒文卷繁重吏胥鉗伺略有舛午動至  
重辟我盡十分心猶未敢放一分心也卒以勘轉遲被劾而識者  
觀其過愈知其仁尤長水利爲民計久長葺常熟之福山塘海州  
之六塘河松江之五湖三泖皆有顯績民至今利賴之娶王氏再  
娶郭氏俱 封恭人子四女三葬曹家村銘曰  
惟髮得櫛則統惟星在北則拱公能靜鎮物簡御宥故斂之爲沈  
幾之智而放之爲仁者之勇嗚呼此其冢

右墓誌銘袁枚撰

國語科 漢文 第四十丁

八

白華齋

皇上御榻之十有七年奸民構逆語假吏部尚書孫嘉淦諫章流傳山東巡撫白公獲一紙交臬司某窮竟其事務得主名再奏適滇省以聞臬司懼越奏之上疑公欺致公於理公之獄詞曰未得偽造者姓名遽妄奏臣不敢也且緩之則易於鉤考罪人斯得暴章之則彼或聞風竄伏而平民轉罹於辜故隱忍不發此臣罪也擬大辟固當上憐其愚赦之發香山監工以老病卒公由筆帖式內府主事受知世宗累官福建將軍乾隆元年改官巡道公以疾辭上怒籍其家無長物得簿自出使迄入都公私出入纖毫如列眉上以爲廉授長蘆鹽政調兩淮公辜較引課辨

其贏縮不忤快小利不責奇羨分剝節度有不便輒弛以利民九年巡撫安徽先是廬鳳地磽陬多邀民饑即避宅築遊獵魚搗鼈挈其孥搗小棟野歌勺錢或請禁之公憮然曰本之不清末胡能治命守令申畫郊圻課民耕貸給犁鋤外延染人機工教躡絲法畜蠶樹桃麻桑柘朝夕程督未期年民戀其業驅之不行今鳳潁滁毫所織絹帶絲布轉鬻蘇杭數州加兵部侍郎撫廣東調山西再調山東十六年上南巡自德州至紅花埠凡十三營公修扞督治惟敬或勸拘虎豹備彈絃跼躡為供奉者公大驚曰皇上為觀河省稼巡狩璽書如日為大臣者耳目未憤其可違詔以非道悅耶除方物外無所貢泰山孔林外不置供頓清蹕除

道而已公貌不踰中人而舉止嚴重暗室坐未嘗跛倚胸八目微斜遇大事虛己集議既定屹不可動撫廣時西洋人某誘澳門民夷言服其國服連惠潮諸州公怒毀天主堂懲治之洋人大創安南國王爲其臣鄭杠所弑國亂羣姓角爭互乞 天朝兵爲援公欲奏以一旅師深入誅篡弑者爲設郡置吏仍歸漢唐版圖會與總督議不合而罷論者惜之公姓白名準泰字健齋號雪村正黃旗人 賜姓地塔喇氏先世爲高麗人子某葬某銘曰  
藥先嘗而后進之父言先擇而后告於天觀形者似乎逆而原心者覺其賢以是歸田以是獲全又何蓍焉而況乎七十有二之高

年

右墓誌銘袁枚撰

鶴年 子桂林

鶴年滿洲鑲藍旗人姓伊爾根覺羅氏父春山康熙五十一年進士改庶吉士累官盛京兵部侍郎鶴年由乾隆元年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檢討五年充日講起居注官兼公中佐領十年遷國子監司業十三年遷翰林院侍讀學士十五年三月擢內閣學士尋充經筵講官十一月遷倉場侍郎十二月疏言見在米價稍昂請將京倉甲米通倉俸米於明春早放半月可期平減十六年二月又言各場放米年分自乾隆十年至十三年不等漸虞陳積由廩貯有多寡派貯不均之故請自本年起東豫二省所運豆卽於廩多之儲濟萬安舊太海運四倉酌量派撥每季派米仍按期均籌



並如所請行十七年以米數虧短不能實力董察奉旨革職兩任十八年六月疏參坐糧廳郎中綽克托剛愎自用並不虛衷籌辦於支放錢糧及行查要件任意遲延又徇縱市恩濫保重役臣不敢以冒保京察一等復行回護下部議革綽克托職八月奏言通州南倉建自明天順年間後併入中倉我朝因之設中南倉監倉原係一倉雍正四年御史殷式訓條奏以南倉在新城中倉在舊城請增設滿漢監督因分爲二與西倉分貯漕白米遵循已久臣等酌見在情形覈計每年所放俸米約四十萬石若收貯過多悉陳陳相因不無沓爛之虞中西二倉廢三百餘足敷收貯南倉似可不設見估三倉應修廢工料銀八千餘兩虛費閒置請俟

南倉米放完卽將該倉裁汰歸併西中其原估修葺事竣卽傳得旨俞允十九年三月授廣東巡撫奏平米價嚴保甲緝竊盜案禁私鑄私雕各事宜 諭曰請凡行之以實要之以久勉之閏四月疏言雷州府之海安營額兵九百餘歲需兵米三千四百餘石所支本色不及一成近年米價稍昂兵丁口食不敷查有高州府屬之化州石城縣官租每歲收穀三千石請碾米撥給海安 詔允之十一月奏言海陽縣之蔡家園向多水患請將土隄改築灰牆其首險要工百餘丈臣見捐俸倡修次險工一併改築報 聞二十一年九月奏言廣州府屬之番禺花縣肇慶府屬之陽春縣徵收民米內有廚房米又官名眷米相傳起於明故藩米必細長

潔白方准收納爲旗營武職俸米計萬二千餘石此項嘉穀產少  
價昂伏思通倉自王公大臣以下一例支放粵省豈可另立名色  
累民見飭查禁革 上嘉之十月調山東巡撫奏言濟甯魚臺金  
鄉滕嶧五州縣積潦成災奉 旨加意賑恤二十二年正月 上  
南巡過山東鶴年迎 駕 御製詩賜之曰粵海旬宣久青齊治  
撫掄嘉伊品犖犖爲我牧元元坐鎮青油幕扈隨紫氣軒馳驅何  
足貴善政勉徐源四月奏言武定府屬之海豐縣地處海濱其東  
北鄉黎敬等五莊尤低易澇積欠較多請將乾隆十一年至二十  
年舊欠 恩予豁免其地畝糧稅並照下則徵收 詔如所請五  
月奏言濟甯金鄉五州縣未涸地畝尙千餘莊 諭曰朕此次南

巡視拉河工相度險要指撥在工請臣分任責成凡以爲積歲祿  
災黎黎籌疏洩之方捍禦之術宵旰靡甯冀收實效業屢頒明旨  
矣近據鶴年奏報因思東省積潦再經伏雨秋霖將益苦汎溢而  
上江之宿虹蠟壁及河南之永城夏邑等處皆有積水計漫淹地  
界不下數百里此其受病非一朝一夕驟致蔓延蓋其始皆由於  
地方官漫不經心偶遇水災不急爲籌度日復一日因循釀害積  
水日益增淹地日益廣以致高下田廬盡成巨浸及至受害既深  
自非大勅帑項厚資工力不能奏效而大小各官又莫能深悉受  
害之由確得祛患之術又惟恐議疏議築虧帑貽累遂爾噤口束  
手坐視其民爲魚而莫展一籌見今水患已不可勝言若不及時

徹底籌辦將來何所底止著侍郎裘曰修馳驛前往山東河南上江見今積水各州縣往來周視熟察情形與鶴年等會商籌辦七月奏言漳河暴漲驟注衛河館陶冠縣猝被水災無從宣洩致濟甯金鄉等處既涸復淹 諭鶴年往勘疏消及賑恤各事宜又

諭曰江蘇巡撫陳宏謀安徽巡撫高晉山東巡撫鶴年河南巡撫胡寶瑤等皆能任事之大臣所有三省積年被水之由應卽如何相度形勢從長計議俾可永弭水患之處各於所屬境內悉心查勘仍復彼此會籌妥辦裘曰修等往來查閱隨時商酌是月遷兩廣總督奏言東省水患頻仍臣奉 命勘辦一面通飭各屬講求疏濬修防之法一面與裘曰修會議濬伊家河以洩微山湖之水

其河自韓莊迤西舊有河形處起至江南之梁旺城入運計程七  
十里需銀十三四萬一切須臣經理又尙有與河臣張師載勘濟  
運河并築隄工程皆刻不容已之事懇 恩畱臣督辦 諭曰覽  
奏具見良心然朕實因無人故不得不用汝仍遵前旨行十月

諭曰山東河道鶴年甚爲熟悉著仍回山東以總督辦巡撫事綜  
理一切工程河運卽在境內可往來督辦不必專駐濟南十一月  
奏言濬運河爲今第一要工但查南陽以下湖北見尙相連必先  
濬伊家河洩積水使久淹地畝漸次涸出然後履勘一律估修庶  
工實費省臣前派州縣等官分段承挑伊家河指日工竣運河事  
俟春暖鳩工不致有誤新運 詔如所請又偕張師載奏言運河

河身淤墊日甚若照常挑濬殊非經久之策請自濟甯以下之石佛開起北至臨清開止逐一探底以深入尺爲度俾河身一體平坦 上建其言十二月奏伊家河工竣水勢消退狀 諭曰伊家河自開壩放水以來水勢消退漸露隄形將來陸續消涸隄工自可全露於運河民生甚有裨益在工諸臣能悉心籌畫甚屬可嘉鶴年等著交部議敘又奏濬運河四事一運河淤淺處必築壩逐段測量覈實挑辦庶帑不虛糜一緯路偏窄者多居民草土屋願售者每間以銀數兩買令拆移則隄身自寬其瓦屋不願變價者仍聽民便量爲幫寬以期鞏固一被水民田須設法疏消趕種春麥況沿河原設有涵洞應於糧艘回空之後築壩未開之先兩次

宜洩並酌增涵洞歸於水利案內議估一煞壩橋梁應改修處所  
查有解江餘贖石料并應拆石塊俱堪適用請儘數先修不敷再  
行採買未便一例估報致費不資 諭曰如此實心經理誠不負  
任使矣是月卒 諭曰鶴年歷任巡撫頗能黽勉今春南巡時見  
其辦事妥協深堪委任是以擢用兩廣總督仍命在東辦理河務  
近據奏報挑濬伊家河悉心籌畫俱能深愜朕懷開壩放水後積  
水漸消涸地甚廣雖履任未久勞績懋著遠聞溘逝朕心深爲軫  
惻著加恩賞給太子太保兵部尙書銜入祀賢良祠仍賞銀三千  
兩料理喪事應得卹典該部察例具奏尋 賜祭葬如例諡文勤  
子桂林官至兩廣總督



右 國史館本傳

桂林

桂林滿洲鎮藍旗人姓伊爾根覺羅父鶴年官兩廣總督自有傳  
 桂林由廩生捐主事乾隆二十五年授工部主事洊遷郎中三十  
 三年遷山西河東道三十五年遷山西按察使三十六年三月擢  
 戶部侍郎在軍機處行走九月 命往四川辦理軍務桂林至成  
 都以山路崎嶇民夫背運軍糧動以千數彈壓撫綏祇建昌道白  
 濼一人難以分理增委幹練佐雜按程巡查丞倅督站員散給口  
 糧工價知府總司其事議行十一月奏言清溪縣南至打箭鑪軍  
 糧柴彈多堆積絲運價俱承辦各員墊給藉口遲延酌支打箭鑪

同知庫貯銀八千兩給站應用俟司庫銀到歸款得 旨嘉獎旋  
授四川總督是月小金川頭人在卡外投文呈送禮物桂林檄列  
其酋僧格桑罪狀斥回 諭曰僧格桑跳梁肆惡抗拒官兵非深  
入擒渠不足以示懲創今看所投文稟詞意鴟張齋稟頭人自應  
卽時拘執嚴行根究庶得賊巢確實情形攻勦亦易爲力乃故縱  
回巢而所辦檄諭意類調停並不辭嚴義正桂林著嚴行申飭十  
二月督兵復約咱斬賊百餘級生擒六人 諭曰桂林等奏攻得  
約咱賊寨辦理大有起色可見事在人爲桂林能實心奮往遂見  
實效前已授伊總督似此方克副朕恩眷又奏攻克約咱東山梁  
大礮一眾礮四石卡二十餘 上嘉之復請添調黔陝兵五千

諭曰桂林等十一月二十日卽攻得約咱距此拜摺之時已逾兩旬何以至今尙無信息看來桂林竟是靜住約咱專待續調之兵方擬前進殊昧兵貴神速之道桂林一路已有兵八千餘名雖云分防各處要隘何至用六千餘名之多前次阿爾泰等分派過多以致存兵太少不敷進剿之用桂林到彼何以不知另爲調度仍令以有用之兵置之無用之處乎前此桂林統兵奪取約咱並續得東山梁礪卡頗知奮勉使賊人受創膽寒我兵若乘勝進攻賊必望風股慄易若摧枯而官兵新勝之後正當勵其銳氣及鋒而用今乃逗遛不進坐致老師不知師老則隳桂林未曾經歷行陣而於事理所在亦可籌度而得豈伊一經擢用後遂不復甦勉自

勦耶溫福攻得巴郎拉帶兵直進已得制勝之勢且其地距美諾亦止一百五六十里是該處爲進攻正路較南路爲尤要所帶僅有黔兵三千亦不可無精銳接續見已飛諭舒明阿卽帶陝甘兵二千名由維州取道趕至溫福軍營應用其餘三千名令赴約咱一路以備桂林應用桂林須力圖奮往毋再遲延干咎旋奏令總兵宋元俊等設伏喇嘛寺深林桂林及阿爾泰等督兵偪卡了元俊擊斬賊九十餘級克木城石卡碉寨獲刀矛烏鎗乘勝占據寺東墨爾多山梁 諭曰一切布置合宜欣慰之至無意中用汝竟能得力亦賴半載軍機日聽朕訓也三十七年正月攻克卡了越日復攻克郭松甲木噶爾金斃賊無算獲碉房石卡甚眾奏入

諭令益當奮勇前進二月攻克噶爾金之後山梁一面襲阿仰由墨溝進取達烏 上嘉之又奏言索諾木添兵助惡總以求賞革布什咱爲辭今若差人宣諭則復成絕望必預作準備或竟收革布什咱民人盡換金川番悉力嚴防辦理更難臣意與其會攻於事後莫若迅發於幾先兩酋朋比爲奸正以我見勦小金川不能兼辦金川是以從中滋擾此時索諾木自必注意西南兩路所占革布什咱地不能分駐多人若乘索諾木兵力未備革布什咱人心未定之際相機而動正可撫勦並詢之宋元俊亦稱革布什咱被金川侵占番眾勉強服從果迅發大兵俾金川猝不及防自可先行收復隨遣守備陳定國赴巴旺布拉克底與革布什咱交界

處察金川番情動靜臣與元俊分兵五路進攻約將軍溫福等合擊三月桂林令革布什咱投誠頭人旺勒丹等潛約其威加琿爾爲內應夾攻收復革布什咱寨落七十餘里招撫番民甚眾並令元俊定國帶綽斯甲木土兵據甲爾壘壩俾金川四面受敵 諭交部議敘是月報元俊率兵赴默資溝攻吉地斷其水道燒斃賊番百餘進勦丹東桂林復以東山梁墨壘溝懸崖路窄積雪未消賊嚴守難越督飭緩施槍礮暗伏山腳巖洞中俟賊防稍懈卽乘機奪隘 諭曰桂林復奏革布什咱之吉地官寨及默資溝地方所辦俱好默資溝旣已占據但其應援甲爾壘壩又預約綽斯甲布派兵堵截自不慮索諾木之復來爭奪但宋元俊所統兵練甚

多莫若趁賊人防守未定之先乘勝直擣其巢并將索諾木擒獲果能將金川剪除其餘各土司自便畏威守法方爲一勞永逸桂林當酌量情形隨機妥辦總以動出萬全爲要至另摺所奏墨壘溝山嶺一帶擬將槍礮暫緩施放飭令各兵密於巖洞藏伏賊番防禦久而必疎我兵卽可乘機奪隘所辦甚合機宜亦屬出奇制勝之策旋奏臣等察看扎哇窠山梁下有溝內立礮卡若過此溝更可進攻阿仰隨令侍衛游鎮由東山梁墨壘溝山嶺攻擊以張聲勢弁兵潛赴扎哇窠山梁總崖設伏臣等督率弁兵由東山梁墨壘溝兩路奮攻扎哇窠伏起賊驚竄克溝內大礮一石卡二十一別遣參將常泰環攻克哩革番內變頭人安幫等迎獻所殺金

川賊叛都司李天貴等圍沙衝革番從內占據碉房金川賊進退  
無路我兵痛殲之党哩沙衝地盡復四月又奏英泰等攻克達烏  
官寨 上嘉其調度深合機宜賞御用玉韞是月又奏攻克格烏  
巴桑及那隆山嶺元俊攻克丹東及覺拉喇嘛寺賊頭人三番眾  
百三十餘革布什咱地盡復陳定國所調綽斯甲布兵檄暫駐交  
界候調 諭曰革布什咱之地全行收復辦理頗爲迅速惜所籌  
未能妥合前遣陳定國往綽斯甲布調令發兵占據甲爾壘壩該  
酋業已發兵今旣盡得革布什咱之地正當乘勝進剿金川攻其  
不備乃宋元俊飭令綽斯甲布番兵暫駐界上聽候調遣失此極  
好機會其爲可惜又摺內奏稱該地當人心初定應於要隘處駐



守官兵以資防範等語桂林所見亦誤革布什咱之地久爲金川  
侵占今官兵收復節次殲其防守番眾甚多又殺其頭人三名索  
諾木豈有不知況聞索諾木已將幫助小金川之賊兵撤回必係  
知官兵復侵其地懼而自防尤當乘其未備之時出其不意先發  
制人今宋元俊辦理既錯桂林卽應就近申飭不當聽其坐守觀  
望桂林在軍營節次所辦事務悉能妥協惟此一節則不免失算  
昨又傳諭文綬備調兵三千名兵力不爲不厚溫福桂林當竭力  
相機妥辦旋奏以達烏東岸山梁及甲爾木侍衛六十一參領普  
甯參將薛琮陣亡自以畫策未周請交部治罪 詔免五月元俊  
與原任四川總督阿爾泰劾桂林冒昧發兵傷弁兵六百餘人復

於四月初六日夜偪薛琮同侍衛將備等領漢土兵三千餘從壘  
壘溝進繞至前敵山梁接應夾攻初六日桂林始與副都統鐵保  
提督汪騰龍等飭回薛琮糧盡請緩始令都司廣著前往賊已據  
險全軍盡覆脫出僅二百餘名及巴旺布拉克底明正土民數百  
桂林虛詞陳奏又在卡了修房居住勒取屬員供應與鐵保汪騰  
龍終日酣飲在營將備罕得見面密令汪騰龍交總兵王萬邦銀  
五百贖取所遮官兵以圖掩飾得 旨革職拏問 命額駙尙書  
公福隆安往審尋審明所劾皆虛惟官兵傷損不卽查奏屬實至  
贖取官兵係戶部司員汪承需聞有巴旺布拉克底土兵送出迷  
失官兵信告桂林取銀五百交汪騰龍備賞其王萬邦給宋元俊

書札捏寫收銀向金川贖人係爲宋元俊所愚請分別治罪詳福  
隆安傳 諭曰前因阿爾泰宋元俊會參桂林乖張欺罔至有將  
銀向金川贖取迷失兵丁之事因將桂林革職拏問特派福隆安  
馳往軍營勘問旋據審明桂林並無造房居住驕縱不法各款至  
薛琮告急稟至桂林卽派宋元俊赴援其發銀贖取兵丁一節係  
司員汪承霈及知州曹胤以聞有巴旺布拉克底土兵尋覓官營  
迷失之兵頗爲出力是以向糧員取銀備賞曾經稟知桂林支發  
非欲賞金川之人並審出宋元俊構陷串飾情節則桂林尙非法  
所難貸但其在軍營內日親勸業止圖己身安逸不能與士卒同  
甘共苦而北山梁傷損官兵亦不得謂之無罪著加恩發往伊犁

自備資辦效力贖罪交與舒赫德令在印房學習當差三十八年  
七月 詔給三等侍衛著往四川軍營辦理糧運奏言糧運程途  
須兼資土司馬拉此時達木巴宗一帶存糧充備將軍阿桂令分  
運接濟飭由美諾赴章谷章谷存米毋庸運赴南路軍營緣南路  
進剿皆以章谷爲後路章谷存貯有餘則轉運軍營自易三十九  
年正月奏言明亮移駐附近章谷之檉藏橋由巴旺布拉克底進  
兵一切供運若取資章谷緩不及濟查巴旺布寨距臨卡三站係  
適中之地已令李世傑運貯米千二百石俟大兵進後再將巴旺  
布存運趕運臨卡奏入均報 聞四月奏言科布多至僧格宗深  
善僻遠請將僧格宗所需糧石改由南路章谷運交附近僧格宗

等處就近支領 上是之六月奏言僧格宗一帶山險前橫大河  
我兵營卡不能瀕河安設賊憑高滾石放槍我兵仰攻不甚得勢  
令僧格宗科多一路防兵移駐河南賊無從肆其鬼蜮 上從之  
四十年四月授頭等侍衛九月授四川提督四十三年授兩廣總  
督四十四年廣西桂林柳州二府旱桂林恐穀價昂貴奏預撥備  
用廣東平糶穀十萬石分貯水次各州縣酌量動撥奏入報 聞  
十二月卒 諭曰兩廣總督桂林才具優長辦事敏練簡任封疆  
正資倚任忽聞溘逝深爲軫惜著加太子太保銜任內處分並著  
開復應得卹典該部察例具奏尋 賜祭葬如例諡壯敏

右 國史館本傳

湯聘

湯聘浙江仁和县人乾隆元年進士籤分吏部補考功司主事洊擢郎中十年十月授陝西道監察御史十一年八月疏言貧難軍民將私鹽肩挑背負易米度日者向不在禁捕之例近聞外省城鄉集鎮商人俱設有店口擅用私役巡邏一遇擔荷貧民輒借私鹽名色阻捐勒索稍不如意卽將鹽斤傾撒或奪歸入己應請嚴飭地方官出示禁止毋許擅用私役其在官兵捕亦毋許恃符嚇奪又稱濱水之鄉民多以漁爲業此天地自然之利亦百姓謀生之一術也乃胥役覬覦舊規愆戾長吏或稱隄岸有妨或稱行舟有礙希圖嚇詐致貧民失業請嚴飭究治得 旨允行十二年二

月充繙譯鄉試內簾監試疏陳科場事宜請增高牆垣酌改膳錄  
變通散給湯粥舊章覈定官私人役名數下部議行八月疏請嚴  
禁典商囤戶於新絲新穀甫經登市輒囤積居奇妨民衣食上  
是之旋調河南道監察御史遷戶科給事中十三年轉刑科掌印  
給事中十五年六月充陝西鄉試正考官八月提督江西學政十  
八年授湖南辰沅永靖道命入都經由宿遷察看黃河情形十  
二月入覲陳河務稱旨十九年正月特擢湖南布政使二  
十年二月丁父憂二十二年五月服闋命以布政使銜署陝西  
按察使未赴任授江西布政使二十五年七月疏稱重犯脫逃例  
應無分疆界出差廣緝惟是差票出境承緝正役每倩人代緝幫

役請票勒索並有偽造印票捏稱官差所至州縣呈票挂號各地  
方官隨意益印混假爲真每致要犯聞信匿跡請嗣後不得濫給  
印票先將該犯年貌案由並僉差名數一面詳明督撫移咨各省  
一面改用通關給差密緝如有蹤跡卽將關文呈報該地方官添  
差拏解如緝無蹤跡卽投換回文以爲憑驗儻有濫給印票及差  
雇幫役藉端勒詐而所至有司不實心協緝與僉差不慎之承緝  
官均照例分別議處治罪 允之十二月巡撫阿思哈受餽事覺  
聘以違例餽送應緣坐褫職部議上 諭曰該撫篋篋不飭致屬  
員有意逢迎罪在阿思哈一人湯聘著革職從寬畱任二十六年  
五月奏言查例載同謀共毆人致死者以致命傷爲重下手者絞



餘人杖一百又同謀其毆殺人者當究明何傷致命以傷重者抵竊思兩人共毆傷皆致命一至抵償一止杖責輕重懸殊而向來州縣祇以擬抵一犯并勘餘人取保易滋朦混請嗣後同謀其毆之餘人除無致命傷者仍照律辦理外如驗明傷痕皆致命身死者無論當時過後將先後下手之犯一併解審俟讞定發回該地方官取保下部議行八月授湖北巡撫二十七年四月請以亭前鎮巡檢帶管驛務小里障巡檢兼理水利鑄給新印六月請以湖北布政司照磨兼管驛鹽道庫大使事八月奏酌減湖北省鄉試外准官三員均如所請是月調江西巡撫十月奏甯州武甯靖安進賢奉新新昌永甯德興萬載九州縣棚童近因查察較密應試

者少應如學臣周煌所請改令歸籍考試 從之先是湖北歸州盜犯張洪舜行劫民人李作楨家經知州趙泰交稟詳按察使沈作朋縱釋洪舜反坐趙泰交罪旋有趙啟賢以被盜具控盜首張紅順與前案開釋之犯字音相同由接任知州秦鏞獲訊供卽係李作楨案內釋放之犯沈作朋堅護前非督撫亦置不復問二十八年五月經刑部指駁 命侍郎阿永阿往鞫得實時聘方任巡撫並未徹底根查又匿不奏報 上責其徇庇革職罰修孝感縣城隍各工二十九年十月工竣授湖南按察使三十年三月擢西安布政使十一月再擢湖北巡撫三十一年二月調雲南三十二年正月借總督楊應琚提督李時升奏緬酋卜坑等屢次乞降懇

請將蠻暮新街等處賞給貿易 諭曰昨據該督節次奏報勦殺  
多人軍威大振又稱地險瘴多得不償失前後已自相矛盾今復  
奏緬甸情願散遣兵眾請賞給蠻暮新街照常貿易試思緬夷一  
大部落如實係誠心乞降其酋自當請罪納款將蠻暮新街呈獻  
中國今率據綠營將弁捏詞稟報以匪目散遣兵眾爲得意輒欲  
還其歸附之地息事苟安何以靖遠夷而尊國體設因緬匪兵眾  
旣敗遽將我兵撤回致滋貽誤則伊等之錯謬更不可問矣邊徼  
用兵何等重事亦欲聊且塞責耶著傳諭楊應琚等就該處實在  
情形妥協辦理應琚以失機獲罪 上先命聘巡撫貴州而以明  
瑞代應琚四月聘自陳前在永昌緬匪一案絲毫不能贊理及賊

眾滋擾整賈復不能先事豫防請交部嚴議得旨湯聘本一庸  
懦書生軍旅非其所嫻但伊駐劄永昌日久目擊楊應琚種種乖  
張欺飾並未據實入告徇隱之咎斷無可辭著交部嚴加議處至  
湯聘之罪自不同楊應琚內地無事處尙可循分供職仍著卽赴  
貴州新任五月諭曰楊應琚辦理緬匪一案種種乖謬湯聘從  
前並未奏聞朕以軍營之事湯聘或未能深悉尙可不加深責今  
據明瑞奏到李時升呈出書札彙本於此事前後情形無一不告  
知湯聘則楊應琚債事乖方之處詳悉備知竟爾扶同諱飾匿不  
上聞封疆大吏處於瞻徇蒙蔽若此其心實不可問湯聘著革職  
交刑部治罪又諭曰閱李時升書彙則辦理緬匪一案皆經

節次告知湯聘使湯聘接據李時升書札時卽隨事陳奏則楊應  
琚欺罔情形朕得早爲深悉亦可及時籌度何致伊等乖方僨事  
若此直俟朕於萬里之外燭其僞妄節次指飭始行水落石出則  
湯聘負恩誤國之罪又可追乎此而不嚴加懲治何以令各省督  
撫戒朋比而儆欺飾但恐外間無識之徒或疑湯聘本無軍旅之  
寄何以與楊應琚一併拏問不知其蒙蔽隱飾之罪實由自取可  
將此宣諭中外知之尋擬斬十月朝審屆期得 旨湯聘身爲撫  
臣目擊總督楊應琚欺謾僨事並無一言入告自不得不加以重  
罪然湯聘不過一庸懦無能隨人俯仰之人耳使以他人處此亦  
未必不蹈其故轍其罪尙可量從未減命法司改入緩決以昭平

允三十四年三月故

右 國史館本傳

國史館本傳  
卷一百一十一 疆臣二十九

旨

A table with 10 empty columns and 1 row. The table is oriented vertically on the page. The columns are separated by vertical lines, and the row is bounded by horizontal lines at the top and bottom. There is no text or data within the table cells.

--	--	--	--	--	--	--	--	--	--

吳達善

吳達善滿洲正紅旗人姓瓜爾佳氏乾隆元年進士授戶部主事  
六年遷員外郎十三年遷國子監祭酒十五年六月遷光祿寺卿  
十六年擢內閣學士十七年授盛京禮部侍郎尋調刑部十八年  
調兵部侍郎十九年調工部侍郎兼鑲紅旗滿洲副都統二十年  
五月授甘肅巡撫七月以查辦軍臺無誤軍功加一級二十一年  
諭獎其宣力軍營 賞戴孔雀翎二十二年議敘軍功加一級  
二十三年六月疏言軍糧由肅州運至哈密轉運軍營每石需費  
十二三兩向來凱旋官兵鹽菜口糧長支者按口抵扣少領者按  
日補給兵丁藉以糶賣製辦衣履請嗣後酌以二成本色八成折



價支給既得隨時支用亦可稍省運費下部議行七月加太子少保二十四年正月授陝甘總督四月命以總督銜管甘肅巡撫事十一月奏言甯夏府屬橫城堡濱河漲塌西南角樓牆垣請於東岸築草壩以禦河流城下堆碎石六十四丈保護城垣接修草壩防風三十餘丈砌西岸游觜俾大溜北行庶可化險爲平詔如所議十二月調河南巡撫二十六年四月奏改營制四條一延津縣向設千總一隸開封營封邱縣駐衛輝營外委把總一查延津縣威衛輝府封邱縣屬開封府請撤協防封邱之外委把總回衛輝營移原駐延津爲專汛歸衛輝營參將轄一胙城係新鄉縣專汛今延津既撥衛輝營千總移駐巡防請仍將胙城外委爲協

防以延津千總爲昨城專汛一王祿營駐劄滎澤向設守備一馬步兵百三十應改歸河北鎮標中軍兼轄改原武汛外委把總爲王祿營協防同滎澤獲嘉二縣均以王祿營守備爲專汛歸河北鎮遊擊兼管一盧氏縣汛屬嵩縣營守備轄河南府參將兼轄請移嵩縣城守備駐伏牛山之孫家店移陝州營協防靈寶縣之外委千總一陝州營馬兵三步兵二十二駐盧氏歸陝州都司兼轄其嵩縣營原設盧氏汛把總馬步兵撥歸孫家店營守備轄下部議行四月調雲貴總督二十七年二月奏言滇黔各標協營每兵千設籐牌兵百提督撫標兵多籐牌兵尙成隊伍至各鎮協營兵有分防汛守及護解餉鞘等差籐牌兵少又不適用請以七成改

鳥槍手三成改弓箭手部議 從之六月兼署雲南巡撫二十九  
年六月奏言貴州都勻協銅仁協兵馬錢糧向無專司中軍請裁  
都勻協分防獨山州之右營遊擊改設中軍都司兼管左營事隨  
都勻協副將同駐都勻府城移左營守備駐獨山汛更入寨左營  
遊擊名右營以符營制裁銅仁協駐府城之左營遊擊改設中軍  
都司兼管右營事改銅仁協副將駐松桃其原駐松桃之左營守  
備應移駐銅仁府城部議 從之是月調湖廣總督七月兼署湖  
北巡撫三十一年二月調陝甘總督十二月奏言木壘一帶地廣  
沃請將招集戶民編里一里分十甲每里選里長一每百戶選渠  
長鄉約保正各一以資鈐束戶民墾地請均勻丈撥凡訟獄各案

由守備審理命盜案守備驗實訊供巴里同知審擬招解 從之  
三十三年仍調湖廣總督三十四年十月 命赴貴州同欽差內  
閣學士富察善侍郎錢維城等會鞠威甯知州劉標虧空銅本並  
巡撫良卿按察使高積營私散法案得實論罪如律三十五年兼  
署湖南巡撫三十六年四月調陝甘總督時土爾扈特全部歸順  
諭賞給羊隻皮衣吳達善辦理妥速議敘加一級十月卒 諭  
曰陝甘總督吳達善久任封疆老成練達近於陝甘任內辦理諸  
務更見周詳妥協茲聞溘逝深爲軫惜著加恩晉贈太子太保入  
祀賢良祠應得卹典該部察例具奏 賜祭葬如例諡勤毅

右 國史館本傳

吳達善滿洲正紅旗人乾隆中任湖廣總督兼署湖南巡撫嚴毅善治盜巴陵積匪熊正朝僞稱縣人巡撫方顯之子鮮衣怒馬假寓省城與紳士相結納因乘間攫取財物達善捕得立寘之法株連者薄治省釋有差自是盜賊斂跡

右述聞謀瑤錄

鄭大進

鄭大進廣東揭陽人乾隆元年進士十年授直隸肥鄉縣知縣十二年調南皮縣十六年遷大名府同知丁父憂服闋補河間府同知二十年調北運河同知二十二年遷正定府知府二十九年遷山東濟東道時高荏唐平等縣積雨漲阻道路大進相度宣洩巡撫崔應階疏薦其能遷兩淮鹽運使三十六年丁母憂服闋 諭曰鄭大進歷任道府運使尙能辦事見在服闋來至熱河著卽前往浙江署理按察使事務尋授湖南按察使四十年遷貴州布政使四十三年正月擢河南巡撫七月河決儀封考城以所奏涉掩飾部議降三級調用 詔畱任又以堵築時和驛八堡水涌工塌

降二級畱任四十四年正月調湖北巡撫十二月署湖廣總督奏  
言湖北安陸荊州二府濱襄江川江有隄垵爲衛今夏漲發鍾祥  
潛江荊門江陵等縣隄潰已一律趨修惟潛江之長一垵地窪沙  
積原處築隄難固應於地勢較高之董家隄□老隄之楊家巷至  
鎮龍山築月隄一道鍾祥縣之浪隄垵地頂衝應自永興垵起至  
保安垵止築月隄俾水發江寬不致地偏受衝劉家巷隄在殷家  
灣草廟之間漲刷隄身一併修築估工費銀七萬八千餘兩借帑  
委員領辦分年徵還歸款報 聞四十五年二月奏言武昌郡城  
濱江荆襄水匯流繞城而東沿江石岸衝卸上年連次水發汕刷  
隄根虛懸應於見修武昌城工時併修免致水浸城根下所司知

之四十六年正月奏荆關設口岸十一處關書隸後多土著應照  
乾隆六年以前交該道府經理臣等會奏分別保畱更替每年奏  
銷由關員造冊送督臣覈奏其監督養廉應裁 從之三月疏言  
楚省邪教貽害風俗前督臣班第奏請酌量枷責完結原係就事  
權衡使愚民不致株連而牧令往往視同自理詞訟率不通詳請  
嗣後俱據實通稟聽院司覈辦其諱匿及曲法輕縱者嚴參 上  
是之四月奏言通城縣額徵漕糧三千六百餘石由縣境溪河轉  
運冬春水涸灘阻工費人勞請照通山當陽二縣例徵銀解貯藩  
庫以近水之武昌黃岡等縣漕耗餘米撥兌漕船足額下部議行  
十一月授直隸總督 命赴永定河下口查勘河工奏言六工以



下河身內向有居民乾隆十五年給價遷移嗣因下口改流奏令暫回繳原給房價減糧地畝照舊徵收茲查永定河南北兩岸白頭工至六工村莊已盡遷移六工以下水勢遷徙靡常屢將北埵改築展寬見今修守之北隄與原設之南隄遙隔五十餘里其中居民五十餘村水漲卽以船爲家當令遷移以清河流臣勘明永清縣內柳坨等村其旗民二百八戶已勘定地址飭令陸續移居其河身較遠之村仍准暫住禁築壩修房以杜占居之弊報聞

四十七年二月 賞戴花翎及黃馬褂五月奏言保定省城九龍河發源望都縣九龍泉經由清苑縣張登鎮安州之依城河新安之長流河至任邱之十一橋入淀年久積淤自望都縣之響閘及

殷家營高嶺村三閘外中間相隔縣長六十餘里瀉若建飭請於望都之樊村建石閘一清苑之冉村鄧村營頭村建石閘三其望都之舊閘三座清苑之石橋十座坍者修葺低者增高鎮安新安等州縣亦多淺阻均宜一律疏濬 從之八月加太子少傅十月卒 諭曰直隸總督鄭大進老成練達宣力有年簡擢畿封正資倚任茲聞溘逝深爲軫惜應得卹典該部查例具奏 賜祭葬如例諡勤恪

右 國史館本傳



沈廷芳

沈廷芳浙江仁和人乾隆元年由監生舉博學鴻詞試列二等授翰林院庶吉士二年散館授編修遷山東道監察御史巡視濟甯漕務七年奏崇文門內智化寺明英宗爲逆闖王振營造李賢撰碑稱振豐功大節諛闖亂道觀者髮指乞 飭有司毀像仆碑並將英宗諭祭碑移瘞他所得 旨如所請行旋授山東登萊青道遷河南按察使廷芳少從方苞遊窮極載籍所爲文則清辭麗句臚列各體無纖佻之習其詩學出於查慎行而出入漢魏三唐皆有法度由翰林而諫垣而外任一官一集變而愈工兗州有南池唐杜甫所嘗遊也廷芳在沛上日建少陵祠立碑爲文記之厲

鶡嘗稱其碑詞甚工年七十一卒著有理學淵源十卷十三經注疏正字八十卷續經義考四十卷鑒古錄十六卷古文指授四卷隱拙齋詩集三十卷文集二十卷盥蒙雜著四卷

右 國史館本傳

先生爲查聲山宮詹外孫少受業於查浦初白兩先生之門得其詩法尊甫東隅先生又日以杜詩課誦長受古文學於方望溪侍郎既入翰林充武英殿校理日與侍郎講求問學旋改御史以言事被黜乙丑復起視漕山左以少陵嘗遊任城南池卽於其地勸建少陵祠一時俱賦詩紀其事己巳觀察萊州載擢河南廉使望溪侍郎嘗請以湯文正公從祀孔庭先生復踵請之不果行自豫

入 覲以母老乞養歸辛卯至京值七十壽錢釋石少宗伯有詩  
云同徵齒序方三紀前輩心儀有幾人逾年卽卒平生究心經術  
嘗以監本及毛本十三經注疏多譌脫著十三經正字八十卷  
校勘極爲精覈洵有功於治經者

右鶴徵後錄杭世駿撰

十三經注疏正字沈廷芳撰是書每條標其本句而疏其譌誤於  
下參稽眾本考驗六書訂刊版之外譌祛經生之疑似注疏有功  
於聖經此書更有功於注疏

右四庫提要張維屏錄

沈椒園先生未遇時有日者謂曰異哉君星命應入詞垣官中外

然科名無分求一第不可得公以爲誕日者自負精於數亦不解其故公連困棘闈乾隆丙辰應博學鴻詞科授館職歷官按察使

右秋鐙叢話符棟森錄

劉藻

劉藻山東荷澤人初名玉麟由舉人任觀城教諭乾隆元年薦舉博學鴻詞授檢討改今名四年遷右中允累遷侍讀命在上書房行走五年四月授太常寺少卿五月遷右通政六月遷左僉都御史十月疏言今歲圓明園工作未息此不過少加補葺且徭役不出於民力取資無損於府庫視前代飾臺榭之觀者度越何啻萬萬但臣愚以爲浮靡之漸不可稍開乞 皇上慎始慮終爲天地惜物力爲國家培元氣來歲諸工酌量停減用以持盈保泰縣億萬年無疆之福疏入 上嘉納之下部議敘十一月遷通政使六年四月擢內閣學士八月充順天鄉試正考官十二月提督江



蘇學政七年條奏見行三事一諭訓年老者勒休一府州縣考試  
童生廩保出結認識一禁止迎神賽會報 聞八年二月因淮安  
高郵生員關賑部議降三級調用三月 特授宗人府府丞先是  
藻被議在揚州候代候選運判吳家龍之孫之黼以文求教及藻  
行饋筆墨及糟鮓魚受之中途發視得銀四百兩藻交兩淮運使  
朱績暉發還事 聞 諭曰如此方不愧四知也四月請終養十  
五年五月 諭曰原任宗人府府丞劉藻因聞皇長子定安親王  
之喪來京面請朕安并請赴喪次叩謁劉藻係奏明在籍終養之  
員離京十有餘里卽具摺差人請安未爲失禮而伊於孝賢皇后  
大喪及此番皇長子喪事俱親赴闕廷深知君臣一體休戚相關

之大讓伊在上書房行走纔及數年尙不忍忽然之誼以視張廷  
玉之身爲第一大臣自朕在書房卽侍講讀繼入爲長子師傅行  
走至三十年之久而漠然無情惟知自便者與之並較其相去何  
如也劉藻曾任內閣學士緣事降調著仍給子內閣學士原銜伊  
母年老在堂需人侍奉天氣亦漸炎熱著賞人蔭二斤劉藻卽行  
回籍終養二十一年服闋來京授陝西布政使二十二年三月擢  
雲南巡撫十二月疏言滇省各屬應徵之麥向俱折米惟永北鶴  
慶二府徵麥請卽以麥造報不必仍稱折米 上是之二十四年  
疏言維西協不敷兵米於麗江鶴慶劍川三府州額糧內輪年運  
借查麗江府屬巨甸石鼓等五村距府四五站不等由府至維又

入站勞民費帑各村俱有通維路較近請開徵時委員赴該處徵收就近徑運維西腳費既省編氓亦免遠累二十五年又言臨省二局加卯鼓鑄請以餘息補銅價不致多費帑金以錢文濟廠民復可早歸鼓鑄公私兩便均如所請行二十六年暫署雲貴總督二十八年六月署貴州巡撫十月加太子太保疏言貴州按察司司獄署距司監里許而司監側卽貴陽府經歷署請兩易居之十二月又請停買川銅照舊在滇採辦從之二十九年二月奏言貴州大計應本年三月補行若不先期趕辦新任巡撫圖爾炳阿到任勢必又請展限未免稽延臣已咨會總督吳達善秉公註考具題諭曰貴州大計該撫劉藻於圖爾炳阿未到之先卽將補

行大計先期趕辦於激揚大興不致稽延封疆大臣能如此實力  
奉行官事何難整頓所奏甚可嘉尙著交部議敘以示獎勵六月  
授雲貴總督三十年疏言永昌順甯二府地處極邊年來木梳野  
匪與緬甸所屬木邦構釁木邦又與耿馬土司毗連由木邦至滾  
靈江一帶隘口應設卡防守其需練兵四百五十名請於各土司  
就近派撥 詔如所請又言州縣平糶倉穀遇價貴不能買補例  
准以所收監糧抵額但附近州縣不准通融辦理滇南跬步皆山  
通都大邑米多不敷必須減價多糶至秋成價不能平又無監糧  
可抵而偏僻州縣糧價本平監糧或陳陳相因臣等會籌與其拘  
泥成例不若令價貴不能買補之處據實詳報查附近州縣有餘

監糧撥運抵補庶倉儲不匱而紅朽無虞 詔可是時莽酋不法  
侵擾猛捧諸土司邊境 諭嚴搜勦毋姑息三十一年正月調湖  
廣總督是月奏報飭副將趙宏榜參將蘇國富赴孟連耿馬勦逐  
莽匪偵木匪蹤跡鎮臣烏登額赴滾靈江口相機撲滅臣遵 旨  
於普洱思茅各隘往來調度又奏言由小猛崙進攻九龍江橄欖  
壩諸寨多斬獲惟參將何瓊詔遊擊明浩派赴整控江防禦冒昧  
渡江遇賊敗歿尋奏瓊詔等未死見已回營請治貪功之罪 諭  
曰該督辦理此案情節甚屬含糊紕繆何瓊詔明浩等委赴整控  
防堵莽匪前至猛旺遇賊敗逃又復說報身死此其法所難宥處  
該督乃奏稱冒昧前進致失事機是伊等反覺可嘉何罪之有夫

伊等所謂貪功輕進並非實情不過緣營虛誑欺飾故智耳況該督所訊供詞於緊要情節全未問及卽如該督初報何瓊詔等俱歿於賊及伊家人呈繳關防時卽應詳究其是否打仗陣亡抑係窘迫畢命或回營後畏罪自戕以定功罪乃惟任弁兵張皇說報信爲實事一切槩置不究及何瓊詔等陸續逃歸又不究從前說報情由治以畏葸退縮之律尙信其一面虛詞謂係輕進失事其何以申軍律而懲欺罔乎又如何瓊詔等所供架著籐籐撲殺并稱莽子刀戳其馬連馬滾跌入江之語試思馬上豈能使用籐籐此等支吾欺飾難以欺三尺之童者而劉藻竟坐受其朦混而不覺不更可笑乎且前摺稱明浩等因兵器皆馱載竹裝猝遇賊人

不及措手以致敗衄而此次摺內稱兩相對敵因火藥已盡勢不能支前後自相矛盾該督於此等喫緊關鍵處全不悉心根究何愾憤乃爾劉藻本屬書生軍行機密非所嫻習故朕不宥責以伊所不能至於調度賞罰諸事尙可力爲籌辦乃於審訊此案情節竟舛謬若此豈堪復勝總督之任劉藻著降補巡撫交部嚴加議處見今楊應琚前往接辦軍務楊應琚未到之先劉藻須實力經理若稍存五日京兆之見以致貽誤事機必更重治其罪尋議革職畱滇效力三月巡撫常鈞奏劉藻自刎氣息僅存 諭曰此事實屬大奇劉藻辦理莽匪一案種種錯謬不可勝舉朕因其本係書生不嫻軍旅所以加恩保全者倍至始而調補總督繼而降爲

巡撫及至審理何瓊詔一案以失律脫逃之人反以冒昧輕進定罪乖舛已極且進兵忽調忽撤全無紀律始降旨革職畱於軍營效力以示懲儆然所辦亦止於此並未有將伊治罪之意前後所降諭旨中外共所聞知原不屑以軍務大事於伊過爲吹求劉藻自當倍加感激於楊應琚未到之先督率將弁益加奮勉以期軍務速竣方不負朕始終矜全恩意乃正當進兵決勝之際竟無端忽爾自戕實出情理之外劉藻身任封疆見在統兵進剿逆匪所屬將弁俱視其指揮乃無故輕生軍行要務將欲委之於誰若非朕豫令楊應琚前往接辦則軍務弁兵竟無統屬或因而軍心惶懼偶失機宜豈不貽誤國家大事劉藻旣統官兵卽與主將無異



如前者兆惠明瑞於喀喇烏蘇被圍時勢懸呼吸若伊等彼時略無主見畏憚捐軀則全軍將不可問又安望其成大功乎設使劉藻因調度未協軍行或有失利遂致抱慚畢命情尚可恕見在猛籠等處俱已克復猛獸混諸路亦俱攻破正宜乘勝剿滅賊巢之時有何窘迫竟至於此無論屢次降旨傳諭並未有加伊重譴之語即使果欲將伊治罪則國憲所在爲大臣者亦當靜候成命以伏刑誅又豈可效匹夫之見預辦一死以逃法網劉藻尙係讀書明理之人豈於君臣大義全未講明耶從前朕於劉藻曲從寬典實係格外矜全今伊無故自刎罪愆實由自取不可不加以嚴懲見據奏劉藻尙未氣絕楊應琚到普洱時可撥醫速爲調治傷

痕平復卽傳諭擊問將因何自刎之故詳悉嚴訊奏聞明正其罪  
常鈞尋奏劉藻身故 諭曰劉藻前在雲南總督任內辦理莽匪  
一案張皇失措種種錯謬繼復畏葸自戕是伊係已經革職應行  
治罪之員將來旅櫬回籍止可如常人歸葬不得聽其家覲顏建  
立墓碑書刻原任總督及歷官事實欺誑鄉愚著傳諭山東巡撫  
崔應階知之三十二年巡撫鄂甯奏言緬甸本莽瑞體之後乾隆  
十八年木梳頭目養籍牙逐其莽酋打喇而自立夷人遂呼緬甸  
爲木梳或呼緬子或呼莽子本非二種 御製緬莽詩有劉藻畏  
事惡稱兵之句

右 國史館本傳

嘉慶十有五年二月敬自瑞金以事至南昌前太子少保雲貴總督劉公之孫署餘干縣知縣焜泣而請曰先少保仕高宗朝受殊遇以儒臣節制西封會緬甸兵事方起所遣將失律先少保引罪致其身 純皇帝推始終 恩禮許歸葬然子孫以先少保未復前資不敢銘墓不敢碑不敢狀於史氏今五十五年矣大懼沒先人之行無以見先人謹惟先少保自述年譜一卷始康熙四十年終乾隆三十一年書事悉如史法吾子其次爲文焜將書之祠版焜世世子孫願有能坐甲執兵爲 國家捍守邊徼驅縛狼貙以畢我先少保之志 朝廷蠲濯前蹟收錄後效當時鴻達君子得由吾子之文而闡揚之焜死且不朽語竟伏地泣不能起敬

禮不敢辭按譜公諱玉麟字磨兆姓劉氏世爲兗州府曹州人曹  
 州升府爲曹州府菏澤縣人曾祖捷兗州府學廩膳生 馳贈資  
 政大夫祖拱辰父澄清曹州學歲貢生俱 贈資政大夫曾祖妣  
 袁氏祖妣田氏袁氏前妣張氏妣張氏俱 贈夫人公年始十五  
 補兗州府學生二十補廩膳生二十三充拔貢生二十五考取八  
 旗官學教習二十六補正藍旗官學教習應順天鄉試中式二十  
 七引 見以教諭用二十八選觀城縣學教諭 純皇帝乾隆元  
 年公舉博學鴻詞 御試列二等第三名授翰林院檢討年三十  
 六矣三十八奉 特旨改名藻記名以御史用充順天鄉試同考  
 官三十九充會試同考官升右春坊右中允升侍講轉侍讀 上

國朝名臣傳卷之七十九 臣二十九

七

書房行走四十升太常寺少卿轉通政司右通政升都察院左僉  
都御史自公爲檢討至僉都御史皆 純皇帝特簡在廷以爲榮  
是時 純皇帝御極已五年躬節儉以率天下而海內無事物力  
充殷公虞有以豐豫之說進者凡園囿燕遊警御之事屢劄切言  
之 純皇帝悉嘉納四十一升內閣學士充順天鄉試正考官充  
江蘇學政四十三以失察寶應縣學生劉洞罪狀降三級調用補  
宗人府府丞至京仍上書房行走六月以母張太夫人年老乞養  
親得 允五十奔 皇長子定安親王之喪至京 賜復內閣學  
士原銜五十四丁張太夫人憂五十六服闋時 純皇帝幸闕里  
公遂 駕至德州授陝西布政使公在籍侍養凡十有二年年譜

中止載 朝廷賜子並所奉 溫旨敬次至此焜復泣曰先少保  
在養親假中至德州迎 駕者二入都祝 皇太后萬壽者一始  
奔 皇長子定安親王之喪繼奔 孝賢皇后之喪其餘日朝夕  
侍張太夫人飲食起居皆躬事蓋事親以事 君不敢欺如此是  
時準噶爾豪賊阿睦爾撒納內附復叛官軍勦之公始之官陝西  
察哈爾吉林兵方由陝西赴軍自潼關廳至長武縣東西八百里  
設軍臺七所其平道分設車三百輛騎七百匹其山道分設騎千  
五百五十匹臺設草六十萬斤豆四千石公日與按察使驛傳道  
釐其事軍行無畱直隸送軍前馬萬一百六十四匹駱駝千六百頭  
陝西送軍前贏千二百頭四川送軍前馬千三百九十四匹過陝西

亦無謂明年定邊將軍兆惠遂連戰破賊阿睦爾撒納走死五十  
七調湖北布政使升雲南巡撫雲南運京銅下四川峽險甚自乾  
隆四年至二十一年共沈三百十九萬四千一十五斤戶部奏雲  
南四正運運原額京銅二加運運廣西停鑄之銅而第二運至陝  
當四五六前後三月江漲之時多失事議分二運於前後五運以  
避險公以正運乃解官雇船加運自漢口以上卽地方官撥船合  
之不便議併四正運爲三運二加運爲一運八月自瀘州開第一  
運十月開第二運十二月開第三運次年二月開加運每年止四  
運而四五六七前後四月無銅船出峽於避險爲益慎奉 旨依  
議六十三署貴州巡撫加太子少保六十四回雲南巡撫任升雲

貴總督六十五加兵部尙書銜雲南西南二面俱鄰緬甸西爲永昌南爲普洱是時緬甸貴家土司宮裏雁與木疏酋戰敗竄孟坑其妻囊占率眾內附我孟連土司刀派春裔取其貲囊占怒殺派春永昌知府楊重毅遂誘誅宮裏雁囊占走煽緬甸諸土司犯邊公方撥土練守永昌而普洱之孟良土司有族人召散者糾緬甸賊數千攻掠九龍江等地甚猖獗公馳至普洱遣總兵劉得成參將劉明智往勦焉先是公在雲南雲南無事垂十年 純皇帝倚任無與比一旦東西皆擾公內不自安而參將何瓊詔遊擊明誥守備楊坤違節擅渡九龍江大敗潰卒還以三人戰沒告方入奏而三人自緬甸遁還公益不自安當三人逗撓律而 純皇帝



以三人乃臨陣退縮皆斬奉 旨降公湖北巡撫公望 闕叩首  
如禮閉戶作書處後事擲筆抽佩刀自刎時乾隆三十一年二月  
二十三也年六十六後一月部議至雲南以前事革職公娶徐氏  
繼娶田氏再繼娶李氏長子本荷澤縣附貢生次子木山西蒲州  
府同知季子林候選布政司經歷孫焜壬子舉人前知江西南康  
龍泉縣今署餘干縣次子木出敬於是復於焜曰古者大臣有坐  
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罪小罪自弛大罪北面自裁其三公則賜  
之上尊養牛使者中道因以不起聞若是者雖以禮相切直與取  
而殺之無異也至蓋寬饒蕭望之朱博皆以下吏就死其畏罪與  
辱明甚今公始左遷 純皇帝遇夙厚可復用而奮不自顧至於

如此蓋公事 皇上誠至一不得當卽以爲孤負 明恩無以自  
立於天下此蓋古人所難非蓋寬饒蕭望之朱博諸君子等不可  
以不銘於是系之銘曰

至聖御宇禮及大臣非賄非奸皆釋以 恩惟公之咎成於將士  
天子仁明左遷則已觥觥我公志古臯夔一眚不汙星隕山頽  
命牘抽豪爰懋厥志刻之廷陳告千萬世

右祠版文惲敬撰



國朝著獻類徵初編卷百七十八目錄

疆臣三十

徐鐸

李宏

子奉翰  
孫亨特

李本

錢琦

李質穎

喬光烈

馮鈴

劉慥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百七十八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疆臣三十

徐鐸

布政使徐公卒之歲其子嘉禾葬於徐莊之祖塋以元配虞恭人  
祔越二十有五年繼配薛恭人卒將合葬子嘉毅以狀乞銘於其  
妻之外兄梅鏐鏐固辭不獲乃序而銘之公諱鐸字令民先世自  
浙之蘭谿縣徙鹽城世以學行名公生而穎異年十四試輒冠軍  
中雍正癸卯鄉試分校於浙闈助教國子監 今上改元成進士  
選庶常授職編修兼起居注充三禮館纂修官爲湖南正主考提

督山東學政出守雲南府十年擢糧儲道以病免痊補兗沂曹道  
數月升山東按察使布政使歲早祈禱致勞瘁以乾隆戊寅六月  
二十七日卒年六十有六公在山東矜慎庶獄多平反在雲南端  
風化興水利弛關禁不以暫久勤怠自遷擢不次滋益奮勵遂不  
起尤感念學政任滿 皇上召見賜御纂性理精義硃批上諭曰  
知蒼說諸書異數不置云鏐惟 國朝自安溪李文貞倡明理學  
相授受 今天子嗣位之初高安朱文端漳浦蔡文勤居師傅啟  
沃之任爰暨股肱侍從有楊文定孫文定諸公當是時宿遷徐編  
修用錫退居久耄老亦起用爲侍讀公於侍讀入則子弟出則友  
生薰陶聲氣其助教國學也以文勤薦入詞館也以文定薦故得

簡在一心烝烝向用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嗚呼休哉處夫人早  
卒及公以覃恩誥封中憲大夫兩夫人俱封恭人辭夫人隨  
公任仁慈多所助公沒守其法施之終其身胡先生禮全曰乾隆  
初每計偕入都淮郡三十餘人無不沐公惠勤懇周洽不倦其自  
學政歸以八百金濟致仕座主黃公叔琳之貧其後人豈終窮乎  
公子三人嘉禾嘉穀嘉穎今惟嘉穀存李侍郎因培督學江蘇倨  
傲不禮後輩士獨與嘉穀周旋亟稱於人曰吾師有後狀稱公樂  
育人士於雲南尤深生平施與無算吾得以所聞證之銘曰  
曾耀龍聲隆隆注經史傳無窮畜潛德祖友克亦式穀父桂木  
敎且誥世焜耀惟淵源之友師有提要兮易書詩



匡... 卷百一十一ノ

右墓誌銘梅鐫撰

李宏 字奉簡 孫序時

李宏漢軍正藍旗人由監生捐州同河工效力授山陽縣外河縣丞乾隆元年授揚州府揚河通判四年遷淮安府山安同知十二年丁母憂服闋補徐州府宿虹同知十六年擢河庫道十八年八月欽差尙書劉統勳等疏參江南河員虧帑一案解宏任十一月查明本任無虧奏畱河工效力二十二年二月 命發往直隸以河務同知用四月兩江總督尹繼善奏畱南河尋隨欽差侍郎蔣麟辦理六塘河以下宜洩積潦事宜七月補河庫道十月丁父憂命在任守制二十七年調淮徐道二十九年六月擢河東河道總督九月奏言山東運河源出汶水每遇不足全資湖水接濟各

水櫃儲蓄於秋冬灌輸於春夏所關甚鉅今秋雨較少湖水不宜  
多洩見飭早閉臨運各閘十月又言微山湖爲山東江南二省濟  
運之要需蓄水最宜充盈韓莊湖口閘水見深一丈與滾水壩脊  
相平回空船足敷浮送卽飭下板堵閉又泗河源出泗水縣陪尾  
山諸泉彙合秋冬之際與其收入獨山湖僅濟南陽以南之運不  
若收入馬場湖俾濟甯上下河道並資其益臣見將兗州府城東  
金口壩築土堰攔截俾泗水由黑風洞入府河合洗水以達馬場  
湖廣爲儲蓄南運更屬有備至專濟北運之蜀山馬躡二湖水勢  
較上年差弱雖冬間熬壩挑河尙有汾水可入但春閒必須趕築  
大壩多爲收蓄方於北運有裨 諭曰東省運河全賴各湖水櫃

收蓄充盈以濟來春重運今既水勢微弱自應早爲經理籌辦著  
派淮徐河道李清時前往山東會同總河李宏巡撫崔應階妥協  
商辦十一月奏言今歲伏秋汛內南旺湖之北沙趙漳衛等河其  
南汶泗韓馬等河多淤衛河係下河廳屬照例用船撈濬運上二  
廳屬之南旺濟甯臨清三處塘河及各汛長河有額募二項人夫  
挑濬捕河廳屬額夫足用其募夫工價銀全省惟洳河廳屬因彭  
口山河之水挾泥沙而來每多停積且入閘內水落灘見額夫不  
敷辦理應將捕河省項移此增募釐辦以期寬深濟運報 聞又  
奏黃河北岸之耿家寨埽工爲豫東第一險要自乾隆九年下埽  
修防歲費帑料盈萬伏秋屢經搶護去冬於對河灘挑引渠冀分



水從石出名曰三門寬不過七八十丈至孟縣兩岸漸無山岡始闊十餘里北岸武陟縣南岸滎澤縣始有隄工防衛丹沁兩河由武陟縣木欒店匯入伊洛瀘澗四河由鞏縣洛口匯入遇雨多水發挾沙而行勢遂浩瀚是以上南河廳屬之胡家屯楊橋等處首櫻其鋒工最緊要迤下順軌東流惟土性浮鬆逢灣埽刷儻黃與沁洛並漲兩岸節節須防乾隆二十六年秋汛時沁洛長一二丈而甯夏迭報河水長丈餘一時竝下故處處受險若先後長落則大河儘可容納工易修防卽如本年夏閒伊洛竝未長惟甯夏水長五尺二寸陝州城外萬錦灘亦長三尺五寸而下游各廳僅報數寸至尺餘不等道遠流微又有三門關鎖水勢遞減工程鞏固

此其明驗上游長落大小關工程平險不可不畱心防衛臣思三門爲黃河出口要區鞏縣城北河道爲伊洛灋澗入河總匯見咨河南撫臣飭陝州鞏縣各立水誌每年自桃汛起霜降止水勢長落尺寸逐日登記據實具報至沁水飭黃沁同知於木欒店龍王廟前另立水誌查報遇陡漲照甯夏例飛報江南總河關會上下河員相機修防實於工程有益又濟瀆出河南濟源縣西北三里濟瀆廟後匯溟河由孟縣迤東達黃河岸高河低無衝溢患又大丹河出山西高平縣至河內縣之丹各口築攔河碎石壩遏令由小丹河歸衛濟運壩下設堰九分十九渠石隙洩下之水聽民灌田名九道堰漕民竝賴前經河臣張師載奏於碎石壩下丹水尾

閘附近沁水處歲築土壩攔遏臣今細訪十九渠錯出分流竝未  
全由大丹河歸沁下游土壩無益應停築壩惟夏秋培碎石壩以  
防水勢衝刷其壩底洩水堰密塞以土竝將斗門下小丹河不時  
查驗遇淺窄疏令與斗門一律俾丹水暢達衛河以收實效又河  
南輝縣百泉爲衛河源蘇門山下眾泉涌出匯爲巨浸南流里許  
建斗門三座中爲官渠專資濟運東西民渠分灌田疇向例重運  
抵臨清閉民渠俾泉流盡由官渠入衛五月後民閒插秧需水一  
日濟運一日灌田按期啟閉六七月閒聽民自便立法甚善永當  
遵守章程惟民渠逸東石壩稍坍塌恐將來閉民渠時泉水旁洩不  
盡歸官渠見飭修砌堅實 上嘉之十月疏言今歲運河水小微



山湖滾壩磯心應增設石槽閘板多收水尺餘韓莊以下八閘酌  
量啟閉仍挑河底令深江南河清河定河成等閘與八閘毗連亦  
可下板其泃口貓兒窩淤淺處逐一疏濬使運河來路增多明歲  
重運無虞淺阻 諭曰所議甚善依議行先是 上以清口節宣  
未暢下河田廬易淹 特命定高堰五壩水誌每高一尺清口卽  
折展十丈以次遞展毋惜費三十一年三月疏言清口東西壩工  
蓄洩啟閉爲黃運二河關鍵仰蒙 欽定水誌臣懷遵籌辦查清  
口口門年來或畱二十丈或十七丈上年霜降後因湖水大消祇  
畱十四丈目下桃汛屆節湖水稍大應相機預籌臣與督臣高晉  
酌議將東壩先拆六丈連舊口門寬二十丈俾洪湖及早騰空預

爾嘗納之地此後視湖水加增陸續拆展宜洩 諭獎其畱心八  
月河溢徐州韓家塘宏與高晉分駐兩壩堵築九月奏言漫水匯  
入洪澤湖臣等飛飭下游道廳確查防範據報高堰誌椿僅長水  
九寸滾壩竝未過水緣本年清口東西壩陸續展寬五十三丈湖  
水隨長隨消暢流歸海是以漫水雖匯入而湖水竝未大長此皆  
由 皇上指授機宜平時大展清口騰空湖面之明效十月漫口  
合龍 上以宏等經理盡心葺工迅速交部議敘加一級十一月  
奏言徐屬兩岸隄埽各工水漲汕刷處或應補修或應停辦臣分  
別履勘銅沛廳屬李家樓埽工百六十丈見挺入河心小店埽工  
四百十三丈宿虹廳屬蔡家樓埽工百七十丈下首見經放淤形

勢俱改若仍前歲修徒費無益至各廳塌卸工段勘估鑲修用料較多卽以李家樓等三工停修節省之料移辦不至多費再各廳兩岸隄工查驗水痕本年盛漲時有高出水面尺餘者有六寸至八寸不等者竝有水與隄平臨時搶築子堰護塘者宜量培高厚所用土方銀兩無多來歲搶修額銷數內可以通融籌辦務使婦工歸實濟錢糧無致虛糜又言臣回至清口察湖水稍落應乘時接築口門蓄清抵黃飭道廳等將東西壩陸續接築畱口門二十丈酌量收束均得 旨嘉獎三十二年奏言本年秋汛內黃河北岸蘇家山南岸毛城鋪二壩水過旋消各工平穩 諭及時疏濬淤積以資宣導三十三年奏言河庫道設於雍正九年額收鹽課

河銀夫食等項共六十八萬兩有奇額支河葦等營兵餉堡關等夫工食竝各廳購辦歲搶料物加高土工等項約六十五六萬收支相抵存庫原屬無多近因前存銀兩積八十餘萬加以本年新收支發合計舊存按月造報款項繁多若不定章程恐侵那滋弊請嗣後於每年四月奏銷後河臣就近赴庫盤查一次照司道例據實保題庶符政體錢糧益昭慎重 詔如所請行尋以王家田頭漫工不能預爲籌辦部議降三級調用奉 旨銷去加三級免其降調三十四年奏言泇澤湖本年存水甚大臣將清口東西壩遞展宣洩適黃水驟長灌入清口臣隨將惠濟通濟福興三閘下板俾併力敵黃次日黃水稍退清水仍出口會黃東注三閘之板

照舊啟放細查此次水長乃係雨後黃河客水匯注一時未能相抵竝非清水微弱臣惟懷遵 聖訓畱心體察隨時相機料理

上是之三十五年以甄別佐雜人數過少部議降三級奉 旨從

寬畱任三十六年五月奏報本年黃河水長甚驟雖已開毛城鋪

峰山閘尙不足殺其勢請啟王家營減水壩以洩異漲導由鹽河

歸海 諭加意防護六月奏搶築各工平穩 上嘉其勤妥交部

議敘八月卒 諭曰李宏自簡任總河以來辦理一切修防事宜

頗爲妥協今年督辦搶築各工不辭勞瘁尤屬奮勉出力茲聞溘

逝深爲軫惜應得卹典該部察例具奏尋以宏有從寬畱任案照

例 賜祭一次子奉翰見任河東河道總督

右 國史館本傳

李宏字濟夫一字用茲號湛亭正藍旗漢軍初以州同知薦歷江南河庫道疏濬淮揚徐海鳳潁泗各郡縣支幹河道一百數十餘處動帑二百四十餘萬有奇二十九年授河東河道總督以江南耿家寨險要察勘對岸引渠砌灘順勢裕節工平赴陝州三門查探黃河來歷諮度久安之計又以汶上老人白英立祠戴村子孫蔭襲頂帶自入 國家未奉 明旨奏請仍給八品世職奉 旨允行

右小傳陸燿撰

李奉翰

李奉翰正藍旗漢軍人父宏官江南河道總督另有傳奉翰於乾隆二十三年由監生捐縣丞分發山東二十五年補沂水縣縣丞三十年題升濰縣知縣三十五年五月以緝獲盜案擢安徽潁州府知府六月調山東青州府知府三十六年八月丁父憂三十七年七月奉 上諭李奉翰著署理直隸永平府知府三十八年十一月擢江蘇蘇松太道因長子李慶徵受外藩郡王羅卜札所薦長隨案革職四十一年四月捐復原官發江南河工效力兩江總督高晉奏請署理河庫道奉 上諭李奉翰係總河李宏之子於河工事宜尙爲諳悉著卽補授江南河庫道四十四年正月署江南河道總督四十五年二月奉 上諭向來江南河務繁於河東

近年來南河安流順軌工程穩固豫省自儀封漫口後見有堵築事宜雖開挑引河放溜歸槽合龍在卽但一切善後事宜均關緊要李奉翰久任河工較之陳輝祖更爲諳悉著調補河東河道總督尋奉 上諭李奉翰之母著賞給大緞二匹貂皮四張三月與陳輝祖合奏儀封善後各工辦成分數及王家莊新河寬深情形奉 硃批欣慰覽之尋河水漫溢奉 上諭薩載陳輝祖俱難辭咎李奉翰雖經新調河東但伊前任南河究未能先事預防亦難諉卸均著交部議處八月奉 上諭薩載見丁母憂兩江總督員缺著陳輝祖暫行署理江南河道總督員缺著李奉翰速行前往署理並著李奉翰馳赴南河辦理一切堵築事宜其河東河務亦



關緊要俟薩載到任後卽回河東河道總督之任九月初四日奉  
上諭前據李奉翰奏豫省黃河水勢疊長考城芝麻莊壩門刷  
深工程喫緊該河督等飭委該地方官協力搶辦據報陰功壩各  
保護平穩本日復據楊魁李奉翰奏考城五堡外灘芝麻莊壩工  
自八月二十二日後濶勢稍緩隨董率在工各員弁實力趕辦於  
二十九日挂纜合龍堵閉穩實等語覽奏欣慰李奉翰楊魁俱著  
交部議敘所有在工文武員弁並著該河督等查明照例交部議  
敘以示獎勵初九日奏考汛外灘張家油坊溝槽分濶情形奉  
硃批勉爲之莫以水絀勢弱而弛其敬謹之心十一日奏籌勘築  
壩地面卽日興工奉 硃批所辦皆合機宜勉爲之十二日奏初

八日接奉 上諭本日陸載等奏郭家渡漫口東西兩壩見在輒  
鑲進埽已作過二十餘丈九月二十日內外即可合龍李奉翰卽  
應迅速前赴南河並將秋分後水勢情形由驛覆奏等因欽此臣  
恭聞之餘卽應遵 旨前赴南河適署督臣陳輝祖差弁來工據  
稱睢甯各工截至九月初三日止贖口門三十八丈水深三丈餘  
尺中泓溜勢平緩每日進埽四五丈辦理迅速約計望日必可合  
龍臣查考城張家油坊已分河溜十之六七正河下注之水無多  
該處水落溜緩自可剋期竣事前此江南情形較豫省爲重仰蒙  
皇上任使鴻慈到彼堵築今彼處見已易辦而此聞正關緊要  
伏乞 皇上將臣畱豫帶罪督辦稍贖愆咎查此次工程較大在

工備辦諳練者少臣業經札商署督臣陳輝祖於郭工告竣後卽  
派副將李永吉帶領熟練守備二員千把總四員樁埽河兵一百  
名來豫幫辦以期迅速藏工上慰 聖懷奉 硃批未去者甚是  
但合龍後仍宜速往陳輝祖一人豈能兼顧十四日奏填築壩基  
挑挖引河奉 硃批覽奏俱悉竭力穩妥爲之二十六日奏報考  
城張家油坊壩工合龍十二月奏報壩工堵合穩固情形奉 硃  
批以手加額欣慰覽之四十六年正月調補江南河道總督二月  
奏黃運兩河應行增改事條議一豫省汛員額缺酌爲增減一黃  
河防守兵丁酌增額數一運河開官所管有遠近之硃酌爲改移  
一運河要缺汛員應與事簡者酌更品秩奉 硃批大學士九卿

詳議具奏尋議准豫省汛員額缺將淇縣縣丞新鄉縣丞獲嘉縣丞裁汰歸於附近佐貳兼理至黃河防守兵丁雖據稱本汛不敷請於江南二十營內抽撥二百名添設於河東各營但江南省是否可以抽撥請旨飭江督詳議具奏又議准裁汰趙村閘閘官一缺其沛滕閘官改爲彭口閘官專管彭口一閘楊莊閘官兼管夏鎮閘事務其梅株閘地方添設一缺卽將裁汰之趙村閘閘官移駐又議准汶上縣主簿滕縣主簿二缺改爲縣丞郟城縣丞甯陽縣丞改爲主簿奉旨依議三月奏查勘堰盱新修石工及湖河水勢情形奉硃批覽奏俱悉六月奏開放沈家窰引河溜勢暢達情形十一月與阿桂韓傑同奏開放引河鑲壓壩工前已於

二十二日東壩先下門埽一箇次日復下西壩門埽一箇兩埽入水俱極平穩見在層土層柴晝夜併力加鑲東壩鑲至二十餘坯西壩亦鑲十餘坯雖尙未追壓到底而口門愈窄壩前水勢又較前蓄高數尺湍急倍常引河內前因有數段地面稍高流行未暢之處臣阿桂派軍機司員會同河北道朱岐開封府康基田督率人夫連夜上緊加工挑挖一律寬深見在黃河趨瀉較前更覺暢順無阻至大河全溜看來須俟合龍後方能盡埽引河此時壩工正在喫緊之際俟埽壩入水漸深追壓穩固卽增壩臺高厚堅實相機趕緊堵合仰賴 皇上洪福 天神默佑竣事蒞工當不出此數日內臣等惟有益加敬懷督率在工員弁慎重辦理奉 硃

抵聞五百里之摺麓於手戰開看始覺稍慰勉爲之四十七年五月與薩載同奏自虞城一帶起至徐州一帶黃河雖閒有停淤處所逐段酌量較之豫省境內河身尙屬寬深不致高仰阻遏惟邵家渡王家莊小梁莊等處見出零星灘嘴共有十五處應挑砌順勢以備將來水歸故道暢流無滯隨委員按段確估乘時上緊挑砌以期一律平順今該處引河於前月十九日開放後隄外新引河見在過水深一尺七八寸至二尺不等隄內通湖舊引河見在水深二三尺至四五尺不等就目下微湖稍存水勢而論已資分洩但青龍岡壩工旣在停築則伏秋大汛來源漸旺下游湖河水勢自必盛漲若將潘家屯加展自更有濟惟是臣等詳加履勘該

處地勢情形潘家屯係在微湖西南地處上游灘勢繇遠外高內窪是以外灘引河長至二千三百餘丈深至一丈三四尺與大河底相平引河見止過水二尺若一律展寬不但工費浩繁且於大汛前難以挖竣仍不能有大裨益臣等復又查勘潘家屯迤東張家莊一處地形較窪查上年盛漲時湖水漾至隄根隄外河灘距黃河上寬一千二百七十餘丈若於此處將臨湖內灘開渠順勢導引並將灘接挖引河一道通身口寬二十丈底寬十丈就灘形之高下定挑淤之深淺多集人夫務於大汛前償挑完竣預備開放與潘家屯兩股分流則湖水分洩入黃又多一路亦足以減盛漲泛溢之勢將來黃水復歸故道併力償堵當不至有顧此失彼

之虞臣等勘籌酌議既定見委淮徐道何裕城確勘地方遴員趕辦勒限完工以仰副 聖主諄切訓勉至意此外蘇家山水綫河並蘭家山革壩均係上年分洩微湖要路今查勘蘇家山河尾原係新舊引河兩道上年疏挑引河出水甚暢今再將舊河尾一併開放並將河底閒有高窪不平之處亦令挑除淨盡使內外暢注無阻其蘭家山壩工係茶城內花小梁三處引河總匯處所上年湖水涌盛各引河衝刷寬深水勢消落后間有露出淤灘但已陸續抽溝挑砌蘭家山壩工原寬四十丈壩基盡行汕出壩後又跌深溝槽其寬八十四丈內有礮心灘處再行挑去八丈其寬九十二丈見在水勢一丈三四尺至一丈八九尺流行迅疾順注荆山



橋下注潘家河入運並無阻滯不須再辦至由運河分洩之路經臣薩載上年已通盤籌勘辦理此時豫省青龍岡壩工既已暫停堵築所擬南岸築隄挑渠之工計白露後始能告竣伏秋大汛之水又必盛漲邳宿中運河內亦須再加講求奉 硃批籌洩水之路是今日急務一切妥爲之尋又奏籌下游六塘等河分洩事奉 硃批覽奏俱悉實力妥爲之六月奏與薩載會勘黃河內沈家緊迤下淤灘酌量挑砌展寬以備暢注四十八年正月奏東省微湖上年水勢盛大時塵 宸衷屢頌 諭旨廣籌下游去路多開洩水口門數月以來湖水見已消退而存積尙多仍宜隨時分洩今春豫省啟新河暢流下注江南黃河北岸通連微湖運河各口門

既須預爲堵閉則微山湖南存水全賴邳宿運河分消必於運河  
北岸多爲設法籌辦今通盤籌計上下覈算東省微湖并運河洩  
入黃河口門豐碭潘家屯引渠計寬十丈張家莊引渠計寬二十  
丈銅沛蘇家山水綫河計寬六丈宿遷十字河臨黃壩計寬八丈  
桃源顧家莊引渠原寬十六丈後因中河水勢盛漲刷寬四十餘  
丈統計五處口門共寬八十餘丈今運河北岸王柳等閘六處其  
寬四十九丈又上自竹簍壩起下至王家溝一帶空槽長六十餘  
里是運河見開東岸出水口門較之黃河北岸出水口門多寬四  
十餘丈黃河北岸各口門堵築之後運河東岸各口門宣洩上游  
微山湖積水更可分路暢流無虞阻滯奉 硃批凡事豫則立好

知道丁九月同薩載奏籌辦接築堵閉修復壩閘事宜需用工料  
錢糧造冊具題送部四十九年二月奉 上諭前歲堵築青龍岡  
壩工時業已斷漚旋西壩陡螫大漚下注河道總督李奉翰在工  
竭力搶護以致跌入金門被纜格傷若非有人拯救幾至殞命該  
督以總河大員身先督率經此危險實堪嘉尚從前薩載因辦理  
陶莊引河甚屬出力曾經賞給騎都尉世職今李奉翰前來行在  
接駕朕軫念前勞宜膺懋賞李奉翰著照薩載之例加恩賞給騎  
都尉世職以示優眷五十年九月奏清口東西壩當經臣等將山  
盱五滾壩委員會同廳營趕緊堵閉內智禮信三壩已於前月二  
十八日價築斷流鑲壓高厚堅實其仁壩義壩因壩底閒有跌塘

堵閉必須穩固見在兩壩止存口門各寬十餘丈約初十以前亦可一律辦竣清口禦東清二壩月底月初飭令廳營等興工接築各已作成七八丈至十餘丈不等至黃河四處漫工內李家莊煙墩頭二處水勢平緩臣等察看情形應乘上游司家莊口門未堵之前先行趕築庶料省而工易成隨令工員等先從水淺處用土填築水深處用料較鑲晝夜備辦已於八月初一日堵合斷流其李莊一處西首挂灘東首口門雖無大溜而見尙寬有一百餘丈水深六七尺亦應乘時先爲趕辦并令工員料土兼用併力鑲作以期及早斷流至司家莊湯家莊二處水深溜急需料較多各處秫秸俱經成熟趕早收割惟本地所雇裝料船隻不敷運用前

已咨豫省代雇船隻將次到徐臣嚴飭州縣上緊趕運先儘司家莊交收以資接濟臣李奉翰住宿工次一面委員分路催僱一面飭令將已到之料先卽進占司家莊漫口對面顧家莊灘上因挑引河今已築壩斷流實力挑挖一俟挑成啟放如能引溜直趨卽迅速隨時具奏其湯家莊係在黃河下游俟司家莊辦有端緒各料集有成數亦卽分投僱堵總期各工及早堵竣斷不敢稍任因循致滋遲誤五十二年八月奏查勘邵伯上下隄工漫工情形奉  
上諭覽奏俱悉五十三年七月與書麟同奏河湖水勢續長盛大各工搶護情形奉 硃批以手加額欣慰覽之當共益加敬慎五十四年三月奏查勘高堰山盱臨湖各工及重運首進漕船渡

黃墩目問五月奏山東運河自德州至峰縣黃林莊運道縣長守  
備一員不敷料理懇 恩添派協備分營以重河防奉 硃批該  
部速議具奏尋議德州千總員缺准其裁汰改設協辦守備一員  
按照汛地防守奉 硃批依議速行五十五年五月奏前因山東  
黃河曹單一帶查工渡河至南岸商虞查雇土工今查虞城商邱  
一帶加培隄工已作有七八分工程見令開歸道吳璣在工上下  
往來督率妥辦臣由新南隄履工查勘睢州上下汛并蘭儀工汛  
加培隄壩等工惟儀封三堡睢州下汛七堡加培土工兩段未竣  
飭令儻辦卽日全完臣又添委人員專管稽查可期刻日一律完  
竣其臨河埽壩臣逐一嚴勘查得睢甯廳屬三史村鋪及睢州大

蘭儀廳蔡家樓并儀封三堡埽壩各工見在穩固堅正此時無  
庸加鑿至日下黃河雖存底水九尺至一丈一二尺不等相距入  
伏之期尚有二十餘日而河工切要全在預防昨撫臣穆和蘭由  
北岸勘至蘭陽工次遂同商論將兩岸工程察其平險酌委各員  
按段分守俾大汛之時處處梭織巡查節節策應庶責成既專而  
防護可期周密矣十一月與和琳同奏查明運河受淤情形確估  
挑濬以利漕運奉 硃批著照所請行五十六年三月奏查豫省  
黃河南北兩岸十廳額設河兵一千九百四名每廳自百五六十  
名至三百十名不等惟蘭儀一廳僅存八十二名每遇大汛暫於  
別廳調撥恐緩不濟急今於各廳兵丁較多工務稍減之處添撥

河兵六十八名歸蕭儀廳力作俾敷各工修防之用五十八年十月大學士九卿議覆長齡奏酌減海塘石壩工程請交新任巡撫吉慶斟酌辦理奉 上諭吉慶平日辦事雖尙明白而於海塘工程全未諳悉李奉翰蘭第錫辦理河務有年雖河海情形不同可以類推而知李奉翰陛見後卽會同蘭第錫吉慶三人詳悉履勘公同商推覆奏到日再降諭旨十一月與蘭第錫吉慶同奏會勘海塘石壩各事宜奉 硃批大學士九卿詳議具奏尋議准范公塘新修石壩內第二第十第十二三座暫爲存畱如有潑損一律改築柴盤頭海甯州石壩二座護塘有益自應准其存畱俟修理時一律改築柴盤頭其石塘前坦水間有損動飭令修補三官堂



柴工後土餒單薄飭令加幫寬厚至石壩是否因占水之地過多以致衝損請 旨交吉慶查明具奏奉 旨依議六十年二月與阿精阿同奏臣等於二月二十四日先後馳抵臨漳縣之三臺細加履勘緣漳河發源於山西平定州樂平縣謂之清漳發於潞安府長子縣謂之濁漳分流至豫省林縣匯成一河因漳河兩岸沙土浮鬆每至大汛水勢驟漲數時卽長至一丈三四尺奔騰浩瀚而消落亦甚速水落之後仍屬細流是以向無官隄亦無民堰上年六月下旬大雨連晨漳水漲發三臺地方卑窪以致漫溢漳水由洹河入衛三臺以下舊河遂致淤淺今通盤籌計若聽漳水由洹入衛無論洹河窄狹難容大溜全漳之水且恐入衛較近經行

昔久停淤必多於運道亦有關礙查見在舊河寬廣足資容納祇須將下游淤墊處所疏濬深通即可暢流注消再將三臺漫溢之處填築堵基水歸故道兩岸居民俱可各安生業與其議改故道而多泛溢之虞不如俾歸正河而有翕受之地也奉 硃批如所議行嘉慶元年三月奏豫省南陽各屬與湖北襄鄖一帶毗連恐匪徒潛入豫界現在汴城存營兵丁無多調撥濟甯河營兵丁協防汴城奉 硃批欣慰覽之二年正月奉 旨加太子太保九月補授兩江總督兼管南河事務三年二月與費淳同奏揀調水師總兵並請將應改營船先期改造四年正月奏請修驛站船隻復與康基田同奏准工開放引河黃水已入江境大溜暢注情形奉

御批欣慰覽之唯工合龍時迅速奏來尋又與康基田同奏江境全黃下注河道深通暢流歸海上游壩工不致著重合龍穩固奉 硃批覽奏俱悉二月卒遺摺奏出洋捕盜全憑船身堅重方期駕駛得力今臺灣兵船甚小抑係海疆各處兵船大槩相倣請 敕下沿海各督撫一體查明妥議具奏奉 御批依議奉翰子慶徵鑿儀衛治儀正承襲騎都尉世職亨特原任河東河道總督緣事革職見任坐糧廳

右 國史館本傳

李亨特

李亨特正藍旗漢軍人祖李宏官至江南河道總督父李奉翰官

至兩江總督皆自有傳李亨特由監生捐布政使理問乾隆四十  
二年發河東河工委用四十七年補兗州府通判十月署河南懷  
慶府黃沁同知五十年實授奉 旨記名五十三年升浙江衢州  
府知府五十四年調紹興府知府五十七年調杭州府知府六十  
年正月擢雲南迤西道十月官兵進勦苗匪辦理軍餉奮勉出力  
賞戴花翎嘉慶二年四月以擒獲猓首扎杜並將羣猓勦捕完  
竣 賞加按察使銜三年調廣西右江道四年三月丁父憂六年  
二月以認繳父李奉翰應賠曹工帑銀十萬兩與弟李履順托恩  
多互相推諉經都統阿克棟阿奏參奉 旨限於霜降前照數速  
清儻敢逾限不完交部治罪旋將認繳之項如數完交六月服闋

七月補江西鹽法道七年二月升河南按察使九月調江蘇按察使九年擢河東河道總督奏查勘運河廳屬臨運斗門引渠亟須挑濬以資宣洩得旨允行七月奏黃河北岸黃沁一廳地居上游爲豫省北岸門戶經營黃沁兩河汛遠工長實爲緊要其南岸睢甯一缺尙無險工將黃沁通判一缺改爲同知揀員奏補睢甯同知一缺改爲通判從之十一年四月河南巡撫馬慧裕奏參李亨特勒派廳員銀兩家人私索使費挾嫌勒令廳員告養派薦幫辦廳署總管各款上命侍郎托津廣興吳璫前往將任所查抄革職鞫問審訊得實奉旨發往伊犁充當苦差十三年釋回令自備資斧前往河南工次聽候差委十四年正月因荷花塘壩

工決口李亨特從前辦理不善以致已合復開發往熱河效力贖罪七月賞給主事授坐糧廳十五年二月選戶部主事七月擢永定河道十二月擢河道總督十六年六月奏南糧到通剝運不能迅速請在楊村全數起剝奉旨交倉場侍郎戴均元玉甯會同巡漕御史慶明色成額議奏旋以楊村剝船不敷輪轉恐在後各幫重運積壓守候轉致欲速遲緩諭曰所奏甚是李亨特不能諳悉情形率爲此奏殊屬冒昧著交部議處尋議降一級調用有旨從寬改爲降二級畱任六月奏黃水節次漲發儀封大隄坐墊過水上以隄岸坐墊究係疎防所致李亨特於奏報時並不自請議處殊屬非是著交部議處尋議降一級調用有旨改

爲降二級畱任十七年三月奏北岸漕河下北兩廳河勢漸見北  
臥應將漕下汛五堡及蘭陽汛銅瓦廂工越隄培築加高以資保  
障得 旨允行十八年二月百齡奏接准東境移會本年微山湖  
存水短絀恐不敷濟運 上以李亨特身爲河督並不於上年及  
早籌辦以致目前重運將臨情形支絀咎無可辭著交部議處尋  
議罰俸一年 上以李亨特係河道總督湖河係其專責僅照兼  
轄官河道淤墊之例罰俸一年不足示懲著罰俸二年九月奏沁  
黃二河水勢驟漲南岸隄甯下汛二堡無工處所大隄坐墊過水  
見在竭力搶辦自請治罪 諭曰李亨特本係棄瑕錄用之人上  
年微山湖蓄水短少以致本年邵宿運河不敷補放糧運稽緩皆

由辦理不善本當卽行懲處從寬令其帶罪自贖茲又有睢州下  
汛二堡漫口之事可見其平日漫不經心疎防貽誤怠忽已極不  
能再爲寬貸李亨特著革職畱於工次效力十九年閏二月河道  
總督吳璥奏查勘微山湖湖心僅止存水二尺及一尺八九寸不  
等而毗連微山湖之南陽昭陽及東岸獨山湖又皆淤成平陸更  
無可導引之水 諭曰此皆李亨特在任時因循貽誤疲玩耽延  
厥咎甚重近又風聞李亨特革職畱工效力並不常川駐工仍在  
濟甯居住公館擅用文武巡捕及辦差多人竟與見任總河無異  
謬妄尤甚伊係屢次獲咎棄瑕錄用之人不知激發天良小心愧  
奮旣已玩誤公事罷斥後仍恣意放縱不知做畏李亨特著傳旨



拏問交吳璈同興派員解京交刑部治罪嗣步軍統領英和查訪李亨特之子舉人李善祺於居母喪百日內狎比優伶請旨懲辦諭曰昨因李亨特在河督任內貽誤湖河儲蓄事宜令罷斥畱工仍復恣意放縱降旨諭令該河督等將李亨特拏解來京並將其寓所貲財先行查封俟查出有貪劣確據奏明辦理茲據步軍統領衙門奏李亨特之子李善祺於母喪百日內有私雇優伶許給價銀三千兩之事似此忘親恣欲皆由李亨特平日縱容漫無管教所致見已將李善祺拏交刑部審訊並將李亨特在京家產籍沒其山東寓所資財著吳璈卽嚴密查抄派員解京仍一面將李亨特任內貪劣款蹟據實查參三月吳璈山東巡撫同興

巡漕給事中李鴻賓奏訪聞李亨特任性乖戾辦事不公以致人心不服公事廢弛至貪劣一節尤應嚴查懲儆但餽送夤緣事屬曖昧雖經設法密訪究未得有確據先將見查實在各款開列呈覽一李亨特於上年九月革職後擅行出咨升補河員一在任時信任曹考通判汪元琨題署曹考通判尙未實授卽題升下南河同知本內並不聲明經部議駁革職後又委汪元琨署理蘭儀同知實屬徇徇不公一於各處鑲作埽工例給夫工銀兩屢次批駁任意挑斥不能平允一性情縱恣每因屬員迎送之遠近供應之豐儉應對之從違輒以逞其喜怒甚至去取人材亦往往因此革職後不稍自收斂凡遇出門往來迎送仍舊實屬任意謬妄一

李亨特於本年閏二月初六日由濟甯至甯陽泰安一帶往勘泉  
工十六日回濟沿途帶有武弁家丁隨從多人累及地方官供應  
頗繁奏入 諭曰李亨特廢弛湖漕貽誤漕運罪無可逭此外貪  
劣款蹟必須查明確據方足以折服其心如吳璈等所奏各條多  
係空言豈能以此加李亨特之罪卽如摺內所稱李亨特在任三  
年惟親信通判汪元琨一人汪元琨既爲李亨特親信或有交結  
納賄等事或於河工升遷調補有代爲過付情弊亦可細查實據  
又所稱李亨特性情縱恣每因屬員供應之豐儉爲喜怒並沿途  
隨從多人累及地方官供應頗繁等語其言亦屬含混供應之豐  
或係酒食鋪墊僅飾外觀或另有餽送銀兩或勒索門包規禮等

情均應查明著吳璠等速行詳查毋稍徇玩旋經覆查李亨特並  
無餽送勒索情弊惟原任曹考通判耿錫輅詳辦考城汛之王莊  
壩鑲築順隄並殘缺各壩李亨特批飭緩辦耿錫輅卽行修鑲經  
李亨特奏參著賠嗣汪元琨詳辦考城汛之王莊壩迴龍廟溝形  
內土壩防風李亨特批令興修二處事同一例准駁兩歧實屬偏  
私奏入 諭曰李亨特貽誤湖漕致今年來辦理漕運諸費周章  
是其重罪其汪元琨耿錫輅辦築壩工程准駁兩歧應行罰賠交  
刑部一併歸案覆議四月刑部議罪應發往新疆 諭曰李亨特  
前在河工任內因事獲譴發往伊犁朕棄瑕錄用命往河南效力  
於承辦荷花塘漫口執持謬見以致壩身已堵復蟄僅予薄懲發

往熱河嗣後游擢河東總督李亨特屢邀破格恩施自應感激愧  
奮力圖報效又於微山湖湖心存水僅止尺餘卽尋常河泊積水  
亦不致枯涸若此李亨特廢弛河工貽誤漕運厥咎甚重且於罷  
斥後仍恣意侈慢不知做懼部擬發往新疆尙不足以蔽辜李亨  
特著先在部枷號半年再發往黑龍江效力贖罪二十年在戍所  
病故

右 國史館本傳

李本

李本漢軍正藍旗人和碩額駙李淑鼇子乾隆元年賜一品廕生  
十一年分戶部學習授主事累遷兵部郎中馬館監督二十二年  
派送軍需戰騎二十萬枝於甘肅事竣京察一等 召見獎諭二  
十五年擢四川松茂道二十八年總督開泰檄赴打箭鑪辦理巴  
塘夷務旋委攝夔州府管夔渝兩關稅務二十九年總督阿爾泰  
奏本整頓夔關已有端緒請卸攝夔州府任後仍委管理 從之三  
十三年俸滿入都適本旗勳舊佐領缺出 命承襲仍回四川任  
諭令四川提督董大弼會同辦理郭羅克夷務三十四年七月  
授福建按察使十月調任四川三十六年九月總督德福委辦兩

金川軍務總局尋擢布政使十一月 命督辦四川奏報郵函事務三十七年正月 諭專司驛站八月辦理留路溝一路糧運遲誤部議革職得旨從寬畱任先是總督阿爾泰婪索屬員及派買物件短發價值原任川東道托隆發其罪 諭曰李本身任藩司軍需事務是其專責乃於辦理夫糧及運送火藥等事種種貽誤且於所派辦正印各官不卽委員署理致貽誤地方公事其罪愆已爲不少念其尙屬公過是以仍與姑容冀其或思儆戒改悔今訊出阿爾泰在任聲名狼籍若此豈托隆遠在川東尙能縷析指陳李本與之同城共事最久轉漫無見聞之理李本係藩司大員何竟聽其恣意貪婪不早據實陳奏似此徇情容隱難以復加

寬貸蓄革職一併嚴訊定擬總督富勒渾以本罪止折枷不足蔽辜請畱軍營效力贖罪疏入 諭曰李本果係能事之員辦理軍需川省尙可冀其得力富勒渾何妨另摺奏明朕必俯從所請且可免其罪乃該督謂折枷不足蔽辜請畱軍營效力贖罪名爲加重實則從寬試問枷號之與效力孰輕孰重其理顯而易見此等伎倆豈能逃朕洞鑒乎李本之罪原非必不可宥因富勒渾意在巧爲開脫法司亦不指斥其罪朕轉不能予以曲貸非所謂愛之適以害之耶李本仍著於四川省照例折枷俟期滿後再畱軍營自備資斧效力贖罪以示懲儆旋經富勒渾奏給同知銜在巴郎拉山督催糧運兼稽查要隘三十九年 賞兵備道銜往南路軍



營辦理諸務并准具摺奏事四十年授四川驛鹽道四十一年擢  
甘肅按察使四十二年河州奸民王伏林以邪教謀爲不軌本隨  
同總督勒爾謹擒治得 旨嘉獎四十三年授貴州布政使旋護  
理巡撫是年入 覲奏與雲貴總督李侍堯屬叔姪 諭不必迴  
避四十五年七月疏言督撫衙門需用物件有向外閒購買者但  
身膺重寄事無巨細悉爲羣吏表率家人長隨例應關防不得因  
購取物件出入至首縣中軍各有職事若令買辦物件不惟易起  
逢迎之漸且非整躬率屬之道各衙門原設有買辦名目在各項  
人役內僉充此輩雖賢愚不等而隸名在官約束較易請嗣後督  
撫衙門購辦物件慎選人役公平購辦儻假託官勢累商病民查

出卽從重究處報 聞尋授貴州巡撫十月奏查安湄潭二縣勸  
 民墾田百五十餘畝遵例六年後起科下部議行四十六年八月  
 因拏獲四川峒匪二十餘名辦理寬縱部議降調 詔從寬畱任  
 十月疏言黔省額運荆楚黑白鉛其威甯之榨子廠黑鉛自雍正  
 五年開採以來除二成抽課外餘鉛每百斤給價銀一兩五錢每  
 年辦鉛十萬斤解京供鑄後因出鉛減少與湖南各半分辦乾隆  
 四十年該廠無鉛可運經部議令楚省全數承辦自四十年停運  
 截至四十六年僅得課餘黑鉛百七十九萬餘斤除動支各項及  
 備他省採買外只存一百五十萬斤有零開採年久曠遠峒深加  
 以該處食物昂貴又因餘鉛盡歸官買遂至裹足不前請照滇省

銅務及黔省白鉛例每百斤抽課二十斤官買四十斤通商四十斤  
斤鑑丁踴躍黑鉛可期漸旺得 旨允行四十九年正月卒子侍  
政由參領授頭等侍衛和闐領隊大臣五十九年因病休致

右 國史館本傳

錢琦

乾隆辛未 天子南巡先一年卽頒 聖諭不累民間一草一木  
而兩江總督黃廷桂初辦供張性又嚴急不能仰體 聖意民有  
謫言吾鄉御史錢公據實奏參 天子立召見問汝語從何來公  
云風聞奏事臣之職也所奏不實臣之罪也臣無所辨若問所從  
來臣不敢妄引他人致塞言路 上肆其言黃聞之頗加斂束民  
情大安當是時黃威嚴有 恩眷公卿百僚無敢攫其鋒者聞公  
奏爭來窺覩疑必有謬諤不羣之狀及見公則謙謹和顏弱不勝  
衣皆大驚稱爲仁者之勇枚年十二卽與公同入郡庠交好五十  
四年故知公爲尤深公諱琦字相人號璵沙晚年自號耕石老人

以乙卯舉人丁巳進士入詞林轉河南道御史工科給事中出爲  
常鎮道調江安糧道升江蘇按察使再升四川布政使引見  
上問公家世公奏臣母八十七矣上爲惻然曰汝且去公謝  
恩出未一年調江西再調福建福建雖鄰浙省而多灘河難奉板  
輿公屢思終養以受恩深不敢奏旋奉旨錢琦以京堂補用公  
方東裝又奉旨錢琦有老母在家可卽終養不必來京及服闋  
入都公年已七十有五正思乞休奏臺繕矣奉旨錢琦年力就  
衰著以原品休致嗚呼公以一介孤寒旁無援引而疊膺內外重  
任是非公之所望也養親乞歸是則公之所望而不敢遽陳者也  
皇上於公所不望者用之以盡其才於公所不敢自陳者恩之

以副其意而公遂能事君事親進退寬然以其餘年會書英而聯  
洛社康娛文宴大耋考終今之士大夫如公者有幾人哉然非公  
四十年之積誠砥行上下交孚亦不能格 天如是之深也公初  
生時鄰婦劉氏夢大官張軒蓋抱一兒傳呼入室喏曰誤矣尙在  
左僕俄聞人馬聲嘈嘈都往公家及旦婦來奔告則公已生年十  
五受知於仁和令胡公作柄胡每月集諸生會文公所居渙塘離  
縣署廿里許四鼓卽起從武林城外走西湖長隄候清波門開天  
雨則脫履跣亂石中兩踵血流胡公憐之畱署中讀書未幾胡公  
罷官公益困謀生市墮手一卷偷吟有族叔某哀其志挈以歸命  
卒業焉公自幼攻苦食淡於人世紛華名利視若浮雲每遷一官

得一職自覺過分誓以身報 主恩絕無顧忌常慮不能瓦全賴  
皇上屢稱公謹慎而公亦清而和坦中率真人一望知爲賢者  
所遇大府如升文端公陳文恭公阿公爾秦皆同道爲朋深加敬  
禮卽有一二上游如楊景素輩風趣格格不合然知公素行高書  
生無他腸幸亦不能中傷也臺灣舊例生番殺人地方官處分比  
熟番加重公奉 命巡臺灣有彰化生番殺內地兵民公據實奏  
聞總督而此武員奏與公異 上嚴旨責公覆奏或勸公改前奏  
以順督臣之意公不可曰生番殺人熟番抵命是以人命爲兒戲  
也孰前奏益堅會斷獄者以生番搶去人頭不能定案乃各處剖  
棺借新死人頭以充所殺二十九人之數滿城哀號有謀叩關者

總督聞之慚悔病死新督崔公據實 上聞番案始定而 天子

亦召公還都旋奉 命稽查裕豐倉初莅任卽有番役李五等橫

索倉規公參奏奉 旨將李五枷示並將例設四十名番役盡行

裁革辛丑 南巡有站道旗兵肆橫瓜州公觀察常鎮啟知總督

轉奏 上卽 命公監斬公常自言我雖信理而行然非遭逢

聖明恐一事不能辦而禍且立至矣又常言平生自勉者惟虛心

實力四字以故聞過必改有功不矜集益廣思芻蕘必采按察蘇

州時詢余利弊余陳說十餘條公次第張施吳中父老鈔所張告

示爭相傳播訪貪酷吏二人劾其一而公已遷餘一介某遂得漏

網焉福建災公方議捐振忽譌傳海寇薄城時已二鼓將軍約總



督用兵公不可曰見今城外災民數萬大兵一過必生事端儻有  
寇來藩司可以折箠督之總督意解明日再探果無影響戊辰

上考翰林公 欽取二等第八名以故疊掌文衡乙丑分校禮闈

丙子分校順天鄉試乙卯主試江南皆以得士稱所取錢文敏公  
錢士雲蔣元益三侍郎其最著者也性尤真摯人有誣諉不可者  
面覆之已負諾責則終夕拳拳必踐之而后即安所得清俸葬城  
里二十餘棺雅不喜陰陽佛老家言幼時路遇遠方尼冒稱皇姑  
設法誘眾公戲作檄討之流傳至太守魏公處魏夸公奇童而責  
逐妖尼魏諱定國後爲名臣巡撫皖江者也公見解議論往往與  
余相合余每還杭州先趨公所去春公已殯殍在牀喜余到猶力

疾累語及余起程走別公公五鼓已亡體尚溫未殮余得承表一  
慟方知公愛余雖死尚兩一面以相待嗚呼其可哀也已祖世英  
父承賢俱 誥贈如公官初娶魏氏再娶陳氏子幾人孫幾人有  
徵碧室詩集行世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銘曰

古稱君子世鮮真兮肫肫先生斯其人兮懷文抱質淑厥身兮不  
詭不隨欣可親兮立朝謬謬能建言兮施於四方民懷恩兮飄然  
歸來賦樂貝兮天若私公全終始兮左湖右山供杖履兮子孫繩  
繩如雲起兮銘墓者誰是先生之所喜兮

右墓誌銘袁枚撰

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八

三

李質穎

李質穎內務府滿洲正白旗人乾隆二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四年散館授編修八年大考四等休致尋授內務府司員洊授河東鹽政二十八年奏河東姚暹渠歲令居民挑濬淤墊給發半價民力難支查姚暹渠三年輪修例支銀五千兩請將輪修之費改爲歲修報 聞三十年奏河東本年收鹽配引足額外尙餘三千二百餘石請令各商加謹收存以備歉歲補用 上以鹽斤收存過夏易致滲耗照淮揚之例配用餘引以濟民食更爲妥協 命質穎籌議以聞嗣奏河東前此鹽歉之時曾裁減餘引七萬道見在存鹽積滯請先復三萬道自本年爲始赴部補領給商配運得

旨允行三十二年六月授安徽廬鳳道十月授長蘆鹽政兼內  
務府郎中銜二十五年四月調兩淮鹽政七月奏江都甘泉二縣  
鹽引壅滯請自庚寅綱起以五分留運五分融銷戶部議駁上  
以該處官引節年壅滯新舊積壓不得不設法疏通命兩江總  
督高晉江蘇巡撫薩載會勘高晉等請如質穎所議上允之三  
十七年奏金灣閘下至秦壩天池有運鹽河一道歲久淤墊請借  
鹽課銀挑濬分年歸款上從之復以奏到圖內有於孔家涵口  
門擬建石閘之請命高晉詳勘覆奏尋奏建築石閘於鹽運民  
田均有裨益命如所請行四十年二月遷安徽布政使十月擢  
巡撫四十一年三月調廣東巡撫十月奏向例州縣官本境捕盜

未獲雖獲鄰境巨盜止平加級紀錄不得送部引 見請嗣後令  
該督撫奏明將應得加級紀錄暫行註冊限內將本境逃盜弋獲  
仍許送部引 見逾限無獲將加級紀錄抵銷下部議行四十二  
年署兩廣總督兼管粵海關事務四十三年二月偕總督楊景素  
奏粵東地窄人稠向藉粵西米糧接濟上年兩粵收成俱歉民食  
維艱查湖南江西素稱產米之鄉今招商民分途告糴給發印照  
並咨該督撫轉飭地方官驗照發行其商民之急公多運者酌加  
賞賚得 旨嘉獎四十五年三月調浙江巡撫七月奏築仁和海  
甯汾海柴塘先是前任浙江巡撫王亶望丁憂 命甯浙協理海  
塘工程十一月亶望請於海甯改建石塘十二月質穎入 覲奏

改建石塘後柴塘土塘每歲仍需修葺 命大學士公阿桂偕質  
穎馳驛至浙會同閩浙總督富勒渾確勘覆奏富勒渾尋奏石塘  
外須更築坦水則柴塘可免歲修 上以富勒渾所見復與質穎  
互異再 命阿桂妥議具奏四十六年正月阿桂訪聞杭嘉湖道  
王燧借差浮圖驕蹇不法具疏劾奏 上以質穎身爲巡撫並未  
疏劾且協辦海塘事務茫無定見 命來京候旨二月 賞奉宸  
苑卿銜充粵海關監督四十八年回京時有廣東監生譚達元來  
京控總商沈真川勒派伊弟體元公費銀兩粵省承審各官偏聽  
枉斷 命尚書福康安覆鞫得實質穎以徇隱奪職四十九年復  
命以佐領銜管理清漪園等處事務擢上駟院卿五十四年

休致五十七年質穎年遊八十親見七代五世同堂 賜七葉衍  
祥扁額並 子總管內務府大臣職銜五十九年卒

右 國史館本傳



國朝詩林卷之二

三

喬光烈

喬光烈江蘇上海人乾隆二年進士以知縣卽用四年授陝西寶雞縣知縣九年調渭南縣知縣十年遷乾州直隸州知州十一年遷同州府知府十六年遷山西河東兵備道二十三年遷直隸按察使二十六年遷河南布政使二十七年遷貴州巡撫疏言黔省地處偏遠新任之員往往在途逗遛請嗣後官員赴任中途患病阻滯統以三月爲限如在限外卽有文結仍作逾限議處其引見差回之員照此辦理又黔省各郡苗多民少性情樸魯外來匪徒設法哄誘爲害多端請嗣後黔省拏獲漢奸匪徒應徒罪枷杖者遷回原籍通飭各屬備案如私逃入黔將本犯及窩留之人從

重究擬又以都勻府屬生童向附平越應試見在赴試人多請於  
都勻專設考棚均得 旨允行二十八年五月調湖南巡撫以湖  
南嶽麓書院屋宇淺窄兼年深傾圮請改作增建報 聞十一月  
疏稱洞庭濱湖居民築圍墾田湖地漸就堙塞恐致水勢衝決除  
不礙水道者准其存留餘俱挖開寬口聽水衝刷責成水利縣丞  
州判等不時巡察每年該管州縣巡察四次府二次道一次巡撫  
開年一次察明奏報毋令奸民再行私築 上是之二十九年四  
月奏言長沙協標守城額兵分防州縣並水陸塘汛本屬無多如  
遇鞞靶接至不敷差撥撫標額兵例不派防外汛請將城守營所  
派防守省城庫獄兵五十名改於撫標派守其長沙協原派兵另

派貼防兵少各屬塘汛如所請行九月新甯縣民指控書役舞弊  
知府王錫藩不卽查辦僅發回本縣鎖禁致縣民罷市光烈未經  
參劾又未親往辦理 諭曰知府職在率屬而庸劣無能至此該  
撫僅以參處知縣了事於王錫藩並無一語指劾喬光烈身爲巡  
撫於此等大案卽當減從星速自行督辦庶奸民不致漏網庸吏  
亦知所提撕乃僅卸責監司深居不出其徇庇怯懦實負簡用之  
恩著交部嚴加議處尋以不能防範王錫藩乘閒自縊照部議革  
職三十年正月授甘肅布政使三月卒

右 國史館本傳



馮鈐

馮鈐浙江桐鄉人父景夏官刑部侍郎鈐乾隆二年進士授主事分吏部十年二月補主事四月遷員外郎十月擢郎中十一月授湖南道監察御史十二月奏除漕糧積弊得旨允行十四年授刑科給事中十五年提督福建學政十九年擢貴州貴西道二十一年九月遷按察使二十二年十一月調安徽按察使十二月遷山東布政使二十三年三月擢湖北巡撫四月調湖南巡撫六月因廣東倉平糶缺額兩廣總督陳宏謀奏准撥運楚南穀石鈐議撥常平倉溢穀四十萬石運赴粵東並請速爲買補以充積貯如所議行七月以兩廣總督陳宏謀委員至衡郴湘潭等處買穀恐

致民間米價昂貴奏請於長衡二府屬貯穀內照價即時撥給得旨嘉獎二十四年正月奏湖南長沙府屬之瀏陽縣向設巡檢一員駐劄梅子園地方離縣止五十里該縣北鄉永安市離縣八十里居民稠密好勇健訟請將梅子園巡檢改移永安市更名永安市巡檢又寶慶府屬之武岡州向設州同一員並無專管政務查該州高沙市一鎮離城六十五里居民不下千戶商販絡繹雖隸該州蓼溪司巡檢巡查不足以資彈壓州同駐劄州城實屬閒曹若移駐高沙市一切俱歸該州同查防所有蓼溪司巡檢另行移駐查寶慶府屬邵陽縣之里田鋪離郡城七十里該地為赴省通衢人煙輻輳五方雜處若將武岡州屬之蓼溪巡檢移駐該縣

里田鋪非惟賊匪等項可以稽查抑且該州縣解勘人犯亦得防  
範於地方均有裨益下部議行三月疏稱湖南爲產米之鄉通省  
常平倉共存正額溢穀積至百四十餘萬石將來秋收穀賤本省  
再議採買陳陳相因而勢須撥協之鄰省每當需用之時又未能  
卽受協濟之益請於附近水次各屬常平倉穀動撥三十萬石運  
赴江南平糶 諭曰據馮鈐奏請於湖南各屬常平倉存貯項下  
動撥三十萬石委員運赴江南平糶協濟該省素稱產米之鄉值  
茲米穀充裕酌盈劑虛鄰境封疆大吏辦理正應如是見在江省  
米價甚平秋成亦屬有望尙非急需接濟之時然令米穀流通俾  
各處倉儲充實於地方亦有裨益著傳諭尹繼善令其通盤熟計



該省情形應運至何處存貯以備撥用或不需撥用三十萬之多  
卽畱一二十萬石其餘穀石另行碾米於明歲漕船北上時搭運  
至京如果江南無需此項卽全數運京亦可其自湖南運至江省  
事宜卽著尹繼善咨商馮鈐妥協辦理旋據兩江總督尹繼善奏  
稱江省連年豐稔米價平減無庸平糶各屬倉糧亦上冬採買此  
項米石尙非急需應遵 旨全數運京於明年江浙漕船搭運  
諭曰江南旣無需用米之處所有湖南撥運穀石若必運至江省  
交兌存貯又於明歲漕船進京殊多輾轉著諭馮鈐將此項穀石  
卽於本處碾米於今冬漕船起運時隨便搭解交通倉兌收自較  
簡便尋因湖南額設漕船不敷搭解鈐議將湖北漕船均勻搭配

裝載起運得旨允行會值浙省歉收浙江巡撫莊有恭奏請動撥公項銀兩委員赴江廣採買米石上以楚省有應行搭運赴運米十五萬石命就近兌交浙省委員領回備用又諭曰據馮銓所奏湖南常平倉尙多溢穀且有節年加買穀石若干楚省附近浙省水次各屬倉穀內再行酌撥一二十萬石合前運米石自足敷該省接濟之用而於產米本地民食市價均不相妨最爲妥協該督撫等可卽彼此會商以濟公事嗣因浙省止需二十萬石旋卽照數兌交委員領運回浙四月奏湖南郴桂兩廠向計產鉛十六萬斤近年出產漸微請於例買黔省白鉛二十萬斤外增帶二十萬斤以備缺乏嗣後仍祇運常例之鉛毋庸加帶上允

之二十五年三月奏苗疆知府同知等缺向例五年俸滿題升嗣請於五年俸滿後覈其政績可觀地方安謐者保題以升銜註冊俟再滿三年卽行升用但查苗疆人員旣寬以八年之限向例祇用附近應升之缺恐久任賢員轉不如腹地人員升遷之速請嗣後苗疆應升之員無論附近及應題應選應請 旨之缺俱准升遷下部議行二十七年十月調廣西巡撫二十八年四月奏粵西幹盧二廠開採年久出鉛漸少請令湖南仍買黔鉛不必赴粵西購運至粵東一省需鉛無幾仍令赴買 諭曰各省鼓鑄錢文並需鉛斤應用該撫雖因該省廠鉛稀少奏停湖南採買而以同一總督所轄之廣東則又仍聽購運未免意存畛域所奏殊未允協

且摺內稱將楚南二十八年所需白鉛二十萬斤停其買運是湖南需鉛卽在本年此時諒已委員赴粵又豈可聽其徒手而回致誤該省鼓鑄耶著傳諭馮鈐與陳宏謀彼此會商通融籌辦將見在所存廠鉛酌量配給務令兩省鑄局均無貽誤至幹盧二廠見在出產無多或可於該廠之外設法相度再爲開採使鉛斤益加充裕更爲妥協尋奏稱粵西本省鉛局歲需白鉛及應備湖南廣東二省採買每年需得鉛七十萬斤方可源源接濟見在幹峒盧柳二廠開採年久所出遞年減少查二十七年湖南採買粵鉛委員甫於本年正月內自粵起程運回是湖南二十八年所需鉛斤尙可無須採買至廣東所需鑄鉛若令一併停買則須委員前赴

漢口採買既覺路遠費繁且爲數無多粵西尙有局鉛七十萬斤  
可以緩買見接淮湖南巡撫陳宏謀札稱湖南鑄局尙有積存白  
鉛一百五萬八千餘斤可供三年之用本省尙有可開之礦自此  
以後不須採買粵鉛二十八年買鉛之員尙未起程等語除將廣  
東所需鉛斤仍照原奏令其赴買並飭各廠員加意督率廠工人  
等盡力開採毋得透漏以冀礦砂復旺並令該府縣相度形勢於  
該廠之外另尋砂苗設法開採報 聞八月奏廣西潯州府屬之  
賈縣桂平二縣額糧撥解左江鎮標協營兵食尙俱係煮熟穀米  
緣該二縣地氣潮溼生米貯倉一經夏月易黴蛀但穀經煮熟米  
必味淡力薄自不若生米之力足而味甘請將貴縣桂平自本年

爲始照各屬一律改徵生米民情亦便 從之三十年三月調湖南巡撫十一月調安徽巡撫三十一年十二月奏安徽廬州府屬合肥縣爲南北通衢一切解餉解犯絡繹不絕委護員弁有顧此失彼之虞請將廬州府照磨移駐合肥縣之梁園地方其照磨事務歸府經辦理尋部議裁照磨改設巡檢一員駐劄梁園 從之三十二年十月奏常平倉穀遇有動用例應隨時買補安徽一省自乾隆二十六年後節次災賑動用及蠲免民欠口糧籽種共缺額六十餘萬石除買補外尙缺五十萬石本年潁州府屬秋收豐稔已撥司庫銀分發各州縣採買查本年安省沿江地方間有偏災未經遇水各屬仍屬豐收見在含山縣之運漕桐城縣之三河

各鎮米穀聚集價值平減未便因偶有成災拘泥停買得 旨嘉  
獎三十四年二月 諭曰據馮鈞疏參太和縣知縣郭世誼將重  
價購買之妾餽送幕友史緯義而史緯義即係該管之潁州府知  
府史爵璠之族叔該縣巧爲逢迎該府有意徇庇業經降旨一併  
革職嚴密究擬並諭馮鈞據實查辦又 諭曰馮鈞題參太和縣  
知縣郭世誼蕩檢不職該管之潁州府知府史爵璠縱庇劣員一  
疏史爵璠身爲方面大員乃令族叔在所屬署中作幕是其上下  
通同逢迎挾制請弊皆所不免此等惡風斷不可不嚴加懲治該  
撫馮鈞平日豈毫無間見何竟不早爲參處直待史爵璠告病詳  
請解任後始以一參塞責外省徇庇屬員陋習每遇劣跡彰著尙

欲爲之設法。其全卽或知其事。萬難掩覆。不得已始以一挂彈章藉名整飭。而其實不過隱售化大爲小。化有爲無之術。此等伎倆豈能施之朕前。馮鈐辦理此案。有意取巧。故於事後糾彈。藉以掩其前此袒庇之咎。此而不加以嚴懲。則督撫等益以漠視察吏爲得計。誰復知所警畏。馮鈐著交部嚴加議處。復詔解任聽候部議。旋議革職。發往軍臺效力。尋贖罪回籍。三十五年八月恭遇六旬萬壽。鈐赴闕祝嘏。特與按察使銜。十一月卒。

右 國史館本傳



臣等謹將奏稿繕列

卷五十一

三

荆楚

子羈滇池永北劉生澍涉千里從子游將告歸以其大父方伯公傳請子按其狀甫欲爲之旋以他事牽去輒止如是者數四後生以書來趣復取所狀反覆閱之因歎與公同時起邊隅錚錚有鋒棱者傅公爲訖李公因培李公屢視浙江學收召知名士極盛無不爭道李公夫道之傳之二者相較道之不難傳之不易傳古尙易傳當代之賢人君子頗難蓋地勢之懸同時不得追隨相習迨於其後僅據所狀以徵言卽狀中稱美而其中有甚美者往往格於牽制不能直書僅憑狀以文之如書履歷手版何取於傳爲此所以再四繙閱泚翰躊躇也謹按狀稱公諱慥字君顧號介亭以

拔萃科貢國子乾隆丙辰舉順天鄉試時年三十歲旋成進士入翰林授編修與修一統志出守順慶移重慶艱歸起復補曹州調蘇州歷淮揚常通道福建按察使河南山西布政使屢行巡撫事以勤官得疾歸七年而卒年六十一狀中所紀官階知遇頗詳而挈其有關係者二事足以傳公始公居永北三面皆金沙江江民累淘金課其來久矣公爲諸生時傷其累思有以蘇之及爲庶常因進書次白於上卽爲減課之半夫雲南金課之病民勝國爲甚當其時大吏爭之羣公爲論說暢之卒不能得公以草茅新進之臣忼慨直陳於殿陛數百年之累遂輕想見我朝之勤恤民隱無微不至而公之以忠誠自結於上者先自於此其守曹

州也會 上南巡 召問郡事公以開濬河道四十八條繪圖呈進  
上大悅謂公忠心誠爲今之賢守曹州簡小不足盡所長乃移  
知蘇州自是歷監司分藩行巡撫事皆自於此此尤政治之大者  
顧四十八條中狀未詳述無從指敘以著公經濟之閎通爲萬世  
之永利昔漢史之傳王景於循吏也詳著其爲府掾時修浚儀渠  
修汴渠之法以爲後世式景後官日尊敘他美政俱從所略蓋史  
法輕重之體也當轉寄澍檢出原奏以補之公一子名裔彥亦舉  
順天鄉試卽澍之父也見在籍公之夫人何氏賢敏有高操後公  
數月而歿孝廉君亦有狀以述其懿徽云

論曰雲南通志所載漢三國人物數人混蜀黔而紀之未遂見爲

雲南人也五代唐宋元不見有人自明而來人物頗盛如方伯公  
同時諸公皆錚錚然其歿也或有狀或未著於狀卽狀中而寤於  
牽制不詳書者多在以意會焉

右傳檀萃撰

國朝書獻類微初編卷百七十九目錄

疆臣三十一

楊景素

愛必達

程燾

秦勇均

徐垣

李湖

鄂彌弟鄂嵩

輔德

--	--	--	--	--	--	--	--	--	--

155-238

國朝書牘類徵初編卷百七十九

通奉大夫前著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編臣三十一

楊景素

楊景素江南甘泉人由監生捐縣丞乾隆二年發直隸河工效力三年補蘇縣縣丞十一年擢交河縣知縣調清苑歷知磁州天津府保定府十八年授福建汀漳龍道二十三年調臺灣道三十年授河南按察使三十五年擢甘肅布政使尋調任直隸 命隨尙書裘日修查勘隄埵各工嗣因失察雄縣知縣胡錫瑛侵蝕災賑命交部嚴加議處尋議革職 諭從寬免但案關劣員乘災舞



國朝三才圖會卷之二十一  
弊非尋常失察可比所有革職畱任之案俟八年無過方准開復  
以示懲儆三十八年 賞戴花翎三十九年山東賊匪王倫滋事  
命景素於各站酌備車馬更替經理合宜 上嘉之先是賊匪  
於臨清北水關以往泊糧船結浮橋 上慮賊偷渡直隸境 諭  
景素帶兵防燬浮橋至是以拆橋殲賊入奏十月擢山東巡撫疏  
言保甲事宜一牌頭稽查十家飭地方官秉公赴鄉抽驗一門牌  
書明戶口姓名備查一僧道照民戶例編入一店鋪立簿填註客  
商名姓一戶丁遷移增減按月稟報再行編查勿委胥役一道府  
分年巡查一開列每保戶口總數以歸簡易一查開兩邑分界以  
免推諉一飭牌頭甲長專司稽查保甲疏入報 閱四十年奏請

揀京城健銳火器營遊擊都司等發山東專司教演 從之四十一年三月 上巡幸山東 賞黃馬褂四十二年正月奏言汶上縣境至宋家窪舊有引渠之道南入趨王河達南陽昭陽二湖因舊淤墊窪水停流民田被淹今議自牛鼻潭起至嘉祥縣鄭家橋止將渠身挑濬河底挖深三尺又黃姑閘金門狹窄挑月河一道使分流閘外再挑支河二道各長二百五十丈窪底之水盡引入渠其引入渠河處河水旺渠水弱應於白蓮花寺開支河一道俾渠水直達鄭家橋入河歸湖所挑各河俱以寬二丈三尺爲度上嘉之下部議行擢兩廣總督四十三年三月調閩浙總督疏言調劑鹽商事發本養竈賈以恤窮丁下部議行十二月疏言乾隆

二十四年杭嘉湖三府歉收前督臣楊廷璋奏撥臺灣倉穀十萬石招商運浙糶賣今因江西湖廣被災外販罕至浙西應需接濟但北風盛發臺灣遠難到浙請於福州福甯興化泉州四府屬倉內共撥穀十萬不論商賈糶買聽在嘉湖一帶糶賣仍飭臺灣俟南風汛起按數運還四府補倉其買價酌定每石七錢九分繳貯浙省地方官給聯二印照交商赴閩領運閩省地方官驗明後截一將穀發給餘一給該商回浙繳銷應需船隻水腳等費聽商自備無庸動款開銷得 旨嘉獎四十四年三月調直隸總督十一月直隸布政使單功曜病歿景素請以道員尙安于易簡二人內簡選一人補授得 旨于易簡爲大學士于敏中之弟誰不知之

楊景素何遽爲此奏耶至尙安雖屬能事然在直隸未久究爲生手其舉尙安在前者意在于易簡也楊景素著嚴行申飭十二月故 詔贈太子太保尋 賜卹如例四十五年四月兩廣總督巴延三奏景素操守不謹復奏獲沙灣盜犯訊出石碁汛水陸弁兵尙有得贓縱容情節俱在景素任內 諭曰楊景素前任直隸總督時已聞其簠簋不飭甫欲查辦而彼業已身故倖逃法網今沙灣等處劇盜盤踞肆惡總督責在緝盜安民乃楊景素竟若罔聞貽害地方若不嚴行懲儆何以共知炯戒著交薩載查明江南有河隄城垣等項工程應需修葺辦理處卽罰楊景素家屬承修四十九年三月 諭曰前據福康安查辦粵東歷任總督派令商

國朝言行錄卷之九 卷之十一  
總捐貼公費一案楊景素在任未及一年用至六萬餘兩之多其  
借端婪索侵貪入己情弊顯然及調閩浙直隸任又復不謹廉隅  
用招物議因其已故不忍追治其罪僅就令伊齡阿前赴揚州將  
楊景素原籍財產查抄賠抵官項昨據伊齡阿查明田房什物等  
項約共值銀二萬一千餘兩楊景素久歷外任貪黷營私其原籍  
貲財必不僅有此數楊景素之子楊炤見任兵部主事本應將其  
京廩財產查抄入官但念楊炤在京不無日用之需加恩免其查  
辦至楊景素在兩廣總督任內所用商捐銀六萬餘兩未便任其  
懸宕自應照數繳出解交浙省以備海塘公用楊炤呈請限四年  
分繳五十四年四月戶部以炤逾限未完請革職監追 命再賞

限十年令其陸續完繳十一月 諭曰湖北近年以來吏治闒茸  
地方大吏於鹽務匣費任意染指濫觴已極福建吏治亦復廢弛  
營伍毫無整頓以致海洋劫盜頻聞釀成林爽文滋事巨案朕詢  
訪輿論僉以爲湖北情弊起於陳輝祖福建則起於楊景素伊二  
人受朕厚恩用至總督不思潔己奉公實心任事致通省官吏貪  
黷懈弛相習成風今伊二人俱已物故而其婪索所得貲財伊子  
等又得捐納官職以爲進身之階此等昧良負恩之人豈可任其  
子孫復登仕版若不從嚴示懲何以儆貪玩而飭紀綱所有陳輝  
祖之子陳山崑楊景素之子楊炤俱係捐納主事均著革職發往  
伊犁效力贖罪其餘如有職銜俱查明斥革一槩不許出仕以爲

大臣貽誤地方者戒五十九年七月 恩命釋楊烜回籍

右 國史館本傳

楊敏壯公捷以功 賜籍揚州今爲甘泉縣人敏壯生湖北驛鹽道懋紹懋紹生古北口總兵鑄鑄生三子長景震嘉興府知府次景達陝西波羅協副總兵樸園名景素其季子也爲叔父象州知州以牧後幼多疾骨立貌孱弱不揚然負大志不好章句項後生一瘦一日自割去語人曰多此肉殊礙挂珠且令俯以見人非壯夫也貧不能自給就江右道幕稍積餘資援例捐縣丞乾隆二年投效直隸河工以才爲河道忌嫉將笞之公卽躍馬馳去投河帥愬曰景素功臣後有罪宜殺不可辱且陳河渠利病帥奇之三年

補謹縣丞八年升交河縣知縣邪教民據新家庵愚民爲之惑公廉得械其人燔其經典神像以其地爲義學十二年升磁州知州十四年授天津府知府晉清河道丁本生母憂服闋補福建糧驛道調汀漳龍道漳浦縣奸民蔡榮祖謀叛公親督員役率營卒擒之伏誅二十三年調補臺灣道臺灣東界崇山山內爲生番所居山外平埔定爲界內界外內漢民墾種界外故爲熟番之地生聚日眾界內之民侵展禁限熟番地日促而漢民地漸近生番旣與熟番構釁生番亦乘間焚殺漢民公按界掘深溝築土牛以爲之限請令熟番薙髮畱辮以別於生番永杜假冒先是游民充膺通事社丁設立大通事多爲不法公令社番內通曉漢語者充當



通事革退漢人之充社丁者往年修造戰船入山採木工匠置寮  
廠每一人率小匠百餘名騷擾與生熟兩番爭鬪戕殺公釐治之  
諸弊悉除二十五年正薦卓異補授汀漳龍道巨盜黃薦等九人  
肆毒害民莫敢擒捕公生致之伏誅三十二年升河南按察司使  
三十五年授甘肅布政司使調直隸布政司使三十九年山東妖  
賊王倫以清水邪教煽聚亡命陷陽穀壽張堂邑犯臨清州大學  
士舒公赫德率勁旅剿之 天子念景素將家子必知兵 特旨  
命分守河西遏賊不西逸公立詣制府周公元理請兵時周公屯  
故城給兵千二百人夜與賊遇公曰賊眾我寡兵新集未可與戰  
天子命我守河西銳不可失下令熄火踰伏伺其過乃潛渡河

屯西岸公度兵寡弱未足以禦馬上望數里外高屋問何地服曰  
回人禮拜寺公喜曰可矣大呼曰吾軍中有回人爲將卒者乎有  
把總自隊中出曰把總回人也公禮接之曰賊眾我寡兵新集恐  
不足以禦君之黨忠義素著盍糾結子弟爲 朝廷殺賊亦建功  
立業事也把總曰諾卽入其禮拜寺得二千人勇氣百倍軍威遂  
壯穆維者健卒也夜巡浮橋口見岸東昏黑無人聲獨持刃潛過  
橋見一賊臥礮下斬之夾其礮斷橋索而返以人頭繫刀上樹而  
呼於營曰吾殺賊矣橋可奪也眾應起立焚浮橋賊趨至斬賊數  
百人賊不能西逸竄入舊城以至於滅方公之將督師也舉家驚  
懼老幕客邵姓者素豐其餼至是辭去奴僕一夕散竄十數人惟

一幕客二奴從之實所薄者也公臨行謂家人曰我將家子平日以不死疆場爲恨不幸死於賊亦先將軍之榮也至是竟以堵賊得功賊平擢山東巡撫四十一年 皇帝東巡幸臨清燬橋斷路處及逆匪竄據之汪家大宅公陳述剿捕狀 上大悅公請改臨清爲直隸州 許之升兩廣總督擒獲巨盜劉阿起嵩高新尹起明等調閩浙總督入 覲過揚州省墓先是伯兄以事謫守北路軍臺仲兄統兵巴里坤公方赴臺灣道任重洋絕塞路隔萬里而年皆六旬外至是兩兄皆在籍聚於舟中飲酒笑樂追維離別各歛歔泣下相去蓋十餘年矣四十四年調補直隸總督卒於官年六十九加 贈太子太保 賜祭葬

焦循曰樸園本末余聞之竹廬都尉都尉嘉興太守孫也樸園子  
炤字鑑亭亦善余有二子先鑑亭卒故樸園遂無後朱生者黃珏  
橋市人也嘗從樸園樸園巡撫山東時朱偶歸市有賣氈笠叟東  
阿人朱以其爲樸園部民氣陵之叟憮然曰楊撫軍方面才也妖  
賊遽起儻西逸則蔓延不能卽平撫軍守河之功偉矣然治齊以  
來以驕臨民天子能好人亦能惡人恐不能以功名終君從撫  
軍遊宜以慎約相勉今居里中尙假威勢嚇旅人耶朱默然汗下  
思叟之言非常人明日蹤跡之不知所在

右別傳焦循撰

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一

愛必達

愛必達鈕祜祿氏滿洲鑲黃旗人父音德官領侍衛內大臣自有傳愛必達由生員考補筆帖式乾隆二年襲勳舊佐領四年授吏部員外郎遷郎中九年署江蘇布政使兼管織造及許墅關稅務十年授貴州布政使十一年擢山西巡撫十二年二月奏言義倉較常社二倉更爲利用便民晉省社穀三十七萬四千餘石義倉僅萬八百餘石緣社倉出自鄉民委積義倉必俟殷戶捐輸晉屬省南土沃人富省北地瘠民貧地利不同而州縣官心力不齊果銳者恐鄰抑勒庸懦者又失退阻是以捐貯無多臣思州縣身膺民社紳士誼切桑梓誠以至誠惻怛之心動其睦婣任恤之意敦

不樂從且捐粟得邀獎敘更當踊躍臣與藩臬二臣董率鼓舞無  
抑勒無退阻實力奉行以裕倉儲報 聞六月萬全安邑刁民聚  
眾抗官欽差大學士公訥親往勘訥親劾愛必達措置失宜釀成  
重案時值祭典自陳 詔革職七月署江蘇布政使十三年擢浙  
江巡撫旋調貴州巡撫 特詔節制通省兵馬十四年正月奏言  
黔省狎苗遇歲時伏臘及昏葬諸事輒用巫師徹夜祈禳名曰求  
福民間每歲三月朔日起初十日止什百成羣會集寺觀祠壇齋  
戒禮拜諷經名曰朝斗又每歲秋冬募化布施至次年四月懸旗  
誦經名曰開旗或於浴佛日高座宣偈老幼男女稽首環立名曰  
設法凡此雖無聚匪之心實屬邪術之漸臣通飭嚴禁違卽查究

使漸革心以正風俗十月奏思州府之大攔山距府五百里由大攔山二十里至偏刀水屬施秉縣距縣二百三十里俱請改隸就近之龍泉縣至偏刀水之上大都上壩劉家寨劉家山雪冷坎赤巖底河壩大都中下二壩迎仙峯諸處偏刀水右二里許上株樹偏巖再五里許泥壩橋諸處錯入鎮遠石阡思州平越思南五府施秉湄潭二縣與偏刀水地方聯屬民居不過數十戶亦請歸併龍泉縣以便直通大攔山又施秉之煤水溝距縣更遠去湄潭止三十餘里落屯又界在偏刀水煤水溝之中均請不歸湄潭并請於偏刀水設汛一撥石阡營外委把總一兵二十駐防九月奏增貴筑縣縣丞一裁布政使照磨一均下部議行十五年七月奏黔



省通川諸處崇山大箐僻徑四出啣嚙販棍出沒爲奸查遵義府屬桐梓縣南距府城百里北至四川綦江縣界百四十里東北至南川縣界二百里最爲扼要原設十八塘嗣裁其十今腹裏七塘毋庸復設其二坡溝七陣溪木交口三塘荒山野箐路徑甚雜應仍設再凡通川之路如湄潭縣屬之狼渡麻子壩牛渡河應增塘三仁懷縣之羊腸壩應增塘一放牛坪應設隘一綏陽縣之鄭場遵義縣之右子臺及石壁莊各應設塘一十塘二隘聲勢聯絡於緝匪安民有益得旨准行十月調雲南巡撫十六年六月疏言滇省銅廠向係豫給鑪工戶工本抽課外餘銅儘數交官抵還原本但廠欠例無處分是以積欠纍纍請自乾隆十六年始除小廠

照舊辦理餘悉照鹽課例按一年領發工本銀數扣作十分於奏銷案內分別實欠議處果係逃亡赤貧方許報明查豁九月疏言滇省委員解運京餉銅報銷運腳相沿陋例必俟本年承運官俱回彙總報銷年分積久運員積多其間升遷事故人亡產絕在所不免卽浮溢覈減往返咨追徒延歲月臣見將各運照滇省運鉛例逐加較覈分別題咨定爲章程以免懸宕至沿途應用夫船例由布政使給印簿會同地方官雇用如有浮冒著落會雇與承運官分賠十七年正月疏言京城及近京各州縣五方雜處往往寄籍得官眷屬產業毫無所有遇咨查之案輾轉經年終歸懸宕請敕下順天府尹直隸總督嚴飭各州縣嗣後無論正佐應選出

結時實係土著方准結送儻無房產眷屬卽令赴原籍出結報部  
庶詭冒可除十月疏言鄧川州彌苴河爲浪穹縣甯河三營鳳羽  
諸水所匯歸河身淺窄兩岸沙隄河高於田且入河水口兩山夾  
聳阻水逆流則倒灌浪穹夾沙直下則泛溢鄧川每年水減時於  
浪穹上流築壩設閘使甯河涸出兩州縣照所轄分任開挖壩閘  
均在浪穹界建拆啟閉亦浪穹主持而應挖河沙浪穹僅數里鄧  
川至四十餘里若築壩過遲放閘過驟鄧川卽無所用力臣議嗣  
後二州縣於未開印時關移定議務於正月望後築閘至閘口啟  
閉田多水深之年則辰開酉閉者七月晝夜通開者三月雨少水  
淺之壩閘先聽浪穹專司委員啟閉照界挑挖工竣移交鄧川必

於四月望前疏濬濶深卽遇春雨多浪穹河漲應洩亦必關會辦理不得歧視勒石河干遵守均下部議行二十年署雲貴總督二十一年三月奏言東川府北有地曰蔓海前督臣鄂爾泰招民開墾別開三河但地無水源雨少卽不敷灌田查府西南以擢河源出金沙江水頗大四時不竭若引注蔓海則三河水常充足允行旋調山東巡撫十月以明春 聖駕南巡於濟南府玉泉山及德州恭建 行宮奏入 諭曰成事不說何必如此非朕所喜也是月授江南河道總督二十二年正月調江蘇巡撫三月 上南巡 賞花翎黃馬褂 御書宣績三吳額 賜之六月擢雲貴總督二十四年劾古州鎮總兵唐開甲執謬徇私降遊擊二十五年

正月劾雲南布政使傅靖嗜酒誤公奉 旨發往葉爾羌效力贖  
罪五月劾楚雄鎮五諾錫狂妄乖張違例乘轎下雲南巡撫劉藻  
審實革職柳號期滿發往伊犁二十六年四月調湖廣總督初總  
督蘇昌密劾湖北巡撫周琬至是 上命愛必達秉公體察因奏  
琬遇事偏執故與蘇昌掣肘 詔革琬職赴巴里坤效力八月署  
湖北巡撫十二月奏石首監利枝江潛江四縣有荊州駐防八旗  
馬廠係康熙年間圍築民人亦於中採捕閱久相安後生齒日繁  
陸續開墾升科旗民互競今勘牧廠南北五六十里東西二百餘  
里約計地六萬三千餘畝鑲紅鑲藍二旗築有界址毋庸議鑲黃  
等六旗有曾勘給民人熟田柴山二萬三千八百餘畝及乾隆二

十四年押令歸廠田五千餘畝均無礙收放應仍給民管業惟正  
黃旗廠內有月牙湖熟田百四十七畝在廠中央應歸旗至廠內  
柴山湖地每年二三月聽旗營牧馬餘月蘆草聽民刈採廠旁每  
半里築土墩一爲界 從之是月又言湖北武昌金沙洲蕎麥灣  
一帶原建石岸土隄前督臣蘇昌請改修石隄臣按其地當江水  
頂衝隄脚屬沙土石塘旋修旋圯應仍築土隄如議行先是湖北  
歸州盜張洪舜張洪貴兄弟夥劫州民李作棋家知州趙泰交獲  
犯解司按察使沈作朋疑誣委知縣陳銓陳文樞嚴審銓等阿作  
朋指言洪舜等非盜巡撫周琬覆審遂釋盜謂作棋及保正袁志  
芳爲誣擬充軍作朋復與布政使亢保會詳擬趙泰交流吏目夏

念祖徒宜昌府知府佛保住革職未幾洪舜等復劫州民趙啟賢家知州秦鏐同遊擊李華把總李雄奇獲犯及贓並以洪舜等前實劫李作根家稟愛必達及上司時作朋已遷布政使按察使高誠勸令檢舉作朋不荅且欲翻後案承審知府錫占知州單言揚復阿作朋而愛必達及巡撫湯聘宋邦綏知前案冤亦阿護不卽決以故案久懸二十八年洪舜婦犯姦贖達刑部部臣以所供洪舜洪貴名與前案同而後案久未報摘以 聞四月 命侍郎阿永阿河南巡撫葉存仁往勘並 敕愛必達邦綏覆奏至 嚴旨切責 詔愛必達邦綏解任來京作朋誠錫占俱革職交阿永阿等審擬五月阿永阿等得狀奏 聞愛必達邦綏俱革職洪舜

洪貫卽正法作根志芳省釋鑠擢知府華調引 見雄奇拔千總  
佛保住秦交念祖俱復官念祖仍以應升缺用時楚中旱 詔至  
大雨尋發愛必達往伊犁自備資斧效力贖罪逮琬下刑部獄聘  
言揚銓文樞並革職交阿永阿等審擬六月 召阿永阿押犯來  
京併逮愛必達 諭曰阿永阿等奏審沈作朋等縱盜冤良各供  
情一摺其上司之枉斷迴護屬員之觀望迎合種種有心欺飾皆  
不出朕所料至愛必達在滿洲世僕中尙屬可以倚信之人朕前  
降旨將伊革職發往伊犁效力贖罪尙以不過爲沈作朋所愚始  
終徇庇因姑示薄懲耳今閱阿永阿等所稱愛必達於接到秦鑠  
獲犯詳稟逐加批駁並飭臬司委員另審及沈作朋謁見時言及

歷代通鑑輯覽 卷百七十九 編臣三十一

三



此案聞愛必達有就案辦案及此案係臬司之事伊必管之說沈作朋遂堅心播弄希圖消弭前案而委員錫占等亦遂承順意旨扶同玩延是此案之釀成冤獄沈作朋錫占屬罪魁而承審各員之觀望實愛必達有以啟之其朦混欺罔在他人已屬罪無可追今愛必達敢於爲此尤出情理之外而非朕能逆料者矣七月

上親鞫 敕行在太學士九卿擬罪 諭曰沈作朋等縱盜冤良一案經阿永阿葉存仁審明各情節具奏竟係湖北通省前後之督撫藩臬上下聯爲一氣始終扶同公行欺蔽坐致奸盜久稽顯戮良民冤累經年爲通省人民所共憤而有莫敢爲之舉發昭雪者似此肆行罔上實爲從來罕見之事是以令將沈作朋周琬愛

必達等官犯提至熱河親加研鞫據愛必達供實係辦理錯誤若因後案發覺再將前案翻改惟恐有礙顏面所以未經推求此則復成何語朕初以李作棋家被盜一案愛必達爲屬員朦混咎在情懂是以僅予革職發往伊犁效力贖罪既經查出趙啟賢家盜案秦錄原報詳文愛必達輒將詳內無關緊要之處逐層批駁則是有心迴護矣愛必達身爲總督欲自顧顏面竟置奸良不問見經審出實情身罹法網顏面更復何在愛必達爲滿洲世臣乃負恩欺蔽至此其罪尚可道乎周琬前爲刑部司員頗稱強幹今於此等緊要盜案惟聽信沈作朋之言扶同徇庇既經親自提訊仍任盜犯狡翻轉將趙泰交參劾其朋比爲奸情罪已屬顯然至其

任性乖張亦幸而未與後案耳設令仍在巡撫之任其堅護前非存心枉縱更不知何所底止親鞫之下周琬已俯首無辭至沈作朋縱盜冤良於前阻撓於後始終釀成冤滯實爲此案罪魁且見供失入強盜關係四命若失入事主罪止軍流夫宜誅之強盜四命何妨不宜罰之冤民一家已破設司臬者皆如此存心閭閻尙得安居乎錫占係知府大員專委承辦重案及有意遷延致沈冤積年未白陳銓陳文樞單言揚等逢迎鍛鍊均罪無可貸但究係受上司挾制覈其情罪與沈作朋周琬有間高誠明知前案冤抑乃辦理巽輒不卽據實具奏實爲庸懦無能將此通諭各督撫知之擬上 詔愛必達絞琬斬俱監候作朋斬決錫占言揚銓文樞

俱陵巴里坤當差邦綬聘爾湖北罰修隄工亢保及轉審各員處  
分有差高誠已革職免治罪 諭曰湖北盜犯張紅舜等前後兩  
案承辦之上司屬員種種扶同欺蔽實爲情理不容歷年罕見之  
事朕之所以弗憚諄諄告誡者不特爲楚省整綱飭紀亦爲各督  
撫提撕警覺耳國家立法弭盜所以安良乃沈作朋輒將賊真犯  
確之盜立意縱脫轉至冤累良民及後案復發仍輾轉護非並欲  
消弭前案天下豈有甫經開釋之盜旋即夥劫敗露而仍疑前案  
之非真者此雖三尺童子亦知其斷無是理乃轉於此吹求駁詰  
是誠何心若論反坐常例未的決者每問官得減等比擬此在州  
縣微末之員偶爾舛誤或可依例稍存末減若督撫藩臬爲地方

倚任大僚案情由其覈定乃敢上下聯爲一氣掩蔽欺朦幾至覆盆莫白況事主李作棋等冤累經年一家已破豈得復借決與未決爲解免之詞伊等之縱盜冤良鉗制屬員朋比爲奸天下所共知本不待更訊所以親加鞫問者特示嚴懲以申國法而抒民憤且使天下司讞者知善良不可濫冤讞贖不容淆亂於明罰敕法之中寓懲一儆百之意昨訊沈作朋供強盜關係四命事主罪止軍流此語尤爲喪心病狂夫審理盜案亦止論贓盜之真確否耳既已真確則按律行誅法所應得若無辜之百姓雖一笞一杖亦不容妄加何得較量科罪之重輕槩置黑白於不問朕於各省臬司陛見時每剴切訓諭及之初不料沈作朋竟借口人命攸關轉

以縱盜寃良爲得計甚至趙啟賢家被劫深以前案事主坐罪爲鑑不敢赴控若非秦錄之立時獲盜起贓稟詳切實則強盜得以肆行無忌閭閻尙可安居乎且秦錄及遊擊李華獲賊盜時當入盜犯之家先令捕役脫衣搜檢以防他日栽誣地步正以愧前案枉縱之上司而伊等猶不知恥仍欲售其朦朧消弭之故習不畏功令不恤人言公行欺罔若是此而不爲之整頓地方尙有何事不可爲乎此後各督撫藩臬俱當觸目警心共知鑒戒毋蹈覆轍將此通諭中外知之十月 命釋愛必達及琬發往伊犁效力贖罪派副都統觀音保卽日押往 諭曰愛必達周琬論律均無可原朕覈其成讞則愛必達之責尤視周琬爲重蓋伊身任總督當

後案發覺時知州秦鏞已詳悉具稟愛必達何難據實檢舉卽有處分亦不過革職畱任凡爲督撫者亦所常有而前案卽可剖雪彼沈作朋復有何伎倆敢於力遂前非乎總由愛必達迴護之見一成不變轉將稟詳斥駁以致湯聘宋邦綏等從而附和迎合勢不可解是釀成欺罔伊安得不爲此案罪魁其所以如此迴護則以前案始陷於不知終難於自檢實因周琬承辦前案始終不令佛保住往見總督爲朋比沈作朋縱盜冤良罔上欺公之禍本而後案則周琬實以離任未預其事然任其乖張之性卽令在任堅執謬迷將不知作何究竟雖然此乃誅心之論彼究未見之施行也朕凡遇臣民細微功罪尙不冝稍有苛濫而況曾經任用之大

臣愛必達之罪實爲法所不宥但念愛必達出自勳舊世家伊兄  
策凌以軍律已創重譴道死於兵誦親以軍律亦先早正國法今  
若復將愛必達正法心實爲之不忍伊兄弟五人並躋通顯先世  
當有隱德至其兩兄並取大戾而愛必達重罹國憲被種孽必更  
自有因此則非朕所知矣特其罪究與軍律稍閒是以法外矜宥  
朕當先謝不能執法之咎今於愛必達旣爲恩施豈復過責於周  
琬耶將此通諭中外知之三十一年釋回三十六年故

右 國史館本傳





程燾

公姓程名燾字九峯號雲軒系出新安之臨溪六世祖士麟遷杭州艮山門外之篔簹鎮公生而孤露家極貧持缺盜盛淖糜母子分以療飢以戊午舉人補中書軍機處行走遷武選司主事引見以御史用出爲甘肅洮岷道奏母老改江南驛鹽道遷安徽按察使再遷布政使調陝西巡撫湖北剪辦獄起仍降江西布政使補太常寺少卿以病免公性樸直粵曳任氣有所懷雖權貴前必達其意任兵部事察軍機處倬直之期傅忠勇公語人曰九峯久不來想戀兵部耶如彼處樂可不必再來軍機公聞之怫然曰兵部軍機皆國家事相公不當分畛域之見程燾才拙僅能料簡一

處無分身法卽遣人往軍機處取直宿行李忠勇公笑曰人言九  
峯巖九峯又巖耶然其言甚正蓋爲我婉留之同事者再三云公  
始往公嘗言世之論仕者有二失焉其一以爲功名可力取也於  
是通苞苴事造請以求之其一以爲功名不可以力取也於是玩  
時愒日而百事廢焉不知不可求者官也不可不求者官之事也  
一階級有定數而可妄冀乎一斛粟皆君恩而可素餐乎以故  
公所任事專務先難從忠勇公傅恆平金川從大司馬舒公赫德  
觀兵滇黔再從陝甘總督黃公廷桂平定伊犁經由葉爾敷不阿  
克蘇地方繩行沙度二萬餘里心計手畫不知渴飢諸大臣倚賴  
甚重而上亦因是深知公爲按察使六安州有河南祝姓者詐

偽事發誣引河南寶鬚子寶不服公命脫械雜長鬣者數人令祝  
指認祝茫然寶寃遂雪公又嘗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凡斷案引  
律貴得大中不可上奏畏卻因其輕用雖字以揚之欲其重用但  
字以周內之以故公折獄過慎夜閱決事比持燭折聖瞿瞿申旦  
勞積疾生舌本中穿漸裂以大醫曰此心血竭火債興之故也竟  
以不起年六十四先娶金氏再娶胡氏子二長承獻次楷孫四人  
葬某銘曰

覆覆而能行者真也隆隆而仍勞者勤也無裨政故能撫其軍也  
有仁心乃以儼其身也古而不今嗚呼哉其人也

右墓誌銘袁枚撰

日本書紀卷之六

七

秦勇均

采榜中得人最盛爲銘其墓者禮部尙書沈文愨公工部尙書孫  
又達公而外惟我陝西臬使秦公公以甲辰舉人內閣中書中己  
未進士殿試第三人 授翰林院編修改官九江府知府調廣信  
府服闋引 見再授平陽府知府 特遷西安按察使在任九年  
乞老疾歸卒於商州旅次年七十一公貌清挺長身蓋立鬢飄飄  
若神與人交坦中任眞始終如一雖以文學受知 今上而未遇  
時曾參幕府習刑名故歷外任二十餘年所張施條奏無不 上  
俞下頌九江鹽無坐商零販者必赴省驗收關稅夫錢浮費無算  
公請大府咨撥省商徑赴儀徵買運抵郡銷售鹽價以平玉山縣

奸民喻開士與監生朱捷山有仇造逆匪馬朝柱偽劄投棄路傍  
邑宰某惑之將興大獄公星馳訊鞠雪其冤長武縣民尙景福等  
強借籽種毀書役廬舍公審知皆饑民非盜也殲厥渠魁餘皆省  
釋貴溪有案相似參將許承麟將以盜報公往止之申辨良久許  
不可公忿而歸須臾許求見長跪謝曰頃公所言老母在屏後悉  
聞之責我不聽仁人之言怒而不食今我受母命來承公教矣遂  
徒一人杖三人而案以定律載殺死一家非死罪三人者斷給財  
產殺二人者不在此例公奏一家中雖人數不一然已殺二人則  
其中豈無孤寡孀屍主瑩瑩無告而兇犯妻子仍擁厚資於義何  
當請嗣後凡殺一家非死罪二人者亦給與罪人財產一半上

深是之載人則例中公雖用法寬然於大猾無所縱如薊州衙差  
大荔高陵兩縣之積匪某皆以罪浮於法特置重典所到處必葺  
橋梁崇書院禁溺女恤災禔以故者民髦士皆迎拜車前歌呼祝  
延分校乙丑會試得李因培張紹渠等仕至公卿識拔靈石縣武  
童何道深官貴州遊擊 王師征緬時死錫箔之戰崇祀昭忠人  
歎公知人之明性不飲酒在諸同年席上專視匕箸者公與予二  
人而已公諱勇均字健資號柱川爲宋龍圖學士少游先生二十  
六世孫族大以豐簪紱盈門從堂弟文恭公亦以丙辰第三人官  
大司寇父曾榮前母王氏母徐氏俱以 覃恩誥封如例妻徐淑  
人先公卒子鼎雲拔貢生公歿後有相傳爲秦中城隍神者余恐



蒙韓昌黎羅池廟記之譏故不具載云銘曰

廉不劓劓何用不臧明能恢恢何弛非張惟觀察公星降文昌初  
以其耀照臨玉堂繼以其餘施於四方吏也而良刑也而祥橫目  
冒彰額手稱慶帝嘉乃猷錫以銀黃天祐有德俾其壽康委化  
順終葬開原鄉橫山化室宰樹鬱蒼

右墓誌銘袁枚撰

徐垣

君諱垣字紫庭會稽人也生而端靜坦中任真不與人爲同異以  
戊午舉人已未進士入翰林散館改授戶部主事累遷郎中記名  
御史出爲廣信府知府南贛巡道安徽按察使乾隆二十一年皖  
江災劫案屢起有司以盜報君審知皆饑民以搶奪論全活甚眾  
旋擢四川布政使調貴州再調湖北當是時貴州巡撫周人驥奏  
開安順南明兩河運銷銅鉛行二年安順灘勢平夷輪輓尙利南  
明灘高兩山夾峙每大雨眾流匯注所開峽口盡淤舟不能行周  
又護前不敢再奏有司迎合其意爲雇馱馬陸運而仍以水運報  
公密奏其狀且云撫臣以節省運費故苦累民苗殊乖政體 上

聽其言命總督吳達善勘明停止官民懽呼公甫卻事卽病行至常德府薨年五十一嗚呼當公任部曹時卽爲上所知及試之於外歷四省觀察屏藩之任均能稱旨其卽大用無疑乃驟以服官政之年中道而廢豈不惜哉然至今有自黔中來者道馬戶苗人猶能記公姓氏延祝不衰則儒者澤物之功其效亦可觀矣余嘗過山陰至其家四壁蕭然不知其爲方伯第也有子曰秉鑑公四十後方生薨時尙幼故一切善政不能記憶約狀其大略屬余爲傳

贊曰進士同年較鄉試少故相親亦倍焉若同入翰林則更少且更親矣然不數年升沈迥殊或爲名位所移異目相視卽陽爲謙

下而陰實相陳者亦比比然惟公能始終一致幾微無改於常可謂大行不加之君子矣余與公同習國書 廷試時諸翰林掩護其卷相相自私而公獨任人窺觀有詢必告其心地光明亦可想見在蜀時余寄長歌懷之詩未到而公亡尤余所悵悵而悲者也

右傳袁枚撰



李湖

李湖江西南昌人乾隆四年進士十三年授山東武城縣知縣調  
郟城二十年遷甯海州知州二十六年遷泰安府知府調直隸大  
名府復調保定府三十三年遷通永道調清河道三十四年遷直  
隸按察使三十五年遷江蘇布政使十二月陳奏社倉三條一社  
長以司事三年爲限遷本社殷實生監或誠實鄉民充之一春借  
秋收州縣官覈實社長所報應借戶口記簿定期赴領委佐雜教  
職督發秋後示期徵收禁刁民強借過期不交者比追一社長於  
春借秋還赴官稟報到倉開驗如官吏假造冊出結苦累社長嚴  
參懲治 從之三十六年擢貴州巡撫七月侍郎錢維城自黔鞠

直隸三才集卷之九 卷之九 二  
獄還奏古州兵米以折交爲便請 敕巡撫查明妥辦湖奏言貴  
州兵糈俱於駐劄地方徵給無需挽運惟古州丹江朗洞鎮遠台  
拱清江及八寨牙舟坡東等處苗疆米少不敷定議輓運今因一  
二流弊盡翻全局恐歉歲汎地米昂採買價騰浮於運費有礙民  
食兵糈查平越府及黎平平越開泰等縣見收折色本汎便於採  
買卽明立章程官爲改折以杜積弊而省運費其各屬撥濟營糧  
並無折交仍循舊例 從之又條奏鉛運章程一見存未運鉛九  
百餘萬斤年久停滯無由清釐新舊並催恐那移滋弊請勒限一  
年運竣舊鉛再運新鉛一積年存運鉛斤及發過腳價先查追領  
銀攬運之戶其承辦出結官督催不力上司分別攤賠一舊鉛運

費暫於存貯鉛本腳價內先行借支俟起運後勘追歸款輒運可免稽滯一威甯水城廠鉛向來直送永甯前撫臣劉藻奏改由大定轉運府局馱馬少仍向威甯雇募應仍舊例一鉛斤工本運腳銀歸藩庫兌收貴西道按季領發一各廠起運會歸畢節宜堵北路胥歸中路以杜繞徑偷藏之弊其自廠至中西兩路直抵永甯按站設卡令書手巡役關會催察一派佐貳駐永甯兌收按旬彙報並知會原廠查對廠簿卽可知已發未到之數下部議行三十七年五月調雲南巡撫六月酌議銅務十條一款欠宜分別追賠廠民領本銀開採欠銅無可著追者督臣奏請豁免自三十七年爲始於通省應交工本銀兩預扣平餘抵補至課長剋扣分肥鑛



戶侵吞入己惟槩以廠欠追賠積欠日多嗣後請照常人盜倉庫  
錢糧例計贓科罪一禁沿習陋規銅廠初開各衙門俱有使費廠  
員發銀亦多剋扣見已勒禁工本銀向皆廠員赴省具領應令藩  
司按廠覈明銀數包封黏印由該管道府轉發廠員同課長驗明  
發給一京銅改解紫板查礦沙鍊淨色紫名曰紫板再用松炭鎔  
液形似蜂窩名曰蠟壳外省向用紫板京局解運蠟壳年久沙乏  
附近松木無餘每至停鑪待購請暫改用紫板俟松木滋生仍解  
蠟壳一酌給水洩銀兩廠礦開深水積提洩維艱請覈給工費於  
錢局及銅斤餘息項內支銷一多備各廠食米銅廠坐落山箐市  
遠米昂前督臣明德奏借工本銀官爲採買運廠給食湯丹各舊

廠運米尙覺不敷請照新廠例備終年食米動支工本銀發附近州縣代買貯官聽鑪戶分買每米一石收息銀二分爲建倉費用並購煎鍊所需油炭一體借給一酌增瀘店貯銅以濟京運查湯丹等廠額辦京銅由東川尋甸運至四川瀘店兌發水陸迢遞每年市運開幫之時尙非廠銅抵瀘之候尙有存銅一百數十萬斤通融兌撥自以鑪銅改給陝西採買並墊發沈失等項遂不敷撥京運始得本年見辦之銅供本年起運之用前撫臣諾穆親奏添撥尖山銅一百萬斤運瀘備兌尖山礦旺請再加撥一百萬斤俟運足仍將尖山廠銅給外省採買一銅運宜歸大路以杜停畱查湯丹等廠運京銅尋東由尋甸起運東川一路陸運至昭通一由

永善縣之黃草坪下船一由豆河關之鹽井渡下船尋甸一路陸運至威甯州抵川屬之羅星渡下船水運抵瀘灘險停泊向多誤限請堵小徑統歸大道按站設卡銅斤出廠編號給照填明發運日期銅斤數目逐卡查驗經由州縣按旬造報一外省辦銅宜定期咨會以免守候各省委員在滇尙有三十五六兩年未領額銅嗣後每年將各廠辦獲銅斤除覈運京局及本省鼓鑄餘銅若干勻撥各省開單咨會令委員領銀來滇隨到隨給金紋廠銅旺成色稍低定例高低搭配惟貴州咨請改撥請照各省例畫一配給一外省運費宜寄貯司庫向例各省銅本解交雲南藩司胸價聽委員收貯赴廠領運每以守候需時遂貸人取利或販物營私至

領銅不能起運請嗣後各省所發運腳銅本並貯滇南藩庫俟撥定廠分銅數覈明給發地方官代雇夫馬以速銅運一廣植材木裕用滇省以開礮煎鹽柴炭價增請勘驗官山宮地許民報種存案十年後准剪伐售賣補種新樹照則升科管業有益廠竈下部議行三十八年七月時湯丹碌碌等四場積欠甚多湖與總督彰寶奏請在應領工本內每銅百斤扣銀五錢戶部以辦銅拮据議駁 敕令湖等熟籌另議尋奏請照黔省例槩以餘銅一分聽廠民通商自售以裕成本生計所採銅供京局添鑪加卯帶鑄歲可收息二萬餘兩卽以扣歸四場積欠十三萬九千餘兩之數不過七年可以清理 詔可十月奏言省局積存息錢十八萬八千餘

串請放給兵餉撥充銅本減鑪二十五座每鑪酌減八卯節省之  
銅卽撥濟鄰省 從之三十九年五月以辦理金川兵妥速議做  
加一級九月奏言白琅黑安四鹽井薪本運腳不敷督臣彰寶已  
奏增賣價撥補惟迤西迤南各小井煎辦尙形拮据按版恩耕抱  
母香鹽磨脂等十一井購材遠彌涉井原定薪本不敷雲龍井滷  
源短塞草溪井煎辦積壓請於賣價每鹽百斤增銀三錢以銷售  
之有餘補薪課之不足原定薪本每鹽百斤扣銀三錢以紓民力  
雲龍井額鹽內酌減二十萬斤草溪井酌減十五萬斤卽於威遠  
等州縣加價內撥補足額有盈無絀下部議行四十年二月以咨  
隱彰寶貪婪部議革職 諭曰李湖前在直隸任內辦事頗屬認

眞朕特加賞識彼時直隸大員如方觀承周元理於實力辦公之外兼辦差務惟李湖在直則專畱心地方吏治似不以辦差爲急務而其受朕鑒賞轉在此也嗣以加恩擢用自應倍加奮勉以副委任乃自簡任滇撫以來諸事竟遠遜於前卽如籌辦銅斤酌撥銅款等案屢經戶部指駁其不能實心任事可知節次傳旨申飭念其尙屬因公錯誤暫爲姑容今彰寶於保山縣令王錫取用什物等項計銀四萬餘兩之多李湖同在滇省豈竟漫無見聞乃隱忍緘默從無一字奏及其心尙可問耶李湖著革任帶布政使銜自備資斧前往四川軍營會同鄂寶等辦理軍需奏銷事務四十二年授湖南巡撫四十五年調任廣東廣東素多盜番禺之沙灣

菱塘近大洋縣互百數十里尤稱盜藪假風便捕魚出洋肆劫或  
散布內地行劫湖菘任會同督臣巴延三籌訪各盜姓名居址出  
入途徑偵各盜首以七月望前歸家設祀密飭文武官分布兵役  
旬日間擒誅盜首二百餘人疏至 上嘉之議敘加一級四十六  
年條奏安輯章程一沙灣南岸市橋村北岸新造墟向設巡檢各  
一分司緝捕南村駐縣丞一秩微不足彈壓請移同知一員駐菱  
塘沙灣適中之坑頭村兩巡檢可隨時調遣遇盜警會石碁營弁  
堵緝一沙菱浦口甚多石碁村偏臨獅子洋爲舟行總匯請立專  
營以扼其要一石碁水師汛房並列村內宜移浦口旁易於盤詰  
水陸各汛酌添弁兵一石碁營在陸路汛地俱屬水鄉宜設櫓船

快槩船各一官浦口市頭村石壁汎各設快槩船一市橋汎設四  
橋船一令千把總帶兵巡緝一菱塘浦口無船汎與內河巡船不  
相連接應令左翼鎮派樓船一配兵巡徼一移駐汎兵挈眷遷徙  
每兵酌給房二間一各村民船令沙菱巡檢編號給印照刊船戶  
姓名俾一望瞭然凡大船樑七尺以上者限用四槩小船六尺以  
下用兩槩禁民間私造洋船一新設移駐各員必久任專其責成  
請在外揀調照海疆例五年俸滿保升遇有盜案文職以巡檢爲  
專管廳員爲兼轄武職以千把外委爲專管守備爲兼轄將領爲  
統轄如失察沙菱民人偷越各屬行劫照失察奸民出口例參處  
一石碁村有鼠山山有土堆形同田鼠鼠性善竊故多盜請剷毀



國朝通志卷之九十一  
鑄鐵貓鎮壓以順輿情下部議行十一月卒 諭曰廣東巡撫李  
湖老成練達才守兼優簡任巡撫以來辦理地方事務實心實力  
正資倚畀茲聞溘逝深爲軫惜著加恩晉贈尙書銜其任內降革  
處分並予開復應得卹典該部覈議具奏 賜祭葬如例諡恭毅  
入祀賢良祠四十九年 恩授其子李采爲內閣中書

右 國史館本傳

吾粵百餘年來論大吏之賢首推李恭毅公村中耆老閩中婦孺  
皆能道公之賢誠以公實心實力爲民除害故入於民者不覺其  
深且久也粵東盜賊之患較他省爲甚或於水上行劫或於民居  
放火或擄人而索贖或恃眾而脅從又有一種匪類俗名爛崽呼

羣結黨擾害閭里欺侮善良非法懲之無所忌憚亦終爲盜賊而已恭毅公之治盜也不獨嚴明而且神速沙菱一案旬日之間誅盜百數十人自是數十年粵東內地盜賊不敢肆行無忌皆公重法明威有以震懾之也公詩云由來盜息自民安息盜終須仗長官如公可謂坐言起行者矣書曰辟以止辟是言也公能以之

右聽松廬文鈔張維屏撰

同年李又川巡撫廣東以清嚴爲政與人歌云廣東真樂土來了李巡撫 聖眷甚隆而積勞成疾薨時香亭往送入殮見公面目手足作黃金色光耀照人亦一奇也巡撫貴州入境口號云雙旌遙指貴陽城紫蓋紅旗夾道迎自愧書生當重任不知何以報昇

平

右隨園詩話張維屏錄

先是番禺菱塘沙灣爲盜藪每劫宦商不敢過問又川到任卽會同制軍出兵擒捕一百八十人請王命斬之海盜肅然公外嚴而內和任通永道時有自題一聯云人苦不自知願諸君勤攻吾短弊去其太甚與爾輩率由舊章

右雨村詩話張維屏錄

李湖南昌人乾隆中任湖南巡撫重修嶽麓書院士林德之與前撫丁思孔李發甲後撫陸燿並祀三閭大夫祠

右傳李元度撰

鄂弼 弟鄂甯

鄂弼滿洲鑲藍旗人大學士鄂爾泰第三子乾隆五年授三等侍衛二十三年授漢軍正紅旗副都統尋署刑部侍郎二十四年十月授山西巡撫十二月奏辦賑四條一陽曲靜樂岢嵐縣興縣積貯不敷散給已請撥南路收存豫米三萬石但歲暮民多運貨糧運壅滯請就近將忻州汾州府屬米借撥明春運還一加賑口糧定例正二月開賑災重迫不及待見飭加賑兩月者歲內先給一月折色一月者先給半月折色餘俟明春按期補給一籽種按畝借給爲數頗多百姓領借後將粟穀易雜糧佈種給以折色爲便一加賑口糧照例題定本折色各半今奉 旨加增折價民間以

領銀購雜糧充食爲幸請將加賑三月四月各給一月本色餘俱給折色 上嘉勉之二十五年四月疏言陽曲縣王封山場陽城縣東冶山場廣洞遼闊前撫臣明德奏請移駐同知每季輪派守備千把各一帶兵巡查路遠費多巡查甫熟已屆更換請就近移派分州城守營千總兵六十駐王封山隸太原營參將轄潞澤城守營千總兵四十駐東冶山隸澤州營都司轄仍令太原營守備澤州營都司每季會同知巡查一次部議 從之五月疏言晉省連年偏災撥賑平糶各倉穀尙未買補今平蒲絳解等屬麥熟請將臨汾等州縣應買補穀一石收麥六斗米一石收麥一石如無應補穀及出糶米並請於司庫見存溢額穀價內酌州縣大小麥

收盈縮採買備次年糶借奏入報 聞六月疏言緹旗兵配執技藝分弓箭鳥槍藤牌大礮四項藤牌係短兵必大隊方可衝突其摧堅致遠不及鳥槍等項請將晉省南北兩路各營額兵三百名以上仍設藤牌兵三百名以下毋庸設挑技藝純熟者歸併大營餘俱改爲鳥槍弓箭兵七月疏言大同府豐鎮廳朔平府甯遠廳所轄地在邊外通判駐劄處無城庫獄防範難周請將鎮羌堡把總移豐鎮廳仍歸德勝營參將轄殺虎協把總移甯遠廳仍歸本協副將轄各撥兵四十以三十名防守庫獄十名妥設塘汛均下部議行二十六年二月 上巡幸五臺 諭曰從前兩次巡幸五臺帳殿周廬隨常頓宿今春恭奉 太后前詣臺山巡撫鄂弼於

菩薩頂側建益行宮並於臺麓寺旁添設數楹以供安憩朕詢工料費項乃出自養廉夫朕既不許派累百姓而各官養廉原爲辦理公務乃薪水之費今以之捐建行宮則甚不可著於存公項內撥賞銀二萬兩以供鳩工飭材之用時 上以太原滿營城守尉歲支俸米百三十斛銀百三十兩辦公拮据 諭鄂弼議給養廉鄂弼請照保定城守尉例於文職空缺養廉內歲支給二百兩從之二十七年五月調陝西巡撫兼署將軍尋疏言西安駐防出旗爲民之驍騎校前鋒領催馬步甲及礮手匠役千五百一名閒散丁壯二千四百五十一名婦女幼丁奴僕四千九十二名內出缺裁汰者止二百五十名閒散壯丁仍居滿城依親朋餬口當差

旗人更多重累請選人材健壯者於督撫二標及城守營步兵出  
缺與綠旗輪流開補俾有效用之路近有潼關鳳翔等協並提鎮  
標營皆可移往間補 詔如所請行二十八年正月疏言西安派  
往烏魯木齊等處換班官六十一員兵二千五百六十二名內有  
乾隆二十三年派往中途減退回營者領過俸賞車價銀應於此  
次扣除歸款但事經五載銀已用去見在辦裝拮据請先將車價  
扣還俸賞扣十分之二餘作四年分扣奏入報 聞五月疏言臣  
上年奏請興修鳳翔漢中通川棧道今查閣營伍順道詳勘自寶  
雞大散關至甯羌州與川省交界之七盤關止各工俱屆完竣但  
將來難免日久損壞請撥經費餘息銀一萬兩交南鄭十二州縣



營運生息貯府庫責成漢興道總理隨傾隨修彙奏覈銷如應大  
加修治確估奏明動工 從之六月授四川總督未莅任卒 諭  
曰鄂弼自簡任巡撫以來實力宣猷恪勤懋著昨降旨補授四川  
總督正望其及時效力忽聞溘逝深爲軫惜著加恩賞贈尙書銜  
入祀賢良祠應得卹典該部察例具奏尋 賜祭葬諡勤肅

右 國史館本傳

鄂甯

鄂甯滿洲鑲藍旗人姓西林覺羅大學士鄂爾泰第四子乾隆十  
二年舉人十八年補戶部筆帖式二十二年遷戶部主事二十三  
年遷員外郎二十四年調銀庫員外郎二十八年九月署正紅旗

漢軍副都統十二月署鑲紅旗滿洲副都統二十九年三月補戶部郎中十一月擢禮部侍郎三十年三月補正紅旗漢軍副都統七月管理欽天監事務九月署理藩院侍郎十月潘家口監督赫達色五岱違例征收多倫諾爾木植稅銀蒙混報部 上命鄂甯偕楞勒木濟往訊得實赫達色擬斬五岱革職鄂甯等隨奏請潘家口稅務歸張家口監督管理每年春秋二次監督親赴河口稽查又潘家口所屬小口六處均在永平府屬距張家口較遠應歸通永道征收部議 從之三十二年二月授湖北巡撫七月奏言湖北寶武庫每年額辦湖南銅十萬斤今准部議停見供鑄不敷請買漢口商銅下所司知之十二月調湖南巡撫三十三年二月

調雲南巡撫三月至普洱辦理軍務 賞戴花翎四月奏言滇省  
產銅凡可開礦廠不限遠近俱准開採三十一年督臣楊應琚奏  
請止許距廠四十里內開挖遵行在案今舊廠年久礦稀限地勢  
有難行請仍舊例無論遠近均聽開採 詔如所議行是時大兵  
勦緬甸雲南總督楊應琚奏報多不實 命回京以明瑞補授雲  
南總督并諭鄂甯查明楊應琚欺飾錯謬之處具奏鄂甯疏言去  
年普洱事竣賊匪退回若綏輯得宜必不敢跳梁窺伺楊應琚輕  
聽人言以爲機有可乘遣副將趙宏榜等涉兵夷境賊勢蔓延始  
調兵堵禦迨榜勒木合勦失機致賊從萬仞關突入楊應琚並不  
據實奏報請罪又緬匪突入隴川設計詐降緩兵楊應琚輒行入

奏未幾即有猛浪之擾至所奏節次殺賊幾及萬人等語楞勒木  
之戰賊未退去及萬仞關失守我軍防禦不暇安有殺賊甚多之  
事前後檄調官兵朝令暮更忽調忽撤虛糜廩餉得旨鄂甯所  
奏皆實楊應琚僨事失機著革職交刑部治罪明瑞未到之先總  
督印務鄂甯暫行署理見在一切軍營應辦之事悉心籌辦務期  
妥協鄂甯旋奏言緬匪由整賣景綫一帶竄入孟艮打樂勢將占  
據猛遮猛浪官兵退守九龍江恐賊分路滋擾請於貴州南籠威  
甯等鎮調兵三四千接應諭曰此說無益且恐眾人聞之轉生  
驚疑鄂甯此時惟當按兵不動示以靜鎮不可稍涉張皇況邊外  
瘴癘已盛亦不必復令將士冒觸前進俟明瑞到彼相度時勢剋

期進剿五月緬甸攻木邦截奪軍糧官兵退至龍陵鄂甯請將提督楊甯總兵索柱治罪得旨伊等到軍營甫半月暫行寬免以觀後效六月奏言九龍江外附近之猛浪猛籠等要隘分兵防禦餘駐茨通接應其戶老坡孟連龍陵等處缺乏籽種之戶分別撫恤量給籽種並勸土民廣爲播種見在運到米石卽貯茨通備用并於思茅多貯陸續轉運上嘉納之七月緬匪潛渡小猛崙竄入龍江鄂甯奏劾總兵德保畏葸退縮撤兵退回思茅命拏解德保來京問罪十月諭明瑞兒在統兵進剿緬匪鄂甯駐劄永昌滇省營務皆須該撫代辦所有各鎮協營一應公事俱聽其節制十二月奏言見於杉木龍防兵及永順鎮標存城兵內挑馬步

兵六百駐劉虎踞關專遞文報並可爲大兵聲援又官軍沿路齎糧未敷請將永昌所屬土司採買之米運六千石至虎踞關存貯諭曰猛密進兵所過程途須安放軍臺以資運給應照木邦一路安臺之法沿途派兵分置鄂甯奏言大兵進至老官屯攻取賊人木城馬脖子地方爲咽喉要區應派兵駐劄令就於虎踞關見駐兵內撥三百杉木籠駐劄土練內撥二百畱虎踞關聽用自老官屯前進沿途安臺於附近永昌之提標大理城守營調兵一千撥往安置附近騰越之緬箐原駐防兵三百餘黃林岡駐防兵四百餘亦酌撥爲安臺之用三十三年正月參贊大臣額勒登額等由老官屯撤出旱塔賊尾襲我後至瓢橋又由猛密衝出我兵擊

敗之賊逃新市街鄂甯奏新市街路通鐵壁關防守宜嚴見自員  
果樹至虎踞關擇扼要處分兵駐守至虎踞關鐵壁關亦應分兵  
專駐並飭杉木籠黃林岡緬箐等處管領防兵守備勤加哨探實  
力嚴防奏入 諭曰今明瑞已懸軍深入額勒登額等祇以守地  
爲詞並不繼進其罪已不可問汝不將額勒登額譚五格之逗遛  
無能查參而反處處添兵防守亦可謂不知事體矣鄂甯奏賊由  
小路繞過木邦據錫箔橋官兵撤回木邦已調滇兵三千赴援復  
分旱塔兵數千接應并調貴州兵二千備撥 上是之二月奏木  
邦道路不通明瑞大兵駐大山臣屢催額勒登額前赴宛頂接應  
時額勒登額頓兵不進明瑞以無援戰歿旋奏劾額勒登額譚五

格爲猛密一路官兵統領乃於老官屯久駐既不能攻克賊柵退  
回旱塔後令前赴軍營應援飛催七次尙未往抵木邦坐失事機  
實爲罪不容誅額勒登額等尋治罪詳明瑞傳 諭曰鄂甯自調  
任滇撫以來一切籌畫軍營具見實心經理實不愧爲大學士鄂  
爾泰之子朕心深爲嘉悅著加恩賞給內大臣銜並賞荷包四箇  
以示優眷時續辦進勦緬甸事宜尙書舒赫德授參贊大臣赴雲  
南鄂甯旋擢雲貴總督四月舒赫德鄂甯奏滇省非四達之區馬  
匹米石購辦實難且道路險窄夫馬缺乏臣等悉心計議賊匪雖  
屢抗我顏行皆自救其死未敢稍犯內地必有畱爲求作 天朝  
僕隸地步之心臣等密訪得實或可仰邀 恩赦得 旨此奏甚



屬乖張鄂甯自簡任滇撫以來諸事尙知奮勉今籌議此事何以前後如出兩人招致緬匪一事實係何人起議據實覆奏五月鄂甯奏臣由永昌回省時聞緬夷有赴明瑞軍營乞降之語詢問提督哈國興據稱緬匪狡詐不可信舒赫德復語臣云進剿緬匪猝難成功若緬匪投降或是機會臣實誤聽舒赫德之言妄行入告諭曰舒赫德鄂甯二人所見乖謬相等並交部嚴加議處鄂甯著革去內大臣銜亦不必戴翎尋議革職 諭曰鄂甯此事尙由聽信舒赫德之言不能力爲主持所致而鄂甯之最難辭咎者則在檄額勒登額進援不應而不身赴軍營督辦在額勒登額乖張決裂其事本非意料所及但鄂甯以滿洲總督且係鄂爾泰之子

目擊大軍深入而援師又任催罔應卽親起赴旱塔一路相機策應朕方嘉其能知緩急機宜深得大臣之體豈有轉責以擅專之理乃鄂甯不知出此而惟以難離永昌藉口試問鄂甯果能統眾直進則身當賊人前路何由繞道窺伺永昌設云賊眾甚張其勢竟可偏近內境則鄂甯雖株守永昌於事亦復何益此事理所易曉非委畀封疆重寄者所當力圖報效者乎今雖事屬既往而其原委不可不明白宣示以訓將來之封疆大臣也鄂甯旣於籌畫軍務不能確有所見所有雲貴總督事務亦難望其勝任第念伊前在湖北等省於地方內巡撫事務尙能黽敏辦理鄂甯著降補福建巡撫革職之案帶於新任十年無過方准開復三十四年正

月疏言閩海關稅乾隆三十一年三十二年因稅額短缺將軍明福將次年洋稅提補又三十二年至三十三年將屆報滿時新將軍常在亦提取下屆洋稅充額明福實始作俑而常在竟敢踵行請派大臣審理得旨卽交鄂甯審訊明福常在俱著解任所有將軍印務鄂甯卽行暫署二月以失察奸匪降一級畱任四月諭曰鄂甯前在雲貴總督任內辦理軍務俱未妥協是以降補福建巡撫以勵其後昨聞戶臘撤地方去年有被緬匪滋擾之事令副將軍阿里衮等查奏今據奏到則上年二月因額勒登額退兵繞道潛行致賊尾隨之竄入戶臘撤地方搶掠滋事經副將王振元稟報鄂甯將此等情形竟敢匿不奏聞顛頂了事其獲罪甚

重豈可復任封疆鄂甯著革職賞給三等侍衛往雲南軍營自備  
資斧效力贖罪此係朕格外加恩鄂甯若不感悔實力奮勉報效  
必當重治其罪并諭曰鄂甯查辦閩關一案經久不見審結意  
其必有遇事吹求之處著崔應階秉公查奏鄂甯尙未審明卽著  
崔應階審擬完結閩浙總督崔應階鞠明福等得實奏言鄂甯辦  
理此案不敢稍爲寬縱亦不過於苛求尙屬秉公據實辦理得  
旨鄂甯以內地民人被緬匪擄去欺飾不奏其罪不在此矣尋以  
雲南巡撫任內失察呈貢縣知縣楊家駒科派累民部議降二級  
畱任十二月諭曰督撫藩臬係統轄大員與專司稽查者尙屬  
有間可稍從寬貸所有前任巡撫鄂甯著仍降三級賞給二等侍

衛職銜三十五年三月降藍翎侍衛七月卒

右 國史館本傳

輔德

輔德富察氏滿洲鑲紅旗人乾隆六年由監生考授內閣中書十六年充軍機章京尋升侍讀十七年遷戶部郎中十九年隨尙書劉統勳赴甘肅辦理軍需尋署涼莊道二十年補甘肅道二十六年擢河南按察使二十七年正月遷布政使八月以存城兵少之州縣遇有差操不敷派撥請令文職協撥民壯以資防守 從之並 敕各直省督撫一體遵辦二十八年正月護理巡撫五月授湖北巡撫八月奏武昌等七府屬沿江濱湖向多水患除江夏之金沙洲荊門之沙洋襄陽之老龍等隄例動生息銀歲修餘俱民自修築復於隄內田之四圍各築小隄俗稱爲垸久經達部者謂

國朝書牘類稿卷一百一十九  
四  
之部垸官爲經理未達部者謂之民垸查民垸部垸各處毗連民垸被潰淹及部垸田共一隄賦屬一則未便歧視請槩令官爲經理從之十一月以武昌黃州兩府照磨無專管事件亦無委辦差務奏請裁撤下部議行尋調江西巡撫二千九年二月奏豐城河道在附省章江之南當吉安贛州南安臨江袁州五府之衝其極險石隄土隄段落亦須均改石隄計各項歲修餘銀歲可得二千餘金足敷改築之用卽派陸續興修上允之三月以州縣於地方被竊向有給事主印票自緝陋習最易滋事嗣後如有濫給印票或因票別滋事端者請飭下部臣嚴定處分上如所請復奏奸民私鑄小錢違禁取利請立限一月令各鋪戶自行交官

買歸省局配鑄又愚民信鬼尙巫每因賽會迎神地毆毆費亦請  
通行嚴禁除春祈秋報外槩不許慢神贖祀又各屬間曠官山雖  
不堪作田畝頗宜栽種茶柏楓櫟等樹請令鄉民承種納糧認爲  
世業則地利興而民用裕並以補農桑之不逮 上以其畱心本  
務嘉獎之四月奏江西訟案繁多率由省會及各府地方斂金買  
產合族建祠不肖之徒開銷祠費妄啟事端甚至牽引遠年君王  
將相爲始祖荒唐悖謬不可究詰見在通飭查辦 諭曰所見甚  
爲正當已批如所議行矣民間悖宗睦族立祠修祀非惟例所不  
禁抑且俗有可封若牽引遼遠不可知之人妄聯姓氏剋立公祠  
其始不過釀資漁利其後馴至聚匪藏奸流弊無所底止恐不獨



江西一省爲然各督撫其畱心體察實力整頓以維風紀而正人心五月疏稱廣饒九南道分巡四府案牘不繁請改爲衝繁中缺歸部銓選驛鹽道管通省驛站督銷十府鹽引兼巡瑞州袁州臨江三府應改爲衝繁難要缺請 旨簡用十二月奏江西所設巡檢多因前明舊制地方繁簡今昔異宜且有衙署無存歷任各員或舊居民舍或僑寓縣城間有仍駐原處而民人或已遷徙或久經移駐而印信尙仍其舊均與體制未宜請就見在情形分別應駐各項畫一定議 上均從之三十年卒

右 國史館本傳

國朝香齋類徵初編卷百八十目錄

疆臣三十二

李清時

王太岳

吳虎炳

倉德

宋弼

皇朝書目考卷一百一十一

國朝書獻類徵初編卷百八十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疆臣三十二

李清時

我朝閣臣理學文章兼擅者首推安溪李文貞公其家法以孝  
弟仁讓爲本其學問以關閩濂洛爲宗故其子若孫掇科名而膺  
仕籍者其學皆有所稟承不染時習其當官也俱能耿介自立卓  
然有所建樹若今大中丞蕙圃公其一也余識公在乾隆丙子時  
公爲兗州太守而余以禮部尙書出署山東巡撫事因查勘金鄉  
魚臺水災公來謁余旅館與語移時若素交然隨偕往諸邑勘災

見公條畫指陳經緯井然蓋已知公爲大器矣余時方疏請移建魚臺縣城及開金山橋疏下流淤墊以消積水而東南河運挑浚之事啟矣丁丑春余還京旋有總漕之命公亦已擢遷運河道漕河相爲表裏公治運以爲漕而余上下往來於運道或有一得以語公亦多許可如是者幾九年乙酉夏始由淮徐道特授河東總河方一載卽有巡撫山東之命屬吏久悉公清操亮節馭下無私一時墨吏幾於望風解綬使得久任其所以惠此一方者豈小補哉乃戊子春卽嬰疾以沒余聞之甚慟雖爲文哭之哀私究未殫也嗣公孤本璿奉公柩過淮涕泣請爲納壙之文曰知先大夫者莫如公誼不敢辭按狀公治郡卽多美政其在嘉興也歲

己巳 聖駕初南巡有讎自郡城西南至省開副路一道長二百餘里計應伐民桑柘數十萬株架橋百餘道壞民居墳墓無數公曰此不可以口舌爭乃棹小舟於南北官塘湖洄者久之因得副河一道上通吳江平望下達杭州壩子門咸以爲便於是遂決用副河初郡城譌言如白牛蕩者民情囂囂公察其虛靜以鎮之並屬武員毋張皇稟報閱月而譌言竟息又時籍朱筌家有遊棍吳得方胡志者假內大官名札往圖詐縣令以聞大府入告因奉有嚴審卽行正法之 旨大府檄公承審既得實以財未入手祇以假冒職名例擬遣廉使不從爭之再三廉使曰恐太守獲譴爾公曰某以不枉殺人去官何憾卒從公議其在兗州也兗郡素多水

國朝通志卷之八十一  
忠公初膺 命陞辭時 上諭當以實心救之公感激 君恩至  
卽周視所屬田畝因歷年黃水決入微山湖被水淹浸多至二萬  
一千餘頃公東西奔走且勘且報議賑議貸費 國帑六十餘萬  
活饑民無算又覓地素產繭有司議設身收稅贖已上矣以公力  
持不可而止公之爲運河道也值運道敝壞之後公通籌分局力  
反前弊凡應行之事尤知無不爲自孫家集決後運道由夏鎮至  
南陽兩隄俱潰漕運之難如涉海洋茫無畔岸每一遭風動輒覆  
溺時余初任漕運目覩情形卽奏請築東西隄以便挽運得 旨  
命今閣臣劉公往勘嗣令總河儀封張公東撫鶴公等議修築事  
兩隄以西爲亟議者或擬用椿埽費以六十萬計或擬建石隄費

以三百萬計公日夜籌畫因憶少時行瀕海間見築隄捍海爲田者用碎石拋積水中漸積而高潮退則以木攔之填土其上堅築之遂成隄因度山石遠近價值與土木船載遠近多寡計需金止十四萬兩總河張公等以其策上聞得旨如議於是命公董其役始事於戊寅二月至五月而告竣稽天鉅浸忽成坦途輓運者如過衽席矣西隄旣成東隄亦以次舉內第二段兩面皆水得土甚難公令先以石壘兩旁積葑蔣其中候北風盛時盡開兩岸十四單牖俾水乘風入湖河灘盡露多募夫積畚鍤日起土積葑上而工遂集計費帑金十二萬有奇而湖與河之界盡分矣孫家集之初開也雖黃流旣隔而水之瀾漫於湖者止韓莊湖口一



插宜洩甚難公令卽甯北毀石隄十七丈掘地深四五尺以洩之  
於是湖水深二丈三尺者消至一丈水既落眾謂卽宜堵隄蓄水  
以濟運議上 上命卽開隄處建滾水壩一座寬三十丈高一丈  
二尺五寸俾水小得蓄水大得洩嗣公又請減低壩脊至一丈今  
蓄令湖水減至一丈乃閉甯以蓄之一丈以外則聽其從滾壩而  
洩既不病漕又不病民蓋兩利之策也泗水本從濟甯以南之魯  
橋入運前人於兗郡城東作金口滾壩以截之俾西流入府河經  
滋陽濟甯以達馬場湖蓄水濟運但府河上廣下狹泗漲則不能  
容又洗水自北挾灑河韓馬河之水南注府河每伏秋水溢害稼  
有楊家壩者在濟甯城東傳志謂可導府河入運而儀封張清恪

公又有必不可開之說壩遞歷年堵開公度府河水盛卽開壩分洩而馬場不患無水乃請改楊家壩爲牖水大則啟板洩之民田旣無患而馬場水仍足濟運其濟運河南流之水如此北河之水以汶爲要汶水分流之處左蜀山右馬躡而面南旺皆昔人蓄水之櫃也舊制汶水四歸南六歸北後漸至南行者多北行者少而袁口靳口之間重運經臨每苦淺澀公曰是不可不有以均之乃規分水口南壩加長北壩收短以節宣之蜀山湖出水之口有二一曰利運在柳林之南一曰金線在寺前之南金線向資南運公以蜀山湖水當令多濟北運於是移金線在柳林之北司鑰者但閉柳林之牖卽可使蜀山之水先濟北運又何家壩者在分水口

上游汶漲則洩於劉老口石頭口以歸北運而舊壩脊高雖伏秋不能過水公令減壩二尺於是南流弱而北流增公自記有云戴村壩之遏汶也朱尙書白老人舊制畱坎河不築春夏水弱導之濟運伏秋水發決之歸海法至善也中明以後頓改前規萬公壘石爲灘潘公接築玲瓏壩然水猶有洩也近日堅築以石實其實而高其垣宜乎伏秋盛漲不能容余請減何家壩使由北運入海所以救戴村之失爾壽張境內有二水一名沙河一名趙河皆爲運水所攔不能入大清河以歸海明劉忠宣公曾於運河東岸建三空五孔橋以洩其漲乾隆十九年又於八里廟建平水三牖底皆高河底一丈以上牖口寬不過丈餘非盛漲不能漫卽漫而范

淮游張東阿民田已泯矣公於乾隆二十二年二水並漲時曾決八里廟前運隄以洩之而民田盡涸因請添建滾水壩並將三空五孔橋減低至八尺議上未行會直隸制軍方公奉 命勘徒駭馬頰二河詢山東減運入海之路公因述開隄放水事並獻圖說及建壩原議方公欣然入告得 俞旨建壩高河底七尺長十二丈於是沙趙二河有所宣洩不爲田廬患衛水者合淇丹清濁漳自館陶入東境至臨清與汶會每盛漲之年由板牖倒灌入汶牖塘全淤漕艘阻滯公以牖外舊有壩爲抵衛重障不宜廢遂於牖南汶衛交流處築壩寬其勢以禦之仍歲加高厚焉又德州四女寺滾水壩亦宣衛河水漲者今大司空裘公奉 命查勘東省水

利以此壩利弊詢公曰加寬十餘丈則無患矣裴公如其議行之數年衛河安流此公治運河北流之水也公於治水之法本所通曉而又相度情形窮原竟委不憚勤勞每乘舴艋小舟出入於荒陂叢澤支流斷港之中昕夕無閒舟車不可通則步行以往徧詢士人必得其歸而後已故二三百里之內凡地勢水勢膠轕支錯之區俱能聚米畫沙瞭如指掌凡所勸建調劑俱切要害合機宜實可垂諸不朽非僅僅補苴稱職者所能窺測也嘗自書四語於座右曰有水濟運無水淹田帑不虛糜功歸實際余以爲十六字卽作河工心傳可矣至公之治黃也雖爲時未久然亦利必興害必除黃河例有歲修曩時司事者不度形勢一槩加土高者益高虛

廉帑項卑者不能大有增加難資抵禦公飭屬令於水漲時各呈隄高水面尺寸細驗水痕全行開載卽擇隄身之最薄者增之迨伏秋水發耿家寨等十四堡水及舊隄之上賴預增新築以免又河工徵料於民其弊百出納者苦之公曰此惟節無益之功少徵一分之料卽民受一分之福故每歲派料較前減至千萬餘斤民陰受其福而不知迨巡撫山東下車卽查勘青州武定東昌諸屬窪地歉收情形而以高苑博興樂安三邑災上聞又請緩徵海豐霑化等十二州縣舊糧又念高博樂之災由於小清河支脈溝之下流不廣致上游被水衝溢爲患正檄調河工熟習之員委令細勘將於春融設法疏濬而公已抱病矣公才品素契 宸衷爲

監司卽屢荷 褒嘉任淮徐道時山東運河水淺 上以公素習

東河情形 命至東省與河撫二公商辦次年 聖駕南巡有

旨由水路至德州登陸而運河水淺 上命余偕公往山東會同

總河妥協籌辦蓋信公之深也迨晉擢總河又 念公有老母在

籍 賜內府貂幣 命先歸省親而後莅任皆異數也公諱清時

字授侯號蕙圃年十七補博士弟子員嗣登賢書成進士授翰林

院編修曾祖 誥贈光祿大夫文淵閣大學士兼吏部尙書諱兆

慶子四長卽相國文貞公次公祖戶部主事 誥贈中大夫待贈

資政大夫諱鼎徵子五長翰林院編修 誥贈中大夫待贈資政

大夫鑑塘公諱天寵妣 誥贈恭人待贈夫人黃氏次翰林院編

修提督江西學政 誥贈中大夫待贈資政大夫抑亭公諱鍾僑  
母宜人待封夫人黃氏公爲抑亭公子兄弟五長中憲公清載次  
兵部侍郎公清芳次孝廉公清江清愷公其幼子也公生之日以  
愛出繼鑑塘公孝廉公清京其兄清鈞其弟也公性行醇摯事父  
母及本生父母待兄弟與同懷兄弟孝友如一內外無閒言曾祖  
教忠公未有特祠公本生父嘗以爲言乙酉夏奉 命南歸卽親  
度地基成之又贖戶部公祀田百餘畝又爲抑亭公特置祀田歷  
官數十年清操自勵無絲毫苟取待人以誠規友以正人無敢干  
以私者於書無所不窺在翰林時雖工文詞中年後卽罕言詩賦  
專討論經濟義理之事尤深於易及宋五子之書所纂有周易經



義十二卷合編朱子語類或問二十二卷著蠶書一卷汎牖約言  
一卷治河事宜數冊又旁通堪輿家言能得前人祕奧人莫能窺  
其蘊也公生於康熙四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申時終於乾隆  
三十三年正月初七日未時配夫人萬氏柔嘉靜慈重然諾識大  
體事翁姑孝待妯娌和公少有宿逋不能償者夫人俱售簪珥力  
償之每至暑猶紡績不廢蓋賢內助也先公三年卒子二長本彩  
國學生先公卒娶黃氏太學生士瑤公女繼娶楊氏武進翰林院  
編修士徽公孫女太學生紱公次女次本璿國學生娶王氏知直  
隸東鹿縣事諱天慶公女女六長適原任仲淺牘官黃慶次適萬  
世寵次適粘有達三幼皆未字孫三景岱景同本彩出景東本璿

出某山之原公孤於是營窳焉銘曰

有宋理學濂洛關惟閩實其湖尼山中閒繼起林與蔡我朝文貞  
力追攀家學所傳茲一脈公守厥緒無敢斲體之既立用斯行宣  
防懋績手畫壁文襄而後第一人 天子方資普宣旬泰山峩峩  
海泱泱厥施未竟澤無忘我銘幽宮固以臧卜云百世其永昌

右墓誌銘楊錫紱撰

李清時字授侯號惠圃福建安溪人乾隆七年進士授翰林院編  
修出爲嘉興府知府丁父憂服闋補兗州府知府二十一年升運  
河兵備道時孫家集漫決夏鎮南陽一帶連爲巨浸清時首作東  
西隄界出湖面又於湖口開北掘地深四五丈長十七丈以宣洩

之旋就其處作滾水壩高一丈長三十丈著令湖水減至一丈則  
閉閘以蓄之濟甯城東有楊家壩者上承泗河貫兗府西流經此  
入運明正德崇正閒曾障水以爲州城外護僅有壩基 國朝順  
治閒總河楊方興復加堵築每遇伏秋水漲不能洩瀉歸河兩岸  
民田大受淹沒之害葉方恆作全河備考謂不若改壩爲閘隨時  
啟閉康熙三十四年總河董安國會建減水閘其後張伯行又謂  
府河之水當令全入馬場湖收蓄此壩必不可開因遂歷年堵閉  
淹漫民田清時遵葉方恆策重建閘座盛則啟板分洩微則閉板  
入湖蓄爲永利又以汶河之水南流旣多而蜀山一湖旣建利運  
闢於柳林之南又作金縷閘於寺前之南南水有餘北水益形不

足若移建金棧於柳林之北閉柳林啟金棧則湖水可濟北運因  
請於鄉河張師載以爲一轉移間其利有四又請落低何家壩三  
空五孔等橋加寬四女寺勑築八里廟臨清口門等壩凡所建議  
並見施行二十九年調江南淮徐道三十年升授兵部侍郎河東  
河道總督三十二年調任山東巡撫三十三年卒所著有汎閘約  
言一卷治河事宜若干卷又蠶書一卷周易經義十二卷合編朱  
子或問語類二十二卷

右小傳陸燿撰



王大岳

公諱太岳字芥子以乾隆六年辛酉舉於鄉明年壬戌成進士改庶吉士十年授翰林院檢討十五年充日講起居注官十八年充江南鄉試副考官十九年授侍講轉侍讀充會試同考官二十年七月補甘肅平慶道二十三年調西安督糧道三十三年擢湖南按察使三十六年調雲南按察使三十七年擢布政使是年以審擬逃兵寬縱落職四十二年命在四庫全書館爲總纂官三十三年仍授檢討四十七年擢國子監司業後三年而終年六十有四子一芾公以弱冠入詞林海內交推其文學而公篤志於經世之務所至必爬梳剔抉據今考古若絲縷之有紀罔罟之有綱咨民

之疾苦而討論之在平慶及西安皆有惠政及民尤畱心於水利著涇渠志三卷其論云謹按秦鄭國漢白公宋豐利及元之御史新渠明之廣惠與今龍洞渠涇陽新舊志皆云名殊而實一其說非也鄭渠東北行合冶谷清谷濁谷及薄臺石川諸水徑富平蒲城以達同州朝邑史記所謂並北山東注洛而徐廣謂出馮翊懷德縣者是白渠東南行循涇水徑高陵臨潼以注於渭故漢書云尾入櫟陽是此兩渠所徑本不同矣鄭渠在唐時僅有故道可攷而宋代遂云不可復今更無遺蹟矣白渠雖至今不廢然自宋熙甯大觀閒鑿中山引涇水東南與小鄭渠會下流二十餘里乃與白渠合則是古今所通號爲白渠者乃在三限口以下而其引水

出中山口者了非當時故蹟則白渠亦廢久矣宋渠北移白渠口上五十餘步元渠又移上豐利渠北二百餘步明渠又上御史渠北里餘皆承前代廢蹟而更張焉非因之也今之龍洞雖仍廣惠之舊然昔本引涇入渠今乃卽山澗泉昔以引涇爲利今更拒涇使不爲害制置旣別功用亦殊安可混而同之世之論者不惟其是非利病是辨而欲驅今就古以相傅會太史公所謂無異於以耳食者也若夫川渠之勞可數而知矣鄭白之工史不詳其本末然韓本謀罷秦秦覺而至欲殺鄭國則是果足以罷之也史記平準書漢書食貨志皆言番係穿汾河渠鄭當時鑿漕直渠朔方亦作漑渠作者各數萬人歷二三期而功不就費亦各以鉅萬數白



渠之工詎下於此宋之渠以工大而罷者數矣中間嘗調發丁男萬三千人屬孫冕督治而不紀其成其後豐利渠勵而成之而工作已更三歲元之御史渠火焚水淬鑿石尺直至金二兩有半積工十四萬九千五百然且三十餘年而功未成明之廣惠渠五縣民更番供役成之以十七年之久而鑿不甚闊泥沙壅塞雖成無用是何用力多而成功少也又況召匠貼役繫椿起堰下至梢椿筓棧麻鐵苦索一切出之於民民益蕭然繁費矣宋疑曰造木堰凡用梢椿萬一千三百餘歲出於綠渠之民夏潦堰壞秋復率民持之數斂重困無有止息元史曰奉元亢旱五載失稔人皆相食流移疫死者十七八今差夫又令就出用物實不能辦集涇陽舊

志曰五縣民八月治堰九月畢工截石伐木掘泥輓土入水置閘  
下臨不測十月引水以達來歲入秋始罷已復作役寒暑晝夜不  
得少休加以官府程督條約禁限瑣屑尤甚近年水脈艱澀濇潤  
益寡民或上訴願弛其利以免劬瘁有司以故事恆規不敢輒許  
後志曰自谷口入山峭壁高巖陰飆慘栗絕少人居宿頓無所每  
夫分領一工身入洞底掇石爬泥常須兩三人在上爲之引繼轉  
送數人而食一工之食豈能宿飽五縣相去或數十里或百餘里  
往返奔命勞怨可知嗟乎穿渠本以利民也而民之勞費至於如  
此非以愛之實以害之 朝廷本意亦豈如此乎今之龍洞則明  
之廣惠故渠也渠之水則山下之散泉也因其已成不別事穿治

國朝志卷之二十一 卷二十一  
十一  
矣收其迅走不更勞陂堰矣於是決疏泥淤完治隄岸不過費縣  
官錢數千計而此數十泉者固已沖澼浩衍合能效技以畢輸於  
渠而流潤於四縣以視昔人鑿山衍水力愈勤而謀愈拙者豈特  
事半功倍而已若乃役由私雇而無調發期會之煩官自購材而  
無糾率抑配之擾役興而人不知豈非萬祀之永賴者乎然是泉  
也項襄毅實嘗鑿而出之而龍洞以南眾泉竝列則尤非旦夕之  
所得然而昔之人莫有爲之計者何也引涇之利熟於耳而盤  
固於胸臆雖有他便利至於倍蓰什伯而莫與易焉故交臂而失  
之也嚮使蚤知變計如今日則將遠引深閉以拒涇而不暇尙何  
穿山治堰亟困其民而不已哉是故古人之法不善用之或足以

敗而善爲理者酌劑變通雖其陳迹敝政而常能因敗以爲功雖  
然今日之計亦有當急者曰謹視隄壩而已隄之作亦在項襄毅  
時寬則七尺崇止二尺然更百數十年而其功不壞雍正時始增  
高二尺亦數年無恙乾隆二年通判羅國輯請於臺使又增高五  
尺未二年而涇水大至隄竟毀其後易知縣唐秉剛繼治之以乾  
隆四年十月隄成至八年六月又毀是何也隄崇二尺至不高也  
而七尺之徑則已厚其用但以障泉而不以捍涇昔人比之布甑  
於地水至則涌而過耳後之增砌至於九尺而七尺之厚無所加  
非獨不加而已層累之形豐下而削上比至其巔纔有三尺如是  
則形單地危而其禦大水也無力而是水也挾其暴盛之氣出於

兩崖之間陜隘束急無所發怒適與隄遭則齧抉掀危以圖一逞不幸而授以尺寸之間則崩潰遂不可止勢固然也是固治隄之法苟欲崇之則必厚之不然者毋甯卑卑而涇水入焉雖足以淤渠待其過而搜剔爬梳一日夜之力耳高而不厚則水之漲發無常雖更增之尋丈猶未能使涇不入也而崩潰之患其費必鉅而又需之歲月而後完使百姓坐失數時之利故曰毋甯卑也此有司之所宜知也諸壩之制惟洞口爲非宜聞之故老順治閒金漢鼎實始爲此乾隆二年之壩特因之耳金之始爲渠蓋猶覬欲引涇旣而知其不可引也而見洞中之泉亦足以會眾泉資灌溉於是始慮濁涇之敗泉而置壩以拒其入顧猶低徊顧戀倥倥倥倥於涇

之萬一可引而姑畱洞口之迹以不沒其舊此惑者見也夫洞口之鑿欲引涇也然而常時則涇不受引比其漲盛而濁汚乃足以敗泉然則洞口者揖盜入室之計也自順治至於今又百餘年矣涇流去渠口又益下矣渠泉之爲利較然明矣此其與涇誠有不能存之勢尙何洞口故蹟之足畱哉謂宜毀撤此壩以巨石堅塞洞口視其損敝而時葺之使濁涇不得涓滴入洞泉不得涓滴出則壩之北尙有泉二三孔可以益渠以大其利所謂拔本塞源計無有急於此矣若大小退水槽兩閘水磨橋大王橋廟前溝渠右各壩皆清濁之要限出入起巨防並須官自檢察不以寒暑輟按行不以細小廢賞罰持久不懈功利滋多此日計不足月計有餘

匡阜司用典有元祐 卷一百一十一  
之道也及在雲南憫銅政之弊病民而兼以病官於是上下數十年旁搜博訊窮原竟委指利害之所由來以求補救之術因條上於總督巡撫其略曰竊見滇南地處荒裔言政者必以銅政爲先然自官置廠以來未六十年而官民交病進退兩窮或比之救荒無奇策何也蓋今日銅政之難其在採辦者四而在轉運者一一日官給之價難再議加也乾隆十九年前巡撫愛必達以湯丹銅價實少八錢有奇奏蒙 恩許半給則加四錢二分三釐六毫越二年前巡撫郭一裕請以東川鑄息充補銅本則又加四錢二分三釐六毫越六年前總督吳達善通籌各局加鑄再請增給銅價則又奉 特旨加銀四錢又越六年前巡撫鄂爾肅 旨陳請則

又暫加大錢越三年始停暫加之價於是湯丹大水碌碌茂麓等廠遂以六兩四錢爲定價而青龍山等二十餘小廠舊時定價三兩八九錢四兩一二錢者亦於乾隆二十四年前巡撫劉藻奏奉俞旨既照湯丹舊例每銅百斤定以五兩一錢五分有奇收買卽金釵最劣之銅亦以四兩之舊價加銀六錢 朝廷之德意至爲厚矣然行之數年輒以困敝告豈誠人情之無厭哉限於舊定之價過少雖累加而莫能償也夫粵蜀與滇比鄰而四川之銅以九兩十兩買百斤廣西以十三兩買百斤何以雲南獨有節縮平江陰楊文定公名時撫滇奏陳銅廠利弊疏云各廠工本多寡不一牽配合計每百斤價銀九兩二錢其後凡有計息議賠莫不以



此爲常率至買銅則定以四兩以至六兩然且課銅出其中養廉  
公費出其中轉運耗損出其中捐輸金江修費出其中卽其所謂  
六兩者實得五兩一錢有奇非惟較蜀粵之價幾減其半卽按之  
雲南本價亦特十六七耳故曰舊定之價過少也然在當時莫有  
異辭而今乃病其少者何也舊時滇銅聽人取攜自康熙四十四  
年始請官爲經理歲有常課既而官給工本逋欠稍多則又收銅  
歸本官自售至雍正之初始議開鼓鑄運京局以疏銷積銅其實  
戕收之銅不過八九十萬又後數年亦不過二三百萬比於今日  
十之二三見名爲歸官而廠民之私以爲利者猶且八九官價之  
多寡固不較也自後講求益詳綜覈益密向之隱盜者至是而釐

剔畢盡於是厥民無復纖毫之贏溢而官價之不足始無可以取  
償是其所所以病也茲峒路已深近山林木已盡夫工炭價一皆數  
倍於前而又益以課長之掎剋地保之科派官役之往來供億於  
是向之所謂本息課運役食雜用以及廠欠路耗並計其中而後  
又有九兩二錢之實值者今則專計工本而已幾於此廠民受價  
六兩四錢外尚須貼費一兩八九錢而後足問所從出不過移後  
補前左支而右絀他日之累有不可勝言者矣夫銅價之不足廠  
民之困憊至於如此然而未有以加價請者何也誠知度支之籍  
制有經非可以發棠之請數相嘗試也且雖加以四兩六錢之價  
而積困猶未遽蘇也故曰官給之價難議加也採辦之難此其一

也一日取用之數不能議減也蓋滇銅之供運京外者亦嘗一二  
議減矣乾隆三十二年雲南巡撫鄂爾琿以各廠採銅纔得五百餘  
萬不能復供諸路之買咨請自爲區畫准戶部議留是年加運之  
京銅及明年頭綱銅以及諸路買鑄於是雲南減運二百六十餘  
萬斤後三年雲貴總督明德又以去年獲銅雖幾千萬然自運供  
京局及酉滇鼓鑄外僅餘銅百三十萬斤以償連年積逋九百二  
十餘萬猶且不足難復徧應八路之求因請槩停各路採買准戶  
部議奏許緩補解京銅酌停江南江西兩道採買於是雲南減買  
五十餘萬斤後半年前巡撫明德又以各路委官在滇候領銅四  
百一十餘萬以去年滇銅所餘一百餘萬計之四年乃可足給此

四年之中非特被雷及缺交京銅不能補運而各省歲買滇銅二百餘萬積之數載將有八九百萬愈難爲計因請裁減雲南鑄錢及各路買銅之數准戶部議奏許停雲南之臨安大理順甯廣西府並東川新設各局鑄錢又暫減陝西廣西貴州湖北買銅六十三萬斤於是雲南得減辦二百餘萬斤通計前後緩減五百餘萬廠民之氣力乃稍紓矣夫滇銅之始歸官買也歲供本路鑄錢九萬餘千及運湖廣江西錢四萬串計纔需用一百一萬斤耳至雍正五年滇廠獲銅三百數十萬斤始議發運鎮江漢口各一百餘萬聽江南湖南湖北受買至雍正十年發運廣西錢六萬二千餘串亦僅需銅四十餘萬其明年欽奉 世宗憲皇帝諭旨議於廣

西府設局開鑄歲運京錢三十四萬四千六十二串計亦止需銅一百六十六萬三千餘斤乾隆二年總督尹文端公繼善又以浙江承買洋銅逋欠滋積京局歲需洋銅滇銅率四百萬斤請 敕江浙赴滇買銅二百萬斤雲南依准部文解運京錢之外仍解京銅三十餘萬以足二百萬之數而直隸總督李衛又以他處遠買滇銅轉解孰與雲南徑運京局由是各省供京之正銅及加耗悉歸雲南辦解然尙止於四百四十萬也未幾而議以停運京錢之正耗銅改爲加運京銅一百八十九萬餘斤矣又未幾而福建採買二十餘萬斤矣湖北採買五十餘萬斤矣浙江採買二十餘萬斤矣貴州採買四十八萬餘斤矣既而廣西以鹽易銅十六萬餘

斤矣。既而陝西罷買川銅，改爲滇銅三十五萬，尋又增爲四十萬斤矣。於是雲南歲需備銅九百餘萬，而後足供京外之取。而滇局鼓鑄尙不與焉。夫天地之產常須留餘以待孳息，獨滇銅率以一年之入及一年之用，比於竭流而漁鮮能繼矣。又況一年之用幾溢於一年之入，此凶年取盈之術也。故曰取給之數過多也。嘗稽滇銅之產，其初一二百萬斤者，不論矣。自乾隆四五年以來，大抵歲產六七百萬耳。多者八九百萬耳，其最多者千有餘萬。至於一千二三百萬止矣。今乾隆三十八年三十九年，皆以一千二百數十萬告此滇銅極盛之時。未嘗減於他日耳。然而不能給者，惟取之者多也。嚮時江安閩浙買滇銅，以代洋銅。議者獨以滇銅衰

盛靡常當多爲之備仍責江浙官收商買洋銅以冀充裕及請滇銅徑運京師以其餘溢留湖廣開鑄而商辦洋銅則聽江浙收買鑄錢議者又以滇銅雖有餘尙須籌備以供京局若遽留楚供鑄設令將來京銅有缺所關不細又議浙江收買洋銅亦須存貯滇銅或缺仍可運京接濟卽近歲截留京銅部議亦有滇銅實有缺乏情形當卽通籌酌劑是皆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爲天下計非獨爲滇計也至於今日而京師之運額旣無可缺而自江南江西以外尙無浙閩黔粵秦楚諸路開鑄紛綸並舉一則曰此民用也饒錢也不可少也再則曰鑪且停矣待鑄極矣不可遲也而滇之銅政騷然矣夫以雲南之產不能留供雲南之用而裁鑄錢以界

諸路諸路之用銅者均被其利而產銅之雲南獨受其害其產愈多則求之益眾而賣之益急然則雲南之銅何時足乎故曰取用之數不能議減也採辦之難此其二也一曰大廠之逋累積重莫蘇也謹按楊文定公奏陳銅政利弊疏云運戶多出夷獠或山行野宿中道被竊或馬牛病斃棄銅而走或奸民盜賣無可追償又硃民皆五方無業之人領本到手往往私費無力開採亦有開硃無成虛費工本更或採銅既有而偷賣私銷貧乏逃亡懸項纍纍名曰廠欠由此觀之自有官廠卽有廠欠非一日矣然其時凡有無追之廠欠並得乞 恩貸免故歲歲採銅數倍於前而廠民之逋欠亦復數倍司廠之員懼遭苛譴少其數以報上官而每至數



年輒有巨萬之積欠則有不可以豁除請者矣上官以其實欠而莫能豁也於是委曲遷就以姑補其闕乾隆二十三年奏請預備湯丹等廠工本銀十二萬五千兩所以償廠欠也三十三年逮治綜理銅政及司廠之員著賠銀七萬五千餘兩所以釐廠欠也三十七年除豁免之令而於發價時每以百兩收銀一兩大約歲發七十萬兩可收七百餘兩籍而貯之以備逃亡亦所以減廠欠也至於開採之遠工費之多官本之不足則莫有爲之計者故不數年而廠欠又復如舊三十七年冬均考廠庫以稽廠欠前後廠官賠補數萬斤外仍有民欠十三萬餘兩重蒙 皇恩特下指揮俾得利便然後廠銅得以十一通商而以鑄息代之償欠今之東川

局加鑄是也然加鑄之息悉以償廠欠通商之銅又以輪扇供鑄  
至於未足之工本依然無措也是以舊通方去新欠已來兩年閒  
又不可訾算矣自頃定議每以歲終責取無欠結狀由所隸上司  
加之保結由是連歲無廠欠之名然工本之不足廠民不能徒手  
枵腹而致採也則爲之量借油米鑪炭以資工作而責其輸銅於  
官以此羈縻廠民曰爾第力採我能爾濟廠民亦以此餌其口曰  
官幸活我我且力採以贖前負上下相蒙不過覬倖於萬有一遇  
之堂礪是雖諱避廠欠而積其欠借不歸之油米鑪炭亦復不下  
巨萬之值要之皆出公帑也蚩蚩之氓何知大義彼其所以俯首  
受役敝形體而不辭者孳孳爲利耳至於利之莫圖而官帑之通

負且日迫其後而廠民始無望矣夫廠以出銅民以廠爲業民無所望廠何有焉區區三五官吏之講求其於銅政庸有濟乎故曰大廠之逋累積重莫蘇也採辦之難此其三也一曰小廠之收買渙散莫紀也雲南礦廠其舊且大者湯丹碌碌大水茂麓爲最而甯臺金釵義都次之新廠之大者獅子山大功爲最而發古山九度萬象諸廠次之至於青龍山日見汎鳳凰坡紅日巖大楓嶺諸廠竝處僻遠礦銅深窅常在叢山亂箐之間而如大屯白凹人老箭竹金沙小巖又皆界連黔蜀徑路雜出奸頑無藉貪利細民往往潛伏其閒盜採盜鑄選踞高岡深林預爲走路一遇地方兵役蹤跡旬捕則紛然駭散莫可尋追其在廠地採礦又皆游惰窮民

荷剛隸食既無費力深開遠入僅就山膚尋苗而取礦經採之處  
比之難高採獲之礦謂之草皮菜硫是雖名爲採銅實皆僥倖嘗  
試一引既斷又覓他引一處不獲又易他處往來紛籍莫知定方  
是故一廠之所而採者動有數十區地之相去近者數里遠者一  
二十里或數十里雖官吏之善察者固有不能周盡矣加以此曹  
不領官本無所統一其自爲計也本出無聊既非恆業何所顧惜  
有則取之無則去之便於就則取之不便於就則去之如是而繩  
以官法課以常科則有散而走耳何能糜乎官廠者見其然也故  
常莫可誰何而惟一二客長錫頭是倚廠民得礦皆由客長平其  
多寡而輸之錫頭鑪房因其礦質幾鍛幾揭而成銅焉每以一鑪

之銅納官二三十斤酬客長錫頭幾斤餘則聽其懷攜遠賣他方  
覈其實數曾不及湯丹廠之百一夫以滇南礦廠之多諸路取求  
之廣而惟二三大廠是資其餘小廠環布森列以幾十數而合計  
幾十廠之銅比之二三大廠不能半焉則大廠安得不困故曰小  
廠之收買渙散莫紀也採辦之難此其四也若夫轉運之難又可  
略言矣夫滇僻壤也著籍之戶纔四十萬其畜馬牛者十一二耳  
此四十萬戶分隸八十七郡邑其在通途而爲轉運所必由者十  
二三耳由此言之滇之牛馬不過六七萬而運銅之牛馬不過二  
三萬蓋其大較矣滇既有歲運京銅六百三十萬又益諸路之採  
買與滇之鼓鑄歲運銅千二百萬計馬牛之所任牛可載八十斤

馬力倍之一千餘萬之銅蓋非十萬匹頭不辦矣然民間馬牛止供田作不能多畜以待應官歲一受雇可運銅三四百萬其餘八九百萬斤者尙須馬牛七八萬而滇固已窮矣乾隆三年廷議廣西府局發運京錢陸用牛一萬四千頭馬九千匹水用船三千隻念其雇集不易恐更擾民輒許停鑄是年雲南奏言滇銅運京事在經始江安閩浙之二百萬未能一時發運准戶部議運京許寬至明年而江浙諸路之銅且需後命凡以規時審勢不欲強以所必不能也又前件議云戶部有見銅三百萬工部稍不足可且借撥又乾隆三十五年議云戶工兩局庫有見銅四百五十萬雲南尙有兩年運銅計可銜接抵局者仍八百餘萬自後滇之發運

源源無絕以供京局鑄錢有盈無絀其截發挂欠銅三百五十餘萬均可著緩補解此其爲滇之官民計者持論何愬而其爲國用計者論事又何詳也今則不然戶局有銅二百五十萬合工部之銅三四百萬滇銅之發運在道歲內均可繼至者千有餘萬其視往時略無所減而議者且切切焉有不繼之憂於是雲南歲又加運舊欠銅八十萬斤通前爲七百一十餘萬而滇益困矣且夫轉運之法著令固已甚詳矣初時京銅改由滇運起運之日必咨經過地方並令防衛催稽守風守水守凍又令所在官司覈實轉報咨部其後以運官或有買貨重載淹留遲運兼責沿途官弁驅促進行徇隱有罰其後又以納銅不如本數議請申用雍正二年採

辦洋銅之例運不依限者褫職戴罪管運委解之上官並奪三官  
領職如故其有盜賣諸弊本官按治如律並責其上官分賠又改  
定運限自永甯至通州限以九月其在漢口儀徵換鑊換船限以  
六十日自守凍外守風阻水之限不復計除運銅入境並由所在  
官弁依期申報奏聞而滇蜀亦復會商以永甯瀘州搬銅打包限  
五十五日其由永甯抵合江由重慶府抵江津並聽所在鎮道稽  
查委官催督或有無故逗畱地方官弁匿不實報者並予糾劾其  
後以銅船停泊阻塞輓漕又議緣江道路委遊擊都司押運自儀  
徵以下並聽巡漕御史催趨運官雖欲飾詐遷延固不得矣又積  
疲之後戶部方日月考課於是巡撫與布政使躬歷諸廠以求採



運之宜而責巡道周環按視以課轉運之勤怠而察其停寄盜匿  
其自守丞以下州縣之長與簿尉巡檢之官往來相屬符檄交馳  
弁役四出所在官吏日惴惴焉抹過之不暇而廚傳騷然矣嘗考  
乾隆二年滇有餘銅三百七十四萬故能籌洋銅之停買十七年  
有積銅一千八九百餘萬故能給諸路之取求二十四年以後有  
大興大銅二廠驟增銅四百餘萬故能貼運京銅遂無缺滯此如  
永利其積不厚而日疏決之則涸可立待勢固然也今司運之官  
懼罹罪責既皆增價雇募然猶不免以人易畜官司責之吏役吏  
役責之鄉保里民每簞數日之糧以應一日之役中間科索抑派  
重爲民擾喜事之吏驅率老幼橫施鞭撻瘁民生而虧政體非小

故也具此五難是以滇之銅政有採荒無奇策之喻雖然荒固不可不採而銅固不可不辦不可不運也嘗竊求前人之論議厝注得失之所由其有已效於昔而可試行於今者曰多籌息錢以益銅價也通計有無以限買銅也稍寬考成以紓廠困也實給工本以廣開採也預借雇值以集牛馬也雲南之銅供戶工二部供浙閩諸路供本路州郡餼餉其爲用也大矣故銅政之要必寬給價給價足而後廠眾集廠眾集而後開採廣採則銅多銅多則用裕前巡撫愛必達疏云湯丹大水等廠開採之初辦銅無多迨後歲辦銅六七百萬及八九百萬今幾三十年課耗餘息不下數百萬金近年礦砂漸薄窩路日遠近廠柴薪伐盡炭價倍增聚集人

多油米益貴每年京外鼓鑄需銅一千萬餘斤鑪民工本不敷歲出之銅勢必日減洋銅既難採辦滇銅儻復缺少京外鼓鑄何所取資前巡撫劉藻以湯丹大水不敷工本兩經奏 允加價廠民感奮大峒廠本年辦銅六十萬大興廠夏秋雨集停工尙有銅三百七十八萬各廠總計共銅一千二百餘萬歷歲辦銅之多無逾於此實蒙 特允初未見有不許也今之去昔近者十年遠者二十餘年所云禮峒日遠改採日難者又益甚矣而顧云發棠之請不可數嘗者何也有銅本斯有銅息有鑄錢斯有鑄息故曰有益下而不損上者不可不講也按乾隆十八年東川增設新局五十三座加鑄錢二十二萬餘千備給銅鉛工本之外歲贏息銀四萬三

千餘兩九年之間遂有積息四十餘萬自是以後雲南始有公貯之錢而銅本不足亦稍稍知所取給矣二十二年東川加半卯之鑄歲收息銀三萬七千餘兩以補湯丹大水四廠工本之不足二十五年以東川鑄息不敷加價又請於會城臨安兩局各加鑄半卯二十八年再請加給銅價則又於東川新舊局冬季三月旬加半卯三十年又以銅廠採獲加多東川鑄息尙少則又請每月每旬各加鑄半卯並以加湯丹諸廠之銅價而大理亦開錢局歲獲息八千餘兩以資大興大峒義都三廠之屛水採銅先後十二年閒加鑄增局至五六而未已滇之錢法與銅政相爲表裏蓋已久矣以廠民之銅鑄錢卽以鑄錢之息與廠費不他籌澤不泛及而

區阜通商英俗不絕 卷一百八十一  
此數十廠百千萬眾皆有以蘇困窮而謀飽暖積其懽呼翔踊之  
氣銅卽不增亦斷無減於以維持銅政縣衍泉流所謂多鑄息錢  
以益銅本者此也取給之數誠不可議減矣諸路之所自有與其  
緩急之實不可不察也往者江南江西浙江福建陝西湖北廣東  
廣西貴州九路之銅皆買諸滇沓至迭來滇是以日不暇給夫  
聖朝天下一家其在諸路者與在滇之備貯固無異也竊見去年  
陝西奏開甯羌礦峒越兩月餘已獲見銅二千四百斤仍有生砂  
又可煉銅五六千斤由此鎚鑿深入真脈顯露久大可期又湖北  
奏開咸豐宣恩兩縣礦廠先後煉銅已得一萬五千餘斤將來獲  
利必倍益見之郵報者如此今秦楚開採皆年餘矣其獲銅也少

亦當有數萬而採員之滇銅如故必覈其自有之數則此二邦者固可減買也貴州本設二十鑪繼而減鑄二十三卯採買滇銅亦減十萬頃歲又減五鑪議以銅四十四萬七千斤歲爲常率而滇銅仍實買三十九萬六千六百六十斤至於黔銅則減七萬將以易且安者自予而以勞且費者予滇非平情之論也是故黔之採買亦可減也又今年陝西奏言局銅見有二十五萬一千四百餘斤加以商運洋銅五萬當有三十餘萬又委官領買之滇銅六十二萬六千二百斤且當繼至以此計之是陝西已有銅九十餘萬而又有新開之礦廠產銅方未可量此一路之採買非惟可減抑亦可停矣又聞浙湖北及江南江西舊買洋銅每百斤價皆十七兩五

錢而滇銅價止十一兩較少六兩五錢其改買宜矣然此諸路者其運費雜支每銅百斤例銷之銀亦且五六兩合之買價常有十六七兩其視洋銅之價未見大有多寡加以各路運官貼費自一二千至五六千則已與洋銅等價矣以此相權滇銅實不如洋銅之便則此數路者並可停買也誠使覈其實用則歲可減撥百數十萬而滇銅必日裕矣所謂通計有無以限買銅者此也廠欠之實見之楊文定公始籌廠務之年後乃日加無已逮其積欠已多始以例請放免其放免者又特逃亡物故之民而身有廠欠受見價採見銅而納不及數者不與焉是故放免常少而逋欠常多乾隆十六年議以官發銅本依經徵鹽課例以完欠分數考課廠官

墮徵之法止於奪俸廠官尙得籍其實欠之數以要一歲之收於  
採固無害也其後以廠欠積至十三萬而督理之官自監司以下  
並皆逮治追償尋以銅少不能給諸路之採買遂以借撥運京之  
額銅二百六十幾萬者計其虛值而議以實罰於諸廠之官罰金  
至十有四萬尋以需銅日急嚴責廠官限數辦銅其限多而獲少  
者既予削奪或乃懼罹糾劾多報銅斤則又以虛出通關按治如  
律罪至於死斯誠銅廠之戾會矣夫大小諸廠鑪戶砂丁之屬眾  
至千萬所恃以調其甘苦時其緩急者惟廠官耳顧且使之進退  
狼狽莫所適從至於如此銅政尙可望乎故曰歲供之銅猶纍纍  
千百萬者幸耳由今計之將欲慎覈名實規圖久遠漸以興銅政



神 國計則非寬廠官之考成不可何也近歲之法既以歲終取其所欠結狀而所轄之上司又復月計而季彙之廠官不敢復多發價必按其納銅之多寡一如預給之數而後給價繼採是誠可以杜廠欠矣然而採銅之費每百斤實少一兩八九錢者願安出乎給之不足則民力不支將散而罷採欲足給之而欠仍無已必不見許於上官是又一戾也然則今之歲有銅千百萬者何恃乎預借之底本與所謂接濟之油米固所賴以贍廠民之匱乏而通廠政之窮者也謹按乾隆二十三年預借湯丹廠工本銀五萬兩以五年限完又借大水碌碌廠工本銀七萬五千兩以十年限完皆於季發銅本之外特又加借使廠民氣力寬舒從容攻採故能

多得銅以償風運也三十六年又請借發特奉 諭旨以從前借  
多扣少廠民寬裕今借數既少扣數轉多且分限三年較前加迫  
恐承領之戶畏難觀望日後藉口遷延更所不免仰見 聖明如  
神坐照萬里而當時猶以日久逋逃新舊更易爲慮不敢寬期多  
發僅借兩月底本銀七萬數千兩而以四年限完廠民本價之外  
得此補助雖其寬裕之氣不及前借而猶倚以支延且三四載此  
預借底本之效也又自三十四年三十七年先後陳請備貯油米  
炭薪以資廠民廠民乃能盡以月受銅價雇募砂丁而以官貸之  
油米資其日用故無情採斯又所謂接濟者之效也今月扣之借  
本消除且盡獨油米之官貸當以銅價計償而遲久未能者猶且

仍歲加積繼此不已萬一上官不諒而責以逋慢坐以虧那則廠官何所逃罪是又他日無窮之禍而爲今日之隱憂者也前歲雲南新開七廠條具四事戶部議曰鑪戶砂丁類皆貧民不能自措工本賴以預領官銀資其工採峒硤羸絀不齊不能絕無逃欠若槩令經放之員依數完償恐預畱餘地憚於給發轉妨銅政信哉斯言可謂通達大計者矣今誠寬廠官之考成俾得以時貸借油米而無他日虧缺之誅又做二十三年預借之法多其數而寬以歲時則廠官無迫狹畏阻之心而廠民有日月舒長之適上下相樂以畢力於礦廠而銅政不振起採辦不加多者未之有也所謂寬考成以紓廠困者此也小廠之開渙散莫紀矣求所以統一之

整齊之者不可不亟也竊見乾隆二十五年前巡撫劉藻奏言中外鼓鑄取給湯丹大水者十八九至餘諸小廠奇零湊集不過十之一二然土中求礦衰盛靡常自須開採新礮預爲之計庶幾此竊彼盈源源不匱今各小廠旁近之地非無引苗惟以開挖大礦類須經年累月廠民十百爲羣通力合作借墊之費極爲繁鉅幸而獲礦煉銅輸官乃給價甚微不惟無利可圖且不免於耗本斷難竭蹶從事又奏云青龍等廠乾隆二十四年連閏十有三月共獲銅四十八萬自二十五年二月奉 旨加價至二十六年三月初旬亦閏十有三月共獲銅一百餘萬所獲餘息加給銅價之外實存銀二萬九千數百兩較二十四年多息銀一萬有奇而各廠

民亦多得價銀一萬二千餘兩感戴 聖恩洵爲惠而不費又三十三年前巡撫明德奏言雲南山高脈厚到處出產礦砂但能經理得宜非惟裨益銅務而數千萬謀食窮民亦得藉以資生由此觀之小廠非無利也誠使加以人力穿峽成堂則初闢之礦入不必深而工不必費又其地僻人少林木蔚萃採伐旣便炭亦易得較大廠攻採之費當有事半功倍者尤不可不亟圖也今廠民旣皆徒手掠取而一出於僥倖嘗試之爲而爲廠官者徒取坐守抽分之課外此已無多求是故諸小廠非無礦也貨棄於地而莫爲惜也又況盜賣盜鑄其爲漏卮又不知幾何哉小廠之銅歲不及湯丹大水諸大廠之十一者實由於此誠於廠之近邑招徠土

著之民聯以什伍之籍又擇其愿樸持重者爲之長於是假之以底本益之以油米薪炭則渙散之眾皆有所繫屬久且倚爲恆業雖驅之猶不去也然後示以約束董以課程作其方振之氣厚其已集之力使皆穿石破峽以求進山之礦而無半途之廢雖有不成者寡矣若更開曲靖廣西之鑄局而以息錢加銅價則宣威霑益諸山之銅不復走黔路南建水蒙自諸山之銅無復走粵安見小廠不可轉爲大也所謂實給工本以廣開採者此也滇之牛馬誠少矣滇之所儲備又虛矣而部局猶以待鑄爲言移牒趣運急如星火殆未權於緩急之實者也銅運之在滇境者後先踵接依次抵瀘旣以乙歲之銅補甲歲之運又將以乙歲之運待丙歲之

銅而瀘州之旋收旋兌者亦略不停息則又終無儲備之日矣夫  
惟寬以半歲之期會然後瀘州有三四百萬之儲儲之既多則兌  
者方去而運者繼來是常有餘貯也如是而凡運官之至者皆可  
以時兌發次第啟行在瀘既無坐守之勞在途亦有催督之令運  
何爲而遲哉若夫籌運之法固非可以滇少馬牛自謝也則嘗竊  
取往籍而考之始雲南之鑄錢運京也由廣西府陸運以達廣南  
之板蚌舟行以達粵西之百色而後迤邐入漢而廣西廣南之間  
經由十九廳州縣各以地之遠近大小雇牛遞運少者數十頭多  
者三五百至一千二百並以先期給價雇募每至夏秋觸冒瘴霧  
人牛皆病故常畏阻不前既又官買馬牛製車設傳以馬五百八

十八四分設七驛又以牛三百七十八頭車三百七十八輛分設九驛遞供轉運會部議改運滇銅乃停廣西之鑄而以江安浙閩及湖北湖南廣東之額銅並停買歸滇運京於是滇之正耗四百四十餘萬悉由東川徑運永甯其後以尋甸威甯亦可達永甯也乃分二百二十萬由尋甸轉運而東川之由昭通鎮雄以達永甯者尙二百二十萬其後又以廣西停鑄之錢合其正耗餘銅通計一百八十九萬一千四百四十斤並令依數解京是爲加運之銅亦由東川尋甸分運至乾隆七年而昭通之鹽井渡始通則東川之運銅半由水運以抵瀘州半由陸運以抵永甯十年威甯之羅星渡又通則尋甸陸運之銅既過威甯又可舟行以抵瀘州矣十



四年金沙江以訖工告而永善黃草坪以下之水亦堪通運於是東川達於昭通之銅皆分出於鹽井黃草坪之二水與尋甸之運銅並得徑抵瀘州矣然東川昭通之馬牛亦非盡出所治黔蜀之馬與旁近郡縣之牛蓋常居其大半雇募之法先由官驗馬牛烙以火印借以買價每以馬一匹借銀七兩牛四頭車一輛借以六兩比其載運則半給官價而扣存其半以銷前借扣銷既盡則又借之往來周旋如環無端故其受雇皆有熟戶領運皆有恆期互保皆有常侶經紀皆有定規日月既久官民相習雖有空乏而無逋逃亦雇運之一策也今宣威既踵此而試行之矣使尋甸及在威甯之司運者皆行此法以歲領之運價申明上官預借運戶多

買馬牛常使供運滇產雖乏庶有濟乎然猶有難焉者諸路之採買雇運常遲也頃歲定議滇銅每以冬夏之杪計數分撥大小之廠各以地之遠近銅之多寡而撥之採買委官遠至東馳西逐廢曠時月是以今年始議得勝日見白洋諸遠廠之銅皆自本廠運至下關由大理府轉發黔粵之買銅者鮮跋涉矣而義都青龍諸近廠與雲南府以下之廠猶須諸路委官就往買銅自雇自運咸會百色然後登舟主客之勢呼應既難又以農事牛馬無暇夏秋瘴盛更多閒阻是故部牒數下而雲南之報出境者常慮遲也往時臨安路南之銅皆運彌勒縣之竹園村以待諸路委官之買運其後以委官之守候歷時爰有赴廠領運之議然其時實以雲南

缺銅不能以時給買非運貯竹園村之失也誠使減諸路之採買而盡運迤西諸廠之銅貯之雲南府以知府綜其發運又運臨安路南之銅盡貯之竹園村以收發責之巡檢如是則諸路委官至輒買運去耳豈復有奔走曠廢之時哉若更依倣運錢之制以諸路陸運之價分發緣路郡縣各募運戶借以官本多買馬牛按站接運比於置郵夏秋盡撤馬牛歸農停運則人馬無瘡癘之憂委官有安閒之樂於其暇時又分尋甸運銅之半由廣西廣南達於百色竝如運錢之舊卽運京之銅亦且加速一舉而三善備焉矣惟擇其可而採納焉書上不果行其後銅政日益困敝始取其說稍稍用之然亦不能盡也是以滇之官吏至今莫不誦習其書公

二十六歲喪父事母色養四十年如一日宦轍所至必與版輿俱  
比居太夫人喪年已六十一矣哀毀一如少壯者性好朋友與同  
年邵君齊燾鄭君虎文輩尤善寓書往復率以文章道義相劇切  
每別必涕泣不自已蓋篤於行誼如此公言經兼訓詁論道學兼  
取陸王詩文自魏晉迄於唐之杜韓柳皆能擬其形容而契其意  
旨有芥子先生集凡二十四卷昶以癸酉鄉試獲出公門下蓋三  
十餘年知公之行事爲詳又恨其言而未行行而未盡效因倣史  
傳之例綴其要者著之雖繇而不殺俾後之惇史有徵於此其亦  
公之志也

右行狀王昶撰

先生官雲南時有功銅政甚偉滇人思之先是昆明五華書院中祀鄂文端公爾泰楊文定公名時尹文端公繼善陳文恭公宏謀李恭毅公湖明將軍瑞為六賢祠至是以先生耐祀更名七賢蘭泉司寇為撰碑記

右紅豆樹館詩話陶梁撰

按王公直隸定興人

吳虎炳

吳虎炳江蘇山陽人乾隆七年明通榜進士以騰錄議敘授廣西馬平縣知縣十一年丁憂回籍十四年服闋命發往湖北差委十五年補公安縣知縣十九年調漢陽縣知縣二十年經湖廣總督開泰保舉二十一年擢浙江嘉興府知府因嘉興府已題補曾日理仍畱浙遇缺補用二十二年授河南開封府知府二十四年升河北兵備道三十年遷江西按察使三十一年調山西按察使三十二年復調江西按察使三十三年調廣西按察使三十五年擢河南布政使三十八年調湖北布政使奏湖北借項修署尙未扣完者共有三萬七千餘兩其中有逾限經年未報工竣尙未起

扣者請嗣後凡有借項修署已逾定限未報完工卽行按數坐扣仍將遷延職名開參下部議行並行文各督撫等一體遵照查辦四十年擢廣西巡撫因應行解京革職道員秦廷基畏罪在寓自盡署臬司黃邦甯移屍入監捏稱在監病故虎炳查明情節奏請將署臬司及司獄宋紱革職審擬並自請嚴議 諭曰秦廷基係問擬斬候應行解京監禁要犯黃邦甯署理臬司膽敢瞻徇同寅情面任聽安住旅館託病延挨不卽起解已屬玩法及秦廷基自縊後復敢捏稱在監病故移屍獄中希圖掩飾其情罪尤屬可惡黃邦甯著革職拏問該撫卽派委妥員速行押解赴京交刑部從重治罪至司獄宋紱雖係專管之員但將秦廷基擡屍入監一節

出自署臬司黃邦甯之意該司獄以微末屬員其力自不能違抗  
予以革職已足蔽辜毋庸審訊治罪吳虎炳到任未及一月即將  
秦廷基應行解部監禁之處飭屬嚴催並將黃邦甯捏報監斃移  
屍入獄各情弊查出據實奏參尙屬認真辦事其失察秦廷基原  
未收禁之處尙可從寬毋庸交部議處四十三年三月奏泗城思  
恩鎮安太平四府地方極邊所屬州縣解犯至省一二千里不等  
住宿之地不盡有城池監獄塘汛礮臺難保無虞請照雲南永昌  
等府之例免其解省專責必由審轉之道員於冬季巡閱時親加  
研鞫 從之五月奏安南夷人陳廷暄阮文富雜髮改裝私越隘  
口 命虎炳親訊具奏尋奏係安南貢使胡仕棟家人民人周貴



受賄引路周貴業已逃竄見在嚴緝 諭曰吳虎炳奏審擬雜髮  
改裝私越隘口之安南夷人陳廷暄阮文富等一摺已批交該部  
議奏矣至周貴以內地民人久竄夷地本非安分之人今又復行  
逃竄其情罪甚屬可惡但該犯見既在逃該撫摺內止應云獲日  
另結今遽以絞決問擬形之奏牘外省辦事豈能周密該犯聞知  
身罹重辟藏匿愈深更難剋期弋獲此卽該撫不解事處但既已  
洩漏端倪尤不宜稍涉懈緩務須嚴飭所屬設法躡緝卽行正法  
其陳廷暄阮文富二人既經訊明不過貪圖獲利起見其罪尙可  
不至於死該撫所擬亦覺過重朕初意本欲將此二人發回安南  
令該國王自行治罪以示天朝寬大之恩今吳虎炳竟以奸細取

供定案若復施恩遣回該國王聞知內地訊問情由必致心生疑畏於辦理轉爲不便只可俟該部覈議覆奏另行酌量降旨以安南素稱恭順本無奸細之可疑而天朝於該國厚示懷柔且並不興軍旅更無事之可探吳虎炳所訊實屬多此一疑該撫欲因此見其辦事細心而不知適形其昧於事理也著諭令各督撫嗣後如遇有外夷交涉之事務須斟酌得宜毋稍舛誤將此傳諭吳虎炳並沿邊各督撫知之七月奏崇善縣恭城縣等處地方戶口日增原貯社穀四千石又桂林等府州所屬之州縣均有穀石分貯佐雜衙門恐佐雜等官因部中無案有虧那徽沔等弊嚴飭佐雜等照例交代報結仍歸所貯之州縣倉內總額照冊報部並責成

道府委員查盤以歸畫一報 聞八月奏於安南境內拏獲受賄  
引路之要犯周貴安南國王派夷目護送進口 諭曰周貴情罪  
甚屬可惡既經拏獲著於該犯解到時卽嚴訊確情從重定擬一  
面奏聞一面正法至摺內稱周貴竄入安南坵黎地方差役躡訪  
得實當卽拏獲投明該國夷目卽派差協同看守見在夷目奉到  
該國王諭飭令一同護送進口等語該國王聞知內地緝獲要犯  
卽派夷目協同看守護送進關甚屬恭順可嘉有此一節應卽將  
陳廷暄阮文富二人發回安南令該國王自行治罪四十四年四  
月奏崇善縣馱盧地方距縣城一百三十餘里稽查難周請將結  
安土州吏目裁汰改爲崇善縣馱盧巡檢遇奸匪賭博等事責成

查辦下部議行是月卒

右 國史館本傳

國史館本傳  
卷二十一  
三十一

--	--	--	--	--	--	--	--	--	--

16

信德

昔周濂溪先生由分甯簿歷廣東提點刑獄所至以洗冤著而不  
殺人以媚人一語遂爲千古之名言夫人卽獻媚何至殺人以媚  
蓋不殺人必將殺己也然有欲殺人而反以殺己者亦有不殺人  
而不但免於殺己者壬戌冬余以訪拏衡陽收糧之丁胥及揭參  
收糧之善化令獲罪於王臬司許撫軍被參待理其時府廳州縣  
之在會城者無不希旨謀殺余雖長厚如藩司聲望如督院不敢  
不殺也其不殺者署道倉公而已公之爲給諫也曾糾余奏事失  
儀蒙 聖恩免議及其署糧道赴岳兌漕也藩司彌縫參款致書  
求換府審衡陽收糧一案之原詳公得書輒然時公之尊人少司

寇公迎養在岳署見書亦慨然念換詳則結黨欺君不換詳則  
違眾賈禍不得已將藩司之書直揭於漕督兩院總督寢其揭恐  
總漕亦然不得已並將總督寢揭之事直揭於部院六科既而總  
憲據漕咨道揭以聞御史又採謗帖譏評入告聖上命阿少  
司農帶李比部往審並帶胡侍御看審寶鏡高懸山精盡見於是  
督撫藩臬及府廳州縣之與其事者皆落職余復蒙恩補授驛  
鹽長寶道公與侍御亦蒙恩侍御加級轉兵科給事中公升四  
川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當公之一揭再揭也止求轉奏解官奉  
其尊人潔身遠害以去雖逆料余參款內此一款必白亦不料諸  
款之因此盡白而至於此番遷擢尤非意料所及也先是少司農

諸公審畢還 朝公亦回澧州署湖南人製萬民衣四襲織四柄  
作四君子詩送之乞余序余引叔向不告免之義辭焉今公之赴  
任也湖南人又作詩以送乞序再三余既悲舊上司僚屬以詭隨  
被牽連而罹清議又喜公以孤立免禍患而受 主知且喜四川  
人之得濂溪先生爲提刑也乃直序其事如此至若公前之糾余  
也余不敢怨公亦不任受怨也後之揭藩揭督以救余也余不敢  
德公亦不任受德也

右送序 謝濟世撰





宋澗

公諱彌字仲良別字蒙泉山東德州人先世有諱性者明刑部右侍郎佐夏原吉治浙西水利有功曾祖炳肅州兵備按察司僉事祖兆李郊城縣教諭 贈儒林郎父來會 贈奉政大夫公少而英特補博士弟子歲科試恆屈其儕故事學使者閒歲拔諸生之秀者州縣學各一人貢成均自郊城至公三世皆登斯選士林榮之乾隆三年舉順天鄉試十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翰林院編修未逾月 御試乾清宮入高等方擬擢用以父憂去職服闋還 朝充武英殿提調續文獻通考纂修官以省母請假家居數年事生送死以禮還 朝署日講起居注官扈從 南巡宣示

御製詩輒與廣和再充續文獻通考纂修官同事十數人皆公後  
進徵文獻者咸以公爲歸性勁直不隨人俛仰酒酣縱談古今意  
氣豪邁然非先哲法言不道也錢塘梁文莊公總裁書局論議或  
與公不合公往復辨證必盡其說文莊始雖愠而卒推服之二十  
八年 御試正大光明殿引 見有 旨令以原官休致而總裁  
諸公合詞奏公學問篤實著述專勤請畱之書局由是供職如故  
三十年遷右春坊右贊善其秋授分巡鞏秦階道 陞辭 召見  
奏事大稱 旨到官卽往伏羌徼禮諸縣察地震民被災者振之  
明年調整飭甘肅道所治在嘉峪關內七十里當西域孔道使者  
往來無虛日公訪問西域風土物產古人所未紀者各綴以詩凡

百篇募民應徙烏魯木齊者得三百戶公親勞而遣之出關無一人滋事者盜匿高臺山詭云采金旬日聚三百餘人公聞之親率兵仗捕其魁置之法雪山文殊口水暴至注肅州南郭壞民廬舍公登城具牲牢爲文祭之水果止玉門之牛尾山出硫磺朝議令肅州募民采煉供巴里坤軍用初未有定數也州募商煉得三十萬斤報布政司司移問安西提督則荅以歲需不及二千斤而州續得磺又三十五萬斤有奇布政司以州擅動庫銀貯磺無所售日久且徵敗將責償於官吏公檢州庫舊磺經三十餘年無徵敗者乃上議制府曰安西重鎮也儲火藥宜多提標諸營歲取磺巴里坤哈密二庫儲之可補官庫之乏頃聞烏魯木齊遣人購磺肅

州是安西歲需不止二千宜於玉門縣貯三十萬斤以待安西各標及烏魯木齊之用甘肅提鎮兩標歲取礦肅州州見貯僅支三四歲宜分二十萬斤貯之州庫又甘肅所屬諸鎮皆於蘭州買礦州存礦亦少若令赴買玉門而減直以予之則餘十五萬斤亦可分銷議上事得行果便公之通達政體多此類三十三年三月擢甘肅按察使下車益以廉公自持與僚屬言必咨民生利病課政之勤惰爲殿最而痛抑其奔競者治案牘恆至夜分不假手賓友嘗行金縣有司供張甚盛笞其僕而撤之公具奏請  陛見旣得旨以九月上道行至洛陽遘疾十月二十九日卒於寓舍春秋六十有六啟其橐無餘財故人子知洛陽縣張君映台實經紀其

表云公少以才名雄齊魯閒登館閣二十年優游著作之林若將終身及 聖天子付以方岳之任正身率下事有利於官民者排羣議爲之一矯俗吏媢嬰輒靡之習天奪之年未竟其用要古所稱有守有爲者公實兼之世多訾儒生迂闊不通世務豈不謬哉公之學博而醇詩文皆有法度所著詩集八卷思永堂文稿四卷纂集山左詩百餘卷廣川詩鈔二十卷州乘餘聞一卷家故貧教授生徒自給既貴弟子著錄益眾分教庶吉士凡三科恆以師道自尊少所假借家居時巡撫白公鍾山延主灤源書院遠近負笈從之公教人爲文尙先正程式勿逐時好而取科第者轉多歲己卯大昕典試山左榜出書院生中式者十有八人公喜甚貽以詩

有云伊予久伏處馮軾觀羣鬪決勝卜其長億占每幸中亦一時  
美譚也夫人劉氏賢而能治家先一歲卒子二人荔藻女三人以  
三十五年三月戊寅朔合葬於馮家砦祖塋之次先期公之長婿  
張子治致書乞銘公墓道之石大昕於公爲後進同在書局又同  
直講筵與公爲文字交有年故不敢辭銘曰

猗宋氏哲人繼漢司空唐太尉公之先潞長子徙安德今幾世學  
早成五經笥少所可寡所嗜老著作師後輩文章醇經濟備秦隴  
西國右臂撫吏民布威惠古爲徒宦亦遂生也直視松檜鬱佳城  
長河裔其人存百千歲

右神道碑錢大昕撰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百八十一目錄

疆臣三十三

閔鶚元

穆和蘭

王秉翰

宮爾勸

薩載

彭賁

查禮



圖書集成醫部全錄  
卷一百一十一  
一

國朝書牘類微初編卷百八十一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疆臣三十三

閔鶚元

閔鶚元浙江歸安人乾隆十年進士授刑部主事二十一年擢員  
外郎二十三年擢郎中二十四年授山東學政二十七年由學政  
改授山東按察使條奏懲辦竊匪事宜一儉盜倉庫錢糧之犯宜  
照積匪猾賊問擬一窩藏積匪之犯宜照本犯罪名問擬一失察  
積匪窩匪之地方官宜加處分一拏獲鄰封積匪之地方官宜加  
議敘下部議行二十八年調安徽按察使三十一年擢湖北布政

使三十二年以緬甸軍興籌辦驛務奏荆門州兼轄四驛計程三百里其麗陽一驛地屬鍾祥驛屬荆門請改隸鍾祥爲便並請酌添各驛跑夫得 旨允行三十五年調廣西布政使三十六年調江南布政使四十一年擢安徽巡撫四十二年奏鳳潁二郡節年災賑皆就安慶池州遠途撥糧不若就地建倉貯糧以備急需而省運費請於鳳陽郡城壽州鳳臺各貯糧三萬石壽州所屬正陽關貯糧一萬石潁州屬之亳州阜陽霍邱各貯糧一萬五千石蒙城太和各貯糧一萬石潁上貯糧五千石共建倉四百閒糧二十萬石又奏泗州舊城自康熙十五年淮湖並泛淪沒水中州治寄居盱眙縣而所轄七十二堡皆在其北風浪阻隔官民咸以爲未

便請裁鳳陽府屬之虹縣歸併泗州卽以其城爲泗州治並下部  
議行四十四年雲貴總督李侍堯以賊敗 上命尙書和珅鞫實  
論斬下大學士九卿議請從重立決復下各省督撫議咸請如大  
學士九卿所擬鶚元獨奏侍堯歷任封疆勤幹有爲中外推服請  
援議勤議能之典稍寬一線不予立決 上從之事詳李侍堯傳  
四十五年調江蘇巡撫四十六年甘肅布政使王亶望捏災冒賑  
事發 上以鶚元胞弟同知鵠元亦有冒賑餽送情事鶚元隱忍  
瞻徇知而不舉降三品頂帶停止廉俸示懲四十七年偕總督薩  
載請於金山對岸之錢家港內師古灘濬成新河百五十里直達  
棲霞以避江險兼資灌溉 上允其請 賜名便民港又以京口

江面遼闊請挑深江北之跨城河渡江較近 從之四十八年正月仍復原品頂帶又領廉俸如故七月劾青浦知縣楊卓於收漕時任聽劣監蠹書句通舞弊請褫職嚴鞫 上嘉其實力整頓交部議敘五十年五月江南旱甚鶚元以淮徐海三府所屬得雨二三寸奏言農民猶可趕種雜糧 諭曰得雨二三寸未爲霑足焉能趕種雜糧所奏情形恐有不實地方雨水民瘼攸關閔鶚元何得含混入告耶旋請截漕十萬石平糶十二月又奏淮徐海江揚五府屬被災較重分別碾賑常鎮二府屬分別借給籽種口糧如所請行五十一年八月 命偕大學士公阿桂赴浙覆訊平陽知縣黃梅貪污得實 上以不將阿桂等原審未實之處奏參飭之

五十五年四月高郵州巡檢陳倚道以查獲書吏假印偽串知州  
吳瑛沈擱不辦歷稟上司不爲批發揭報戶部 上命尙書慶桂  
侍郎王昶往鞠之先 命總督書麟及鶚元據實覆奏鶚元陳奏  
多袒庇吳瑛語而書麟又爲鶚元等巧詞開脫 上怒其欺罔嚴  
飭書麟逮鶚元等治罪五月新授江蘇巡撫福崧劾鶚元任內瞻  
徇畧句容知縣王光陞詳報糧書花戶完納錢糧拆封侵那一案  
諭曰閔鶚元於高郵州一案始則有意消弭繼復飾詞迴護罔  
上行私罪無可道乃今於句容一案又不親提嚴審僅批江甯府  
查辦了事句容係江甯所屬該府自有失察處分豈肯認真查訊  
亦必至知高郵一案上下通同徇隱使鄉愚小民屢受蠹役劣書

之累冤抑莫伸朕又安用此大吏司牧爲耶閔鶚元惟知養尊處  
優於地方官吏作奸犯科之事一切付之不理玩視民瘼徇情歛  
法設封疆大吏皆如此居心行事國計民生尚可問乎著大學士  
九卿於定擬時間以重辟用示懲儆獄具以斬立決請 命改爲  
斬監候五十六年釋回籍嘉慶二年故

右 國史館本傳

乾隆丁未余方爲諸生肄業紫陽書院巡撫歸安閔公亟賞余文  
以爲善體聖賢語意屢拔以示獎勵遂厚給膏火命就公幕府讀  
書閒代公草奏作牋荅則又亟賞以爲能通達政體時時稱說於  
公卿僚友閒至相許以國士己酉以選拔充貢士其明年當與

廷試會公以天子東巡將迎駕德州遂挈余北行至泰安被命止公赴行在獨南還比余至京師數月而公以高郵知州重徵錢糧事發坐徇庇屬官落職被逮至都得私視公於圜扉中猶以律躬惇學相戒勉迨余試畢出都公尙繫刑部獄也後二年得奉恩旨放歸而所居田里已被籍沒嘗一省公於嘉興之秋涇橋時公年七十加四矣又四年而公卒公之卒也余方有事於黃河之壩旣而被薦入都卽奉命簡發滇南不得會公之葬亦未獲讀公行狀然念受公知最深又習知公行義政治不忍不志其略也公諱鶚元字少儀別字峙庭系出先賢閔子世爲浙之湖州府歸安縣人少孤貧力學嘗夜無油就其母夫人績燈讀之漏三



四下不輟久之成進士授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典山西四川鄉試提督山東學政任滿還京出爲湖北按察使遷安徽江甯布政使擢安徽巡撫 高宗純皇帝知公能治繁劇遂調撫江蘇公所歷中外官並有政績而撫吳者垂十年爲最久吳賦稅甲天下吏緣出入爲奸利恆視上官意指浮加無度公率循舊章吏不病而民不擾吳俗浮靡多糜費殺帛務競勝相炫耀公則浣衣減膳以導民節財聲伎狗馬之屬悉屏而不用又以士首四民將移民風必先端士習每書院課士必親莅講堂授文義於跣弛跳蕩者繩之如嚴師升降揖讓無或敢不肅也馭所屬吏亦取才局遇能於事者稍優容之卒因之以受官謗又於三司官操覈綦嚴不少

假辭色故卒爲所傾余吳人蓋知公撫吳時事如此公生於康熙  
庚子某月日卒於嘉慶丁巳某月日曾祖某祖某父某並以公貴  
贈如公階男子八人思敬湖北武昌同知思誠翰林院侍讀思  
睿福建延平府通判思毅內閣中書思堅舉人思端思訥思載並  
諸生誠毅並先公卒銘曰

撫吳善政首周文襄迄於我 朝有湯睢陽若商邱宋若儀封張  
及桂林陳民不能忘公繼先型清虛靜謐蕭規曹隨民以甯一吏  
或恃才而教弗率咎因在公乃削公秩公之門生公之故吏因公  
推引咸致高位維予小子負公恩誼敢作銘辭敬納幽隧

右墓誌銘尤維熊撰



穆和蘭

穆和蘭滿洲正黃旗人姓烏雅乾隆丁卯舉人截取以知縣用二十八年揀發奉天三十二年題署海城縣三十四年調補錦縣三十五年盤獲鄰省盜犯以知州題補三十六年六月授山東青州府知府十月調河南南陽府知府三十九年以迴避調陝西漢中府知府因失察邪教督撫出具考語送部引 見四十二年二月得 旨穆和蘭失察邪教尙屬因公仍畱漢中府任四十四年擢浙江杭嘉湖道旋調福建延建邵道四十五年十二月調汀漳龍道四十六年三月仍回延建邵道任尋調臺灣道四十七年以漳泉二府民人聚眾械鬪不行親往查拏交部嚴加議處照溺職例

國朝通志卷之八十一  
革職 諭穆和蘭仍畱該處緝擊匪犯俟全獲後著該督撫查明  
是否奮勉據實奏聞再降諭旨四十八年六月提督黃仕簡等奏  
革職臺灣道穆和蘭親赴諸羅彰化各處緝獲匪犯多人實爲奮  
勉 上以其尙屬無罪著來京另候差遣十二月 諭賞五品頂  
帶赴哈密換哈精阿來京五十年三月 命赴烏什協同海祿辦  
事十一月調吐魯番辦事五十二年十二月署喀喇沙爾辦事大  
臣五十三年三月仍回吐魯番辦事十一月 召回京五十四年  
七月授光祿寺正卿旋授奉天府府尹十二月擢安徽巡撫五十  
五年二月調河南巡撫奏言豫省永城縣洪河因黃水淤墊隄堰  
殘缺經前撫臣梁冑堂奏明借帑挑築惟永境尙有減水溝一道

在洪河以西上承碭山虞城夏邑三縣陂水灌注下達江南兩睢  
河又申隄一道係前明嘉靖年間建築藉護城池必得疏濬深通  
修築完整方免衝泛之虞上年碭山民埵漫溢以致溝身淤墊隄  
身殘缺該縣士民呈請借項修理前撫臣梁冑堂飭令該縣估報  
委開歸道吳倣親查共需銀一萬一千二百一十兩穆和藺抵豫  
覆查均關緊要雖向例俱應民修但該縣上年田畝被淹民力拮  
据懇並借項興修則民力旣得舒徐而壅遏無患保障有資益戴  
皇仁於無旣矣得 旨如所議行尋奏勘丈沙壓地畝請賞限  
一年詳細清查奉 諭應豁應減應徵之處親身履勘覈實辦理  
毋使胥役蒙混滋弊五十六年六月 諭曰惠齡馮光熊俱經賞

戴花翎河南巡撫亦係兼提督銜穆和蘭並著一體賞戴花翎五十七年以豫省鹽課改歸地丁後民販流通鹽價平減行之有效奏入得 旨欣慰覽之五十八年穆和蘭胞姪浙江巡撫福崧以貪贖營私贓至累萬伏法穆和蘭奏稱平日不能教訓又不能先事查參請交部嚴加治罪 上宥之五十九年七月以先後督辦隄堰分查衛輝被水州縣散給貧民銀兩具奏 上嘉其周詳妥協交部議敘又 諭令益加勉力將應辦賑卹堵築事宜悉心經理十月復以黃河秋汛安瀾蒙 恩給予議敘時邪匪案內要犯劉之協通緝已獲而河南別獲竊案內稱有劉之協其人由安徽關提赴豫在扶溝縣乘間免脫 上飭其身任巡撫玩誤地方拔

法花翎與藩臬兩使及該管道府一併下部議處十一月 諭曰  
邪教一案因福康安奏承恩奏到降旨交河南等省通緝已將數  
月豈尙未聞知劉之協係倡復邪教之人穆和蘭早應飭屬畱心  
訪緝况扶溝縣卽有拏獲匪犯劉之協既關提到案字音相同正  
當從此根究何得置若罔聞疎縱怠玩以致要犯潛逃可見穆和  
蘭平日於地方公務廢弛已極且伊才具亦屬平常斷不可再畱  
封疆之任穆和蘭著卽革職發往烏魯木齊效力贖罪交與宜縣  
差遣委用一應得項不准支領以示懲儆六十年六月 諭賞四  
品頂帶往哈密辦事嘉慶元年七月於哈密任卒

右 國史館本傳





王秉韶

王秉韶，鎮江旗漢軍人。乾隆十二年舉人，二十四年選授陝西三原縣知縣。二十七年，因緝獲逸犯引見，以同知用，補授河南光州直隸州知州。嗣因承問笞杖人犯錯擬斬絞，降三級調用。三十三年，選浙江按察使經歷。特旨改發雲南，以知縣用。三十四年，題補定遠縣。三十六年，丁憂去任。服滿，揀發山西，題補五臺縣。調榆次縣。四十九年，升署保德州。直隸州知州。五十五年，保舉堪勝知府，補授安徽潁州府。五十八年，以審轉命案遲延革任，仍送部引見。得旨發往江蘇，以知府用，補淮安府。嘉慶元年，以辦理豐汛壩工出力，賞加道銜。二年四月，調潁州府。七月，升授廣西。

左江道尋以潁州府任內失察逸犯甄見貴潛逃出境降一級調  
用有 旨令該督撫出具考語送部引見嗣經兩江總督李奉翰  
南河河道總督康基田奏稱該員老成強幹見委辦豐碭要工并  
令協防大汛請暫緩給咨旋奏署廬鳳道四年七月升奉天府府  
尹十一月升河南布政使五年二月補授河東河道總督四月遵  
旨查明堵築曹汛大工應賠應銷各項奏前撫臣伊江阿承辦  
善後工內有大壩一道究係堵合所需請仍令銷六賠四 敕下  
部議 允行又奏勘明曹隄埽工程擇要籌辦奉 上諭曹單等  
汛隄工單薄經該督親身履勘所有估辦各工均關緊要自應於  
大汛前修築完竣以資防守至另摺奏稱伊到任未久於河標所

屬將弁未能周知請將軍政舉劾展至本年霜降後舉行所見甚  
是又奏查南旺湖濱臨運河既資協濟漕運復賴宣洩汶水沿湖  
隄堰最爲緊要應補修土隄增培碎石坦坡照例暫借司庫銀兩  
興辦至范生閘爲分洩湖水之路自五十二年改建涵洞之後已  
逾十載椿木腐裂急應拆修再金鄉魚臺境內河渠有估挑民田  
一案二邑自元年漫淹之後甫經種植見當二麥結實之時若卽  
開江田畝不無踐蹋請俟秋收再行勘辦 諭照所請確覈辦理八  
月奏秋初水勢盛漲其最險者下北河之銅瓦廂五壩曹考廳之  
李六口挑水壩蘭儀廳之封魚鱗二三壩儀睢廳之舊挑水壩商  
虞廳之十五堡挑水壩下南河之中牟汎楊橋埽工又十二堡舊

婦均經搶護完善見在水勢退消各工平穩得旨嘉獎交部議敘加一級九月奏曹河及新添糧河兩廳應備辛酉年歲料見值新料登場請動撥司庫銀二萬兩購辦從之十月以曹州府管糧通判改爲繁缺奏請將沂州府沂鄒海贛管河通判改爲地方簡缺以符定例下部議行六年以伏秋雨汛安瀾議敘加一級是年十月劾奏河北道羅正墀在工辦理一切往往輕重任意不能服人並查有劣幕徐姓在河北道衙門遞經數任聲名狼籍至羅正墀尤爲信用且徐姓胞弟卽薦與所屬下北河同知齊椿年爲庫貯正席難保無句串情弊請敕下河南巡撫提案究辦又奏據羅正墀具稟曹考通判徐節因該汛蟄陷多婦新鑲埽段一併

衙去嗣於霜降前修理完固等語旋接到河南撫臣顏檢札寄因該道稟報張皇卽委署糧道王如金往查實因該道廳營張大其詞復辦理不善以致多費錢糧懇一併飭交撫臣研訊嗣因巡撫顏檢訊明覆奏劣幕徐垣弟兄盤踞兩衙門俱應革逐徐爾搶護險工張皇糜費請與羅正墀交部分別議處 從之十月御史王甯焯奏河工土料兼資今聞河東河臣王秉韶獨謂土可捍水不藉薪料本年搶修諸工河員以用過薪料開報槩遭駁斥請 旨飭行 上令明白回奏嗣覆奏臣自到任後於嘉慶六年七年分應買薪料曾分飭所屬領項採買全完俱已奏明在案至堆積土方乃預防陡發異漲高漫隄頂之水並非用於埽工 諭曰王秉

國朝書局影印本  
卷一百八十一  
一  
韜所辦並無不合係河員中有希圖浮冒者因王秉韜查覈過賤  
造作浮言該御史風聞不確遽行入告王秉韜惟當實心安辦遇  
有應用物料者自不可意存節省其屬員中有任意增添冀圖浮  
冒者仍當嚴行駁斥以歸覈實七年七月二十九日因防汛卒於  
工長子祁分發河南試用知州次子祁分發安徽試用知縣

右 國史館本傳

寫爾勸

歲丙子余訪雅雨盧使君於邗江始識滇南方伯宮君怡雲方伯雅雨鄉人也時方伯次子去咨官我浙迎二親就養後去咨以卓薦遷漢嘉太守方伯老蜀道遠且險不能赴子任僑居橋李時與余往還余聽事前植海棠一株春暮花盛放君過而愛之自後歲逢花時風日恬暖君輒命子去矜侍杖屨過余席花下命觴賦詩談讌極歡而罷益余與君相識晚而十年來寓公地主互酬倡過從情味甚厚乙酉仲冬君病卒於僑居正寢余年長於君衰亦甚力疾赴哭且唁二子他日二子及余門稽顙請銘君墓不敢辭按狀君諱爾勸字九敘晚自號怡雲先世自鳳陽徙居萊州之高密



縣高曾以上代有隱德聞人祖廩膳生諱□□父諱□□順治戊戌兵部進士歷官南昌銅鼓兩衛守府祖父以君貴皆贈如其官君少而奇穎二十補博士弟子員二十四舉於鄉以縣令起家歷郡守擢監司晉方伯始終服官滇南所至著有聲績君下車恩樂時縣舊隸土司君爲第一流官興利剔弊綱舉目張善政不能悉舉其最大釐定錢糧較初辦善後章程者減十之五六力請於上官得行去之日邑人爲立生祠以祝繼同知開化烏蠻梗化王師討賊君獨力辦軍楛事叢集如蝟毛敏手擘畫了了無滯屣屢糗糒芻蕘百所咄嗟立應文武大吏交相倚重事竣議敘一等軍功旋知開化府事普恩元新諸大案君悉心鞫問開釋兩家無

羣被誣陷者百餘日又營弁緝賊不獲伴良民八九十人以獻將  
定爰書君廉得其情申雪誣枉逮繫之眾賴以全活在監司任十  
四年請奏免無著之墾本水衝沙壓苦累之錢糧賑荒以銀易米  
俾自爲通融災民便之後遇賑舉以爲例丁卯入 覲畀任屏藩  
又兼攝臬司出納會計勿虛絲理苞苴不入吏治澄清而於徐卿  
一案愼愼加嚴肉之白骨又神明長孫常平之法調劑損益至今  
迤東西猶頌德勿衰于定國決獄多陰功杜元凱度支稱武庫足  
以方之君生平遇事不矯厲以爲能不選輒以致債句稽賦稅平  
反獄訟精敏廉幹物無有遁情者而於端風俗正人心崇學校講  
農桑尤汲汲爲先務仕宦三十餘年家無長物喜讀書無他嗜好

著有南溟集行世每風雨過從惟見端坐手一編訓子孫以忠孝  
敦厚易簀前數日予視疾於牀第聞君自知不起猶執予手論詩  
澹定自若其古成德君子乎夫人李氏奉姑相夫訓子不愧名家  
女先君五月卒子二去矜去吝俱賢而有文曉習吏事能繼君志  
孫四人曾孫一人將於某年月日扶柩歸里合葬於某原銘曰  
猗猗孤桐產彼嶧陽材中琴瑟貢於明堂器成才贍遠牧蠻方作  
屏萬里流澤孔長晚歲解組教忠子舍不倦於勤分陰是藉與古  
爲徒執德愈下七十八年修己隨化寓公生平心迹瀟灑雲馬風  
旗歸依東海用妥雙棺互千百載子孫繩繩松柏發發

右墓誌銘錢陳羣撰

雍正九年緬酋與整邁搆兵緬日蚌古町在九龍江遇守備燕鳴  
春有告知國王明年進貢之語鄂文端以聞得旨宜聽其自  
然不必有意設法誘致乾隆十一年開茂隆廠雲南永昌順甯徼  
外有狽狽其地北接耿馬土司界西接木邦界南接生狽狽界東  
接孟艮土司界地方二千餘里其長曰蚌筑自號葫蘆王不知其  
所自始有世傳鐵印緬文曰法龍湫諸木隆華言大小箐之長也  
所居木城草房戴金葉帽似盜穿花衣俱跣足夷民山居穴處以  
布纏頭敝衣短褲刀耕火種軍器惟刀鏢弓弩又有夷目蚌坎幸  
猛恩莽思闊俱係蚌筑弟兄叔姪分掌地方亦不屬於緬酋浼耿  
馬土司罕世屏代稟稱願歸順境內茂隆廠自前明開採時甚旺

廠民吳尙賢等議山水租銀不敢受請照內地廠例抽課報稅以作貢物總督張允隨奏言葫蘆乃係化外野夷輸誠內附請將此項廠課飭令減半抽收一半賞給該酋長以慰遠人之心得旨允行十三年鎮康土司刀悶鼎報緬夷願通貢賦不許十四年二月茂隆廠吳尙賢入緬甸先是迤西道承差賈興儒奉往茂隆廠訪緝廠犯鄒啟周張寬果等茂隆廠委吳尙賢於十二月丙戌派帶練兵百餘人分起前往訪緝壬辰吳尙賢帶練兵八百餘人賈興儒隨同自廠起身癸卯至幹猛十五年正月朔日乙巳廠練已禽鄒張二犯至幹猛押解回廠吳尙賢帶練兵千二百餘人前赴緬甸時上年緬人所遣土目五人請進貢者尙在鎮康吳尙賢要

令前導丁未自幹猛起程庚戌至木邦木邦令頭目猛占等八十餘人從之丁巳至錫箔庚子至宋賽吳尙賢等於所過土司地方皆有饋遺遂致書於貴家貴家者隨明主入緬之官族其子孫淪於緬自署曰貴家據波竜廠採銀貴家頭目宮裏雁素與緬甸有隙率兵阻之吳尙賢至麻里腳洪又遣人致書講和貴家羈其來使吳尙賢遂會緬兵三千餘人至德嶺城與貴家數挑戰三月庚戌貴家出迎敵詐敗吳尙賢前赴之爲貴家所敗緬甸復遣人和解之吳尙賢渡麻里腳洪回廠賈興儒於五月癸丑帶張寬果回大理尙賢意欲邀功因謀說緬酋莽達拉遣使入貢莽亦荒淫無道眾叛親離遂從其言具表來降十五年七月葫蘆茂隆廠課長

吳尚賢稟稱緬甸國王莽達拉情願稱臣納貢永作外藩命工匠製造金銀二鉞篆刻表文又造貼金寶塔裝載黃亭氈緞緬布土物各色馴象八隻入貢又貢 皇太后馴象二隻氈緞緬布等物差彼國大臣一員頭目四人象奴夷眾數十人出境過江於四月已抵邊界請代奏督撫令司道會議布政使宮爾勸會按察使糧鹽逸東逸西四道議以前鎮康土司刀悶鼎稟報緬請通貢已不許今稟內絕不言及且明置緬甸宣慰司表內未稱宣慰舊銜又有蟻穴自封夜郎天外之言更不序明使臣銜名吳尚賢前稟與今稟又復互異至木邦乃緬甸所轄中外攸分今準木邦投誠木邦卽緬甸之叛逆必至大起釁端亦有妨於國體吳尚賢初到廉

地恃強凌弱今平緬甸來歸實有邀功之歎且外國歸誠亦斷無  
借一廠民爲媒進將來緬甸設有寇警必另求援兵不應則失統  
御之體應之則苦師旅之繁鞭長莫及反難善處況前明頻通賦  
貢受侵擾者數十年我朝久置包荒獲甯謐者百餘載邊境之  
救甯原不關乎遠人之寶服其不可信及不可行者各四而巡撫  
圖爾炳阿竟據稟詞並表文入告十六年口月得旨準貢凡筵  
宴賞賚一應接待事宜俱照各國王貢使之例以示綏懷因遣官  
伴使赴京入貢至十月貢使回滇尋逮吳尙賢尙賢本無籍馬脚  
於茂隆山開廠督臣張允隨命委充當課長積私財捐通判職銜  
於廠地製造槍刀弓弩張黃蓋以自豪年來侵酋長賞銀三萬二



千餘兩前誣鄒啟周搶掠外域致死後令楊么四於廠外地槍斃  
客民彭錫爵經屍弟彭祿控告是歲充通事隨緬使入貢於途挾  
重貨招搖生事總督愛必達奏請革職於十六年九月拏審擬大  
辟 旨未下瘐死於獄十七年三月敏家攻阿瓦破其城上年十  
一月緬國貢使回抵耿馬卽聞滾弄江外有警十二月耿馬土司  
罕國楷遣人伴送緬使至木邦先是六月內緬酋遣子糯喇他蟒  
左同弟色亢瑞凍至猛乃城迎貢使未至是年三月敏家破阿瓦  
城以率敏拖五入喇札居之緬酋避居約提卽夏撤壩等處居無  
定所其子糯喇他蟒左避居錫箔四月緬使抵猛乃搭建亭閣貯  
敕旨 御賜各件欲俟其國平定始旋十八年緬益大亂十九

年正月緬使及緬酋子道人齎蒲葉書至取馬未及回聞緬酋葬  
達拉卽被弑子色亢瑞凍出奔緬國無主木梳頭人甕藉牙遂據  
阿瓦治兵攻擊不服各土司而奄有其國自是寇邊無虛日傳子  
莽紀覺及覺弟惜駁屢勤王師至三十四年乃勉就約五十四年  
惜駁復被弑弟孟隕立始遣使輸誠納貢焉

右錄宗室昭榘撰

Table with 10 columns and 1 row. The table is mostly empty, with some faint markings in the rightmost column.

--	--	--	--	--	--	--	--	--	--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table, likely a page or column header.

Small vertical text or mark at the bottom right of the table.

薩載

薩載伊爾根覺羅氏滿洲正黃旗人父薩哈岱官鑲藍旗滿洲副都統薩載由乾隆十三年繙譯舉人補理藩院筆帖式至十五年授江蘇鎮江府理事同知十六年調江甯府同知二十二年遷安徽潁州府知府旋調蘇州府知府二十六年擢蘇松太道二十七年管蘇州織造及泮墅關稅務二十八年五月以果親王札致織造短價派辦繡緞朝衣等件 命革職來京候旨尋 賞主事銜在造辦處行走六月 命薩哈岱爲蘇州織造十月 諭曰薩哈岱年老蘇州織造事繁辦理未免竭蹶著伊子薩載前往蘇州幫辦二十九年四月 諭普福授蘇州織造普福到任後薩載不必

幫辦織造事務著交與兩江總督差遣委用十月授松江府知府  
三十年加道銜署蘇州織造三十四年擢江蘇布政使仍兼織造  
三十五年十月署巡撫時調任巡撫承德請將華亭寶山二縣土  
塘改建條石 命交薩載辦理薩載奏華亭寶山二縣土塘衝險  
處節年加築單壩坦坡坦水原以捍衛石塘若改築條石恐沙土  
汕刷石易傾圯得 旨既經親勘如所議行又按察使吳壇請裁  
巡檢弓兵撥添州縣捕役 命薩載酌議薩載奏州縣緝盜捕役  
不敷原可調所屬巡檢帶領弓兵協緝如改入州縣則巡檢呼應  
不靈未便裁撥 上從其議三十六年二月偕大學士兼兩江總  
督高晉奏海州濱臨大海河道爲洩水要路宣洩不及卽成偏災

確覈形勢須大加挑濬請於司庫借項贖辦分五年攤徵歸款  
從之三月奏江蘇省社穀前巡撫陳宏謀具奏時止二十九萬七  
千餘石今截至三十五年止本息穀數已增至三十七萬六千餘  
石其中不無積年拖欠或存價未買及以借作還那新掩舊諸弊  
應徹底清查盤驗慎選社長妥辦報 聞三十七年實授江蘇巡  
撫三十八年三月奉 諭查辦江南屯田奏江蘇一省江安糧道  
所屬江淮興武淮安大河揚州徐州六衛蘇州糧道所屬蘇州太  
倉鎮海鎮江四衛江安所屬運丁歸衛編造快丁則屬州縣恐有  
脫漏規避而額定屯田軍民輾轉私售應令徹底清釐造冊呈報  
仍照新例四年編審一次又江淮興武二省衛向無隨船運田亦

無津貼銀兩查省運藉有運丁快丁屯丁三項其屯丁係派墾田畝之軍戶納賦外別無徭役而運快二丁終歲輓輸無田津貼勞逸迥殊宜酌加津貼至蘇州鎮江二衛田隨船收租濟運惟太倉鎮海二衛田不隨船奸丁將田畝私相典售應照奏准舊例借項回贖歸運歲由衛備給印票見運各丁持票取租遇事故以原冊交代 諭曰惟當詳察不宜太遲七月奏金壇縣積欠無著浮糧由魚鱗冊殘缺所致今擇公正邑紳設局先行清查填註底冊委員按冊覈丈又見丈出田地畝三十七頃有奇較原額其增徵銀三百九十二兩請自今年始照額數辦賦奏銷報 聞三十九年三月以大計甄別致職過少降三級畱任十月偕總河吳嗣爵奏

外河廳老壩口漫溢開工進堵晝夜儆辦 諭曰老壩口漫工關  
係緊要兩旬之內儆辦合龍甚爲安速撫臣薩載並非管理河務  
之人今協同吳嗣爵董辦速竣著交部議敘四十年八月以失察  
嘉定縣李懋極婪贓降三級畱任十二月奏宜興荆溪二縣本年  
被災較重應辦白糧請於熟田所徵漕米內通融改撥俟明歲徵  
完作漕糧起運又奏各衛幫丁應支行月米本年江甯常州等屬  
因災緩徵無款可撥請於各屬熟田漕米內派撥來歲起徵歸還  
起運俱得 旨允行四十一年十二月 上東巡 召見行在授  
江南河道總督 命赴黃河海口察看沙淤情形與高晉籌辦奏  
覆四月奏從前海口在王家港地方自雍正年間至今兩岸接生



淤灘長四十餘里南岸有新淤尖尖頭洋之名北岸有二泓三泓  
四泓之名四泓暨二泓見寬二十餘丈潮汐時口門深二三丈三  
泓見寬四十餘丈潮汐時口門深三四丈河底既有高低河脣又  
復漸遠淤積已久人力難施俟高晉到工會同商酌如有籌辦另  
奏 諭曰此海口自然之勢似難以人力勝之爾等再詳酌可也  
五月奏將清口東西壩移建平城臺於陶莊迤上開引河一道  
上嘉之詳高晉傳六月奏運河及駱馬湖水勢驟漲搶護平穩  
諭曰薩載初任總河偶遇湖河盛漲卽能啟閉宣洩搶護培築并  
并有條深可嘉尙薩載辦巡撫事務實心稱職朕所深知雖高晉  
曾言其可勝河督之任朕實未之試也今春見吳嗣爵衰憊多病

於河務恐非所宜適薩載亦至山東接駕因卽擢爲南河總督令  
隨高晉學習冀日久諳練河防足資倚任不意其甫辦河工竟料  
理妥協若此薩載果能如此處處畱心講求事事實力籌辦自可  
勝任有餘朕無意中得一好總河實爲喜悅薩載惟當益殫盡誠  
自可仰承 上蒼嘉佑受朕恩眷弗替也勉之望之八月奏山安  
防海二廳爲黃淮入尾閘七月海潮大上臣履勘埽壩工程堅實  
足資抵禦雲梯關外樵採漁戶已移高阜並無損傷關內北岸則  
安東縣之隆塘一帶南岸則阜甯縣之周門一帶民舍田廬緊要  
隨輩隨急爲搶護其二套五套係在關下三十餘里應聽其水落  
自行挂淤無庸幫培 諭曰覽奏俱悉此或海口淤塞之一證也

然無計可施爾等補偏救敝可也九月奏開陶莊引河四十二年正月引河開放過水二月工竣諭曰朕從前屢次南巡閱視清黃交匯處慮其倒灌之患因思若能引向陶莊迤北而流則清口通暢庶免黃流倒灌因未躬臨陶莊閱視是以躊躇及詢之歷任河臣亦未有能任此事者昨歲薩載赴山東行在召見時諭令赴黃河海口上下察看伊所奏請於陶莊開挖引河一道使黃水繞北下注相距清口較遠清水益得暢行與朕意適相符合因與再三籌酌伊果能遵照指示剔挖完竣今據奏報二月十五日將引河開放過水新河內大溜暢注衝刷寬深形勢甚順各等語黃河大溜離清口甚遠可免黃河倒灌之虞並收清水刷沙之益卽就

近險工亦俱化爲平穩薩載辦理此事實心實力其所辦引河實  
爲至河一大關鍵非尋常築隄打掃開河者可比薩載著交部查  
照齊蘇勒之例從優議敘以示獎勵旋賞給騎都尉世職二月  
奏陶莊新河迤上大溜自玉皇閣循流而入趨入新河由周家莊  
直達中泓頗爲暢順新河內溜勢湍急兩岸又加刷塌河頭見寬  
七十餘丈河尾五六十丈又河底較原估刷深六七尺嗣後水力  
日盛卽可與舊河一律寬深新河南卽係陶莊積土應翻築爲隄  
自新壩直接河尾以防漫灘新河北舊有縷越隄工縷隄近在河  
岸聽其自行塌去使河身舒展越隄離河一百四十五丈至二百  
餘丈不等應加高培厚並於下尾接長新河頭溜勢旋轉應俟灘

土壩定鑿柴裏護以順其勢新河尾見在塌岸將來刷寬濬深後  
有應裏護處隨時酌辦 上嘉獎之旋赴京 陛見四月回清口  
奏臣面奉 諭旨攔黃壩上首應加築壩工一道以爲重門保障  
其頭架木龍之上應添紮木龍一架見遵照辦理又奏第三架舊  
木龍見在添壩工內應拆移頭架木龍之上得 旨諸凡皆妥七  
月奏陶莊新河直趨北岸暢流無滯峙家莊對岸河面寬八九十  
丈前紮木筏窄小挑漚不甚得力見添木龍三架分段安設至原  
築之清黃界壩及添築之順黃壩均甚穩固清口口門見寬四十  
五丈暢流至彭家馬頭迤下會歸至海上游徐城誌椿存水一丈  
一尺六寸見有徐州迤上北岸之蘇家山南岸之毛城鋪各壩分

洩如黃水再長則有邪睢應屬之峯山閘桃源應屬之祥符閘可  
備開放如洪湖水勢加盛則清口東西壩可酌量折展得 旨閱  
奏欣慰九月遵 旨勘估挑濟淮揚運河奏言寶應之洪濟石閘  
閘門僅寬二丈四尺水行至此一束以致下游積淤今擬將西閘  
牆拆去河面展寬水勢暢行則下淤不難刷動其西岸寶應諸河  
低於運河水面數尺舊有三里溝滾壩分洩年久損壞今擬於三  
里溝上添設洩水閘其三里溝下舊有洩水壩亦應估修又運河  
西隄至三里溝止閘外有通湖港應堵閉使湖水由靠裏二河分  
流入運以歸於江報 聞十月奏新河自開放以來歷桃伏秋三  
汛形勢已定惟河面寬窄不同河頭河尾寬處止一百一十丈及

九十餘丈河身窄處止六七十丈蓋膠土刷塌較難須於北岸灘  
上順勢挑挖漕臨河酌留土格俟來年水長時一面放溜衝刷一  
面乘勢爬撈以期河面首尾寬闊相若再順黃壩工係在兜灣處  
所水大時溜走中泓壩水係屬迴溜水淺沙停邊埽均屬穩固近  
口水勢稍落溜勢直趨邊埽坐墊溜抵壩根沙隨水去墊鑲數次  
方能根底堅實又河岸第三架木龍以下今歲長有嫩灘漸見刷  
動若任其披塌恐傷老工應添紮木龍一架 諭曰前次朕命添  
築順黃壩尙載在京時意尙以爲可辦朕爲之詳悉指示始遵照  
辦理據見在情形而論若非此壩爲重門保障河流之南隔者不  
且直到攔黃壩根乎又聞新圖河北岸長有嫩淤一帶北淤則流

必南趨乃一定之理因於其處用硃批標記急宜將此一帶墩灘  
截去使其不復停淤則南岸新添之木龍挑溜自更得力河流必  
日漸北趨不復搜刷壩根新河正溜亦益當暢順實爲目下最要  
機宜著薩載及此時卽速實力遵辦以期妥善四十三年五月奏  
高家馬頭嫩灘刷動河泓業已寬深其彭家馬頭嫩灘前作柴枕  
土壩若卽起除未免水勢散漫見於灘面多挑溝槽以備清水再  
長暢達下注卽行疏濬資其衝刷 上嘉之八月署兩江總督四  
十四年正月奏攔黃壩外舊河露出淤灘雖已乾老然無土隄攔  
禦將來伏秋水長仍復漫灘見遵 諭旨硃批標記於灘面築束  
水隄一自新西壩起至新河南岸縷隄止夯礮堅實可爲新河保



障 上諭所辦甚好自應如此添築是月實授兩江總督先是高  
晉以中河開口門淤阻議移於下游之李家莊 上以中河運口  
經 聖祖閱定至今七十餘年相沿無弊 命薩載勘明據實覆  
奏尋奏楊莊口門內外水深運船進口遊行無滯 諭曰據薩載  
覆奏見在運口遊行無滯是此時竟可無庸辦及俟今年伏秋雨  
汛後仍須籌辦薩載臨時奏聞八月奏請將清口東西壩再移下  
二百九十丈於惠濟祠前建築 諭曰細覽繪圖正合形勢自當  
乘時爲之四十五年 聖駕南巡時大學士公阿桂自豫省查辦  
河工至浙覆 命奏經過淮徐一帶查看陶莊引河兩頭已寬至  
九十丈中段僅寬六十餘丈河身雖已刷深但水勢被束不能大

暢伏秋大汛恐費視不及請將河身通行開寬四十丈 上命阿  
桂前往會同薩載查勘覆奏三月會奏將河身見寬六十餘丈者  
展挑十餘丈不足六十丈者展挑二十餘丈河勢開展盛漲可保  
無虞奉 旨如所議行又奏前赴雲梯關外履勘黃河入海情形  
二套以下往年漫口由北潮河入海之處近而水深見在經行入  
海之道迤而水淺四泓以下雖無壅遏之虞儻遇盛漲從前漫口  
不無復溢請添開壩又二套上迤西之馬港河舊隄殘缺應請修  
復並將無隄之十六里補足下接北潮河西岸民堰得 旨所奏  
修復馬港河西岸殘缺及接補無隄處所聯至北潮河西岸民堰  
以禦倒灌自應如此辦理其二套以下由北潮河入海之處既經

路捷勢順設遇漫溢正可分洩盛漲俾尾閘益得暢達轉可不必  
添建閘壩六月邵睢所屬黃水驟長郭家渡隄工漫塌上命會  
同河道總督陳輝祖搶護七月偕輝祖奏郭家渡隄工漫溢後直  
趨決口連日刷寬口門九十七丈又掣動大溜十之七八尙有二  
三分歸入正河其漫水一由東南沈家湖入安河一由西南茆家  
河入泗山湖一由正南新河經柏山湖入安河至陡門統歸洪湖  
勘得運河及高寶諸河水勢俱小洪澤湖底水亦小高堰誌椿見  
存水八尺餘均可容納但漫口掣溜湖水必長請將清口東西壩  
拆展如有長無消卽將山盱五壩內開一兩壩預爲分洩其高寶  
迤下歸江之金灣等閘亦先後開放使運河之水歸江高寶之水

人運至郭家渡漫口雖寬正河未斷流易於堵築以晝夜四歸而計一日可得四丈十日可以合龍 諭曰薩載所稱開放金灣等關使運河水暢洩歸江並大加拆展清口東西壩亦不得不如此辦理但下河關係民田設遇盛漲當慎之又慎不得已始放歸下河總之少放一分則下河少受一分之累再查閱漫工圖內有峯山四關可以洩水歸孟山湖若至將次合龍以前可否開放此關或將毛城鋪開放以期金門水勢稍殺易於合龍之處著薩載等臨期詳慎妥辦尋奏郭家渡漫溢上游連報長水徐城誌椿長至一丈四尺餘寸徐屬豐碭銅沛兩廳工程危險已將毛城鋪蘇家山及峯山頭各關及上游天然開開放惟漫口未經合龍湖水大

小難定必須廣籌去路查洪湖東岸桃源地方舊有祥符五瑞二  
閘原係分洩上游歸仁隄以東水勢歸黃之路又高家灣迤下隄  
工亦可開引入黃又奏徐城誌椿長水連前至一丈四尺九寸業  
經開放之天然閘蘇家山峯山頭等閘過水二三尺四五尺不等  
毛城鋪過水一丈一尺六寸分洩之路不爲不多而大河未見消  
落豐碭廳屬兩岸隄工出水卑矮銅沛屬張家馬路等埽工多有  
墊塌見搶護平穩邳廳屬北岸之宋家灣七壩埽工忽報墊塌  
此卽舊邳州地方在郭家渡上游對岸相距二十餘里計長一百  
餘丈幸已搶住其下游仍恐宣洩不及見將清口東西壩全行拆  
展其被淹地方睢甯爲重邳州宿遷次之接壤之上江濱湖地方

泗州爲重壘五河次之見在撫卹甯貼 諭曰實在無善策祇  
可盡人力以祈 天佑耳勉力撫卹災民以補過可也 上又以  
郭家渡口掣動大溜十之七八正河尙未斷流 命就近設法將  
溜頭引至陶莊新河俾漸次順流於下掃搶護事宜最易爲力尋  
奏漫口外高內窪大溜奔騰下注其有二三分仍由正河者係循  
北岸分入大溜直注口門南岸漫口緊靠正河若於進掃後堵築  
過半則溜頭自可漸歸正河合龍亦係宋家灣及豐碭銅沛險工  
俱次第搶護水勢每日有消無長又奏徐城水誌陸續消水三尺  
九寸各廳工程搶護穩固下游洪澤高寶等湖水見俱平定臣等  
遵 旨將李家莊新河尾閘開放分洩入黃俟水勢落後仍行堵

開得 旨覽奏深慰先是 上南巡回鑾時 親臨高堰武家墩  
閱視洪澤湖甌石工程 命薩載將石上卑矮段落確估加工其  
舊用甌砌者改用石料俾濱湖大隄全段石工永遠鞏固以爲淮  
揚數郡民生捍禦至是薩載奏自高堰廳起南至山盱廳蔣家堰  
石工皆加高甌工皆改石工計一萬七千九百八十八丈其已朽  
之甌工及湖心卑矮之石工並隄身單薄應行加高幫搶之土工  
本年動辦至甌工有已朽而腳根未動及卑矮石工不甚犯風者  
明年動辦其餘未朽之甌工及應稍加之石工統俟後年修砌  
諭曰薩載等奏辦堰盱二廳加高改建石工酌量緩急分作三年  
辦理情形一摺所辦甚好至披閱圖內洪澤湖水由張福口天然

開張家莊張家場太平等五處引河歸入清口上年及今年湖水漲盛清口暢注各該處引河自宜汕刷較前益加深通何以外閒每有洪澤湖淤淺之說若引河果淤清口又如何暢出其引河是否果有淤淺該督等摺內既未奏及而園內貼說亦未明晰卽如太平河今年經朕閱時又實無水已於園中圈出著薩載等將各該處每年是否尙有淤淺之處詳悉據實奏聞尋奏洪澤湖各引河從前尙有倒灌之患以致積淤前督臣高晉與臣每年於冬令水落勘估興挑展寬河身迨後遭 旨開挑陶莊新河並將清口東西壩移下惠濟祠前黃河鮮倒灌之虞又兼近年湖水漲盛清口暢洩入海今春 聖駕臨幸高堰爲湖水極小之時是以河內



水淺只見河灘蒙 皇上指示挑濬查引河淤淺之說係從前黃水倒灌之事近年裴家場太平引河二道雖較各河稍淺觀清水暢出情形及冬春湖水所存無多卽引河不甚淤墊之明驗報聞八月因鄱湖營都司朱文元精力就衰失於覺察降一級畱任是月丁父憂百日滿後仍署兩江總督四十六年三月奏挑河廳屬臨河集之九里岡一帶河勢向走北岸舊有埽工嗣因河向南趨漸就淤閉河勢由南岸之臨河集下注該處岡土砂礪性俱堅實雖經挑濬不能衝刷深通以致全河梗阻請自李家莊起至臨河集北止挑引河一道得 旨宜速爲之但不可因欲速而工不實六月奏魏家莊漫口東壩全河奔注溜甚洶涌水深三丈以外

徐城諸壩水長一丈三尺韓家堂張家瓦房舊工俱潰隄埽塌見  
雖搶護平穩而漫口下注之水歸入洪澤湖清口已展寬至八十  
丈山盱五壩內智義二壩並經開放而高堰一帶盈隄推岸請於  
未開三壩至車邏昭關二壩或堅守或酌開俟查勘後妥協辦理  
上曰洪湖水勢浩瀚果至不能容納自不得不再開一壩然此  
乃無可如何之計至交秋天氣清爽南河水勢或可望漸消所稱  
車邏等壩仍應堅守之處自應如此又奏本月十八九日洪湖浪  
涌石工多有掣卸山盱五壩所存仁禮二壩掣通過水中河之鹽  
關亦普漫過水淮關上下隄頂出水不過一二尺車邏昭關二壩  
亦應開放卽二套等壩亦應相機酌放 諭曰各關壩俱已開放

則下河民田不免被淹成災其情形實在若何著卽查明速奏時  
阿桂奏南河連年被決恐因九里岡梗阻所致似應乘大河見底  
時再加寬展並於間段淤淺處酌量挑濬 上謂所奏近理 命  
薩載卽速通盤籌畫尋借河道總督李奉翰奏閏五月內各處水  
長隨時搶護用料已多稷家莊漫口須七月盡新料登場方可施  
工堵築約於八月進埽 諭曰本年係閏五月立秋旣早秋收亦  
早何以該督等並未計及著查明實在情形如一有新料收割卽  
迅速購買上緊堵築以期早得合龍七月奏民間新料漸熟已刈  
者十分之三四計月半卽可全穫俟集有成數卽行進埽 諭曰  
今年之六月卽往年之七月收成較早南方更當早於北方乃薩

設等總未計及仍以每年收穫時候爲言且待傳旨詢問始稱漸  
次成熟可見伊等之所云焦急猶不如朕之日夜懸注今新料已  
漸可應手著傳旨該督等卽行趕運工次上緊堵築八月奏豫省  
北岸黃河漫水下達江南境者匯注微山湖由湖口閘伊家河荆  
山橋河三處分洩入運匯注邳宿運河一出楊家莊口門仍入黃  
河故道歸海一出鹽河閘由茈嶺武障等河歸海業將北岸通連  
湖河各閘壩堵築不使沂河駱馬湖之水入運其上游長水無多  
因湖口閘迤下有八閘約攔及江南境內之河清河定等閘層層  
兜住所以由湖口閘入運下注之水不見盛漲劉老澗等閘可毋  
庸開放 諭曰所辦好豫省北岸漫水分流入運由楊家莊鹽河

國朝志異卷之八十一  
三  
閘兩分入海若兩處漲水有不能容納之勢卽開高晉新挑之新  
河以爲分洩之地亦無不可至湖口一閘爲微山湖分洩入運之  
路該處果能暢流則沙不致淤停今稱湖口開水勢下注不見盛  
漲則曲家樓漫溢之水匯注於微山湖者其路不無迂緩將來浮  
沙淤墊河身積高甚爲可虞朕於此事日夜廬念著薩載卽將湖  
身如何淤墊黃溜往南何以不見盛漲之處勘明覆奏至魏家莊  
漫口見在計已合龍必得十分鑲築夯砢堅實可以永保無虞是  
月魏家莊漫口合龍奏 聞又奏運河水勢稍長酌量分洩各事  
宜應卽順便至微山湖一帶查看湖底浮沙淤墊情形時山東巡  
撫國泰奏劉老澗壩外河底積淤水勢不能大洩薩載奏運河洩

水宜暢並無淤淺有礙田廬其毗連運河之駱馬湖水勢漸消業將北岸之駝車頭竹箕壩開放使河水分洩入湖口門展寬八丈十丈不等又劉老澗九孔石閘亦過水四寸更資宣洩 諭曰此次所奏分洩運河水勢情形頗爲明晰舍此亦別無辦法若從劉老澗旁另開口分洩未免淹及民田廬舍摺內所稱不便使無水之區再受水患所見甚是前國泰奏劉老澗河底淤積水勢不能大洩之語則未免在東言東稍涉張皇矣薩載當卽遵旨會同國泰將六塘河分洩事宜面商辦理九月奏運河微山湖東南兩面水色澄清其沂河及駱馬湖之水不使涓滴入運爲運河騰空去路又永濟橋孔全行過水並無橫壩攔截水勢得以暢消 上

以所辦俱有條理 命國泰聽其指授不可稍持己見十二月兼  
署安徽巡撫四十七年奏安徽泗州之謝家溝毛城鋪峯山閘等  
處下游受睢河及楊隴等五湖之水由洋河尾出臨淮口入洪澤  
湖分洩之路素稱直捷近因黃河漫水分股入湖經過之謝家溝  
汴河致有淤墊睢河五湖之水宜洩不暢請動項疏濬得 旨急  
應如議速爲考時東河總督韓鑠查看運河緯道奏江南銅山縣  
境黃河北岸之潘家屯向挑引河藉黃入湖濟運去歲薩載會議  
引湖水入河分洩合宜復加量勘估挑 上命薩載酌量疏通廣  
籌去路俾運河緯路不致久淹以便重運過行二月奏潘家屯外  
灘自鉗口埽至河岸嫩灘計長二千一百七十八丈灘高於正河

底一丈三尺五寸今於灘上開挑引河深與正河底相平口寬一丈惟引河既深河底不宜過寬寬則岸隄易塌須以一丈五尺爲度大隄及鉗口圈壩各開口門四丈兩邊用料鑲築裏頭運河北岸劉老澗石閘見過水五寸如運河水長過水必增其駱馬湖五道尾閘自上年開後未閉下游六塘河俱一律深通惟北岸凌溝口下達砂疆河之河頭不無積淤已酌量疏濬 諭勉爲之四月阿桂等奏豫省青龍岡漫口堵合鑲壩業已斷流於十一日未刻忽墊塌三十餘丈大瀆復從漫口下注 諭曰見在水勢仍由漫口下注三湖運河連爲一片亟須多籌去路如潘家屯內外引河及劉老澗六塘河等處凡可以宣洩歸海暢利之處均須逐節籌



書加挑寬展俾資暢注五月薩載奏潘家屯係在微山湖西南地處上游灘勢懸遠外高內窪是以外灘引河挑深一丈三四尺與大河北相平尙止過水二尺查迤東張家莊一處地勢較窪上年盛漲時水至隄根隄外河灘距黃河止寬一千二百七十餘丈若於此處將臨湖內灘開築並將外灘接挑引河一道與潘家屯兩股分流則湖水分洩入黃又多一路 諭曰籌洩水之路是目今急務一切妥爲之八月加太子少保先是江蘇巡撫吳壇議開金壇漕河由三里橋西至丹徒直穿句容縣境之分水脊經上元縣之三岔河達江甯 上命薩載覆奏九月奏金壇三里橋向西經丹徒上元至江甯中隔句容之分水脊卽茅山腳高阜地勢極高

雖有河形山下悉屬砂礫斷不能挑至數十丈與河底相平查金壇通運之路南由奔牛北由丹陽而丹陽較近漕糧向由七里橋山口用民間小船載至運河漕船交兌其七里橋至巷口橋一帶河道淺窄每遇冬令必須築壩厚水方可通運今就見在河身挑濬與上下河道寬深一律往來益便亦可省冬間築壩之勞又江甯省商民輻輳與蘇杭往來水路經長江則有黃天蕩之險陸路從鎮江則腳力非易查金山對岸之錢家港由師古灘至龍潭棲霞一路本有河形其無河形處二十餘里地勢亦平衍應將此一路挑成河道卽以挑河之土填築緯道船由錢家港師古灘入新挑河直達龍潭並可由龍潭直到棲霞之四板橋登陸至省僅三

十餘里比鎮江起旱所省實多又可繞過長江黃天蕩並棲霞最高峯等險又鎮江至金山進瓜洲口入運河江面闊十餘里舟楫遇風多阻查瓜洲跨城有河上通運河下達大江若由金山對渡入瓜洲城河計程止二三里瞬息過渡但年久淤墊若挑濟寬深並將緯道修整橋座城圈一體起高往來船隻宏穩捷近商民俱便 上嘉之 諭曰昨福康安到京奏及伊過江南據薩載告稱江南運河入江口門距金山行宮較遠今查有舊河身一道若加挑濟止有三里經過更覺便捷且可避中泓涵勢之險而於商賈舟楫往來亦爲便利又往棲霞向係經由陸路不免舍舟登岸今亦擬挑河一道直達棲霞可省往返跋涉之勞等語此議可行俱

應亟爲者著薩載卽將此一處於明春迅速興工十月奏六塘河爲宣洩運河之路而漣河歸海較六塘又近漣河乃海州境內幹河上承六塘旁洩之水由凌溝口陸家口下至新壩經恬風渡歸海潮汐往來年久淤墊請挑挖引渠以資暢注近海一帶民田有益報 聞十一月奏江南之駱馬湖六塘河鹽河應展拓口門暢達東注查駱馬湖尾閘五道引河口門原經展寬一百七十餘丈今加展二十四丈足資宣洩又十字河之臨運壩口門原寬八丈今再展十二丈分洩入黃河臣何裕城奏於徐州北岸馬家樓一處斜挑引渠一以達潘家屯引河宣洩入黃計長一千七百餘丈只二百餘丈尙屬露灘其餘皆水深三四尺查馬家樓本屬分支

國朝通志卷之八十一  
仍須匯入潘家屯引河下注而潘家屯等處濱臨黃河非運河東岸駱馬湖等處洩水可比轉降黃河歸復故道各引渠口門均應堵閉馬家樓無庸糜費 上是之四十八年正月服闋實授兩江總督三月奏黃河北岸通連微山湖及運中河一帶上年將潘家屯張家莊以及蘇家山水線河十字河之臨運臨黃各壩均經堵築堅實惟顧家莊一處口門較寬見委員於金門下埽攢堵 諭曰昨阿桂奏報於三月初一日開放引河黃河已歸故道流行暢達約計初三日可入江南碭山縣境薩載此摺於初二日拜發是以尙未得信見在按計程途黃水早應入境暢順歸海情形若何朕心深爲廕念著薩載迅速馳奏至薩載所奏臨黃各水口一律

堵閉完整固爲抵禦黃流起見但微山湖之水藉此數處宣洩茲於二月二十九日卽預行堵閉似覺略早有無妨礙之處著薩載將實在情形詳悉具奏尋奏黃水初四日入江南碭山境一晝夜長水七尺有餘流行迅速北岸臨黃五處河水共寬八十餘丈今雖一律堵閉而運河內上年在東岸開挑引渠四處合之舊有閘壩六處共計口門寬一百二十餘丈是運河東岸口門較北岸多寬四十餘丈足資分洩並無妨礙連日運中河水勢並未加長得旨欣慰覽之四月 諭曰江南徐州府之沛縣連年因豫省黃水下注被淹最重節經降旨撫綏加恩常子賑卹今豫省漫口合龍黃河已復故道沛縣當豫省下游地勢低窪見在僅能涸出基

址亦必重新修建因思永遠安堵不得不酌籌遷移爲一勞永逸  
之計自應於沛縣境內各鄉履勘高燥地方建立城垣俾百姓易  
地安居永無水患著傳諭薩載相度地勢情形如有高阜可遷處  
所卽親往履勘妥爲經理一面奏聞一面鳩工庀材作速興修務  
於歲內辦理完竣以備明春省方臨幸方爲妥善儻該處實無高  
阜可遷之處亦卽據實奏明不必拘泥此旨也尋奏沛縣舊城乾  
隆四十六年九月豫水下注太行隄護城隄先後衝塌水由東北  
入城至次年八月風大水涌城牆及官署民房皆坍茲豫工合龍  
村莊雖已涸出四面仍爲水占舊城牆及衙署民房旣難修復惟  
南關地勢稍高有居民二三百戶亦不便移建應遵 旨於高燥

地方酌難遷移查該縣西南有戚山地勢高五六尺距舊城三十里且南靠樓水隄北向太行隄東臨疊路三面攔截可期長無水患宜於戚山北建新城該處舊有村市卽爲城之南關再該縣所轄之夏鎮舊有甌城居民稠密城內向有守備巡檢關官等員駐劄並豐沛二縣漕倉亦關緊要近年被水衝塌應行修復奉 旨如所議行四十九年四月 諭曰從前堵築青龍岡壩工時漫水由微山湖下注曾降旨命薩載等籌勘去路旋據該督等將微山湖下游之顧家莊引渠開挖寬深及駱馬湖各閘壩次第啟放水洩水勢故微山湖運中河得以速消運河乃可興工又高堰改砌石工及徐州韓家山接築石隄各工皆剋期蒞事薩載李奉翰俱



著交部議敘五月江西巡撫郝碩以婪索屬員事覺薩載自請議處六月部議革任 諭曰郝碩於巡撫任內勒派屬員事非一時派非一次薩載身爲總督江西係其統轄於該撫聲名操守豈得諉爲並無見聞乃從無一字奏及經朕得有風聞令至江西順便查辦始將勒派款蹟奏聞薩載亦自知再有袒護獲戾更深故爾據實陳奏且於摺內聲請議處其實該督平日因循不奏之罪不能因此時查辦得實稍爲寬假也且設立督撫原有互相稽察之意設總督有貪婪之事巡撫尙應奏參而巡撫有貪婪者總督可諉爲不知乎況朕以薩載歷任封疆辦事尙屬安詳諳練且在各省總督中年分最久見在三寶病故朕意原欲將伊補授大學士

照尹綱善高晉之例仍留兩江總督之任今薩載於郝碩如此黷  
貨營私久而不奏豈尙堪爲綸扉之任耶此案薩載之罪若僅予  
從寬革職畱任不足蔽辜著於總督任內罰去養廉三年仍革職  
畱任以爲總督大員不能舉劾巡撫貪污因循贍徇者戒五十年  
正月入干叟宴四月漕督毓奇奏邳宿一帶各處淺阻糧船節節  
起剝以致遲滯 上以運中河及入閘等處甫經挑濬卽形淺阻  
自係該督等從前並未親身實力督辦一任工員草率偷減所致  
訓飭之六月巡漕御史陳桂森奏參南漕前幫向於四月過天津  
關今屆六月尙未入直境 諭曰南糧抵津較往歲遲至兩月皆  
因運中河節節淺阻而運中河之淺阻實因薩載李奉翰於興工

時未能一律挑濬又不早建閘座水無攔蓄所致是洩水誤漕薩  
載李奉翰之咎實無可辭九月薩載修築壩工時湖水既見消落  
不應尙畱口門三十丈以致清口水弱黃水倒灌運道淤淺又不  
隨時具奏因循貽誤著交部嚴加議處又 諭曰昨因薩載李奉  
翰於清口東西兩壩不能及早收束以致運道淺阻今阿桂奏參  
已降旨將薩載李奉翰交部嚴加議處第思部議不過革任見在  
一時任使乏人若不卽罷斥仍命從寬畱任恐伊等益無顧忌不  
知做戒薩載李奉翰辦理河務種種錯謬其過甚大如運中河已  
經挑濬貓兒窩建設閘座並不迅速趕辦以致山東所放之水並  
無攔蓄一洩無餘重運不敷浮送又本年雨澤短缺薩載於上年

前往洪湖查勘時湖水已經漸弱卽應將清口東西兩壩漸加收束預爲收水地步若收束十丈湖水卽可得十丈之益乃並未先事籌辦仍畱三十丈之清口聽其散漫下注至黃水倒灌入運停沙淤阻又並未將淤淺情形據實具奏直待降旨詢問知其不可掩飾始行陳明實爲因循貽誤又無錫一帶爲漕運商賈經行要路該處河道乾涸並不早行奏聞設法辦理伊等職司地方河務乃智識昏瞶漫無主見若此其咎百喙難辭薩載李奉翰竟毋庸交部議處著照從前內外大臣降職之例俱降爲三品頂帶以示懲儆而觀後效五十一年正月奏江南淮安府屬被旱成災蒙恩截畱山陽清河二縣漕糧八千石以資平糶該二縣產米較少

商販又因築壩蓄水米船不到市價日昂查上年奉 旨分撥安徽漕米十一萬六千餘石除撥運外尚有二萬餘石各停泊山陽清河縣境請將此米畱爲平糶奉 旨如所議速行三月 諭曰據薩載奏交春以來兩骸漸覺浮腫由於氣血兩虧今已多日尙未全愈飲食漸減精神疲憊請解任調理仍暫駐清江會同河臣料理河務等語薩載自簡任兩江總督以來辦理地方事務及河工一切皆爲奮勉正資倚任今聞患病深爲廑注已派侍衛阿彌達帶同御醫前往診視並賞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二對以示優眷因思薩載從前挑芑運中河不知早建閘座以致水勢一洩無餘又於清口東西壩不能及早收束運道淺阻種種錯謬屢經訓飭

指示該督且愧且懼心力未免勞瘁焦急該督因辦事錯誤經朕  
訓飭後能知愧懼尙有本心前曾有旨降爲三品頂帶今念其因  
此致疾仍著加恩復還原品頂帶令其安心調理以冀全愈尋卒  
諭曰兩江總督薩載久任封疆老成練達河防宣力懋著勤勞  
前因該督患病特遣御前侍衛阿彌達帶同御醫前往診視以冀  
就痊茲聞溘逝深爲軫惜著加恩晉贈太子太保所有應得卹典  
該部察例具奏 賜祭葬諡誠恪又 諭曰賢良祠之設原所以  
覈其人品政績嘉予明禋風勵有位歷來滿漢大臣有靖其夙夜  
敷歷封疆未經入祀者自應量爲增入以示獎勵所有原任大學  
士徐本高斌伊犁將軍伊勒圖直隸總督方觀承兩江總督薩載

俱著入祀賢良祠子薩騰安襲騎都尉官廣西按察使薩雲安任  
雲南迤西道緣事革職發軍臺效力孫薩爾吉爾見襲騎都尉兼  
三等侍衛

右 國史館本傳

彰寶

彰寶滿洲鑲黃旗人姓鄂謨託氏乾隆十三年由繙譯舉人授內閣中書十八年十月授江蘇淮安府海防同知二十一年遷徐州府知府二十二年署直隸口北道二十三年調甘肅平慶道尋詔甯口北道任二十四年遷貴州按察使二十五年七月遷湖南布政使十月調江蘇二十六年調江甯兼管織造關稅三十年正月擢山西巡撫時蘇州府同知段成功詐賊事發上聞成功在山西陽曲縣任內虧帑上司代爲彌補 諭彰寶詳查三十一年二月彰寶以成功虧空離任時徐溝等三十二州縣代交萬六千七百有奇巡撫和其衷給五百兩布政使文綬等俱知情覆奏



命革和其衷文綬及按察使藍欽奎前任冀甯道富勒渾前任太原府知府劉墉職 命侍郎四達會同彰寶嚴審鞠實和其衷段成功論斬文綬劉墉免死發往軍臺效力代交州縣分別降革藍欽奎富勒渾已革職應毋庸議四月疏言州縣倉庫筭鑰自操平糶穀價採買盈餘及寄貯暫發等項不入正項盤查易啟那動情事不若提入司庫使州縣有徵解錢糧之責無久貯錢糧之弊 諭旨報聞十二月歸化城同知珠隆阿推升員外郎彰寶咨部請 留大學士傅恆等劾奏 上責彰寶徇庇下部議革職 詔留任 初察哈爾右翼牧廠有餘地屬山西豐鎮廳彰寶同直隸總督方觀承察哈爾都統色爾品會勘可墾者二萬三千餘頃三十一年

六月彰寶言游牧舊廠東西廣二百餘里南毗連民地北至游牧界廣十數里至四五十里不等平蕪廣衍土厚地肥卽山坡瀾側亦可節取耕種迤東尤肥澤五頃劃爲一分分給五人人百畝見認墾萬九千五百六十頃零臣擬就佃民聚居設村莊八十餘俾就近安耕豐鎮廳屬高廟子原巡檢轄迤東一帶增設巡檢一轄迤西其北界毗連蒙古游牧處築埂墾墾以別經界新設村莊十餘里建汛房一撥戍兵五適中駐守備一總轄操防疏入報聞

三十二年三月疏劾太原鎮標中軍遊擊盧武略於新鎮臣台布莅任前假修署札派各營銀署總兵敬善欲揭之始退還又於台布閱城兩次備入轎台布亦卽乘坐 詔革武略職台布撤還員

缺卽以敬善補授先是安邑知縣馮兆觀揭河東鹽政達色派累  
商人及受贄禮門包三十三年正月 命侍郎四達會彰寶審實  
並得運使吳雲從因被四達糾參嗾馮兆觀揭稟狀達色論死雲  
從兆觀治罪如律是月彰寶調山東巡撫二月調江蘇六月兩淮  
鹽政尤拔世奏繳本年提引徵銀 諭曰此項銀兩歷來鹽政並  
未奏明顯有蒙混侵蝕情弊且自乾隆十一年提引之後每年二  
十萬至四十萬不等以每引三兩計應有千餘萬兩著彰寶會同  
尤拔世詳查尋查得前任鹽政高恆普福運使盧見曾藉端侵肥  
狀俱服罪又得前任監掣同知楊重英勒詐商銀事論如律十二  
月兼善兩江總督三十四年正月奏言前撫臣明德奏將松江糧

道移蘇州該道向駐常熟距不百里海疆門戶用資彈壓應毋庸  
移 詔可三月丁母憂六月 命馳驛往雲南署理巡撫時大兵  
進剿緬匪九月署雲貴總督明德奏彰寶抵永昌督運軍糧增數  
倍 詔議敘加一級十月 諭曰彰寶簡用巡撫甫經到滇卽赴  
永昌騰越一帶催督軍儲甚爲奮勉卽著署理雲貴總督尋 命  
駐劄老官屯籌辦軍務三十五年正月 諭曰彰寶甫到滇省辦  
糧馬諸務俱能妥速經理及擢用總督以來亦頗實心任事著加  
太子太保以示優獎四月疏言永昌沿邊縣互千餘里山深徑僻  
在在可通應於土司內曩宋關緬箐山隴川龍陵姚關及順甯府  
之篋笆橋諸阨要處設總卡撥千把總各一兵三十駐劄巡查見

雷土司之漢奸飭查勒令回籍並行十家連環互保法 詔實力督率五月奏貴州調撥兵閒有老弱見加甄汰 諭曰此事殊駭聽前以滇省綠營恒怯不堪難期振作黔兵較爲得力因諭令募選赴滇卽挑補額缺可資訓練乃其中仍有老弱無用之人是與滇兵何異彰寶身爲總督兩省皆係所轄旣見有此充數之兵卽應一面奏聞一面將原辦大員據實附參乃僅視同尋常以甄別汰除爲詞並無一言劾奏甚屬因循姑息彰寶著交部議處尋部議革任 詔免十二月疏言沿邊永昌順甯二府生齒日繁米價踊貴常平倉貯無多不能因時平糶儻遇急需勢必遠購更多糜費請於保山騰越二州縣加貯穀二萬石龍陵廳六千石永平縣

八千石順甯府萬石雲龍州六千石緬甯廳三千四百石 詔如  
所請三十六年再請保山縣增貯穀三萬石騰越州二萬石龍陵  
廳萬石報 聞三十七年奏雲南巡撫諾木親才識不能展拓兵  
制營伍皆未校閱 上召諾木親還三十八年三月奏獲逃兵楊  
先榮審係頂冒咨部請示部覆照例辦 上曰隨征兵丁借名頂  
冒已犯欺公之罪至中途又棄械潛遁較之正身脫逃則尤罪上  
加罪一經拏獲自應速正典刑揆之情法更無疑義乃彰竇轉以  
非係正犯游移其詞咨請部示該督係專辦督緝之人且屢經諭  
令上緊偵探毋任久稽顯戮今於已獲重犯心存寬縱若此無怪  
滇省逃兵歷年未獲者尚多至一百五十餘名皆此等姑息之惡

書有以釀成之也該督向來尙能辦事何以近來憤憤至此令其自行議罪尋彰寶自請罰銀萬兩 命寬免四月奏車里宣慰土司刀維屏逃匿請裁土缺設專營 諭曰所見甚是車里土司設立之初原因其率土投誠授以宣慰之職遞傳四輩前此莽匪之擾該土司刀紹文懦弱無能躲避獲罪雖經革退仍令其子承襲已屬格外施恩今刀維屏無故棄地潛逃實係自行滅絕斷不應令其再襲並據該督查十三猛各土司職俱非頒給印信號紙土司若於此內選擇一人升襲未必遽肯受其鈐制自應將車里宣慰土司卽行裁汰改設專營移駐都司等官帶兵鎮守兼轄十三土弁於邊境夷情更爲得要至該土司所屬夷民或可做照川省

屯兵之例量給口糧令其一體當差伊等自必共知感奮出力應  
行事宜著彰寶詳悉妥議具奏七月彰寶議於九龍江立專營設  
都司一中軍守備一馬步兵五百分左右哨哨設千總一把總二  
經制外委千總一外委把總二歸普洱鎮轄裁景蒙元江二營兵  
補新營裁景蒙營守備一爲新設都司裁元江營守備一爲新設  
守備再裁兩營千總一把總四外委千把總五補兩哨仍增設千  
總一外委千總一土司舊屬夷民內選土練五百爲屯兵土司私  
莊八改屯田設百戶五於叭目內擇充皆議行 欽定營名曰普  
安十一月寶授雲貴總督三十九年三月彰寶奏患病 溫旨慰  
問並 遣侍衛隆安帶太醫馳往診視五月請解任 允之十一



月署總督圖思德劾彭寶勒索保山知縣王錫供應銀四萬餘兩  
致虧空兵糧 上命侍郎袁守侗馳驛往查並 敕雲南巡撫李  
湖回奏得實 詔革彭寶職掣交刑部擬斬監候四十二年故

右 國史館本傳

查禮

查禮順天宛平人由監生捐納主事乾隆十三年選授戶部主事十四年正月 命揀發雲南以同知用尋改發廣西補慶遠府同知十六年計典卓異十八年 上命各省督撫舉同知直隸州知州之堪任知府者並 諭不必拘年限舊例廣西巡撫李錫秦前巡撫定長均以查禮才具明敏辦事詳慎堪膺表率之任保奏命記名以知府用旋升太平府知府二十七年丁母憂三十年服闋三十二年授四川甯遠府知府三十三年遷川北道三十四年調松茂道三十六年七月小金川逆酋僧格桑滋擾達木巴宗及明正土司寨落總督阿爾泰奏請懾以兵威檄禮總理糧務九月

命定邊右副將軍溫福率師進討禮赴巴朗阿大營總理糧務十一月溫福以汶川縣所屬桃關舊有索橋基址於進征金川之路較捷飭禮修建以利兵行一月工竣上嘉之十二月復令馳赴三雜谷挑集土兵三十七年二月大兵分三路進剿諭曰軍營運送兵糧火藥最關緊要不可無大員專司總理查禮尙屬能事見在隨營亦無必須該道承辦之事莫如卽派查禮專司督運西路糧餉令其往來董率稽查以資安速先是三雜谷土司爲小金川遣人煽惑誑以天朝將發兵征討各土司頗懷疑懼禮剴切諭以利害眾皆感服六月各兵調赴軍營路出三雜谷境內溫福以禮向稱幹練熟悉番情令辦理兵行沿途事務並督運兵糧

軍火八月以糧運遲誤經將軍溫福等檄催經理軍需局布政使李本等以內地米石有餘係無夫滾運所致查禮亦以局員行文令先運赴雜谷腦彼此互訴溫福具以上聞諭曰曾頭溝開道分兵期以迅速制勝必糧運源源接濟方足以利軍行今董天彌到彼月餘而糧石無人滾運以致進剿稽遲軍需局司道於辦糧既已積疲成習罔顧耽延而查禮係專司督辦之人亦輒思卸責局員嘵嘵剖辨不可不重加懲處以儆疲玩命四川總督文綬分別詳查參處九月文綬奏軍需局派撥夫糧原係足用但不酌量緩急乃令各屬米石半運雜谷腦以致曾頭溝糧運稽延本爲辦理不善而查禮職司轉運於收到軍需局所派以夫之日卽

應於雜谷腦運夫外分派人夫滾運直抵曾頭溝以資進剿乃不以所到之夫盡爲轉運之用轉於例外將所餘人夫撥爲甘省兵丁運送軍裝器械殊爲錯謬 諭曰查禮係專司糧務之員所有曾頭溝一路辦運遲延實由該道貽誤所致罪無可追卽著革職畱於軍營自備資斧辦理糧務效力贖罪十二月大兵攻克美諾官寨溫福令偕原任提督董天弼清查戶口地糧三十八年大兵分剿金川副將軍阿桂由北路宜喜進攻令禮於綽斯甲布一路安設臺站時別斯滿五寨漢中十四寨番民就撫阿桂復奏令經理閏三月總兵五福自美諾移駐丹壩總督劉秉恬奏查禮雖係文員頗有強幹之氣詢以地方情形亦甚熟諳擬於五福去後卽

委查禮暫駐美詩接辦降番事宜以責經理 上從之並 諭曰

原任松茂道查禮因辦曾頭溝糧運經文綬奏參革職仍畱軍營效力贖罪今劉秉恬奏稱該員強幹有爲番地情形甚爲熟悉洵屬軍營得力之員著加恩令其署理松茂道事務仍帶革職畱任以觀後效六月木果木大營失守各糧臺被陷禮偕遊擊穆克登阿往援不及美諾旋亦失守遂退守達圖九月定邊將軍阿桂整兵復進先令禮於臥龍關內外招商趕運糧餉十月總督富勒渾奏禮督催趕運糧米及軍火軍裝並經理過兵各事宜一切不辭勞瘁急公能事 上加恩准其實授三十九年正月阿桂進兵谷噶籌攻運道委禮督修開闢日爾拉山山上下高五十里故無行

徑冰雪終歲不消禮相度形勢用火融化積凍鑿石爲磴道越月  
工竣自楸砥達西北兩路軍營視故道均近十餘站省運費月以  
數萬計 上嘉之 諭曰查禮在軍營隨辦糧務向稱得力今此  
次開修楸砥新道尤能迅速督辦所有從前革職畱任之處著加  
恩開復用示獎勵五月郭羅克賊番劫掠蒙古牲畜殺青海公里  
塔爾富勒渾使禮往捕十月禮偕遊擊龔學聖馳至郭羅克其副  
土目索朗勒爾務擒獻賊番二名交出牛馬五百餘頭惟首犯納  
福旦未獲署總督文綬奏請示以兵威適富勒渾奏楸砥糧運自  
查禮往郭羅克查辦事件後日漸因循遲誤 命仍回西路辦理  
糧務四十年富勒渾疏請派往北路接辦糧務以專責成 從之

四十一年三月金川平禮畱辦兵屯降番各事宜九月回本任敘  
功 賞戴花翎先是 上以郭羅克賊番劫殺青海公里塔爾  
命理藩院郎中阿林往四川會同保甯府知府倭什布參將李天  
貫至番地諭令該土司將兇犯全行擒獻至是成都將軍明亮等  
奏土司瑪克蘇爾袞布稟稱吹斯枯爾拉布坦逃避無蹤將其寨  
房拆毀搜獲犯屬九名及牛馬等物解送懇請撤回官兵寬限擒  
拏 上責其所辦錯謬仍 諭令查禮前往妥辦禮尋馳赴郭羅  
克其土目瑪克蘇爾袞布來謁詢以賊所在輒諉不知禮遂送內  
地責其弟索朗勒爾務緝賊四十二年明亮等奏瑪克蘇爾袞布  
以不服水土病故查禮等恐索朗勒爾務聞之怠於緝捕是以暫



未諭知以期速獲 上以瑪克蘇爾衮布既經患病查禮未能就  
近遣回死後又未將屍身發還查明應襲之人令其襲職失撫馭  
番回之道 命交部議處又 諭曰蘇克瑪爾衮布畱居灌縣與  
查禮所駐之地甚近該土司患病時查禮如果曉事卽當一面稟  
知將軍總督一面將該土司遣回調理卽不然亦當將土司患病  
情形及早稟知明亮等聽其查辦則查禮尙可照常議處若前此  
並未具稟直至該土司病故始行稟報則查禮之獲咎甚重不當  
僅照明亮等議處矣著明亮等卽速據實奏聞尋奏查瑪克蘇爾  
衮布七月內染病經查禮稟已就痊復據稟該土司於九月間患  
痢當飭上緊調理旋卽日病故臣等辦理失宜不敢隱庇推諉疏

入報 開四十四年遷按察使時瞻對番民攻劫腹塘熟若喇嘛  
寺禮往按之獲其兇犯置於法四十五年升布政使四十七年九  
月擢湖南巡撫十二月入 覲四十八年卒於京子瀆大理寺少  
卿

右 國史館本傳

乾隆四十七年十二月晦四川布政使查公擢湖南巡撫入 覲  
終於家春秋六十有八越歲甲辰冬公子瀆將葬公某鄉某原以  
狀示星垣請銘墓敬按狀爲文書輒公姓查氏諱禮字恂叔一字  
儉堂號鐵橋曾祖振寰祖允哲考慕原妣王太夫人公早慧力學  
博通經史曾舉博學鴻詞屢試未第援例授戶部主事外除慶遠

府理苗同知遷廣西太平府四川甯遠府知府遷松茂道擢四川按察使布政使晉巡撫公歷治苗疆政績卓著其在松茂道任實於金川兵事歷始終古軍行重餉軍前蕩重後拒凶危重守克捷重持勝功成師旋重版籍戶口撫綏善後公之功偉焉乾隆三十二年六月 朝廷遣將軍溫公福勦金川飭公以道銜總理糧餉小金川平飭公清查戶口地糧及別思滿五砦屯務並赴宜喜北路安臺設站三十六年仍回西路治小金川屯田駐防六月二日木果木軍營戒嚴公駐美諾既請援矣恐不及遂率遊擊穆克登阿夜半選糧臺兵二百路募壯兵百疾往據猛固橋以二百人守百人進將入溝聞喇嘛寺臺破員殉百人驚愕公厲聲曰我退賊

躡我等死必死賊遂前會總兵官福昌自美諾至合兵公乃令荆  
梁間短兵直前無回違令斬突遇賊馳之擊殺若首二人喇嘛一  
人賊始退是日賊攻八角礮急美諾守兵單公卽分把總李自經  
率百六十兵馳援穆克登阿率餘兵守站公偕總兵馳兩騎歸美  
諾賊已數千登顯下瞰呼震林谷公急鳴鉦鼓舉號火徧林谷懸  
火繩偕總兵周巡內外賊不敢下將四更遠發巨礮三賊驚大兵  
來稍稍遁閱日將軍阿公桂令侍衛帶兵一千來守美諾以木果  
木大營潰賊勢張檄公速守達圍公卽星馳赴圍竭力據守是役  
也廢寢食二十晝夜鬢髮盡白於是三十九年正月將軍奉 旨  
平金川始進兵委公總理臥龍關路糧餉旣而將軍稟 廟算策

南路陰騎多伏須疑兵牽綴惟北山高空可進兵必鑿險出奇始克而慮餉道迂出糜餉且必聯絡南北軍乃檄公由楸砥至薩拉站鑿關日爾拉山餉道峯高五十里層山積冰雪六七尺亙古徑不通公登高相度不市月礪開入站餉道成通南北軍節帑無算特旨獎公遂赴宜喜軍營從副將軍明亮參贊舒常籌運糧餉軍火兼撫馭綽斯甲三雜谷各土司土兵均應箴立斷四十一年兩金川平凱旋畱公總理屯務加按察 賜翎重其威嚴初郭羅克土司劫掠青海商販驛馬制軍檄公往按治適楸砥役繁中停至是復肆劫掠公方輕騎往擒土司麻克蘇爾布以歸又值擦馬所兇番阿雍達爾結噶馬林津等焚掠裏塘麻塘喇嘛寺公復馳

按之得噶克朗忠治以法公之理餉治兵治獄此最大公任農  
未一年外擢後治慶遠太平苗夷震服屢奏對 記屏迨進藏歸  
朝並歷次上計 召見 上問歷年軍營事宜奏對稱 旨遂  
進屏藩及以撫楚入 覲疊荷 溫言因公世居輦下 諭畱京  
隨賀公遽易簣良可惜也公爲藩成都嚴弊吏杜苞直繕城郭實  
倉庫清逋隱省囹圄政皆光大精密而所至整理書院義學尤愛  
士於故人周焯杭世駿顧光旭厲鶚程晉芳尤惓惓喜登眺憑弔  
唐厓勒石嘗葺杜甫草堂公餘從賓客觴詠好藏法書名畫書法  
學黃山谷閒喜畫梅傳銅鼓堂遺棄得古今體詩詩餘雜文三十  
二卷子瀉梓行之又羅致秦漢官私印五百餘方子瀉集爲譜既

老執卷不倦天性孝友多內行不爲人言亦同布衣儒生蕭然高  
致粹然見者不知其爲公也公配李夫人繼室卽前女弟子六瀆  
雲南武定州知州涿國子生潛廣東海豐縣縣丞法候選刑部司  
獄次濤次溥女三孫五銘曰

中丞積功金川兵厥猷略應時以生鐔柄斷斷鋒英英淬礪芒鏑  
精白呈上克倚畀下趨令如襄助表響應聲都護督護成勳名定  
遠投筆西從征古今人同出關行曰懋厥勞俾撫荆迺遽乘箕歸  
瑤京允武有文孰抗衡百世仰止觀佳城

右墓誌銘呂星垣撰

中丞莅蜀最久而居西南松潘徼外者十常七八崎嶇險阻爲羌

人所服偶歸省重築楊文憲升庵藝花竹招邀爲文酒之會然亨  
衢初達遽賦龍蛇此勞臣志士所爲捩腕太息者也

右蒲褐山房詩話王昶撰

儉堂金川平定敘勞超授湖南巡撫至京請訓得疾終於里第

寫山水花鳥俱極精緻尤善墨梅

右墨香居畫識馮金伯撰



國朝書庫刻書目錄

卷百八十一

三

國朝書獻類徵初編卷百八十二目錄

疆臣三十四

袁守侗

覺羅圖思德

蘭第錫

胡季堂

宮兆麟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百八十二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疆臣三十四

袁守侗

袁守侗山東長山人乾隆十四年由舉人授內閣中書十八年在  
軍機司員上行走二十年遷侍讀二十一年遷吏部文選司郎中  
二十六年遷監察御史旋授浙江鹽驛道二十八年遷廣西按察  
使二十九年奏議章程一軍遣重犯宜一體酌撥也桂林太平柳  
州慶遠潯州思南鬱林等府州安置江西湖北湖南河南廣東四  
川福建雲南貴州九省軍流新例將直隸各省積匪改發雲南兩

廣煙瘴充軍人皆兇悍聚多滋事請將發廣西煙瘴軍犯分撥泗城鎮安二府甯明東蘭二州庶桂林等處軍犯減少易於約束一疎脫重犯之長解宜監候充發也定例押解斬絞重犯兵役審係依法管押偶致疎脫照例減等問徒但長解等專差管押較短解更重請嗣後重犯脫逃百日限滿不獲短解仍照律問徒長解羈禁另選幹役同長解親屬偵緝一年內獲者審無賄縱情弊照律擬徒限滿無獲問擬滿流一書役幫夥宜立法稽查也各衙門書役原有定數近惟典史捕役充革上司有冊可稽其餘貼寫幫差任意濫收招搖勒索請通飭各省量公事繁簡定貼寫幫役多寡將見有書役分別汰畱冊報上司存案違者參處九月又奏言卓

異官員向由府司道保薦督撫具題如藩臬道府甫經蒞任適逢  
計典皆照例出結非慎重舉覈之道請嗣後司道府到任已三月  
者照例出結否卽槩行停止如前官已覈定卽將冊結列銜交接  
任官用印代詳題本內聲明庶保薦益昭慎重均下部議行三十  
一年丁父憂三十四年服闋 詔畱京以三品京堂用仍在軍機  
司員上行走七月補太僕寺卿十二月擢吏部左侍郎三十七年  
二月調刑部侍郎 命往雲南會同巡撫李湖查辦宜良縣知縣  
朱一深揭布政使錢度貪婪案鞫實抵法三十八年五月兼署禮  
部右侍郎九月 詔在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尋充方略館總裁  
官三十九年七月兼管順天府事十月 命往雲南鞫保山縣知

縣王錫因供給原任總督彰寶虧空兵糧案擬罪如律十二月調吏部侍郎四十年八月 敕偕侍郎阿揚阿往查貴州鎮遠府知府蘇壻揭督撫藩臬祖庇同知席纘案暫署貴州巡撫尋奏壻聞被劾信圖先發制人總督圖思德參壻浮徵婪索屬實應卽行正法閏十月赴四川審松岡站員冀谷勳侵蝕軍需銀米案鞫實抵罪四十一年二月以辦理金川議敘三月擢戶部尚書 命往四川審辦富德多用賞號銀案卽押解來京富德家人在途滋事上以守伺係專差承審大員交部嚴加議處部議革職 詔畱任十月 命紫禁城騎馬十一月 賞黑狐端罩四十二年調刑部尚書四十二年三月 命同侍郎阿陽阿赴甘省盤驗州縣捐貲

監糧實數結報無虧七月 詔同兩江總督高晉赴豫籌堵儀封  
漫口四十四年正月守侗奏言遵兜袖法築兩壩頭以期迴溜分  
入引河尋會籌漫水口門分東西兩壩堵禦就舊有順隄河於十  
八堡外灘起至瞿家莊開引河達入舊河浚舊河淤以暢水勢築  
十八堡缺口攔順隄河水歸新開引河切去十六堡口門對岸灘  
嘴 諭實力爲之復以引河頭去口門稍遠奏開引溝三百餘丈  
直達引河 上嘉其辦理便捷以圖內擬開引河向南恐紆溜不  
能得勢 硃筆向北改直標識尋覆奏儀封壩工墊塌因將屆堵  
合時以數丈口門容受全河入袖之水隄根刷深成槽勢難挽令  
北趨今用遵兜袖法讓出口門由外越向東北鑲築偏開溜勢壩



頭不致著重從前將西壩頭趕鑲平整原有邊埽五丈一律鑲高  
又於邊埽外占出三丈舊壩臺十丈復外築成新斜壩臺八丈臺  
後俱幫寬加厚新築壩之埽漸次鑲出兩面兜收溜處自挑向北  
趨至新開引溝原因引河距口門太遠迤西舊有溝槽與新斜壩  
挑溜處相對卽於此興工挑挖嗣因西首露有灘嘴復切去三十  
二丈稍向東南誠如 聖諭仍恐溜未能得勢今遵圖內 標示  
處將西首淤灘切去四十七丈俾溝口愈向西北開寬溜勢到此  
更可吸水下注疏入報 聞四月授河東河道總督十二月調直  
隸總督 賜詩曰督軍兼理撫民事責器重資特簡諸中外久經  
勤敷歷淀河並賴善防疏葺修行館猶餘事保障京畿慎匪舒幕

府一年凡兩易掄材宅牧益愁于四十五年十月奏言北運河僅  
兒港修築減水石壩已逾八載迎水出水各水工年久衝壞請撥  
通永道庫銀三萬兩購料鳩工務於汛前修竣下部知之四十六  
年二月守伺母呂氏年七十 賜御書扁額並大緞五月以永定  
河北岸頭工隄長險要奏請移原防南隄九工之武清縣丞駐北  
岸防護 從之八月 諭曰袁守伺從前差往甘肅盤查監糧稱  
屬實貯今據阿桂等查奏情節已屬失實著交部嚴加議處部議  
革職 詔從寬畱任十一月丁母憂四十七年九月 諭勘浚伊  
家河以疏山東積水十月奏勘伊家河自微山湖口起至江南梁  
旺城入運河止計六十餘里乾隆二十二年挑曳湖水河頭河尾

俱寬深惟中間自善橋以至北花山橋迤南楊家樓止長七千二百四十五丈因王家河口及萬年橋一帶河底多沙礮伏秋水發淤積沙停河距運河八閘近必挑深方資分消應浚深至八尺爲率其兩岸過狹處一律展至六丈得水橋座應拆改東西岸缺口應堵築 諭速行辦理尋擢直隸總督四十八年五月卒 諭曰直隸總督袁守侗端重篤實才守兼優數歷中外宣力有年簡任畿封正資倚畀近聞其病後痰喘未止屢經諭令加意醫治昨據奏請解任因命御前侍衛豐紳濟倫前往看視諭其安心調理以冀速痊今聞溘逝深爲軫惜著加恩晉贈太子太保入祀賢良祠任內降革處分俱予開復應得卹典該部察例具奏 賜祭葬諡

清愷

右 國史館本傳

長山袁公之 簡任畿封也在己亥冬甫二載卽奉母呂太夫人  
諱扶輿以歸歸未浹歲得失血疾尋奉 命偕勘伊家河工及疏  
洩濟甯以下積水 特旨起公再任直隸總督且有 恩命俾葬  
母事畢趣赴任蓋是時公疾少差持服未竟 上倚畀公甚故有  
斯 命洵異數已癸卯五月公疾益劇奏請解任 上遣近臣往  
視疾疾竟不起疏 聞 上軫惜彌甚贈公太子太保入祀賢良  
祠 賜卹如制 子諡清愷飾終之典有加隆焉曩余以讞案奉  
使還蜀公繼亦銜 命覆讞斯獄辱公與論相知之雅投分未

幾會公莅任保陽耳熟公治行合古有猷有爲有守益重公之爲  
人公既沒二子兵部郎中鎬工部郎中繼勤述公年譜涕泣請余  
銘其墓石余奚忍辭按譜公諱守侗字執冲號愚谷先世冀州棗  
強人有明以棗強屬真定今隸冀州明初始遷祖諱彥忠貫長山代有隱德以耕  
讀世其業曾祖諱雲蒸祖甘肅平慶道諱景芳考戶部郎中諱承  
紱並以公貴 贈光祿大夫戶部尙書妣皆 贈封一品夫人戶  
部公舉四子公居長次守仲甘肅河橋同知次守鈿戶部員外郎  
並先公卒次守仰刑部郎中公五齡出就外傅性尤穎異識者以  
器宇卜其遠大年十三負僞才未冠補諸生再越歲以五經魁其  
鄉既兩試禮闈不售循例授內閣中書舍人受知大學士傅文忠

公進入軍機處遷內閣侍讀文忠復奏調吏部掌選曹謝絕詩託  
雖大寮不可撓以私有所撓發不避嫌怨京察一等再遷江西道  
監察御史辛巳秋出爲兩浙鹽驛道公任都轉二年悉裁陋規雖  
經奏明應得之款亦令貯庫充公旋擢廣西臬使遶外艱歸服闋  
入 覲以母老懇畱京 上領之得 旨以三品京堂用仍在軍  
機章京上行走補太僕寺卿 特命兼吏部文選司事尋擢吏部  
右侍郎兼署工部右侍郎調任刑部左侍郎兼署禮部右侍郎兼  
管順天府事務暫署貴州巡撫丙申遷戶部尙書尋調刑部尙書  
公自庚寅辛卯後無歲不秉使節嘗一歲屢銜 使命還 朝後  
再出出復以他事牽連更數省不遲啟居計奉 命治獄者凡十

三他如酌議豐甯動支耗銀查勘金川軍營運路盤驗甘省捐收  
監糧而經理朔南疏防者尤數數最後偕大學士高文良公堵築  
儀封十六堡漫口承 旨以實在情形入告往來漫工畱豫河稍  
久尋授河東河道總督逾半載調直隸總督公之宣力如此迹公  
生平由掖省出莅外臺復由京卿出膺節鉞迴翔樞禁敷歷封疆  
器識經猷荷 聖主特達之知一時疆吏莫不心焉傾嚮奉以周  
旋是則是做公任畿輔時 上嘗賜詩有云責重器資特簡諧及  
沒 諭旨有云端重篤實才守兼優此朝野所共知也顧余竊考  
公所以上結主知者則尤在於守夫簠簋必飭脂膏不潤爲 天子  
之守臣此亦分內事耳然求其宦愈達守愈確往往難之我 朝

綱紀肅清官方澄敘百餘年來廉吏之行事至今嘖嘖猶在人口  
卽其姓名亦遂爲世所稱誦乃督撫中得謚清者如趙清獻廷臣  
于清端成龍施清惠維翰徐清獻旭齡傅清端臘塔殷清端泰楊  
清端宗仁白清獻清額袁清獻懋功馬清恪怙金清惠世德格文  
清爾古德陳清恪詵陳清端瑣張清恪伯行儂數之僅十五人豈  
不難歟昔范婁山鄙鼎論近代廉吏謂清矣而或短於才或餒於  
氣或不得於君君子惜其用廉之未盡而公之才之遇則豈有是  
耶余故揭公得謚爲清之難因並取前此數公之名綴書其閒以  
備續廉吏傳之采輯且以爲世之爲清白吏者勸而略其他善行  
之具於謚中者不更贅以著明節以壹惠之義公卒以五月十六



日距其生為雍正癸卯十月二十三日得年六十有一配石夫人  
 同邑福州知府諱曰琮曾孫女歲貢生諱子遵女繼王夫人新城  
 刑部尚書文簡公會孫女太學生諱兆郵女子即鎬繼勤嗣守鈿  
 後孫男女各七人曾孫男女各二人娶嫁聘字皆士族鎬將以某  
 年月日葬公於某原系之辭曰

般陽常白高傳天為岱副岳峯縣連五公苗裔毓巨人奕世載德  
 長山袁清郎清卿紹厥先五經蚤擅無雙名叶一舉遺翼登微垣  
 入趨樞筦規慎勤遴才省眼昇掌銓藤廳柏府聲蜚英叶轉燧之  
 江裕商民祥刑臬事陳粵西叶奉母一官乞禁林叶仍典選牒  
 伯罔遷內司喉舌參星辰外奉尺一使節遊燕晉蜀浙黔與滇

豫河宣防尤仔肩 帝簡宅牧首畿甸 叶惟公公望才經綸奔歸  
子舍何樂樂批助守禮善養身廬汝移孝爲良臣起公廬居公疾  
纏騎箕遽去幕府捐密章 賜卹榮哀全尊名一字清尤難我究  
此義銘公阡清白吏後宜子孫

右墓誌銘沈叔挺撰

國朝書目考初編

卷百八十二

八

覺羅圖思德

覺羅圖思德滿洲鑲藍旗人祖扎克丹三等輕車都尉圖思德由生員授光祿寺筆帖式乾隆十四年遷署正兼襲雲騎尉二十四年遷戶部員外郎三十二年授江南常鎮道三十六年擢安徽按察使尋遷貴州布政使三十七年四月授貴州巡撫疏言黔省威甯州屬瑪姑柞子廠水城廳屬福集廠歲收黑白二鉛供京局及各省鼓鑄嗣因廠員營私滯運以致日久虛懸除按律懲創外應分別攤賠並添設卡巡逐站催查而新舊交代更應設立條款嚴定處分一工本運腳如水城威甯等處向係糧道收支辦理應就近改由貴西道請領其委員赴川赴京徑由藩司給發一各項節

省銀兩官分別改撥查鉛斤項下有六七斤併節省之項糧道卽不承管鉛務應申解司庫爲支放解部等用其漢口獲息解貯貴西道庫以便支領一樂助鉛廠就近仍歸糧道管理工本運腳卽從糧道領發一永甯新添佐雜一員卽照廠員之例給予養廉分年更換水城永甯新設卡巡每名月給工食並在漢口獲息款內開支一鉛房書算應增給養廉以資辦公議行七月疏言州縣升在本府及知府升任本道盤清結報督撫卽委鄰封道府查明加結轉報不得仍以升任本道府加結致滋徇捏部議 從之十一月奏黔省鼓鑄雲撫請以高銅六分低銅四分配運寶黔局見鑄錢文錢模尙覺光亮然閒有夾雜黑鉛者一經鑪火工本不無多

賈若再改爲四六低潮銅斤又多一分必致色黔質泡其低銅既  
增外耗必加仍照三七撥運爲便 從之三十九年五月署雲貴  
總督 諭曰總督統轄兩省職任較巡撫更重滇黔地處邊陲永  
昌騰越等處嚴防關隘稽查偷越一切綜理牽壓尤關緊要圖思  
德自擢用巡撫以來辦事尙能妥協相距亦近務卽迅赴永昌駐  
劄接管督篆經理一切事務照彰寶舊日辦事章程益加奮勉而  
於防查關隘等事更須實力妥辦不可稍事更張七月雲南巡撫  
奏夷目臺拏臺噉噉潛逃拒捕案 命圖思德到滇後嚴訊得實  
論罪如例八月奏臣署理總督篆邊防一切均關緊要必須逐一  
清釐查彰寶移交文內有批准保山等廳縣添買倉穀查五六月

閒正值青黃不接各屬尚可平糶且各該處穀多歲少見在不敷收貯因何復行添買至永昌局軍需造銷有另案應銷者亦俱總載一冊未免牽混應請各歸各款以清眉目又查京箭一款經彰寶具奏除挑選解川外餘箭不無翎毛蛀脫箭鏃銹鈍之處均修飾完好茲各鎮協稱見多損壞請領修費補製與原奏迥異除檄飭暫行緩修俟臣親驗另辦以上各款均關邊務軍需自當逐件清釐以冀從實得旨所奏是十月疏劾署保山縣王錫署永平縣沈文亨侵虧倉庫請革審上命侍郎袁守侗馳驛往查侵虧俱屬實惟王錫因前任總督彰寶勒索供應銀四萬餘兩以致虧短兵糧諭革彰寶職交刑部擬斬監候詳彰寶傳十二月疏

言探得緬地民人盼望開關緬西頗形窘迫欲差人到關懇納貢  
投誠但緬匪挾詐弄巧風聞殊難憑信惟嚴飭各將備操演弁兵  
使其聞風生畏並嚴密稽查以控制奸頑如果悔罪乞降遣人納  
貢另當相度妥辦 上是之四十年正月因擅用八百里郵遞趕  
回奏摺部議革職 詔畱任先是圖思德奏辦存滇箭十萬枝解  
赴四川軍營三月復請續辦十萬枝以期軍需充裕 諭嘉之六  
月疏言騰越控制八關龍陵路通爲居中扼要重地僅設一協實  
不能制肅邊威況每年調防費繁請量移腹裏兵攜眷常駐時值  
秋深卽於移駐兵內就近派選其遠調兵悉停一永順鎮請移駐  
騰越卽改爲騰越鎮其原額鎮將備弁全數移駐惟額兵除騰越



原千五百再撥永順兵千五百共足三千之數備分派曩宋以外  
各關隘防守一騰越協移駐龍陵卽改爲龍陵協隸騰越鎮轄其  
將備員弁全數移駐惟額兵除龍陵原六百再於永順裁撥九百  
共足千五百之數以備分守三公山等處一永順鎮旣移駐騰越  
永昌應設協卽以楚雄協備弁統行移駐於原額千五百內撥派  
七百再於督撫提鎮各標裁撥千三百共足二千以備秋深撥禦  
各關隘一楚雄協旣移永昌楚雄應議專營卽以龍陵協營遊擊  
備弁等員移駐存兵八百隸提標統轄凡所需官兵卽以裁改所  
餘補移駐之不足無庸另籌添撥得 旨所奏是下軍機大臣議  
行七月因審辦逃兵錯誤部議革任得 旨寬免九月疏劾鎮遠

知府蘇塢於額徵關稅外數倍浮收又勒索客民船戶及受本地鄉紳餽金贓私狼籍而蘇塢計圖先發制人於八月閒以督撫通同一氣袒庇營私揭部審訊贓私屬實論如法十一月疏奏接署雲撫卽當回省接印並將邊防各事宜札致提鎮道員分別辦理諭曰本日圖思德遞到三百里奏摺朕意其有陳奏緊要事件及經拆閱稱接奉兼署撫篆諭旨料理赴省接印並將辦理章程札囑提督錦山等照辦等語殊屬非是目下正當派兵防守之時圖思德自應在永昌騰越一帶往來巡查督辦豈可因兼署巡撫遽回省城況巡撫印務並非必須面交其常行事件又非必須在署坐辦儘可札致裴宗錫委員將印送至永昌接受至滇省銅鹽

諸務雖係巡撫專責原可在行署料理其該省刑名案件本屬無  
多況有臬司在署審辦不難稽覈或遇案有疑實亦不妨將人犯  
卷案提解赴永昌覆訊況過春閒撤防之期仍可回省辦事乃圖  
思德一聞兼署撫篆之命輒爾起程赴省轉將邊防要務諉之提  
督道府殊爲糊塗著傳諭申飭並諭令該署督速卽原赴永昌督  
辦邊防事宜四十一年十二月奏言探聞緬酋惜駁已死其子贅  
角牙嗣立年幼其黨得魯蘊仍要遣人納貢叩求開關但夷情詭  
詐殊不可信臣當督同提督酌量妥辦斷不冒墮其術中亦不敢  
阻其歸向 上以緬甸並未實有悔罪輸誠之意 諭圖思德惟  
當靜聽設得魯蘊親自到關懇請始爲明切開導尋奏稱緬甸目

得魯蘊遣人投誠稟稱願送還內地官人輸誠貢象求准開關已  
飭該鎮州給與回文 上以圖思德所辦大謬 命仍遵前諭辦  
理毋稍示伊等有將就完事之心四十二年正月 諭曰據圖思  
德奏得魯蘊在阿瓦辦貢見將蘇爾相多朝相接往阿瓦要同楊  
重英俱從天馬關送還內地并欲親自到關叩懇納貢等語果爾  
卽可就此完局但受降諸事必重臣經理而善後事宜均關緊要  
亦非圖思德所能辦已降旨派阿桂前往經理其事所辦隨卽具  
摺奏聞如此分別辦理自屬正辦然尙係長青之意圖思德卽未  
見及此乃接到長青回札因其將秤管猛暫畱覆奏稱於南木等  
回關之日卽札知長青遣其出口此又圖思德不曉事之處秤管

猛係木邦苗溫所屬卽遣其回亦未必前往阿瓦與得魯蘊辦貢  
還人之事毫無干涉何必急急遣往如長青接到圖思德回札已  
遣秤管猛出口卽毋庸另辦若秤管猛尙未起程仍將伊暫畱張  
鳳街俟阿桂到滇後再行酌定辦理二月疏言向例武職各員到  
任日期隨案咨部查文員到任皆按月彙總分別咨部事甚簡易  
文武事屬一體請嗣後除總兵專閫大員及應須部中註冊給札  
者仍照舊例咨部外餘悉照文員按月彙咨以省繁冗而歸畫一  
部議 從之四十三年六月疏言黔省黎平府屬下江地方向設  
吏目一額貯倉米三千八百七十餘石嗣經改設通判並將黎平  
古州等苗民撥歸管轄此時戶口日增而貯額仍舊每屆青黃不

接時不敷糶濟請將古州倉穀分撥八千石在古州尙存穀二萬  
五千有奇下江得貯穀一萬五千有奇通融調濟內地倉貯充盈  
民食均各有備得 旨如所議行又疏言黔省遵義府屬產芒硝  
採備川省軍用嗣因大兵凱旋撥給存局以資本省操演但見在  
辦硝各局遠近不一若將見存硝斤撥給各局令標營赴局支領  
轉多糜費若久貯藥性過陳又不堪用莫若飭弁徑赴貯硝等處  
請領所需腳價卽於司庫閒款墊動仍以公糧扣還於額貯軍操  
兩有裨益 詔從之四十四年三月擢湖廣總督十二月卒 諭  
曰湖廣總督圖思德簡任封疆宣力有年實心任事正資倚任忽  
聞溘逝深爲軫惜所有應得卹典著該部查例具奏尋 賜祭葬

國朝通志卷之九十一

如例謚恭愍

右 國史館本傳

蘭第錫

蘭第錫山西吉州人由乾隆庚午科舉人授鳳臺縣教諭保題知縣歷官大興縣知縣三十四年直隸總督楊廷璋請以第錫升補永定河北岸同知吏部以大興非沿河州縣議駁廷璋覆奏許之三十五年擢正定府知府四十四年授永定河道四十五年九月以永定河漫工合龍議敘加一級四十八年五月署河東河道總督奏請將河工千總把總十二員之應得養廉均勻攤給協辦守備六員以資辦公下部議行十月奏請酌分河隄地界栽種柳株並禁止近隄取土在內灘者限二十丈以外在隄外者限一丈以外俾土脈得以堅凝隄工不致傷損奏入 諭曰汝初任總河



寶屬塵念閱此奏頗有定見大慰朕懷十一月奏儀封六堡灘面較窄其三堡灘面亦形淺狹水力較悍請於新隄南圍築月隄以作重門保障得 旨嘉獎四十九年正月奏河工防護機宜固在大汛而未雨綢繆全在平時隄工之深淺水勢之變遷車馬之踐蹋獮鼠之洞穴必朝夕在隄者始能目覩親切況冬末有凌汛春融有桃花汛尤應晝夜巡邏豫河南岸綿延千里文武官弁霜降後輒散居村落其伏秋汛駐工時率多晨至暮歸非慎重河隄之道請將駐工各員移至隄頂禁勿私自下隄如有曠誤文武員弁得以互舉如此各以隄爲家庶免疎防之患又請將下北河同知所轄之祥符十二堡歸上北河同知蘭陽李六口歸曹考通判上

北河同知之原武汛大隄歸黃沁同知以期繁簡相濟先後得宜  
得 旨允行是年春以失察屬員擅動倉穀及漕船抵通遲緩先  
後鑄三級五十年八月以秋汛安瀾議敘加一級十月奏豫河兩  
岸大隄停淤較厚應及早豫籌請將北岸黃沁等四廳南岸上南  
等二廳舊隄及坐落蘭儀等三廳新隄各工增卑培薄并加築舊  
壩添作挑水以期一律鞏固得 旨依議速行五十一年正月京  
察議敘加一級二月奏查出柳園葦塘隙地可耕者一百餘頃六  
堡以東至河尾舊有官田二十三頃曹縣舊河無糧灘地二十餘  
頃請分別招佃徵租得 旨此有益於民之事妥爲之九月奏六  
里石閘向因河水易溢改築增高又以石高則衝擊可虞於閘背

用草加鑲數尺然旋鑲旋陷徒糜經費請於舊基以上連達河底  
增築石牆高七層以防漫溢 從之十月以蘭儀通判所轄八十  
餘里多險工不能兼顧奏請增設同知一員經吏部議駁 特旨  
允行是年以秋汛安瀾加一級十二月奏請酌挑蘭陽李六口出  
山引渠并加築大壩等工得 旨如議實力妥爲之五十二年正  
月奏請將協辦守備定爲五品都司出缺一體遴選 睢甯爲第一  
要工請改通判爲同知 從之四月奏挑南陽昭陽徽山等湖渠  
得 旨如議速行五月 諭曰蘭第錫署理河東河道總督三年  
勤奮妥協著實授旋兼兵部侍郎六月睢州下汛十三堡漫溢自  
請交部治罪 上以該處原無埽工究因水勢驟長搶鑲不及加

恩寬免旋以合龍迅速議欵加一級十月 命同山東巡撫長麟  
會勘東省運河歲修工程十一月覆奏得 旨諸凡皆妥依議行  
五十三年正月奏黃沁上北南河廳所屬隄工廣闊遇水長河滑  
首受淤請於上窪增築土壩以截來源迤下則多修土格以資堵  
截灘南挑支渠疏消積水俾勿傷隄根五月奏江南河隄兵堡二  
百一十七相隔六七里及八九里不等請每四里添一堡兵二名  
得 旨嘉獎六月睢甯周家樓漫溢自請治罪 上以本年水勢  
異漲非由在工員弁疏防寬其議處飭令上緊堵築旋以合龍穩  
固加一級五十五年二月奏籌勘毛城鋪沙灘等河請借帑疏築  
得 旨如所議速行又奏自周家樓至洪澤湖一百五十餘里見

在一律深通無庸疏導惟宿遷界舊有民便河淤成平陸亟應挑  
濬 諭曰妥實爲之三月奏准關捐造制船閒時工食無出遇損  
壞無力賠修請於南河十九營內撥兵三百名派令分管遇運糧  
制糧時責成雇覓水手閒時以時修船仍交裏外兩廳同知及兩  
營守備約束 從之三月 上南巡 幸靈巖山第錫迎 駕偶  
感風熱 特賞太醫診視十月奏豐碭廳設通判守備各一員轄  
河南岸各一百七十里搶修時有顧此失彼之勢請於南北分設  
通判二員守備二員徐州府鹽捕通判較簡可裁併五十六年二  
月奏請裁河營戰餉四百三十分改給守兵俱下部議行五月奏  
查勘毛城鋪滾水壩及王平莊新挑引河各工 諭曰蘭第錫查

驗各工並無草率混弊足見董率有方深可嘉獎旋以秋汛安瀾  
加一級三十七年二月京察議敘加一級八月奏請裁中河營山  
清汛把總改爲江防把總裁協辦外委改爲江防協辦外委將揚  
州之灣頭閘及瓜洲江口隄埭各工專令管理下部議行十月奏  
河督駐劄淮安府城不若清江浦爲適中之地於清江洪澤湖控  
制尤近請改建衙署於清江得 旨早當如此又奏清江氣候暄  
暖地方卑溼餒養馬匹不甚相宜請裁河營額馬一百匹以省糜  
費 從之五十八年八月奏黃河水勢甚漲各工搶護平穩 優  
旨報聞是年以工程鞏固加一級五十九年八月奏高堰水過隄  
頂五壩掀揭竭力搶護得以無虞得 旨嘉獎交部從優議敘旋

議加一級又以秋汛安濶加一級是月以豐北汛接築土壩過多  
上游水勢不能暢達有礙曹單河流去路自請交部議處部議革  
職得旨改爲革職從寬畱任嘉慶元年七月以豐北汛河溢自  
請治罪諭曰此究係水勢陡漲人力不能施展且俟工竣覈其  
功過再降諭旨尋以合龍穩固賞黃辦大小荷包又諭曰蘭  
第錫不能先事預防無庸再予甄敘二年十二月卒於官三年六  
月諭曰李奉翰等奏蘭第錫之子代伊父呈繳漫工賠項請陸  
續在河庫完解蘭第錫操守尙稱廉潔今應賠之項二十萬八千  
餘兩爲數較多恐其家屬無力完繳著傳諭伯麟查其原籍有無  
產業據實奏明候朕酌量加恩七月山西巡撫伯麟覆奏查明蘭

第錫原贍房闈地畝僅值銀一百四十餘兩 諭曰蘭第錫平日  
居官尙稱清慎今身後遺產僅值此數亦覺可憫自不忍再令賠  
繳但係河工應賠銀兩未便懸宕著該督等查明道廳以上及曾  
任總河各員分別代爲攤賠庶官項不致虛懸而清慎之員亦可  
以示體卹子德滋以正二品廕生授主事十年三月江南河道總  
督鐵保等奏請將該員 賞發河南差委 諭曰刑部主事蘭德  
滋著發往學習該督等畱心察看如果奮勉再行奏明以同知通  
判補用

右 國史館本傳



--	--	--	--	--	--	--	--	--	--

胡季堂

胡季堂河南光山人原任禮部侍郎煦次子季堂以二品廕生於乾隆十六年銓補順天府通判二十三年調刑部員外郎二十六年遷刑部郎中三十一年授甘肅慶陽府知府三十三年擢山西冀甯道是年十一月擢甘肅按察使三十五年奉命查究副將海起雲私帶玉容及烏魯木齊官兵進關各實情奏入上嘉之是年十月兼署甘肅布政使三十六年調江蘇按察使舊有獄在江甯府境自臬司改駐蘇州遠難稽察季堂奏請就近更置以收實用得旨報可三十七年兼署江蘇布政使三十八年奏請定罪犯聞拏投首之例又奏凡繼嗣者應專定一人以息訟端俱奉

旨優獎三十九年遷刑部右侍郎四十年兼管順天府府尹事  
四十二年轉左侍郎四月 命往江蘇興化縣會同督臣高晉讞  
漕書虞景山之獄究出峻訟之鍾至剛治之九月 命往山東讞  
章邱辛存義諸城陳靜文二獄究出峻訟之張元樸治之途次復  
奉 命會同侍郎博清額往河南讞訟 諭曰胡季堂係河南人  
審辦本省案件尤當秉公持正斷不可因事涉地方大吏慮其將  
來報復稍爲瞻顧胡季堂係朕加恩特用之人看其平日居心辦  
事尙屬明白諒不致存畏首畏尾之心顛預了事負朕委任也尋  
奏湯秉五強搶商邱孀婦劉氏爲妻致氏絕食而死撫臣業已題  
旌審結該氏父劉泰來心猶不服捏情翻控牽及順刀神拳二

會並審出蘇丕顯賧訟各實情四十三年 命偕侍郎喀爾阿往  
河南審訊山西民人張九錫控告河南各縣派累工料一案得其  
誣捏實情具奏四十四年擢刑部尙書四十五年充順天鄉試監  
臨官拏獲傳遞之孫三訊出大興縣生員范焚鑲黃旗生員恆泰  
春泰江西監生陶雲鶴俱係謄錄生陳七包攬傳遞按例懲治四  
十七年奏黃水灘出地畝居民占據耕種有礙水道得 旨諭督  
撫河臣確切查勘凡屬瀕河隄內灘地均陸續勸徙四十八年因  
額駙福隆安家人富禮善主使夫役責打張二身死趙文達頂兇  
不能究出實情奉 旨降爲三品頂帶革職畱任四十九年 恩  
復原品頂帶革職畱任五十三年 命在紫禁城騎馬五十四年

京察交部議敘是年十月奉 旨胡季堂辦理刑名尙屬認真所  
有從前停止應得之項嗣後著准其支給五十五年六月 命往  
山東審訊參革萊州府知府徐大榕遺族姪徐照赴部呈訴平度  
州民張子布踢死妻母羅王氏係逆子羅有良誤踢致斃一案研  
究得實置羅有良於法知府徐大榕原勘本無錯誤平反入告得  
旨嘉獎交部議敘九月又 命往山東濱州審辦武生薛樸元  
呈控杜宜豐賄賈州役誣陷伊兒奪犯毆差一案訊係誣告旋奉  
命暫署山東巡撫奏東省賑恤事宜請截存東省本年應運漕  
米十二萬一千九百餘石酌撥被災州縣領回搭放以充民食  
上報可十一月回京加太子少保銜五十七年京察交部議敘五

十八年 命往山東樂陵縣審訊李李氏命案審出李李氏因夫  
辱罵自縊身死依例斷結五十九年正月 命偕大學士福康安  
侍郎松筠往吉林查審副都統秀林奏參將軍恆秀等虧缺庫項  
派斂民人一案四月又 命偕侍郎松筠往直隸查勘成安縣劣  
監胡發等抗糧毆官一案是年十一月 諭曰禮部侍郎胡煦苦  
志讀書究心理學著有周易函書採入四庫全書經部尙爲績學  
之臣從前因係官至侍郎例不予諡第念伊曾在上書房行走今  
伊子胡季堂用至刑部尙書胡煦已得尙書封典著加恩補行賜  
諡以示眷念耆舊獎勵儒臣至意尋 賜諡文良六十年九月署  
兵部尙書嘉慶元年四月署理戶部三庫事務二年三月仍兼署

兵部尙書三年正月 特授直隸總督 賞戴花翎二月京察屆  
期奉 上諭胡季堂雖甫任總督但在刑部年久於刑名案件辦  
理諳悉著交部議敘是月奏請清查直屬額貯常平倉穀存缺虧  
欠分別辦理又以河務事宜最關緊要千里長隄及定泊隄工宜  
分別籌辦文安積水未消應請緩徵九月又奏請因公動缺穀分  
限買補以實儲備而裕民食俱奉 旨准行十二月 命偕理藩  
院侍郎特克慎往審建昌朝陽二縣控案四年二月 賞加太子  
太保銜 上允季堂請以查鈔和珅家人呼什圖米麥豆穀雜糧  
一萬一千六十五石零八成撥給文安縣二成撥給大城縣賞借  
被水村民十月順天府尹奏長新店鋪戶被盜 諭曰前此江

備赴良鄉送征兵經過拱極營一帶並未見有官兵在彼照料曾  
經奏參該處塘汛廢弛經朕降旨飭令胡季堂查辦今長新離拱  
極營近在五里竟有盜匪多人黑夜行劫之事該處竟無兵役一  
人在彼擒拏可見營伍廢弛已極看來胡季堂已濡染外省風氣  
不似在京時辦事認真降旨嚴行申飭著革去太子太保並拔去  
花翎以示薄懲仍著胡季堂將此案盜犯上緊緝拏儻不能將首  
夥各盜盡行拏獲必當重治其罪決不寬貸翌日又諭曰胡季  
堂身任總督地方營伍不加整飭致附近京邑盜匪逞兇肆劫咎  
實難辭早應自請嚴議迨接奉飭諭尤應慚悚請議乃昨日奏到  
之摺止聲敘議處被劫情形及疎防之文武員弁並無認罪之語



今日覆奏之摺僅以虛詞敷衍搪塞豈該督視此案盜匪爲尋常事耶拱極營游擊范建舉近在該處於被劫之次日並未及時查辦轉以護送吉林兵丁爲詞前往良鄉一帶彼時吉林兵丁尙未出境該游擊希圖卸責亦由胡季堂遇事因循遂致營員毫無顧忌西路同知孟生草久已患病朕早有聞知面詢胡季堂尙奏其並無病證今則臥牀不起以近京緊要之缺畱此人病委頓之員戀棧貽誤皆胡季堂回護瞻徇所致除將游擊范建舉同知孟生革職審訊外胡季堂著交部嚴加議處尋部議照溺職例革職諭曰胡季堂本年恭辦山陵大差於經行道路極爲堅固平正民夫俱極安靜朕心深爲嘉慰且胡季堂平日居官尙爲公正

謹飭無貪婪劣迹姑念其尙有微勞足錄加恩暫免罪斥著革去頂帶革職畱任十一月奏殲斃長新店首盜張標係內黃縣知縣陶象柄之力 諭曰胡季堂於長新店行劫盜犯張標被內黃縣拏獲卽能據實奏出不存邀功之念著賞還頂帶仍帶革職畱任是月續獲長新店夥盜并滄州遠年逸盜龐八韓四等犯五年正月 賞還花翎四月奏濬牡牛河金門閘又奏永定河於閏四月十二二十等日自盧溝橋以東閒段斷流傳說永定河卽桑乾河桑椹熟時閒有斷流之事並云桑乾河斷流主伏秋汛盛漲今歲旣已顯露乾涸又有主伏秋盛漲之說不可不防其漫溢自當較去年增修倍加守護以爲未雨綢繆之計請嗣後下口一帶應疏

濬者挑挖疏濬應培築者卽加培築不得專守挑淤之例亦不得  
逾歲修引河之費額外多增以期應時制宜有益河務又奏霸州  
等縣未能及時得雨懇 恩蠲緩俱得 旨如所請又陳川楚軍  
務略云川楚教匪蟻聚蜂屯蔓延稽誅人人痛恨臣日前差次知  
經略額勒登保贊德楞泰等由川而楚由陝而甘皆數千百里  
窮追一經接戰卽獲全勝是教匪之所恃者不在勢眾而在於得  
間能逃也臣昔任甘肅臬司往來關中深悉川楚陝連界之地崇  
山峻嶺斷澗深溝路徑崎嶇在在險阻今教匪竄匿其間計圖負  
固搶掠而食無需裹糧迫民前驅不煩招集官兵一至輒翻山越  
澗而逃平民殺傷奚關痛癢惟官兵追賊必先運糧相從山路叢

錯又須躡探明確拔隊前進諸費周章卽道路可通餼糧可繼而  
日夜追躡奔走已疲揣勢揆情有必然者臣愚以爲教匪逸而官  
兵勞要在使之不逃而戰更操勝算蓋教匪所至半屬蹂躪無遺  
似可暫聽延喘其中不必與之急鬪先將該處緊要隘口派撥兵  
將嚴密防守俾匪眾無路可奔卽隨時宣布 皇上憫被難民人  
槩准投出免罪加撫之 恩旨已散其脅從之勢然後臨之以兵  
分投進剿則教匪途窮食盡魂遊釜底計日可擒至鄉勇隨征同  
資生力昨聞陝省團練鄉勇或一二村或數村聯爲一處築堡聲  
援尤合眾志成城之道川楚可推而行之俟募充後仍令各守本  
境相親相保俾自護其田廬婦孺子較爲得力如此則教匪雖多驟

難肆擾而官兵部勒周到勦撫兼施庶無顧此失彼之慮矣奏入  
奉 硃批所論極是與朕近日諭旨字字相同總之能堵方能痛  
勦能勦方能用撫大端不外乎此五月奏調撥兵丁赴豫防堵九  
月 恩予開復革職畱任十月奏患病未愈懇請解任調理奉

旨賞還太子太保銜尋卒 諭曰直隸總督胡季堂老成端謹辦

事結實敢歷中外數十餘年前此蒙 皇考擢刑部尙書綜覈讞  
案克臻平允嗣後爲直隸總督任事以來亦能整飭地方肅清吏  
治倚畀方殷本年夏秋間染患病證屢經降旨存問九月內朕恭  
謁 裕陵特諭令伊在署調攝不必扈從近據奏聞來京陛見朕  
看伊尙未全愈准其暫行解任在京安心調理遣醫診視以冀速

整茲聞溢近深爲悼惜胡季堂著晉封太子太傅並賞給陀羅經  
被派御前侍衛公豐伸濟倫帶領侍衛十員前往奠醊所有任內  
降革處分俱准開復其應得卹典卽著該衙門查例具奏尋 賜  
諡莊敏子二人鈺以乾隆丁未進士由庶吉士改部游擢天津道  
調清河道嘉慶十五年卒麟以一品廕生遵衡工例捐道分發湖  
北

右 國史館本傳

松鶴庵在宣武門外響聞爲楊忠愍公故宅乾隆丁未胡雲莊司  
寇季堂會諸僚友釀金立祠繪公像及同事諸公神位地甚湫隘  
有古槐一株猶忠愍手植想見當日清貧之狀韓旭亭先生有過

忠愍祠詩甚佳蓋丁未年立祠時作也

右錄宗室昭榘撰

按胡公著有任子自鏡錄

呂兆麟

宮兆麟安徽懷遠人由貢生捐授湖北安陸府通判乾隆十六年遷江西南昌府同知十八年遷福建興化府知府二十七年遷山東濟東道二十八年調山東糧道三十一年六月遷湖南按察使時桂陽州民侯七郎毆斃大功服兄侯嶽添賄其兄侯學添誣服知州張宏燧草率定讞巡撫李因培駁審適調福建奏明案多可疑 敕新任巡撫常鈞詳訊兆麟鞠實審解會審官窺常鈞庇宏燧多觀望常鈞以兆麟不與會審承審各員聯銜會訊侯七郎又極口呼冤奏另委審兆麟亦以侯七郎實係正兇侯學添得賄頂兇入告 命侍郎期成額會湖廣總督定長審理尋訊明正兇侯



七郎抵罪宏燧迴護原招故出人罪擬流會審知縣李蒔等革職  
命常鈞來京方案之既定猶未入奏也兆麟以長沙府知府李  
拔所訪宏燧買金託湖北藩司赫昇額行賄翻案密稟期成額等  
奏 聞逮訊宏燧無買金行賄事其差借武陵縣銀五千係迎合  
巡撫李因培藩司赫昇額抵解桂陽代完武陵參革知縣馮其柘  
虧空因盡得赫昇額前任湖南藩司與宏燧交結保薦宏燧常鈞  
遂題升知州狀均議斬詳因培傳常鈞奉 旨革職三十二年兆  
麟調雲南按察使三十三年三月遷雲南布政使十月擢廣西巡  
撫三十四年雲南軍營需硝 敕兆麟籌辦四月奏言廣西歲產  
硝八萬四千餘斤除各營製火藥歲餘八千五百餘斤臣先將舊

存硝七萬七千餘斤解至剝隘交滇員查收復於通省各營額貯  
火藥五十二萬九千餘斤內撥二十萬斤一併運滇所需製備工  
價運價覈實咨滇解粵歸款庶免遲延並省到滇製配 上嘉允  
十二月調湖南巡撫三十五年三月調貴州巡撫時桐梓縣刁民  
聚眾滋事 命速赴任緝捕兆麟會同欽差湖廣總督吳達善等  
緝獲正法復奏言起釁由桐梓縣協辦兵差按畝派馬眾疑董事  
紳士有侵漁弊一倡百和釀成大案奸民聚眾罪有應得州縣遇  
派辦公事亦當防董事侵漁早爲清算使知派皆實用疑釋心平  
乃置之不問地方官之聞葺可見貴州兵差大槩皆然臣飭各府  
督州縣將兵差承領公項若干派民若干有無餘贖勒限算清書

簿傳紳士保甲同董事查閱使百姓曉然仍詳報查覈不卽清算者參革 上是之七月古州黨堆寨逆苗香要等不法偕吳達善等督兵捕誅之 上所辦迅速妥善議敘加一級兆麟因條奏善後事宜一下江營四面皆苗南界廣西爲古州扼要地舊設兵五百餘撥丙妹西山及各塘汛存城兵止二百三十請撥古州鎮標兵二百移駐下江營一定且營在古州上遊山後皆生苗原設兵二百六十除安設塘汛祇存兵百九十五請添設古州鎮標兵一百駐防一下江城原設吏目一秩卑不足彈壓應汰請移貴陽府通判駐下江隸黎平府分撥古州廳屬下江一帶苗寨令管理其吏目經理兵米卽交通判支放定爲苗疆久任要缺在外揀補

一黨堆寨苗民老喇以阻香要謀殺土弁廳差全家遇害臣令於寨地廟祀並將其死義被旌及香要等叛逆伏誅用苗語譯出榜於廟使眾歲時展拜知警一下江營向有牆圍四百三十丈高一丈內駐兵三百餘口日久牆傾臣等捐修改立土城得旨如所議行九月奏言本年入夏米昂臣飭屬將常平倉米不拘存七糶三之數減價濟民查通省貯米八千三萬餘石今自三月開糶至七月各處倉儲皆虛查朗岱廳龍泉修文安平清鎮普安南遵義桐梓西陽藝安涓潭十一縣開州永甯平遠黔西正安五州向有餘米三萬四千餘石兩爲上年平糶交價解存道庫前撫臣圖爾炳阿奏明改徵折色貴州山多不通舟楫與其徵收折色多糶

常平不若仍徵本色而備下年平糶少糶常平則採買亦少民免  
苦累倉廩亦不至有虛懸奏入報 聞先是四五月間兆麟請於  
鄰省湖南四川廣西買米運黔糶濟至秋豐收復請停運 上飭  
其冒昧於前勅令遇事須要詳籌兆麟又奏請 簡發知府三員  
赴黔 諭曰知府有董察屬員之責民生吏治攸關簡用時特加  
詳慎若如宮兆麟所奏勢必將部中分別繁簡司員發往此端一  
聞各省效尤踵至需人日多不特遇有要缺簡用無人並於吏部  
選法有礙且此等發往人員既在外省其權皆在督撫儻因得缺  
稍遲或擇缺美惡必至黃緣請託遂開伴進之門宮兆麟率爾陳  
公殊不可解著傳旨嚴行申飭十月 諭曰宮兆麟自調任黔省

以來觀其所辦諸事時露輕率冒昧之意如前此奏請簡發候補知府及停發兵米二事未能詳度事理率意陳奏業經降旨訓飭昨觀音保到京質審事竣因與該撫曾經共事令軍機大臣傳旨詢問該撫居官如何據稱宮兆麟爲人粗率喜於自誇遇事不能精細其言實屬切當看來宮兆麟之爲人應對是其所長而於辦事殊少實際是以外間有鐵嘴之號朕亦頗有所聞巡撫爲封疆大臣責任甚重儻遇事不能審慎精密徒以口給便捷爲能必致貽誤公務卽如觀音保在藩司中歷任有年朕因其人粗率是以未經擢用巡撫今粗率如觀音保尙以宮兆麟爲粗率則其氣習更甚又不問可知矣但該撫見在未蹈罪愆猶當加以諄切訓誨

使知所悛改著傳諭宮兆麟速行猛省痛改前非凡事實心實力  
出以持重周詳毋謂旣得巡撫竟自志足意滿一任誇張痼疾不  
能力圖懲創以致自貽伊戚悔之無及也十一月 命來京陛見  
尋降補甘肅按察使三十六年二月 諭曰去秋宮兆麟奏屬員  
賢否摺稱金祖靜兩耳重聽因臬司爲刑名總匯若果耳聾卽於  
聽斷非宜傳諭宮兆麟俟三寶回黔後卽令金祖靜來京初不必  
告之以故今日閱金祖靜摺則稱撫臣恭錄廷寄轉行宮兆麟所  
辦甚屬錯謬寄信諭旨理宜慎密豈可輕洩於人若鈔錄轉行則  
更無此情理前因宮兆麟在湖南臬司任內辦事尙能認真是以  
特加擢用及簡任巡撫以來見其辦事粗率動多舛誤看來不過

專恃口給毫無實際之人雖勝封疆重任因將伊降補臬司尙不  
意其糊塗不曉事竟至於此昨來行在召見看其精力亦漸就衰  
恐並不能如前此之奮勉著傳諭明山侯宮兆麟到任後傳旨申  
飭並畱心察看如其辦事仍不著緊要或神氣日漸衰頹卽據實  
奏聞毋稍徇隱三月以貴州巡撫任內失察廠員王藻元等虧欠  
鉛斤革職回籍四十一年三月 上東巡兆麟迎 鑾 詔給三  
品銜四十六年卒

右 國史館本傳



國朝者原類編初編卷一百八十二

三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百八十三目錄

羅臣三十五

陸燿

塔永甯

王士棻

葉佩蓀

雅德

郭世勳

楊魁

補錄

陸燿

巴城書局藏書  
卷之十三

國朝書獻類微初編卷百八十三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疆臣三十五

陸燿

陸燿江蘇吳江人乾隆十七年舉人十九年考授內閣中書二十八年遷戶部主事三十一年遷員外郎三十三年遷郎中三十五年八月遷雲南大理府知府以親老改補近省十二月調山東登州府知府三十六年調濟南府知府三十七年二月以新選山西老營堡巡檢鉅野縣吏員趙義之子汝棟頂父名投驗領憑經盤詰訊供在監畏罪自縊該管官防範不嚴奉旨交部嚴加議處

部議降一級抵銷八月擢甘肅西甯道九月 諭曰據徐績奏新授西甯道陸燿燾稱蒙恩逾格擢用不敢以親老道遠爲詞懇請給假一月送母至京居住卽行赴任陸燿燾因母老不能遠涉長途該員在東省已歷年餘於地方諸務較爲諳練著卽畱於東省補用誠屬兩便陸燿燾著調補山東運河道四十年擢按察使四十年以平陰縣捕役誣良毆斃縣民事部議降一級調用奉 旨從寬改爲革職畱任四十二年 上東巡 恩旨開復降革處分四十三年閏六月擢山東布政使十二月奏親母陳氏年老多病請解任回籍終養 諭曰據陸燿燾奏親母陳氏見年七十九歲久患痰證入冬以來病勢轉劇非臣親身調護則晝夜不甯而以此

率懷必致公私兩負懇恩解任侍養等語所奏自屬實情伊母生長南方水土相習若回籍調治或可就痊陸燿著准其解任俾侍母南歸以遂其依母奉養之情四十六年十一月丁母憂四十七年九月以前在山東藩司任內失察倉庫虧空部議革任奉旨陸燿著於補官日免其革任仍註冊十二月以興修山東運河隄工諭曰前任山東布政使陸燿曾任運河道數年熟悉河務見在將屆服闋著卽前往山東會同沈啟震將應行修理各事宜妥協照料實心籌辦四十八年命署理山東布政使四十九年四月服闋實授七月擢湖南巡撫五十年正月奏湖南省獄籠城內兩書院肄業者多額設膏火有限請將從前積存息銀三千兩交

商行息以充膏火報 聞尋奏定例官員父母年七十以上家無次丁或年至八十以上雖有次丁俱准呈請終養蓋朝廷用人首重於孝孝於家而後可望其忠於國人子出仕有年其父母先已迎養在署自可朝夕承歡公私兼盡若父母初未隨任在外者不肖言歸轉出求仕致使垂白倚門或明知桑榆已迫強令跋涉相隨於名教大有關係懇祈 敕下各直省督撫不論見任及試用人員凡親年八十以上及獨子之親年七十以上者通飭呈明終養 上是之下部議行三月奏岳州府屬之臨湘縣向定爲衝繁難要缺在外揀選調補今查該縣幅員不廣軍民交涉事件自清釐屯田後各知遵守章程部選之員堪以勝任請改簡歸選部議

如所請行四月以山東藩司任內秋謙會審失人一案失出十案  
以內部議銷加一級再降一級畱任是月奏邵陽縣知縣魯大治  
於縣民田貢告因姦致卜陳氏自縊身死案不悉心研鞫輒將無  
辜之田文勝擬罪致田文勝之弟田學勝憂忿自盡請褫大治職  
寶慶府知府永柱於所屬偏聽枉斷不能覺察平反致田學勝自  
盡屍屬呈報時復批縣詳查致屍身發變請將永柱交部嚴議並  
聲明永柱見在告病 上以該府於所屬命案瞻徇玩忽見在審  
辦未經完結自應歸於議處案內辦理何得准其告病著將陸燿  
交部議處部議降一級畱任六月奏湖南社倉本息穀及前撫臣  
劉墉奏令湘陰等四十五州縣勸捐穀十二萬節經前撫臣李世



國朝典章考卷之三十三  
三  
傑等催繳臣到任後復勒限嚴催僅據耒陽等一十五州縣照數  
收齊其餘未足數者一十七處並有全未交收者十三處如湘陰  
巴陵武陵等縣濱臨江湖地多磽瘠桂陽瀘溪辰谿等縣介在山  
僻家鮮蓋藏若執前捐數目責令全完則民間未嘗借貸之益轉  
受追呼之擾請以見在上倉穀數造報未收者停止催繳 上可  
其奏是月因病奏請解任報 允旋卒

右 國史館本傳

天子任大吏以封疆之重必其學通達古今其心仁民愛物廉潔  
以持躬公正以率屬精敏以應事又得久於其治吏服民懷清和  
樂愷斯實樹殿邦之偉績而上酬齊岳之盛心也若乃謨猷漸著

嘗倚方隆漏盡露晞中外嗟歎如 詰授資政大夫湖南巡撫

陸君者悲夫君諱燿字朗夫一字青來吳江人曾祖垓元祖銓考  
瓚保德州吏目位卑而德劭餘事精漢隸妣金氏朱氏陳氏三世  
皆以君貴累 贈封至資政大夫夫人君陳太夫人出也自幼寒  
苦承庭訓篤志於學卽以君子自勵乾隆十七年壬申 恩科舉  
於京兆甲戌會試明通考授內閣中書遭父艱服除入軍機處洊  
歷戶部郎中 皇上知其才授山東登州府知府調濟南升運河  
道按察使布政使至湖南巡撫君學優品端精析理義詳究前人  
言行政績故事理通達無盤錯之難性澹泊操持謹確義利之辨  
斷如也處事衷諸道不意爲同異所見旣審莫可搖奪爲郎官時

公卿藉以決疑議歲甲午在運河任壽張逆匪嘯聚距濟甯州二百里良民生長太平猝驚駭君嚴禁諸官所毋或遠行滋民疑鄉人爭入城慮良奸莫辨議閉門君曰賊未至何閉以示怯耶且忍拒吾民使散逸被賊害或脅誘耶洞開重闔身坐其間稽察容納民心大安未幾而天兵殲賊皆重君鎮定有方略云先是選大理府改登州升西甯道調運河皆以母老蒙聖恩體恤及爲方伯母夫人痰疾顛狂必君侍側少息叫號陳情歸侍温綸垂允而故宅無可居乃僑居禾中夜不解衣聞母聲響卽扶掖婉勸就枕積六年遭喪既葬起督運河隄工復任藩司年餘拜巡撫湖南之命君於運河博稽詳驗洞悉源委機宜成備考六卷秉臬慎

重民命多所矜恤議免命案中徒犯解讞省拖累總藩時佐雜人  
員墾種倉儲請停止分發又以廩空多請定耗羨倉穀數條奉  
旨議行湖南鹽務有助公陋規至則峻卻之時鹽價奇昂遂勒減  
其半社倉捐穀未輸者六萬二千七百餘石計貯穀已足請停止  
催收親老來需次者劾歸養因請申明終養成例 上皆是之餘  
如勅葺書院加惠生徒刊前修之遺集鈔 本朝之名文輯家乘  
厚宗黨薦師友事不勝書不立講學之名言動胥歸儒術冠婚喪  
祭世俗所習常而戾於禮者一弗用其舉京兆也余薦冠本房幾  
黜而卒登交誼最摯其僑居亦以余相親邇前年余病瀕於死賴  
君擇醫品藥漸向愈扶羸送行自慮不及再見君豈意吉往凶歸

乃達哭之乎君病猶視事及請解任越數日卒乾隆五十年六月二十三日也 上聞而惜之既而事有與君涉者輒 諭及之天下彌頌 聖主之知人而尤以偉抱未罄爲君憾爲斯民歎焉著有朗夫詩藁切問齋文藁皆力追古作者初益長沙夢吟七言長篇記一聯云能開衡嶽千層雲但飲湘江一杯水被其德者揮涕誦之年六十有三配陳夫人子三恩綬繩網孫六恩綬先卒繩網奉柩詣東顧阡十月庚子啟君自營生壙以葬泣請余誌之不忍辭也銘曰

通經致用兮卓爲朝英仰承 恩遇兮殫此寸誠衡峰聳嶸兮湘川深清輿誦方騰兮隙駒忽驚旌麾黯慘兮來歸邱塋不亡者存

今千秋令銘

右墓誌銘馮浩撰

公姓陸名燿字朗夫吳江蘆墟人生卽端慤六歲受孝經論語以古賢自期乾隆壬申舉京兆補中書入軍機房以戶部郎中補登州府知府再遷運河道按察使權布政使事母病乞歸侍養終喪天子命視運河授山東布政使湖南巡撫裁一年薨公起家寒素性淡泊不慕寵榮惟於仁氓惠物之事朝夕宣究多識前言往行其守濟南也上書徐中丞請截畱南糧爲積貯計任河道時上書總河姚公請疏泉源增修月河作臬使時以徒犯罪輕請免解司以省苦累署藩司時以流外壅積請停分發上皆是之公風

骨秀整靜氣迎人雖恂恂謙謹造次必於儒者而臨大事則屹不可動甲午壽張縣王倫作亂距運河甚近人情洶洶有欲閉城者公不可曰寇未至先閉城門是示之怯也且鄉民爭入城何忍棄之乃募鄉兵拒守而身自坐城閫彈壓稽察賊知濟甯有備不敢南向已而王師奏捷一城雞犬不驚公在樞垣倬直至於日晡猶不退猝有急務立辦以故大學士傅文忠公屢薦公上亦知公深凡巡幸處俱令扈從所奏察虧空事宜及救荒策俱蒙聖獎臨終前一月猶奏湖南社倉穀業已敷用其息穀請免徵收奉旨允行批到日方伯秦承恩捧劄子啟告柩前慰公泉下愛民之心時公已歿二十餘日矣天子聞公薨悼惜者再嗚呼以公

忠誠 天子之恩眷明良遇合千秋一時使再永其神明以竟其  
用其所敷施必有更遠且大者而竟戾以無年壽止六十有四悲  
夫公事母孝初選守大理府再遷甘肅監司俱以親老調近省撫  
楚時見屬吏有篤老親猶來赴補惻然憫之奏官員凡親年七十  
雖有次丁俱許終養一時中外官歸養者千餘人封公虔實先生  
有清德卓行精入分書與枚京師有交甲辰冬枚過長沙公執後  
進之禮甚恭曰昔先人題先生乞假歸娶圖某年十七侍旁磨墨  
不敢忘也所著有河防要覽甘薯錄切問齋古文朗夫詩集若干  
卷公三代皆以公貴受二品 封夫人陳氏三子恩綬繩綱俱修  
飭能守家法孫六人以丙午十月葬公於吳江之東顧阡公 子



告時所自營生壙也銘曰

從來巨儒行不迂拘真嗜詩書體用必俱翬翬中丞澹如粹如內  
入禁廷吐納機樞外任旬宣東馳西驅有力必抒匪以徇譽見義  
必爲匪欲功居忽棄筆旗歸奉板輿若將終身戢影蓮廬 天子  
思公速下鋒車曰朕知汝任大有餘佐我邦家赤子扶扶公拜稽  
首敢不勉諸東治河濟濟其沮湖南奠楚邦媯解苛除事繁力耗  
慮重心艱獲勉額頽卒以捐軀朝野惋惜吏民號呼蒼蒼越山瀕  
備爲湖葬公其閒馬鬣龜趺千秋過者必式必趨

右神道碑袁枚撰

陸燿字青來一字朗夫吳江蘆墟人父廷瓚字虔實家貧力學善

隸書游何焯之門得其指授遂博綜正變各體並臻其妙性孝友

以產讓弟官山西保德州吏目著有茶仙遺藁

河後撰墓誌

耀少立志

以古人自期乾隆十七年舉順天鄉試旋中明通榜授內閣中書

丁父憂服闋入軍機處洊歷戶部郎中出知登州調濟南奏畱南

糧二十萬石預籌積貯三十七年薦饑耀諭民平糶粟麥民免劫

掠擢運河道上書總河姚立德一請濬泉渠竟泰二府共泉四百

七十有八疏導雖在泉源尤在泉渠必節節爬梳由高趨下然後

其流不絕一請開月河插河閒年大挑例於仲冬閉壩春初挑竣

天寒暑短民役俱憊宜修復南旺濟甯臨清月河舊基再於彭口

南岸册作月河九十月閒俾漕船商船悉從此行以其時挑濬外

河民力紓而公私備矣一請修河渠志昔時形勢年久頗多歧異且官師增減錢糧盈絀兩朝訓諭諸臣奏疏並宜及時采載壽張王倫煽亂距濟甯二百里立德督河兵往鄒城中空虛或議閉城門耀曰閉門示之弱也且鄉民入城者眾何忍拒之乃自坐城闔彈壓稽察又募鄉兵守禦賊偵知有備不敢南向升本省按察使以徒犯罪輕請免解司署布政使以佐雜壅積請停分發四十年陳情歸養奉母南歸夜臥不釋衣者六年遭喪服闋授山東布政使申嚴耗羨隨正解司成例四十九年擢湖南巡撫峻卻鹽務舊規減鹽價商民兩便社倉捐穀未輸者六萬餘石奏停徵收又撥公項銀三千兩爲嶽麓城南兩書院膏火凡有條奏皆奉

前年六十三疾作猶強起視事竟以勞瘁卒於官燿律身嚴正  
自奉儉約門無私謁餽送屏除初至長沙夜夢賦詩云能開衡嶽  
千重雲但飲湘江一杯水至今士民誦之其在京也躬立江震會  
館於買家術術集同志醲資爲經久計惠愛桑梓尤倍至云其學  
有體有用自經術以及星緯輿圖名物象數靡不探賾詩追漢魏  
亦善書畫著有切問齋集朗夫詩編又手編大學合鈔六卷運河  
備覽六卷濟南信讞四卷

右傳蘇州府志

錢樹棠先生嘗爲余述陸公朗夫之事云公巡撫湖南初至任所  
鹽商進白金三萬兩公問其故商人曰此舊規也先進此金後當

以時繼進公不受並絕其再進商人曰大人不受則此金無所歸矣公命以其數平鹽買買爲之低前任撫楚者雖稱廉靜亦嘗受之也時天下巡撫之官皆有貢獻爭以奇珍自媚公所貢者尋常土宜而已上知公廉必受之以慰其意而和坤方用事官吏重賂習以爲常公未嘗致一物聞其能爲禍亦不懼也故事巡撫每歲決獄有失入者部臣以輕重議罪有失出者議罰之會廷臣言失出之罰使巡撫官自議當罰幾何公乃私憂曰歲歲決獄難保無失出之誤自議所罰則不可從輕我唯有舊宅一區田百畝在將何以勝之公之憂蓋恐事至而不得全其清節也是時湖南亢旱而公已病日強行求雨冒暑積勞遂不起家人以藥餌進卻之

曰身體受之父母今庶全歸矣陳君駕千又爲余言昔在湖南幕下授公子經公以事遣其子隨余還江南臨行戒之曰所過都邑幸勿使官吏知吾子時行李蕭然竟無人知所過者爲公之子也始公爲山東布政使入 覲時城門權稅胥吏侈甚凡封疆大官入城者不論裝物有無必索重資公實不能與乃置衣被於外攜一僕前行曰我有身耳旣入從故人借給衾褥 覲已還之而去湖南水多芙蓉的藕甚賤幕客皆恣噉之公旣病夜中欲得藕粉而素不具乃使僕叩其客之門乞之其廉儉如此蓋行狀墓誌所不及詳也爲補書之

右書事張士元撰

此記乃陸朗甫中丞所撰梁山舟學士書之而英煦齋相國以貽  
惺齋司馬者也中丞由山東布政使撫吾楚其行李惟布被一襲  
衣兩篋而已鹽商進白金三萬兩公問其故商人曰此舊規也後  
當以時繼進公峻卻之並絕其再進以其數平鹽價價爲之低又  
撥公項銀三千兩爲嶽麓城南兩書院膏火偶以事遣其子還江  
南戒之曰所過都邑勿使官吏知其子行李蕭然人亦竟無知者  
湖南多芙蕖用藕屑粉甚賤公旣病夜中欲得粉而素不具乃使  
僕叩其客之門乞之其廉儉如此初至長沙夜夢賦詩云能開衡  
嶽千重雲但飲湘江一杯水至今士民猶能誦之其在山東時清  
風惠政見於唐公仲冕張君士元之紀載者尤多今讀此記山川

昵塞民生風俗三政熹焉以此見公之隨地隨時隨心民隱故其  
官輒所至流風遺澤浹乎人心愈久而民不能忘也惺齋誠樸清  
醇粹然君子而亦服官於楚詩有之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讀其  
文思其政吾知敷施厝注必有追古賢而齊之者豈徒以臧弄詞  
翰效高人墨客之爲之哉

右書保德州風土記後賀熙齡撰

吳江陸先生諱燿字青來一字朗夫進士歷官巡撫自幼立志以  
古人爲期有體有用務切時事不作空談而窮理盡性之學見於  
文集者讀之親切動人其原善曰人莫不有本然之性亦莫不  
有後起之情識觀於人之慕善恥不善而知人之性本善旣本善



矣而復有性惡善惡混之說者據後起之情識陷溺既深者言之而非人性之本然也涉於事交於物而情識參焉始或見善而不知慕見不善而不知恥善惡之間若相混然繼或以其慕善之心易而慕不善恥不善之心轉而恥善則似有惡而無善矣然非真以不善爲可慕善爲可恥也直謂不善爲善而慕之之心仍一慕善之心也善爲不善而恥之之念仍一恥不善之念也故曰恥善慕不善而慕善恥不善本然之性仍在人性皆善益信吾儒之言爲不誣也善之與惡至不同類乃至以慕善之心易而慕不善恥不善之心轉而恥善何哉曰緣其視善在外而不曰吾本然之性是以其於善也亦皆有所利焉伯夷比干人之所同慕也學伯夷

而可以不餓學比干而可以不死則伯夷比干接踵於時矣如伯夷比干而必餓且死則何伯夷比干之敢慕荀或馮道人之所其恥也學荀或而必不使冒爲聖人之徒學馮道而必不可奉爲因時大臣則荀或馮道絕迹於世矣乃荀或馮道猶有聖人之徒因時大臣之目則何荀或馮道之足恥餓且死人之所大不利也身享富貴而歿後有聖人之徒因時大臣之目人之所大利也於是決然不爲伯夷比干而荀或馮道之歸何怪乎以其慕善之心易而慕不善恥不善之心轉而恥善也哉視善在外而有所利焉其弊至於如此安得尙有本然之性存乎曰是人也度必有爲之說者曰父命當遵遵而亂嗣不爲孝君過宜諫諫而傷體不爲忠是

人也乃真以伯夷比干之所爲爲未善而學其非伯夷比干者以爲善是以善爲不善而恥之之念仍一恥不善之念也帷幄與謀使其主不親爲弑逆可無慚於往聖文獻攸屬使其典不至於墜地終不愧爲考成是人也乃真以荀彧馮道之所爲爲善而不爲荀彧馮道者乃非善也是以不善爲善而慕之之心仍一慕善之心也故雖當陷溺既深之後而本然之性如人身命門之火介在兩腎之間苟一星之未滅尙生命之可圖使當其情識之參早爲警覺灼然知善惡之攸分如白黑之易明方員之難合南北之不可易位而上下之不可倒置也是必無見善而不知慕見不善而不知恥之患而後此者益無慮矣子思子曰誠身有道不明乎善

不誠乎身此之謂也然則善何在曰本然之性仁義禮智信五者是已其涉於事交於物則爲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倫是皆有鶻然秩然確然不可易之準則焉無利害得失之見眩其中而奪其外是謂明善適完我有善無不善之本體是謂誠身讀吾說者當亦知人性本無不善而吾儒之言性爲不可誣也仁義禮智信五者人亦知爲本然之性而求仁而每得不仁行義而每得不義欲合於禮智信而每與禮智信相反者豈皆有所利焉而出此曰固也浮屠老子一外君臣去父子屏妻子斷諸昆弟朋友之緣而謂可以仙可以佛於是有煦煦以爲仁孳孳以爲義虛浮狂誕以爲禮智信者而一二儒生又以因果報應之說爲作善降祥作

不善降殃之驗爲之而效則急於再進爲之而不效則疑而自返  
彼其於吾人之言善也若飄風之過耳焉是與於恥善慕不善之  
甚者也烏覩所謂本然之性者哉作原善又書張嘯蘇天人篇後  
曰天人一氣呼吸感通益見修吉悖凶惟人自取今人行一善事  
卽期福報久之寂然謂天果夢夢不以厝意也然見作惡之人曾  
不旋踵顯受殃禍又謂天之報施似急於瘴惡而緩於彰善者不  
知有望報之一念卽日降之福而常見其不足猶人血肉榮衛日  
受滋養而初不知感及內有臟腑之憂外有瘡瘍之疾藥餌鍼砭  
攻救並施如所謂毒疽潰癰決而去之不惜者然後知向之飲食  
起居晏然無事皆所以報其無病之軀天之降福於人猶是矣豈

曰緩於彰善哉第善亦有辨苟非讀書窮理將日從事於不善以爲善爲之愈力不善之及人愈遠天之欲決而去之當不留其毒疽而潰癰也如教子弟之徒以詞章功利待朋友之徒以聲氣黨援事上官之徒以逢迎餽問治百姓之徒以寬縱因循凡人之所謂善皆天之所謂不善以是而責報於天安有不爽然者然則人宜朝夕自省曰吾之所爲其毋乃爲疽爲癰爲天所欲決而去者乎而柰何飲食起居猶得晏然無事乎如是則不善之途塞望報之念消天人感應之理真見如心之主宰乎四肢百骸而不可遺矣先生之言親切類若此集中書序記說以及稟啟條議檄札約示諸體皆能抒寫人心之所同然宣道物理之所各當隨時隨地

隨事隨勢各還其所必不容已故言之可行行之有功所過之地  
既沐其清風更思其仁政久而不忘如山東湖南其明徵也所著  
有切問齋文鈔分學術風俗教家服官選舉財賦荒政保甲兵制  
刑法時憲河防十二事皆近時之急務所選亦皆補救世道之文  
惟學術中邵念魯學校論欲廢宋儒諸書自附於文中子焚經之  
意狂悖不足校豈不大干 功令乎先生當時蓋亦擇之而未審  
歟

右學案唐鑑輯

朗夫爲湖南巡撫時總督以閱兵抵長沙朗夫迎謁畢還署總督  
鈕祜祿君特昇額來候直入廨中方午食見所食皆菽乳菜蔬訝

之曰天不雨地方官戒殺清齋故所食如此總督素豪侈聞語瞿然詈其奴曰吾此來傳舍酒肉如山何不以祈雨告耶歸寓悉撤其豐腆人羨總督之知過而益歎君之清德感於人者速也

右湖海詩傳張維屏錄

程晉芳云先生於學問考訂心平而識明不爲爭辨叫囂而析理分條事之得失自見其關二氏純星命讖識緯咸守正則論易則宗輔嗣伊川而於先後天圖及漢儒飛伏世應之學埽除殆盡若其潛泉河豫倉穀設保甲治盜賊諸書施之實用且夕可收厥效余故謂先生文雖不多而經術諸善置之羅鄂州金山及近賢陸陸堂沈果堂集中不讓後先也經濟之文置之宗忠簡于忠肅



卷之六十三

王文成集中弗愧幹略也若先生者可謂不負讀書者矣

右正雅集符葆森錄

陸中丞耀所輯切問齋文鈔皆選本朝諸名臣奏疏見諸施行者各分門類其甄錄尤詳備為後世之繩墨焉

右錄宗室昭榘撰

塔永甯

塔永甯他塔喇氏滿洲正紅旗人由刑部筆帖式洵升郎中乾隆十八年授湖州府知府尋遷鹽運使二十一年二月擢湖北按察使三月調陝西按察使二十二年三月遷布政使七月擢山西巡撫九月奏河東池鹽缺產請權買蒙古鹽接濟得旨允行十月以升任布政使蔣洲虧缺帑項派屬彌補及知州朱廷揚等侵蝕庫款疏聞實於法二十三年四月奏晉省綠營字識名糧額數繁多量予覈減每兵百名衝繁營准用三名簡僻營准用二名鼓吹名糧原供操演之用近日皆充轅門鼓吹虛占額缺且屬僭越嗣後除專管副參外槩不准用其供操演號令者按大小營分作

爲定額皆毋過五名至傳號執旗以及親隨伴當等名目並按衙門大小酌定名數於兵目內輪流承值下部議行八月以豐鎮應通判地處偏隅請移駐大朔通判舊署十一月以冀甯雁平河東各道及大同蒲州二府同知代解二州州判永濟縣縣丞所轄地方均有水利請令兼銜並換給關防均報 可十二月因陽曲等四十二州縣丁徭未歸地糧奉部咨籌辦塔永甯以陽曲等二十六州縣土地瘠陋糧少丁多仍應丁糧分辦太谷等五州縣丁糧適均應俱攤徵其永甯十一州縣覈計丁糧輕重分別勻攤有差二十四年五月奏晉省綠旗營制馬步守三項兼設其馬步守多者靖安等十三營有馬守而無步糧者井坪等三營有馬步而無

守糧者朔平一營有守糧而無馬步者汾州城守等十營有步守而無馬糧者盤谷道梁等二營酌以守糧改步糧者四百二十四名以步糧改守糧者六十名除此六十名彼此可以互抵餘三百六十四名請於附近標營以步糧改守糧內撥換步糧毋庸加餉至汾州等十營需改設馬糧查各營有營操馬五十八匹俱係給步守兵領騎毫無實濟請以原設馬五十八分改爲馬糧裁守糧五十八名下都議行十月以疾乞解任 上不允尋奏綬遠城朔平府兩同知收放糧餉歲各數十萬以旗員管理滿營錢糧易啟通那之弊請分交歸綬道朔平府知府就近監視事畢送撫藩查覈 從之十二月卒於官

國史館本傳

右 國史館本傳

下

王士棻

公諱士棻字蘭圃別號檢齋系出洪洞明代遷華州始祖諱達官  
霍州學正二世祖諱榮誥□□□舉人官大同府通判高祖諱  
振祚萬厯丁未進士官山西布政使以阻建魏忠賢祠罷曾祖諱  
帷籌順治戊子第一名舉人官祁縣知縣祖諱廷璵官潼關衛教  
授父諱中處績學不第老於諸生蓋文章氣節世其家者已五世  
積善餘慶公乃挺生公以乾隆庚午副榜中癸酉順天鄉試甲戌  
與余同成進士入翰林庚辰散館改刑部主事人皆爲公惜然公  
以壬午典試廣西戊子典試山西己丑督學貴州庚子督學雲南  
未嘗不以文章受知遇仰窺聖意蓋以公端重精明翹然出

眾欲使練習政務備大用故數年洊擢至郎中計資當外轉特  
加四品銜畱於刑部乙巳四月刑部侍郎杜公凝臺獲譴已得  
旨以公代其任會波累及公因與杜公同謫玉音稱可惜者再  
既而天心眷顧未一載卽賜環仍爲刑部員外郎戊申擢郎  
中甫一月超遷江蘇按察使莅官三載寵錫有加雖坐失於糾參  
牽連落職仍授刑部員外郎蓋惜公之才終不欲以一眚廢其倚  
毗正未有艾也公感激天恩殫心圖報精力日耗案牘彌勞竟  
馴至於不起嗟乎有才或不逢時逢時或不受知受知或不見用  
見用或不用其所長此千古所同慨也公逢時矣受知矣見用  
矣用所長矣而不竟其用且屢經聖天子委曲保全必欲倚爲

股肱而卒不得竟其用計甲戌一榜以文章受 知者莫如余以  
政事受 知者莫如公皆疊蹈愆尤蒙格外之 恩棄瑕復用余  
涓埃未報今年已七十有四尙濫列正卿公乃天不假年迄白首  
爲郎以沒豈不悲哉顧人之傳與不傳不繫官階之高下在平生  
造就何如耳公司刑名三四十年所平反不可以縷數官刑部時  
鞫獄定讞雖小事必虛公周密庚子纂修律例斟酌損益或累日  
精思諸城劉文正公於人介介少許可獨稱公爲少年老吏官按  
察使時凡鳴冤者必親訊以免屬吏之迴護凡案有疑竇亦必親  
訊以免駁審之往還江蘇故多積案公莅任半載一一廓清益才  
餘於事又多所閱歷彌練彌精也憶與諸同年小集錢辛楣寓偶



國朝名臣集卷之三十三  
觀唐律疏義因論刑名公語范蘅洲曰刑官之弊莫大乎成見聽訟有成見揣度情理逆料其必然雖精察之吏十中八九亦必有強人從我不得盡其委曲者是客氣也斷罪有成見則務博嚴明之名凡不得已而犯與有所爲而犯者均不能曲原其情是私心也卽務存寬厚之意使凶殘漏網泉壤含冤而自待陰德之報亦私心也惟平心靜氣真情自出真情出而是非明是非明而刑罰中矣四十餘年言猶在耳其斯爲儒者之治獄異乎法吏之治獄歟我 太上皇帝提衡幾務百度肅清無一事不燭其眞妄無一人不辨其良楛獄關民命 注念尤深法司奏章有一字之出入隨時 指摘 坐照如神其能仰契 聖心者蓋亦無幾公以疏

遠小臣獨邀 鑒賞倦倦然始終不替此豈倖得哉公卽是足傳  
得竟其用與否固不足爲公加損矣公生於康熙壬寅十月十二  
日卒於嘉慶丙辰六月十二日年七十有五配楊恭人側室韓太  
宜人子二長志沂候選員外郎次志淇華州學生女六適程長榮  
李崇瑄衛慶餘邢源溥蔣恆均衛慶□志沂兄弟將葬公走使二  
千里至京師乞余爲誌余老友也義無可謝因刪節行狀益以平  
日所見聞撮其大端敘錄如右其他常事則不書金石例也銘曰  
嗚呼檢齋不能謂之不遇也 帝王之力何不能轉移命數也嗚  
呼檢齋從此冥冥於泉路也

右墓誌銘紀昀撰

國朝書目考初編

卷百八十三

年

葉佩蓀

乾隆甲辰秋珪旣哭吾友辛麓葉君於喪次明年春其子紹樞來謁泣曰先君素心之交無踰先生今將返葬於湖敢乞銘珪不得辭按行述君諱佩蓀字丹穎號辛麓浙之歸安人先世自朱石林公由栝蒼遷湖祖金聲考鳳池俱以君貴 誥贈中憲大夫山西河東兵備道妣巫與陸俱 贈恭人兄弟三人鍾英鍾麟君其季也贈公治刑名館於某縣有盜株逮十餘人獄成矣爲挾其疑白令再讞之果誣也十餘人者皆釋是年陸太夫人實生君六歲而母喪就學於他姓塾貧不能買書得架上舊書易本義請師授讀求其解不得曰吾他日必自得之十六從邑諸生吳三錫學制義

三錫奇之而贈公以病失館貧甚不能具束脯欲君改業泣不肖  
吳曰此子何可不讀書吾將挈而就館且飲食之何患焉及君既  
貴曰吾非吳先生不及此苟一日溫飽必與吳氏共湖之人兩賢  
之年十八爲諸生二十庚午舉於鄉時贈公七十有三矣甲戌成  
莊培因榜二甲五名進士分部試主事而贈公卒奔喪歸服除試  
兵部車駕司庚辰授武庫司充順天鄉試同考官癸未擢職方司  
員外武選司郎中乙酉京察一等丙戌授河南衛輝知府君能於  
曹務綜覈詳慎及爲郡治大小獄懇惻明恕必得其情嘗開封調  
南陽益以廉潔惠民爲治辛卯卓異引 見擢河東道其去豫之  
晉也南陽士民走送者萬人初君與予兄竹君同舉進士最相得

君時寓居城西南距子家稍遠竹君與子同車出雖往城極東北  
必紆途訪君子方苦舌衄每難之而不能挽也故早熟君歲丁亥  
予司臬湖北見君於衛輝及君來河東而予司藩於晉爲同僚又  
與君同年生察君之治河東則真能爲民者乃相得益歡君方講  
求水利疏涑水達五姓湖修蒲之虞舜廟建書院教所屬躬行保  
甲而不擾旌闡節孝不遺幽芻久而益勤暇則治易盡取漢唐宋  
以來諸家傳注及河洛先天月卦卦氣卦變反對諸說必索其所  
以然然後舉而空之曰易不在是也乾坎艮震以主陰乎內巽離  
坤兌以從陽乎外天之本然也易以乾坤爲體而二氣以乾爲元  
聖道之異乎老釋者乾德也三聖人所言者不可增損一字三聖

人所未言者吾不敢加著易守四十卷乙未戊戌再署按察使兩  
舉卓異入 覲己亥授山東按察使時東撫與君異趨君確然自  
守惟盡心於刑法之中曰吾所得爲者不可撓辛丑授湖南布政  
使咸以碩果得輿爲君慶壬寅護湖南巡撫事東撫敗以不先舉  
發吏議當革職奉 旨降補知府君入都請校書萬冊自效癸卯  
歲除子自閩還見君語子曰某於易究心十五六年若可自信矣  
他著錄尙書詩禮經義及詩古文又數十卷其沈思勤學而心力  
亦瘁於是明年得嗽上氣疾予屢就問勸之省心養氣君頷之竟  
以九月八日卒嗚呼若君之廉而惠所在則民受其益而嗇於年  
不溥其施豈獨爲君惜且悲也君生於雍正辛亥四月二十九日

亥時年五十有四配周夫人繼室李夫人晉甯鶴峯先生諱因培  
之女有子四紹榘乾隆己亥舉人議敘內閣中書紹棻紹榘同榜  
舉人出後於世父鍾麟紹榘紹本皆監生孫二來章含章女三長  
適太學生錢慎次適太學生沈昌培三適編修邱庭濬女孫一某  
年月日葬於某所銘曰

陰德在民陽德律身歸復其真以蔭其子孫

右墓誌銘朱珪撰

丹穎覃心易理獨契微言著易守四十卷勃窣理窟多前人所未  
逮

右蒲褐山房詩話王昶撰



三才圖會卷之三

三

雅德

雅德瓜爾佳氏正紅旗滿洲人乾隆十九年由監生考補內閣中書二十六年升侍讀二十八年遷侍讀學士兼公中佐領二十九年四月署正白旗蒙古副都統八月擢盛京工部侍郎兼管奉天府府尹事三十七年調刑部侍郎三十八年授葉爾羌辦事大臣四十年調喀什噶爾辦事大臣四十二年補工部右侍郎四十四年三月調倉場侍郎十二月授山西巡撫四十五年調陝西巡撫尋調河南巡撫十一月張家油坊漫口合龍交部議敘時考城縣知縣王金城來京引見因漫口尚未堵合在部告病雅德參其規避請將王金城革職 敕部押發回豫在工效力 上是之四十

六年調山西巡撫尋調廣東巡撫四十七年三月調福建巡撫時臺灣地方有漳泉民構釁械鬪互相戕殺又泉州府有盜夥林耀等奪犯拒傷兵丁事雅德飭臬司譚尙忠馳赴查辦嗣查悉情形卽將尙忠撤回諭曰雅德近自調任福建巡撫以來該省屢有劫盜傷差之事且於泉州府奪犯傷兵重案雅德竟安坐省署並將已經飭委之臬司撤回種種延玩舛謬著嚴行申飭並交部嚴加議處部議革職旋改革職畱任十一月條奏閩省應行整理事宜上以雅德所奏海洋盜賊聚眾械鬪抗差拒捕各款皆係閩省見在辦理之事並非有切實整頓經理之處嚴飭之五十年閏七月閩浙總督富勒渾調任兩廣上擢雅德爲閩浙總督五十

一年五月 上風聞富勒渾有篋篋不飭事 密諭雅德據實查  
參雅德以富勒渾平日操守毫無可議覆奏尋廣東巡撫孫士毅  
訊實富勒渾縱容家人飢法焚賊諸款蹟並查出富勒渾有應解  
河南省充公銀二萬兩差弁赴閩支取解送 上命福州將軍常  
青率布政使佐拉勒嚴查並令雅德明白回奏是月雅德奏參汀  
州鎮總兵武隆阿在任七年廢弛營伍合營將備各圖安逸相習  
成風請將該鎮及將備等革職示儆又請定鎮臣等考覈章程  
諭曰兩摺具見畱心但雅德於去年到任何不早爲查參其意不  
過富勒渾見經獲罪該督曾經保奏心存畏懼欲藉此一奏爲救過  
見長之地耳第所奏遲矣又 諭曰昨據雅德奏參武隆阿一摺

雖見畱心今查閱該督去歲所定福建省總兵考語武隆阿一員  
係實心任事營伍整肅考語前後互相矛盾可見該督平日諸事  
從不經心所奏全不足信至富勒渾諸事均已敗露何以並不據  
實訪查竟力爲保奏乎六月雅德覆奏富勒渾差弁赴閩取銀解  
送河南內有銀一萬兩係臣抵還四十九年借用富勒渾之項  
諭曰督撫大員同在一省有互相糾察之責除商辦公事外惟宜  
各守廉隅不容私毫通融交涉雅德於富勒渾敗檢之處經降旨  
詢問不知畏懼反爲飾詞徇隱卽與面欺無異今復奏出從前有  
向富勒渾通那之事種種出於意料之外雅德之可惡甚於富勒  
渾矣 命革職解往浙江交大學士公阿桂尙書曹文植舒常等

嚴審定擬閏七月阿桂等奏雅德於奉旨密詢事不但不據實直陳且力保富勒渾在閩操守謹飭迨知事已敗露始參辦汀州鎮總兵武隆阿營伍廢弛希圖見長補過並奏出從前向富勒渾借過銀兩實係有心徇隱應照奉制推按問事徇私曲法決報不以實故出人罪全出全坐律卽以富勒渾之非科之同擬斬監候秋後處決 諭曰雅德昧良徇隱甘心而欺情節甚爲可惡卽照故出人罪例與富勒渾同擬斬候亦屬罪所應得但念其僅止徇隱尙無侵貪款蹟與富勒渾之真贓實犯者有間雅德著免其治罪從前阿桂等定擬將浙省清查虧空案內流抵銀十三萬九千餘兩著落分賠歸款除雅德本分應賠之外所有富勒渾家產已

經查抄伊名下應賠銀兩卽著落雅德全數代賠以示懲儆俟伊到京後再行派差贖罪以觀後效八月 賞給副都統銜前往烏什辦事五十三年因前在閩浙總督任內失察臺灣文武員弁因循玩愒肆意貪婪以致釀成林爽文鉅案 命拏交刑部治罪問擬絞候旋奉 恩旨釋放令其家居閉門思過五十四年閩浙總督福康安查出上年濂澳汛虎尾汛連次遺失礮位奏參 上以閩省營伍縱玩廢弛總由從前督撫惟知養尊處優漫無查察所致 命將雅德發往伊犁自備資斧效力贖罪五十六年以年老釋回五十七年 賞頭等侍衛作爲喀什噶爾辦事大臣五十八年正月調葉爾羌辦事大臣五月因與喀什噶爾參贊大臣明興

辦事抵悟降三等侍衛赴哈密辦事五十九年正月疏請將哈密  
印務處辦事防禦及蒙古領催裁汰添設主事職銜一缺 從之  
六十年署閩浙總督長麟署福建巡撫魁倫等查出閩省鹽務自  
四十四年起按引灘派湊送經費一款雅德前任總督時曾索鹽  
商經費銀四萬五千兩奉 旨革職發伊犁自備資斧效力贖罪  
嘉慶三年釋回六年故子敦良見任湖南按察使

右 國史館本傳





郭世勳

郭世勳漢軍正紅旗人乾隆十九年由筆帖式擢吏部主事二十九年六月授福建龍巖州知州三十四年六月擢興化府知府四十二年八月遷湖北督糧道四十九年授安徽按察使五十年調湖南按察使五十一年升布政使五十三年以前任安徽臬司任內失察軍犯龍世俊等在配私行回籍降一級畱任五十四年正月入 覲擢貴州巡撫旋奏地方情形及苗人恭順狀 硃批但禁兵役騷擾治苗之法無過於此一切實力爲之雖事簡處亦應畱心六月調廣東巡撫 諭曰廣東地方緊要且有洋行鹽務向爲腥羶之所郭世勳操守廉潔辦事結實是以調伊巡撫務持素

履一切認真妥辦以副委任旋因湖南臬司任內失察耒陽縣生員賀世盛編造逆書降二級畱任九月監臨鄉試奏額送科舉多取數百名應須經費會同督臣捐貲備辦 諭曰直省三年大典重掄才所有科場經費均係動支官項從無督撫自行捐貲之理外省地方官於鄉試備辦供給等項往往藉需餘潤其能實用實銷不致從中取利已屬難得若矯枉過甚於例需經費自出己貲備辦似此公項之事紛紛賠累伊于何底卽如順天鄉會各試係禮部府尹率屬承辦非督撫養廉優厚可比若槩令捐貲勢必不能賠墊國家亦無此政體該督撫所辦殊屬非是十月遵 旨查禁大黃出洋請定限制瓊州一府應照臺灣例准商民每年販五

百斤官爲給票無票及逾額者治罪西洋各國每年不得過五百斤暹羅國應禁止惟每遇該國貢船回准帶五百斤安南國見在恪修貢職應如暹羅例卽以本年阮光顯等回國爲始議行十一月奏酌定粵省鹽務章程一請令出本殷商專理公局設櫃分銷一定水客赴櫃領銷地段統令先價後鹽一定引目課餉及正雜款項責成該局商經理一積欠分別勒繳原發帑本先行照數歸完一場丁工價官商兼同散給一變通場產原額覈定場員考成一各隘口官商協場堵緝一多餘鹽斤運貯公倉酌量動銷得旨允行五十五年二月署兩廣總督三月劾雷瓊總兵葉至剛濫行送考弁缺並妄拏平民爲匪五月劾左江鎮總兵普吉保濫刑

斃命先後審明論罪如律六月邊 旨查禁小錢奏請照三十四  
年每小錢一斤給制錢百八十八文例酌量增加每斤給制錢百  
文以期換繳踊躍其私鑄私銷之弊嚴密訪查設法妥辦得 旨  
爲之以妥持之以久可也八月參將錢拜彥巡洋至崖州遇盜被  
害 諭曰海洋盜匪敢如此肆行無忌殺害參將大員未必不因  
福康安赴京後郭世勳等不能認真整飭而沿海文武員弁及水  
師官兵等心存懈弛以致盜匪肆劫行兇郭世勳等實難辭咎著  
嚴飭所屬迅速查拏若能擒獲尙可將功抵罪如盜匪逃散匿跡  
惟郭世勳等是問恐不能當此重咎也九月暹羅國王鄭華咨稱  
乾隆三十一年烏圖番構兵圍城國君被陷其父鄭昭克復舊基

十僅五六該國舊有之丹蕃氏麻叨塗坯三城見被占踞具表懇  
請代奏令烏圖割回三城世勳因其非禮妄干擬作照會駁回其  
表仍錄來咨及照會奏請訓示 諭曰所奏是自應如此辦理但  
所擬照會尚未盡周到朕思烏圖番卽係緬甸與暹羅詔氏構兵  
時尙係已故緬酋懵駁並非見在國王孟隕之事丹蕃等三城亦  
係詔氏在國時被緬甸侵占本非鄭氏國土相安年久自應各守  
疆界見在緬甸已經易世暹羅又係異姓繼立更不當將詔氏失  
去疆土向其爭論況彼此皆無憑據未便以無根之言遽索土地  
天朝撫馭萬國一視同仁緬甸固屬新封暹羅亦係鄭昭得國後  
鄭華嗣掌國事始加封爵該國王等惟當釋嫌修好其沐寵榮豈

得以非分干求妄行瑣瀆該撫接准咨文卽應作爲己意一面駁  
回馳奏今俟此摺發回始行檄諭未免需時該使臣在粵日久自  
必料其奏聞候旨而檄內文義又稱未經代奏恐非取信屬國之  
道朕已命軍機大臣代擬檄諭祇可云兩廣總督福康安兒在進  
京陛見而郭世勳係署理總督接閱該國咨文札商意見相同始  
行聯銜照會不敢上瀆天聽若該國王必欲懇請轉奏封疆大吏  
從不敢壅於上聞但恐非禮妄干不能仰邀恩准如此剴切曉諭  
庶足以服該國之心而措詞嚴正亦得撫馭外夷之體該撫接奉  
文彙著卽聯銜照繕發往十一月因湖南臬司任內失察慈利縣  
民壯陳制祥私雕假印降一級畱任十二月捕獲崖州案內盜犯

關應祥等五十六年三月續獲周元保等又獲疊劫盜犯吳士奇  
等審明抵法得 旨所辦認真妥協交部議敘加一級尋奉 恩  
詔開復因公降革各案四月奏各貿易洋船應准其攜帶礮位內  
地商船不准攜帶 硃批此事難行 諭曰商船出洋攜帶礮位  
原爲禦盜之用不特各國來船未便禁止卽內地出口商船設遇  
匪船行劫臨時不能抵禦豈有束手待斃之理著飭令海口員弁  
祇須於商船出洋時將礮位稽查點驗後仍准其攜帶不可因噎  
廢食是月續獲崖州案內盜犯梁章有係爲首戕官之犯又訪獲  
摧刻關防李應選二犯分別正法得 旨嘉獎九月 上閱廣東  
招冊多有械鬪及故殺案 諭曰廣東械鬪案件尙較閩省爲多



此風斷不可長必須防微杜漸以儆兇悍而靖地方又審辦命案往往多誣旁人謀害以圖傾陷訛詐者尤爲兇頑可惡在愚民無知止圖洩忿詐財以爲得計不知一經敗露所謀未中於法而先自罹於抵命是欲害人而轉自害尤須明白曉示嚴切禁止庶足以保全民命安靖閭閻著嚴飭地方文武各員畱心稽察實力化導以期此風漸戢免罹法網十一月奏審明邪教步文斌等將案犯分起解京諭曰此案步文斌在德慶州配所令劉照魁洪百春陳典等勾引各犯傳教收徒情節甚爲可惡前曾有旨將步文斌解京審辦其聽從勾結拜步文斌爲師之犯自應一併解京歸案辦理至其餘各犯止係輾轉相從及聽信劉照魁指引堅守志

教之人祇應於審明後監禁省城聽候軍機大臣會同刑部將來定擬全案時分別覈議行知該督等遵照辦理乃郭世勳將四十餘人槩行解京辦理此案既漫無區別且人數眾多如有中途脫逃等事轉屬不成事體所有此案人犯閱該署督奏到單內周二雷興麻三陳正忠胡國吉五犯係拜步文斌爲師之人又洪百春陳典二犯係引誘周二等拜步文斌爲師之人情節較重俱著解京審辦其餘三十四犯著傳諭郭世勳將該犯等畱禁省監聽候覈擬分別發落如業經起解行至中途並著沿途各督撫查明截回原省仍交郭世勳收禁十二月奏巡洋營弁誤拏平民張在書等審明省釋請分別議處諭曰張在書等被賊劫去錢文魚網

適遇巡船卽喊報知指令追查該營員不見賊船心疑張在書等  
代賊探信拏解赴縣尙屬有因若該撫以該弁誤拏無辜遽加責  
處嗣後巡洋各弁心存畏懼遇有形跡可疑之人不敢立時拏獲  
轉恐正盜因而縱逸况業經審明省釋所有誤拏張在書等之該  
營弁無庸置議仍令地方員弁認真巡緝以靖洋面而戢盜風又  
奏澳門夷人哱哆噓噓斃死民人夏得名趙有光依律擬絞查民番  
謀故鬪殺案若夷人例應斬決定例審明後卽飭地方官眼同該  
夷目依法辦理免其交禁解勘已將哱哆噓噓照例絞決 諭曰哱  
哆噓噓斃民命自應照例卽行絞決何以又將夷人罪應斬決之  
例牽引聲敘該撫於此等審擬案件何漫不經心若是著傳諭申

飭尋以洋商吳昭平拖欠夷商貨價並短繳關餉銀兩世勳失於查察降二級罷任五十七年四月拏獲新會茂名二縣拒捕傷兵盜犯歐陽愈盛崔亞生等得旨所辦尙爲妥速該省地屬海疆時有盜匪出沒其販賣私鹽逞兇拒捕之犯均須嚴行懲治郭世勳自署理督篆以來飭屬認真巡緝拏獲辦理尙屬得當交部議敘閏四月安南國王阮光平以該國嵩陵等七州與內地雲南開化府毗連向被莫氏舊人黃公瓚父子據守及內投後該處土民資緣內附內地官員槩行征繕懇詳查將表文咨呈地圖各一件由諒山鎮口遞至龍州署通判候補同知王撫棠以所請非分發書駁回世勳據情入告疏稱詳查舊案乾隆三十四年該國莫

氏舊人黃公瓚由雲南猛臘土司地方率眷進口並未載有帶地  
內投字樣又查雲南開化府白馬汛外有鉛廠河內地四十里康  
熙年間入交趾雍正六年清查邊境賞給安南以小賭咒河爲界  
今阮光平表稱嵩陵等七州內地槩行征繕等語伏思該處既係  
黎氏疆土黃公瓚豈能挈地內投且既定賭咒河爲界若地方官  
越境征收夷人又豈能歷久相安揆之事理必係阮光平傳聞譌  
誤或聽信興化鎮目慫恿輒生冀倖是以有此祈請但事關邊界  
且當阮氏代黎之後尺土一民應照定則遵守豈容牽綴舊案妄  
求見據王撫棠發書內作爲並未稟明督撫此時不便遽行照會  
或該藩再執原詞瀆請當與撫臣陳用敷會銜詳示飭令謹守藩

封勿復爲非分之請疏入 諭曰阮光平自納款以來經朕特沛殊恩錫封王爵賞賚駢蕃寵榮已極該國王不知謹凜輒萌冀倖故有此非分之請署通判王撫棠一接來文不俟稟明督撫卽一面先行駁飭且於書內作並未稟明督撫者所辦尤爲直捷著郭世勳先行傳旨賞給王撫棠大緞二匹以示獎賞五月奏拏獲揭陽縣拒捕傷差並戕害巡檢張書紳之首犯謝阿通等又續獲謝阿聲等四名其逸犯見在督飭嚴拏 諭曰此案謝阿通等因行竊被事主追趕拳毆輒挾忿將事主毆斃經縣差往拏復敢毆傷差役及至巡檢張書紳督拏竟逞兇拒捕將巡檢殺害刁惡已極必當按名緝獲從嚴辦理以靖地方前因京畿缺雨降旨令附近

海洋各省凡遇命盜等案俱應按例辦理不得有意從嚴原指尋常案件而言今謝阿通等拒捕戕官情罪重大郭世勳辦理此案不得拘泥近旨其爲首之犯竟當問以凌遲卽幫同下手戕官者亦應問擬重辟此外拒傷差役逞惡助勢各犯均照舊從嚴定擬不得因有近旨稍事姑息又秦阮光平因黎維祁之弟黎維祗結土酋農福縉等誘煽滋事經該藩督兵剿滅遣陪臣武永成等具奏獻捷表內稱黎維祗滋事因從前進口之丁迺衡等手下人上年釋放出關爲黎維祈與黎維祗暗通消息是以糾聚並懇按諭維祈等情伏思丁迺衡手下人如果於出關後譎言煽惑該藩自行辦理乃分內事至黎維祁見已進京中外界限甚嚴阮光平以

臆度之詞輒謂暗中通信且懇按論罪狀不但事屬無憑且對揚非體見照會該藩將表文刪節繕進 諭曰郭世勳奏阮光平獻捷表內輒將黎維祁與黎維祗暗通消息懇按論罪狀不但事屬無憑抑且對揚非體見擬與陳用敷照會該國王凡表內牽涉黎維祁之處一槩刪節繕正齎進等語所見固屬甚正但此事先據陳用敷於初聞奏到已於該國王原表內卽行批諭並指示軍機大臣於議摺內將阮光平表稱丁迓衡手下人等爲黎維祁暗通消息糾約稱兵一節自必實有其人確有所據令該國王查明帶信之人及所帶之信將原信原人送京質對實屬詞嚴義正足消覬覦之心此旨暨軍機大臣議奏於初八日由四百里發往數日



內可遞至廣西此時卽欲掣回亦屬無聊極想陳用敷接奉後自必咨會郭世勳署督亦可遵照前旨與陳用敷聯銜發去此事若陳用敷於接到王撫棠稟報時卽札會郭世勳商同具奏原可照該署督見在所奏駁斥之處辦理乃該撫不待會商先行具奏致有兩歧嗣後該撫遇有邊關表文緊要重務當和衷商榷會同具奏毋得彼此不相關照以致稍有歧誤至見在郭世勳等惟當遵照前旨暨軍機大臣議摺卽行發往所有駁令刪改來文之處竟可毋庸置議六月因覆奏阮光平進表摺由驛馳遞奉 旨申飭五十八年正月派知州陸澍通判蔡枝華伴送暹羅安南貢使入京 諭曰伴送貢使自應遴派明幹大員方足以資照料而兼彈

歷廣西所派知州陸澍職分已覺略小乃廣東止派通判且蔡枝  
華人又平常豈不爲外藩所輕殊屬非是著傳旨申飭二月奏潮  
州鎮總兵託爾歡進京 陛見委惠州協副將尙永勳署理總兵  
印務又彙奏五十七年分武職拏獲逃犯郭世勳奏委署理鎮將  
一摺內稱總兵託爾歡奏請 陛見 欽奉硃批來是呢欽此等  
語所奏竟不成話已於摺內用硃筆抹出前據託爾歡清字摺內  
奏請 陛見 硃批令郭世勳譯寫漢文敘入摺內自應卽寫准  
其來或單寫來字樣方爲合體乃竟繙爲來是呢甚爲可笑郭世  
勳雖係漢軍平日尙能通曉一二清話今譯寫漢文如此佳妙真  
成笑柄不覺爲之大噱特賜佩用小荷包一箇以嘉其善於繙譯

伊當羞愧感激兩難爲情又據奏武員拏獲尋常逃匪一摺此等彙奏事件自應將該員弁等獲犯各案開具清單附摺陳奏乃止於摺內籠統聲敘照例咨部並未開單進呈則太爲簡率省事矣郭世勳於譯寫漢文旣成笑話而於彙奏之摺又復簡略如此可見該撫於陳奏事件竟全不畱心亦並未寓目任幕賓爲之伊平時尙好著傳旨申飭不甚怪也三月奏查禁刪本經書將查出各書名及板片數目開單進呈得旨所辦頗爲周到著將所奏清單發交各督撫通行倣照辦理又奏請呈繳小錢至千文以上者每斤酌給大錢五十文限半年盡行呈繳諭曰民間呈繳小錢若不酌給價值恐愚民貪利存畱攬用一時難於淨絕今該撫奏

請呈繳小錢千文以上者每斤給與大錢五十文俾民不至賠累  
自心爭先呈繳所辦亦可但恐奸徒恃有此例將所給大錢私行  
鎔銷攬和鉛錫復鑄小錢赴官繳換輾轉漁利其弊亦不可不防  
又據稱廣東歷年收繳小錢八萬六千餘斤實在鎔出淨銅三萬  
八千七百餘斤竄廣局鼓鑄每年需滇銅十五萬斤所有鎔出小  
錢銅斤尙不足數等語收繳小錢鎔化之銅雖不敷該省鼓鑄之  
用但既有此三萬八千餘斤可以配搭供鑄亦應於下次採買額  
銅內照數扣抵豈不減省運腳何以該撫摺內止稱見將額內銅  
斤存貯在局而於扣抵額銅節省運腳之處並不籌及除將原摺  
交部議奏外著傳諭郭世勳務飭所屬於給換錢文後嚴查私銷

其銷化小錢之銅卽按數扣除抵鑄先是世勳奏接奉 諭旨令福康安前赴粵西卽於二月十二日委員將總督關防齎往迎交五月 諭曰前據郭世勳接奉令福康安前赴粵西諭旨卽於二月十二日委員將總督關防齎送廣西沿途迎交等語其時福康安尙未丁艱郭世勳因福康安已奉 命馳往廣西故將總督關防委員齎往迎交但郭世勳署理督篆已及兩年辦理尙無貽誤俟探知福康安行抵粵省再將總督關防齎交亦不爲遲又何必急於交卸於二月內卽遣員齎往在彼守候多時豈不貽誤公事見在福康安來京穿孝至百日滿後起程赴任到粵已屆冬令著該撫卽飭委員將總督關防迅速齎回仍行署理該撫不得存五

日京兆之見心存懈弛若於公事稍有貽誤惟該撫是問六月英  
吉利遣使入貢授長麟爲兩廣總督諭曰見在譯出英吉利表  
文內有懇請派人畱京居住一節其事斷不可行已頒給敕書明  
白諭駁此次該國航海遠來念其尙爲恭順是以諸加體卹今該  
貢使到後多有陳乞屢爲煩瀆看來此等外夷究屬無知今又不  
准其畱人在京雖該國遠隔重洋歷都越國斷不敢妄生釁隙但  
或於澳門地方串通勾結欲滋事端不可不預爲之防長麟到廣  
後務宜不動聲色隨時畱心雖該貢使目覩天朝體制森嚴四夷  
畏服斷無意外之慮設該國無知妄行或於澳門小有滋擾該處  
貿易之西洋人等多係別國之人並非該國所屬想未必皆與彼

一心臨時當先安頓在彼貿易之西洋別國貿易人等使其各安  
生業不致爲所勾結則英吉利卽有詭謀亦不能施其伎倆但此  
不過爲可先防範預行指示長麟惟當存之於心不可略有宣露  
稍涉張皇轉致夷人疑慮至郭世勳在巡撫任內有年近又兼署  
督篆辦理諸務均屬妥協長麟到任後不可以新任總督多有更  
張諸事惟當與郭世勳和衷確商綏靖海洋方爲不負委任九月  
奏拏獲澳門行劫夷商盜犯陳歡復等十四名梟示得 旨嘉獎  
又奏拏獲洋盜李亞四等十七名戴亞正等二十餘名分別審明  
抵法報 聞十月上因旬到廣東秋審情實人犯多係械鬪斃命  
之案 諭曰向來械鬪風氣閩省爲甚近因嚴加懲創漸覺減少

而廣東聚眾鬪殺之案至有十三起之多閩省境壤毘連竟至漸染福建刁悍惡習此等行兇聚毆之犯一經定案於法無可寬宥但此風日長以致戕斃多命駢首抵償殊堪憫惻著傳諭長麟郭世勳各宜畱心教導默化潛移俛兇悍之風從此斂戢毋使莠民輕罹法網方不負司牧之任是月覆奏英吉利貢使到粵後希圖在黃埔地方蓋房居住當經嚴行申飭並禁止內地奸人指引勾結諭曰所辦均妥惟所稱見到小船二隻催令購辦食物卽行開放回國不任延挨時日一節所見尙欠周到此次該貢使到粵原令其乘坐原船回國嗣因夷官等擅先開行止畱一隻在彼該貢使以其不敷乘坐爲詞懇請由內河行走致多周折今將其船



隻飭令先開則該貢使本欲在粵逗遛又可託詞無船復萌故智  
著傳諭郭世勳等所有該國先到船隻務令在粵停泊等候貢使  
到粵乘坐飭令速行買辦食物於數日內開行勿任逗遛若原船  
已經開行又無商船之便伊等在黃埔等候止當密爲稽查毋許  
勾結滋事尋覆奏辦理英吉利貢船到粵情形得 旨所奏與昨  
降諭旨適合殊屬可嘉著賞給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二對以示獎  
勵五十九年奏請 陛見 諭曰朕亦想見汝年老之人不必急  
走二月奏水師二十七營於額設巡船外請添造九十三隻 優  
旨報允三月失察陳耀祥圖詐妄擊槍斃二命降級畱任四月因  
湖南臬司任內失察武陵縣貢生歐陽緯造詞譏世部議降調

上諭歐陽緯所著詩文止於誕謬與悖逆有聞且歷年既久不忍  
將該管地方官集與實著降一級從寬留任五月赴京途次疾作奏  
請開缺回京調養報 允六月卒 諭曰原任廣東巡撫郭世勳  
歷任封疆頗資宣力茲聞溘逝深爲軫惜所有應得卹典該部具  
奏尋 賜祭葬如例子岱見官三等侍衛兼公中佐領

右 國史館本傳



楊魁

楊魁漢軍正黃旗人曾祖廷耀山東巡撫祖秘仕至四川巡撫緣  
事降光祿寺少卿魁由監生捐通判於乾隆十九年借補昭文縣  
知縣調江甯縣知縣二十四年遷江甯府管糧同知三十年擢鎮  
江府知府尋調揚州府知府三十三年七月調常州府先是兩淮  
鹽政尤拔世奏兩淮預行提引商人交息前任鹽政營私侵蝕等  
弊命江蘇巡撫彰寶嚴訊並以高恆普福久任鹽務肆行染指  
其高恆任內辦事之顧蓼懷分別查究彰寶等奏訊顧蓼懷代購  
貨物銀兩自交高恆收尋解京軍機大臣覆訊蓼懷供經手銀十  
五萬兩俱係代商辦物知府楊魁等承審勒供繳高恆收諭曰

承審各官固不容其代爲掩飾亦豈容其妄生事端楊魁等必欲授意勒供致實事反成虛捏是誠何心楊魁等著解任質訊九月軍機大臣奏高恆令顧蓼懷向各商陸續支銀製物非高恆盡行侵用亦非商人託辦顧蓼懷妄供已併案問擬楊魁訊無偏勒但不細詰殊屬粗忽應交部察議 上以楊魁等承審此案既無刑偏情形不論其小過免議尋遷松太道三十六年遷安徽按察使三十七年擢布政使四十年調江西布政使四十一年擢江蘇巡撫四十三年四月奏言江南營兵共一千四百九十七名遇護送遭犯餉鞘貼補軍裝器械均有必須之費向來明扣銀兩除買補馬匹等項動用外餘俱報部酌擬并需用公項遇僉差事於每月

令餉銀擬扣不免拮据查江陰縣有人官灘田三百二十三畝水草灘田二千六百九十五畝募民佃種升科請將此項給兵承佃分別輸科收息以供僉差各費疏入報 聞九月葉爾羌辦事侍郎高樸家人赴蘇松賣玉石事發 詔楊魁嚴拏並 諭曰高樸家人在蘇半載有餘肆行牟利眾所共知楊魁身任巡撫近在蘇州豈得委之毫無聞見乃竟任其骹法無忌一至於此實不知其是何肺腑深負朕委任之恩封疆大臣遇此等重案尙敢徇私容隱將來何事不可隱匿朕復何以用人乎況楊魁係漢軍世僕由縣令用至巡撫乃敢昧良若此自揣當得何罪著楊魁並將案內張名遠迅速嚴拏解京尋奏高樸家人李福等及張名遠卽張鑾

並在淮關先後獲解 上以魁奉 旨後始將張鑾拏獲尙自稱

嚴查確訪 諭嚴飭之尋以失察私玉過境及徐述夔逆詩案不

能實心查辦先後經部議革任得 旨均寬免仍註冊四十五年

二月 上南巡 賞戴花翎 賜以詩曰久曾爲府道上下習嫻

知必不喜趨奉更當體溺飢於奢儉應示旣養教毋遺勸爾勤本

務周旋有往規四月調河南巡撫七月署河道總督十月丁憂四

十六年署工部侍郎二月 命往浙江海塘辦工七月同署巡撫

陳輝祖奏言老鹽倉逸東柴工千七百丈潮汐衝激難資捍禦請

改石塘於正項外賞銀二十萬兩以濟工需 詔如所議八月署

福建巡撫十二月海澄縣民周鏗聲控在籍知縣葉廷推纂輯縣

志語涉狂悖魁訊係鏗聲挾嫌妄控仍請革廷推職審辦 諭曰  
葉廷推所載碑志勤用腐爛舊句原無悖逆之處該撫自應將鏗  
聲照誣告例問擬示懲何必又將葉廷推革去職銜是欲兩敗俱  
傷轉使挾嫌妄控者得長刁風而無辜良善致滋擾累楊魁並非  
不曉事之人何茫無定見若此周鏗聲著卽按例定擬葉廷推等  
卽行省釋無庸究問四十九年三月奏言前督臣三寶奏請臺灣  
照例報捐監穀備儲今兩年有餘報捐甚少而臺灣漳泉府屬倉  
儲充足無藉收捐請停臺灣捐監例 從之 尋以病解任回京五  
月在道卒 諭曰楊魁歷任巡撫有年頗著勤勞前聞患病卽降  
旨令其回旗調理方冀速痊以資倚任今聞在途溘逝深爲軫念



所有應得卹典著該部察例具奏尋 賜祭葬如例十月大學士  
公阿桂等訊陳輝祖籍沒王直望貲財抽換 案卷魁曾協同辦理  
請併鈔其家產 諭曰楊魁係差往查勘海 塘查鈔王直望一案  
非其專辦陳輝祖抽換等弊自在楊魁前往 閩省之後且伊見已  
身故若將伊一併查鈔未免過當朕不爲此 已甚也

右 國史館本傳

國朝書獻類徵初編卷百八十三補錄

疆臣三十五

陸燿

湖南多賢中丞近以朗夫先生爲最先生嘗爲山東布政仲冕客  
岱下守令幕中見先生所頒教令清風惠政溢於言表有以稱祝  
餽者立遣之且戒曰某性孤介豈尙不知而以是相溷耶嗣後永  
以爲戒時承某撫軍之敝吏尙嚴酷先生飭諸郡守務率牧令善  
拊循其民毋令激而生變某斷不敢徇庇僚屬輕殺百姓也及赴  
楚任岱守任公溥言親見先生點檢行李惟布被一襲衣兩篋半  
實圖書行必以楷從以禱雨致疾卒於長沙斂以布襪其身無長

物如此仲冕長沙人也乾隆乙卯秋宰吳江吳江先生故里因得  
接公子直之讀先生手書冊子洞目賊心令人一字一汗浹此冊  
豈但爲大吏言哉時郡人方爲先生請祀鄉賢嗚呼若先生之清  
操亮節視彼圖利便於身家者其榮辱相去爲何如耶直之曰君  
宜跋因敬志其私淑艾云

右題手書後唐仲冕撰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百八十四目錄

疆臣三十六

惠齡

汪新

康基田

富勒渾

周樽

補錄

康基田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百八十四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疆臣三十六

惠齡

惠齡姓薩爾圖克氏蒙古正白旗人父訥延泰仕至理藩院尙書  
乾隆二十一年補繙書房繙譯官二十六年調戶部筆帖式二十  
七年正月丁父憂五月奉 旨以部院主事用三十一年充軍機  
章京三十三年補戶部主事仍兼繙書房行走三十五年五月升  
員外郎六月在奏事處行走三十七年兼公中佐領三十九年因  
太監高雲從洩漏記載案內革職在黏杆處效力行走四十年正

月補戶部主事仍充軍機章京十一月 賞副都統銜往西甯辦事十二月 賞戴花翎四十二年 諭曰副都統銜惠齡自遣往西甯以來辦事精詳且係尙書訥延泰之子著以副都統銜補授領隊大臣前往伊犁隨同伊勒圖辦事四十三年授工部右侍郎四月兼正白旗漢軍副都統十二月調吏部右侍郎四十五年八月調鑲藍旗滿洲副都統十一月授塔爾巴哈臺參贊大臣五十年回京五十一年授正藍旗滿洲副都統五十二年兼管太常寺事務五十三年署河南巡撫旋授湖北巡撫五十四年巡漕御史和琳奏湖北幫船行走遲延查因臬司李天培私帶桅木惠齡未行查參請交部嚴議 命革職畱任五十五年九月調山東巡撫

十月 諭曰惠齡到任以後務須力加振作切不可稍涉自用五十六年奏緝獲八卦教匪徒並委員前往登州一帶查緝首犯段文經 上以惠齡並不親身前往 嚴飭之十一月擢四川總督諭馳赴西藏以參贊大臣會同福康安勦辦廓爾喀督理糧運事平再回總督任五十七年四月偕福康安乘雨進兵攻克擦木賊碉殲擒無數得 旨嘉獎 賞玉搬指大小荷包九月 諭曰福康安等進勦廓爾喀賊匪連獲勝仗惠齡在濟隴一帶辦理軍需亦屬奮勉著交部議敘是年廓爾喀投誠 命畱藏籌辦善後事宜五十八年正月偕福康安疊奏撤兵善後章程得 旨嘉獎交部議敘有大小荷包之 賜尋以平廓爾喀功圖像紫光閣



御製贊曰惠齡督糧至藏之西師進賊境繼運畱資餉械不匱用濟武成功亦懋哉初被圖形八月 諭曰惠齡謹飭自守但辦事究欠精練伊曾任山東巡撫於該省情形較爲熟悉所有山東巡撫員缺卽著惠齡補授九月調湖北巡撫五十九年調安徽巡撫六十年五月授戶部侍郎兼正黃旗滿洲副都統時大學士福康安等勦逆苗吳半生於貴州惠齡仍畱湖北協辦糧餉十月吳逆就擒 上以惠齡籌餉無誤交部議敘會湖北教匪滋事 命惠齡赴枝江宜都勦辦嘉慶元年四月奏奪賊卡擒賊目張正瑞周以恭等又奏分路進攻灌灣腦兩晝夜克賊卡九處殺賊無數俱奉 旨嘉獎八月擒賊目張宗文等六十八名 諭曰惠齡較前

頗能振作務須加倍奮勉乘勝進擣賊巢將賊匪剿除淨盡再邀  
恩賞尋攻克灌灣腦擒逆首張正謨劉洪鐸等移師剿梁山賊  
賞鑲嵌寶石帶扣加太子少保銜署工部尙書 予二等輕車都  
尉世職九月克獅子山小涼山等處十一月克涼山賊巢擒首逆  
草士潮宜都枝江一律廓清 諭曰惠齡調度有方所辦甚屬可  
嘉著賞給金盒一箇大小荷包惠齡之母年老在京居住本日報  
到時特傳伊弟長齡令其將惠齡此次剿賊打仗得勝情形及朕  
加恩之處告知伊母俾高年聞之益深喜慰至惠齡之母精神增  
健並著諭知惠齡令其專心辦賊不必分念以示體恤優眷至意  
是月賊首姚之富自黃龍壩潛渡滾河竄入豫境總統永保坐禡

職 命以惠齡代之馳赴襄陽辦賊十二月敗楓箱坪賊 賜御  
用元狐冠一金盒一抵襄陽值姚之富爲河南巡撫景安所截折  
竄楚境惠齡迎擊潰散分兵追殺並截賊西竄之路敗之於茅茨  
畝殲斃甚眾復分三路兜剿斃賊二千餘生擒二百餘奏入 諭  
曰西北一路經惠齡等截殺賊匪俱向東南逃竄不能闌入豫境  
但總須嚴密不可稍存大意二年二月敗賊於鮑家畝獲賊首劉  
起榮搜其身有黃綾書其姓名並經文咒語自稱教首劉之協所  
給有襄陽節趙化瓚往來通信因檻起榮送京師又敗賊於曾  
家店復於鄭家河新城轉戰三晝夜擒姚之富之孫姚裕及賊目  
陳谷保 諭曰惠齡自到襄陽以來屢次剿殺賊匪今又督率將

奔連日打仗殲戮多名所辦甚好著加恩賞戴花翎並大小荷包  
用昭優眷三月奏追勦洪山竄匪情形 諭曰賊匪分路逃竄希  
圖分我兵力惠齡等分帶官兵欲將零星潰匪先行掃蕩以期撲  
滅一處卽少一處牽綴是亦下策必須探明賊首蹤跡如姚之富  
等見在泰山寺一路卽當帶兵前往與恆瑞等併力搜勦不可惟  
事分追轉墮賊計也又 諭曰賊匪布散逆詞有姚張王黎四姓  
之語本日軍機大臣審訊劉起榮楊應邦二犯供稱姚張二姓卽  
姚之富張富國其黎姓名黎樹賊稱爲黎叔王姚稱爲大叔更在  
姚之富之上俱在隨州惠齡等務須按名拏獲又供劉之協在陝  
省出家係趙化瓏告知並姚狗頭廖士學張漢潮李槐劉啟華俱

係著名賊目著惠齡等一體嚴拏務獲以淨根株是月擢理藩院  
尙書兼鑲白旗蒙古都統五月以首逆日久未獲又任賊竄渡漢  
江奉 旨革去宮銜世職雙眼花翎暫畱本任頂帶尋 命宜絲  
總統軍務以惠齡爲領隊大臣隨同剿賊自效六月賊竄四川通  
江境率精兵倍道追剿七月敗賊於大甯之田家壩又敗之於馬  
槽壩追殺三十餘里八月師次太平以追賊遲緩屢奉 旨嚴飭  
十月敗平利之賊於小丰壩時襄陽黃號王廷詔白號高均德合  
竄窺渡漢江惠齡邀擊敗之奏入 諭曰此次惠齡一路僅有兵  
三千餘名賊匪竟有二萬餘人惠齡以少擊眾殺賊二千餘人生  
擒四百餘人不使賊匪偷渡漢江實爲可嘉之至著賞還雙眼花

加賞嵌寶石玉帶扣玉搬指大小荷包十一月齊王氏張漢潮  
與高姚等逆合西入漢中南岸山內自黃官嶺至新集連營二十  
餘里圖渡漢江惠齡截之於北岸賊不得渡竄甯羌境擊敗之賊  
復折竄漢中惠齡仍自北岸迎擊賊亡命肆竄入川省通江境大  
兵四面偪剿惠齡由西鄉太平赴大甯夔巫偵蹤兜剿有喜字玉  
搬指大小荷包之 賜時東鄉白號王三槐達州青號徐添德竄  
至梁山巴州白號羅其清通江藍號冉文儔等分屯營山儀隴境  
三年正月惠齡由新甯進抵梁山與總統勒保合兵會剿斃賊數  
千高均德一股復竄入陝陝楚諸賊多在四川邊界與冉文儔等  
句結王三槐徐添德亦自太平趨通江欲合冉逆由竹峪關竄陝

二月大兵敗王徐二逆於茶尖壩賊踞渠縣蟲溪白山寺惠齡復擊敗之又敗之於七里岡五月勦冉逆於孝華寺賊竄關口梁與羅逆互相應援陝賊阮正通又入川與冉羅二逆勾結惠齡擊阮逆敗之羅其清來救亦敗走於是屢破賊而未獲賊首屢奉嚴旨申飭十二月羅逆自青觀山敗竄官山惠齡督諸將追之俘其清及弟其書四年正月勦冉文儁於通江之麻壩寨克之冉逆受傷就擒 予一等輕車都尉世職三月丁母憂回旗六月 諭曰惠齡前在軍營止貪安逸最不出力專擒賊首置餘黨於不問以致日久未能戡事特因羅其清冉文儁二首逆究係惠齡所獲著加恩降補兵部右侍郎九月授鑲藍旗蒙古副都統五年三月署

兵部尙書閏四月復授山東巡撫六年十一月擢陝甘總督 命  
專辦南山餘匪七年五月奏擒王作正等十一月以餘匪久未撲  
滅 諭曰惠齡節次奏稱殲擒賊匪或三五人或一二十人任聽  
零星散匪肆行逃逸看來惠齡竟不冒實心任事惟據將領等稟  
報入奏不但不能親履行陣並不能調度合宜仍係從前在軍營  
蒼猾伎倆有負委任著拔去花翎降爲二品頂帶暫畱總督之任  
以觀後效十二月偕經略額勒登保等奏勦捕三省逆匪大功戡  
定 諭曰惠齡在陝甘總督任內勦辦南山賊匪辦理遲延降爲  
二品頂帶今大功底定念其從前著有微勞著加恩賞還頭品頂  
帶花翎八年因審辦商州匪徒滋事定擬失當奉 旨申飭九年



卒 諭曰陝甘總督惠齡中外宣力多年勦捕教匪頗有勞績自復任總督以來辦理善後勤慎出力正資倚任前因染患喘嗽病證當經降旨諭令安心調理並賞賜丸藥醫治以冀速痊茲聞溘逝深爲悼惜惠齡著加太子少保二等男爵仍照例賞給卹典並著伊弟長齡帶領伊子桂斌前往迎接准其入城治喪屆時再行加恩遣員賜奠以示眷念勞臣至意八月 命侍郎成書前往奠醊尋 賜祭葬 子謚勤襄子桂斌和闐辦事大臣

右 國史館本傳

汪新

汪新浙江仁和人乾隆二十二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二十五年授編修二十七年充廣西鄉試副考官二十九年六月改雲南道監察御史十二月奏崇文門胥役借端需索 諭曰御史職在風聞言事然其事必有端倪其人必有指實始可交辦著摘取一二事確切奏聞尋復 諭曰昨御史汪新奏崇文門一事今據覆奏乃係伊自爲二百文之累起見旣非爲國亦非爲人建言者固當如是乎但胥役勒錢亦不可恕著交阿里衮查明自行執法處治汪新亦不必議處三十三年升禮科給事中三十四年轉戶科掌印給事中三十五年充江南鄉試副考官十一月 命提督福

建學政三十六年簡福建學政任三十九年疏閩省泉漳濱海民  
頑七學全賴教職整飭改作調缺以年壯精明之員調補閩省舊  
設正音教習並立正音書院尋經裁汰請嗣後士子入學年未三  
十者仍令習學官音責成教職又查福州府古田縣童生於屏南  
縣寄考謂之寄屏本籍童生謂之正屏請將正屏取進四名其寄  
屏四名改歸古田部議 從之四十年二月補湖南衡永郴桂道  
旋經福建巡撫余文儀以學政汪新可勝監司之任入奏 諭曰  
已用道員矣四十四年三月升四川按察使五月調廣東按察使  
四十五年十月以番禺縣沙灣菱塘等處巨盜糾眾爲匪經兩廣  
總督覺羅巴延三奏參以溺職例奪職四十六年三月起用甘肅

平慶涇道旋升湖北按察使四十八年三月升山西布政使四十九年正月以湖北按察使任內武舉胡光臨歐樂余子美案審斷不實降補湖南按察使八月調甘肅按察使五十年正月升貴州布政使九月署貴州巡撫印務五十二年五月以前甘肅按察使任內失察偷挖金沙案部議革職奉 旨寬免五十六年十一月調湖北布政使五十九年四月以湖南按察使任內失察武陵貢生歐陽緯妄造詩文部議降調 諭曰歐陽緯所著詩文止於誕謬與悖逆有間若照部議未免人數太多朕心不忍汪新等俱降二級畱任八月漢江水漲漫淹沿江州縣奉 旨賑恤十一月以督辦賑卹查看隄工事入奏 硃批覽奏稍慰六十年五月擢安

徽巡撫新抵任時楚省賊匪滋事經總督惠齡以畱辦軍需奏請  
諭曰湖北見在辦理軍需事宜正關緊要汪新自應奏請畱於  
該處一手經辦乃汪新摺內尙稱俟祖之望到任交印後卽馳赴  
新任意圖避勞就逸交部察議七月以失察傳習邪教部議降級  
得旨從寬降二級畱任十一月以辦理湖北軍營口糧議敘加  
一級嘉慶元年六月諭曰汪新久在湖北督理軍需已爲熟習  
著卽調補湖北巡撫以資駕輕就熟之益是時楚省大雨漢水泛  
溢荊門等六州縣隄垸被淹經總督畢沅入奏上以畢沅惠齡  
俱勦辦賊匪未能兼顧交汪新查明撫恤七月諭曰見在湖南  
大功指顧告蕝而湖北教匪亦卽可肅清其被擾地方未免流離

遷徙耕種失時本年消精槩予緩徵再乏業流民覓食餬口自復不少著汪新督屬詳查撫綏旋奏當陽戕官賊匪進剿肅清上深嘉之賞給玉搬指大小荷包二年二月奏修荆門等處隄工部議如所請三月奏夾河洲匪復圖滋事與總兵馬瑀襄陽道胡齊崙督率兵勇於雙溝李家橋等處擒獲賊首王集義等一百三十餘名奪獲器械無算並於古城營搜獲埋藏錢糧器械各情形諭曰夾河洲地方伏匿賊匪潛圖蠢動經馬瑀胡齊崙分投剿捕汪新親帶兵勇馳往接應將反側逆匪搜剿淨盡所辦深可嘉尚汪新著加總督銜九月四川奉節賊匪竄入楚北荊州境滋擾旋派施南副將樊繼祖率領弁兵會同四川官兵追剿剋期撲滅

奏入 上嘉之十二月奏前項川匪竄入楚境時漢江南北口岸均分布兵勇守禦嗣賊竄入陝省見將均州以東原設鄉勇裁撤各令歸農至鄖陽緊接陝省其漢江南岸仍酌留兵勇三千名以資防堵俟陝省廓清再行全撤得 旨覽三年正月剿賊匪覃加耀奏入 諭曰汪新剿捕賊匪尙爲出力交部議敘三月奏查明江廣鹽本立限定價以裨釐政四月卒於軍營 諭曰汪新自辦理軍需以來於糧運剿捕事宜均能妥協籌備見在大功將葢正資倚畀遽聞溘逝深爲惋惜所有任內降革罰俸處分俱著開復汪新前賞給總督銜卽照總督議卹 予祭葬 賜諡勤儉嗣以湖廣總督汪晟奏從前辦理夾河洲賊匪一案已故巡撫及各該

員弁均係詭報邀 恩未便任其冒濫所得加銜應請分別註銷  
得 旨汪新等二十七員詭報邀恩實爲可惡自應槩予註銷以  
杜冒濫經部議銷去總督銜

右 國史館本傳

勤儉公師薨後二十八年其受業弟子張雲璈始克讀公年譜公  
子比部農所輯也與所聞於戚黨者合雲璈於嘉慶丁卯初令湖  
南每入廉使署聽轅門鼓角追維絳帳音容低徊慨慕以公嘗權  
臬是邦也葬後薶幽之文闕如比部以屬雲璈憶雲璈從公授經  
才七齡公歟歷中外疊任封圻門生故吏徧天下不以誣諉而獨  
命一名位卑微之門下士烏足勝任哉然旣附朱藍又忝婚姻之



重雖不文其敢辭按狀公姓汪氏諱新字又新號芍艾世籍休甯  
自唐越國公華以來支派繁衍六十五世祖諱漢有長者行子七  
分七支公爲承奉支諱體仁公後高祖同陽公諱洪信始占籍錢  
唐爲學官弟子曾祖愴漪公諱淇亦入錢庠祖暘生公諱靄考子  
敬公諱維甯三代皆以公貴 封如其階子敬公子三公其季也  
生有異兆乾隆戊辰公年二十二始受知於學使者于文襄公敏  
中入仁和學壬申以五經中式丁丑成進士入翰林庚辰授編修  
壬午典廣東試甲申授雲南道御史戊子轉禮科給事中己丑轉  
戶科公之爲言官也疏累上名言讜論皆切時弊不爲空言雖有  
行有不行一奏出人皆傳誦向例地方武職止有盜案四參而命

業無緝兇處分事不畫一公有請文武一體緝兇一疏文武官銓  
選時親老改近此通例也惟文職服官久親年已符如升調遠省  
止許終養不準呈改與武職異公又請文武一例隨時改近一疏  
至今人皆得及時祿養賴此奏也京倉土米各城領歸別貯止招  
貧民零星糶買不得售米販此五城土米定例也時頗形窒礙公  
以土米粒細土多小民力食不足以飽以是買者寥寥官慮繳價  
遲延仍不免私交販戶不若販戶可取淨米躉售餘與糖醋各坊  
此米販能之而貧民所不能也故有明招米販盡數發糶一疏且  
請令倉場衙門徑招承買不必轉發司坊以免吏胥勒索此尤防  
弊之大者又奏申嚴服用等威又參崇文門稅務皆有關於世道

人心疏繁不勝載庚寅 恩科以戶科給事副曹少宰秀先典試  
江南冬接任福建學政抑關通拔寒賸人文蔚起凡所供張試畢  
先令州縣領歸然後啟行至今人稱之辛卯畱任疏奏福建漳泉  
二府濱臨海洋族眾民頑易於滋事一姓中設有房長族長大半  
文武生監爲之不肖之徒往往指揮械鬪主謀訐訟不幸而成重  
案泉之晉江安溪同安漳之龍溪漳浦平和詔安尤甚全賴教職  
年壯才明畱心整飭請改此七學教職爲調缺學臣按試各學時  
察其勝任之員移送督撫調驗咨部尤見公防微杜漸有神政體  
甲午覆 命仍任戶科乙未授湖南衡永郴桂道旋署按察使己  
亥擢四川按察使未行調廣東明年正月署布政使四月回任獲

巨盜胡友南等五十餘人於香山海口菱塘沙灣亦多積匪大率  
春出秋歸公請於督撫按時捕之庶蹤跡易獲督撫皆以爲然六  
月入都祝釐未 陛辭巡撫李公湖下車獲菱塘盜梁亞香等  
以公未舉行請 旨革職公略不申辨李公後見前稟悔之辛丑  
三月授甘肅平慶涇道值薩拉爾回民蘇阿洪滋事公兼程馳至  
涇不得進州牧請暫畱公不可冒險前行隨役皆回民左右危之  
公激以天良禍福回役咸感悟轉相告語固原狄道一帶賴以甯  
謐十二月奉按察湖北之 命明年四月擢山西布政使旋以湖  
北命案失出降調赴部 特旨記名以臬使用五月擢湖南按察  
使途次調甘肅乙巳正月擢貴州布政使七年中四護巡撫事壬

子正月調湖北布政使湖南鎮筵苗匪叛逆大兵會剿統師福公  
檄湖北協辦軍需公獨任其事明年擢安徽巡撫以湖南軍務未  
畢奏請畱辦軍需仍攝布政使事嘉慶元年丙辰調任湖北巡撫  
丁巳以督剿教匪功加總督銜時軍務倥傯夜以繼日閱文牘常  
至丁夜一夕忽暴下不止翌日遽薨寶戊午四月初二日在襄陽  
行署也年七十三公撫楚三年功最鉅勞亦最甚其在荊州也枝  
江宜都民人糾眾滋擾宜昌長樂長陽亦如之公以枝江爲全楚  
扼要深籌捍禦調兵調餉調火器晝夜巡緝獲犯鮑玄斬以徇當  
陽失守荆之滿兵悉調鎮筵援兵不繼公團練鄉勇進守河溶并  
護萬城隄獲奸細羅占英羅孔章斬以徇又生擒教首汪學周及

從犯男婦等十五名搜獲木印經卷斬汪學周九人以徇又獲當  
陽奸役楊在升熊占元熊禮見三人又獲逆賊梁應常屈廷桂等  
五人皆磔之以功 賜孔雀翎隨移駐河溶搜獲逆匪龔華等三  
人斬以徇又有龍國華張起鳳羅仕將等假難民圖劫火藥局爲  
在城賊聲援獲之亦斬以徇餘奸細及瀆竄之賊悉殲除無漏網  
者其在襄陽也擒殺尤力駢誅乘危劫掠之亂民周大萬等二十  
五人皆得 旨嘉獎并 賜上方珍物又搜捕潛匪汪世貴二百  
七十七人於黃龍壩分別斬梟以沙市隄潰再赴荊州逆匪復由  
四川雲陽竄近楚省大夥由歸州龔家橋突撲興山荆屬之江陵  
石首監利等縣濱臨大江宵小乘機肆劫公獲盜匪熊作敖等三

十三人於沿江稟示先是教匪日滋蔓全省震動當事者未嘗入告公憂之首疏實在情形并請發吉林索倫兵三千時相國王文端公杰在內閣見公奏寓書稱服焉二年冬奉命會剿歸州之終報寨公隨兵止六十人元戎額制府福率勁旅至賊據山屯聚四面峭壁多儲糧以老我師仰攻無所用力制府又去而往川公懸重賞得死士又鄉勇中有麻升李貴者善緣從山後微徑捫蘿潛上大眾隨之鼓譟直前山下譁釳以應賊出不意不能下遁皆束手就縛生擒逆首覃加耀頭目張正潮等一百六人分別解京正法戮墮巖者屍是時微公謀師幾無功川匪又由大甯入巴東界公會提督文圖堵擊復馳至襄陽時勞瘁已不可支故虛中暴

下一病不起疾革時猶數問馬亮來未馬亮者游擊公令帶兵赴  
宜城鍾祥者也嗚呼雖古名帥何以加茲昌黎所云天資忠孝鬱  
於中而大作於外動皆中於機宜者也靈舟自襄陽過武昌沿流  
紳士軍民焚香酌酒皆舉首以過喪 上聞震悼 賜祭葬 賜  
諡平時清儉慈惠善用人故人皆效命至於重故交勵人才卹宗  
族在人口者未易更僕數也先娶吳夫人三年而卒繼方夫人皆  
封一品方夫人博學工詩精楷法有在璞堂彙行世學者相稱  
爲芷齋先生者也才而賢所以佐公者無不至語在吳司成錫麒  
所爲傳後公十年而沒年八十一子一農方夫人出丙午 欽賜  
舉人 恩廕生兵部職方司員外郎女三孫六其長已卒孫女七



其一字雲璈第四子約曾孫三公於嘉慶四年與吳夫人合窆於西溪畱下大安樂山之原方夫人之卒也以公葬久不敢啟其封遺命葬公墓之左偏禮也銘曰

公本一書生而將十萬兵公自有遺稟更讀諫垣草公之經濟馳馬繡衣公之功業于戈鼓鞞貔封狼獾獷肆毒節鉞所臨魚沸獸蹙倚公保障圓首橫目賴公門戶三秦全蜀窮山大澤罔不親巡故楚氛之靖正及當公之身惜全孽埽蕩而公不復見已事之竣公之行事不勝僂指約舉其大已復累紙嶽嶽我公應載國史豈意今日之垂涕而銘公者乃七十年前負笈之稚子

右墓誌銘張雲璈撰

康基田

康基田山西興縣人乾隆二十二年進士卽用知縣二十三年補江蘇新陽縣知縣二十四年調昭文縣知縣三十一年升廣東潮州通判拏獲洋盜多名引見得旨以同知升用三十二年丁母憂回籍三十五年服闋赴粵補雷州府同知三十八年升廉州府知府四十年署惠潮嘉道四十一年以嘉應州斬犯蔡老三臨刑未經殺死帶傷脫逃部議革職循例捐復四十三年授河南懷慶府知府四十四年調開封府知府四十八年擢河北道五十一年調江南淮徐道五十二年二月擢江蘇按察使諭曰康基田由河南河北道調任江南淮徐道於河工事宜最爲諳習且辦事

認真不辭勞瘁每年伏秋大汛時仍應令赴淮徐一帶幫辦修堵  
諸務庶於河工有裨六月河南睢州下汛十三堡隄工漫溢兩江  
總督李世傑檄基田馳往堵築工竣回任五十三年擢江甯布政  
使仍兼管河務五十四年二月 命署江南河道總督三月奏高  
堰誌楛見存湖水四尺二寸束清壩口門收存十二丈禦黃壩收  
存十八丈此時黃水微長會清東注形勢甚順其玉皇閣引河頭  
微有淤墊量爲疏治將來開放必更暢順見在上下運河水勢深  
通糧船遊行無阻得 旨覽奏欣慰今年漕運大有起色矣四月  
奏桃源隄北岸駱家營河勢坐灣正漕直射下壩伏秋大汛單隄  
皆重今估築月隄以爲保障其唐家灣倒鉤引河上年過於淤墊

應量爲疏濬將來毛城鋪過水可期暢洩又北岸茅家隄石礮前  
年鑿深六尺就其石底作成石關於上下臥石尙有高凹不平之  
處再鑿去二三尺大汛時分洩通暢其天然閘非遇十分異漲可  
無開放得 旨允行是月回本任六月基田防汛睢南適周家樓  
漫溢上游魏家莊第十七段挑溜大埽溜勢涌激將陷基田上埽  
搶鑿忽大溜直射將埽衝翻基田爲埽所壓撈救得生經兩江總  
督書麟江南河道總督蘭第錫奏入 諭曰康基田翻入河底爲  
埽所壓幸復衝起撈救得生著賞給大荷包一對小荷包兩對以  
示獎勵並賞給奶餅一匣五十五年二月 命護理安徽巡撫四  
月高郵州糧書夏館僞造印串事覺巡撫閔鶚元逮問 諭曰康

基田身任藩司錢糧是其專責乃經巡撫批令嚴查轉移交臬司  
辦理推諉遲延竟至三月之久非袒護屬員卽係迎合閔鶚元之  
意康基田覆奏自認遲誤仍不將瞻顧上司徇庇屬員實情直陳  
上以基田竟無良心孤負委任厚恩難以從寬畱任亦著革職  
拏問又因句容縣糧書江嵩年等侵那錢糧漕米基田曾將知縣  
吳汾劾休巡撫閔鶚元延閣未辦 命與閔鶚元質對讞定發伊  
犁當差基田呈請繳銀贖罪得 旨允行引 見發南河以同知  
補用五十六年二月仍授准徐道五十九年七月基田在蕭汛督  
搶堵工聞豐汛四堡曲家莊隄工過水卽馳往先行裹護連夜集  
夫在灘面圍築越堰繞過缺口 諭曰此事深得康基田之力若

非伊先行起調開築越堰添漫口更致塌窳難以施力康基田辦理甚屬可嘉應加以恩獎著賞給按察使職銜六十年五月擢江蘇按察使 諭曰康基田熟悉河務仍著幫辦河道事務十月調山東按察使兼管黃運兩河事務嘉慶元年六月江南豐汛六堡隄工漫溢七月 上命基田前赴工所與蘇凌阿蘭第錫商酌妥辦並發圖樣交基田閱看尋升山東布政使仍管東河事務 諭曰前因康基田熟悉河務曾令自行酌量如東省並無應辦之事速赴豐汛商辦要工今東省湖河諸務轉爲著重康基田竟當在東省與玉德實力妥辦疏消漫水撫卹災民務使湖身不致淤墊運道不致有礙基田奏伏閱圖樣漫口形勢誠如 聖諭係迴瀆

倒漾進入溝槽於高家莊坐灣向東處所開引河東注以合正流則口門易於堵閉惟高家莊漫口已經兩旬恐衝刷寬深漸奪濶勢則辦理稍費周章江南豐沛二縣與魚臺金鄉接壤臣馳勘漫水下注與東省之微山等湖尙無妨礙但黃水日見增長不得不豫籌宣洩已將湖口壩啟放並將分洩湖水之伊家河趕緊開通至單縣在江南豐縣六堡之西因黃水倒漾村莊間被淹浸見有撫臣玉德馳往查辦臣卽遵 旨馳往江南豐汛工次得 旨康基田熟悉河務今既往豐汛與蘇凌阿等面爲商辦自更得力康基田不可拘泥昨旨又回東省八月基田偕兩江總督蘇凌阿江南河道總督蘭第錫覆奏會勘豐汛漫口情形及籌辦堵築展寬

引河各事宜時豐汛澗水漲入昭陽微山等湖穿入運河 命基  
田回至東省籌辦尋蘇凌阿奏請畱工得 旨前因山東魚臺等  
各州縣被水有應行撫卹疏消各事康基田係本省藩司是以令  
其回東辦理今伊江阿督率委員妥爲經理回空糧船毫無阻滯  
而豐汛漫口工程浩大尤關緊要自應仍令康基田在彼幫辦十  
一月豐汛壩工合龍交部從優議敘 命卽回山東本任嗣因凌  
水陡發壩身坐墊 諭基田仍畱工次會同蘭第錫將堵築事宜上  
緊趕辦二年二月奏豐汛壩工合龍穩固 諭曰康基田係隔省  
派往之人籌辦一切均屬奮勉妥協著賞戴花翎交部議敘並賞  
給奶餅一匣卽回本任籌辦運河緯道及地方事宜七月擢江蘇



巡撫兼管南河事務八月河東河道總督李奉翰奏江南碭山境內楊家壩無工之處漫溢七十餘丈溜勢掣至河南虞城已飛咨康基田馳往搶辦得旨康基田曾任淮徐道該處情形皆其熟悉見又補放江蘇巡撫兼管河工地方呼應較靈著卽將該處漫口是否不致掣溜易於堵合比上年豐汛六堡漫口情形若何下游民田是否不致淹浸之處卽行加緊迅速奏聞復因山東曹縣二十五堡隄工漫溢上命回至曹縣幫同堵築基田偕河東河道總督李奉翰山東巡撫伊江阿會奏堵築曹汛漫口情形上按圖指示命基田相度形勢斟酌辦理尋偕伊江阿山東布政使司馬駒奏曹汛開挑引河築壩過溜情形九月又奏曹工漫溢

係在白露之後比上年豐工情形稍輕見在兩省引河已經開工約計十月底挑竣十一月初壩工即可合龍並報 聞授河東河道總督十一月 諭曰前據康基田等奏山東曹縣漫口工程十一月內可以合龍今已屆十一月底尙未奏到朕心深爲盼望著傳諭康基田等督率趕緊堵築竣事不得藉詞延宕並將日內曾否合龍之處迅速馳奏以慰廑注尋奏口門僅二十九丈正擬開放引河因嚴冬冰凍滿河湫凌恐一經啟放冰凌堆擠槽內黃水不能暢流壩身反致著重應暫緩啟放引河得 旨甚是不可欲速十二月調江南河道總督曹汛漫口堵築合龍奏入交部議敘三年二月曹汛壩工陡墊自請交部嚴議革職得 旨寬免三月

上以堵築遲緩 嚴飭之四月奏口門深已十一二丈壩頭時  
見整裂恐徒費工料擬在二壩迤前河勢坐灣向東處所開挑引  
河頭另築壩工一道卽以舊西壩畱作挑水壩請俟秋後興工  
上責其疏玩遲延革去翎頂八月 諭曰從前江南山東兩省督  
撫總河俱在曹工而下游疏挑事宜無人經理以致引河不能通  
暢此次山東交界以上江南境內下游河道挑挖事宜專交康基  
田李奉翰督辦仍應測量水平務令下游一律寬深暢順俾成建  
瓴之勢若有梗阻高仰之處惟李奉翰康基田是問尋偕李奉翰  
奏自徐城至清口五百餘里大河刷滌通順南北兩岸之天然峯  
山等間並唐家灣引河王營減壩先經堵截此次水洩入黃得收

專力攻沙之益至東省交界於河底挑挖深溝先將積水放淨卽依水平較量估挑加深務期引河啟放時建瓴直下一舉告成得旨覽奏欣慰九月河南睢州隄工漫溢水由渦濰等河滌洄而下亳州蒙城靈璧等縣間被淹浸基田奏曹工未合復有新工諭曰上游睢工衝塌大溜全掣南岸曹工漫口業經斷流卽可堵合此實不幸中之幸乃摺內轉稱曹工未合復有新工措辭殊屬不合著傳旨申飭十月曹工大壩金門堵合四年正月睢工合龍全黃復歸故道江境引河一律通暢得旨賞還翎頂二月奏豐碭南北兩岸凡有溝槽串水之處填築土格攔截不令水勢旁洩俾大溜全注正河併力攻沙溜涌水急新挑之河日刷寬深水已

歸槽各工並固得 旨覽奏稍慰益當敬慎時有條奏黃河淤塞  
應治海口又有請復舊制混江龍者 上發交康基田司馬駒閱  
看基田奏治河之法首在束水攻沙嘉慶二年曹工漫溢當大汛  
盛漲溜或旁趨遂致正河淤墊因上決而下淤非先淤而後決見  
在睢工合龍曹工堵築臣悉心細查連年黃水漫衍在在停沙比  
至清江會淮已成清水是以海口刷滌計已闕三百數十丈極爲  
寬暢條奏所稱疏濬海口應毋庸議其請仍用混江龍助水之力  
甚微究不若束水攻沙以水治水之力大而功倍奏入 諭曰汝  
在河工多年深悉治河之法誠心妥辦從來有治人無治法總期  
工歸實用帑不虛糜還朕一是字而已七月奏黃水盛漲毛城鋪

滾壩口門宜洩不及刷缺土隄二十餘丈八月奏萬錦灘長水下注溜勢猛驟人力難施從丁工民堰迤東之張家莊至邵家壩普漫缺塘而入刷成溝槽五道各寬二十餘丈至七八十丈不等已將丁家集高家莊傅家窪張家寨四處口門堵築斷流惟邵家壩過水較爲寬深十月奏口門見存七十八丈十月下旬定可合龍得旨覽奏稍慰敬盼合龍喜信十二月邵家壩漫工合龍諭曰此次邵家壩漫工該處河防不力康基田未經早爲奏明實有應得處分今該督率同道將等官趕緊下埽加鑲追壓俾金門二壩一律得臻平穩辦理妥協功過尙足相抵尋奏壩工平墊過水諭曰此次碭汛漫工堵合後未及旬日又復平墊滲水所有一

應費用俱著康基田全行賠出不准開銷五年正月壩工失火基田自請交部嚴加議處 諭曰康基田種種疏防玩誤辦理不善實難勝河督之任著卽革職畱工效力贖罪又 諭曰朕復思此債事情節大有可疑卽如摺內稱瞥見大壩上游料船失火乘風漂淌直撞大壩以致壩工堆積料物盡行焚燒料船失火豈無水手舵工在內何至乘風漂淌卽長川在工次照看料物者亦不乏員弁兵役何以竟不能搶救而被燬之船又何以適撞東西兩壩致被延燒向聞康基田情性剛愎或待河工員弁過刻致伊等心懷積怨竟將料物焚燒冀圖傾陷康基田使之獲罪均未可定著吳璫徹底嚴查至康基田素日操守尙好此次壩工失火諒非伊

有心裝點是日伊究在何處僅竟有爲屬員彌縫掩飾情事亦卽嚴行奏參尋江南河道總督吳璈奏遵旨詳細訪查緣正月二十七日夜有船一隻上堆稽麻停泊東壩鎧籠燒著火延物料而起風勢狂猛四處飛開東壩不遠有鋪成大埽卽在臨河壩頭火燄乘風撲上便卽延燒隨後此船打入迴溜靠至西岸因之壩身亦同時焚燬是晚康基田住東壩當率兩壩官兵澆撲而風狂火猛竟如杯水車薪且壩身被燬難以立足此船本在東壩被火燒斷纜繩隨迴溜漂至西壩並非由上游乘風洶來適撞兩岸康基田原奏倉猝之際未及查明以致起火情形稍有未符此次康基田因料不敷用焦急異常如工員虛捏放火方且痛恨不暇豈肯



隱忍至康基田性雖剛愎操守素好在工半年有餘勞瘁憂憤屬員亦頗道其苦似不至有傾陷債事奏入 諭曰康基田身任河督於南河下游高仰之處不思及早設法疏濬任其淤墊及至邵家壩漫口後康基田不能鑲築堅實合而復開茲又疏於防範燒燬壩工且其性剛愎辦事苛細不理人口又不將漫工情形據實奏明致滋貽誤實屬罪無可辭本應在工所枷號示懲姑念其操守尙好且因見辦軍務糜帑過多不敢懇請發給帑銀各處那貸應用在工勞瘁憂憤亦屬可憫康基田著加恩免其枷號隨同吳璫實心經理工程何處緊要卽令康基田前往承辦如果認真出力俟壩工合龍後吳璫不妨據實保奏酌量加恩儻仍前貽誤必

將伊永遠枷號決不寬貸十一月邵工合龍 諭曰據費瀆吳璈  
奏康基田向來辦事認真此次隨同辦理大工稽查催趨諸事尙  
能謹慎小心不辭勞瘁朕聞康基田於河務本非所長而從前辦  
理地方事務尙能熟練操守亦屬廉潔著加恩交費瀆於該督所  
屬江蘇安徽江西三省內遇有知州缺出奏請補用六年補太倉  
直隸州知州七年七月擢廣東布政使八年三月基田奏請將藩  
司養廉每年扣銀六千兩繳還河工應賠款項得 旨允行嗣奉  
諭廣東藩司事務殷繁康基田年老恐精神不能周到著調補  
江西布政使七月補江甯布政使時有山東荷澤縣捐職從九品  
武勇靖控基田在總河任內辦工買料短發銀兩經步軍統領祿

康奏 聞 上令基田解任交兩江總督陳大文會同江南河道  
總督吳璈查審大文等覈對料價案卷實已按數全給並無短發  
扣剋奏入 命基田回任治勇靖誣告之罪九年十二月奉命勘  
祥符五端二關下游窪地田廬基田覆奏啟開時居民俱已他徙  
人口並無損傷惟被淹較重之處應給口糧坍倒房屋給與修費  
從之十一年因黔省鉛船行走遲滯藩司飭催不力部議鑄級  
命以六部郎中用尋以應賠官項銀二十四萬餘兩請於伊子  
郎中康綸鈞員外郎康亮鈞應得俸銀扣繳呈工部代奏 上責  
其取巧不准行十二年五月補戶部郎中十三年三月 命以知  
府銜隨協辦大學士尙書長麟戴衢亨赴江南查勘河工長麟等

奏康基田告稱天然開迤東數里地名十八里屯有前河臣靳輔  
所建石閘二座足以減黃利運當往勘明該處有小石山一座中  
峯兩旁有山縫內尙露舊時壩頂西山縫內業已積淤該二閘每  
閘過水僅寬三丈有餘山石夾峙可保無奪溜衝決之患應請

旨興修奏入 諭曰康基田曾任河臣近因年老改用京員此時  
派令隨往將十八里屯舊閘基址呈明辦理可見平日畱心河務  
深中窾要應予嘉獎康基田著加恩升賞道銜並賞戴花翎七月  
賞給太僕寺少卿職銜稽覈南河要工錢糧十六年正月基田  
乞休並呈明原籍無親屬就養其子綸鈞亮鈞京邸 諭曰康基  
田曾任總河獲咎後經朕棄瑕錄用前由戶部郎中特加太僕寺

少卿銜命往南河專稽要工錢糧受事以來已閱三載辦理尙爲認真伊年逾八旬著加恩准予原品休致來京就養以示優恤十八年三月兩江總督百齡江南河道總督黎世序奏請改建山盱五壩 上命大學士勒保戶部侍郎初彭齡傳諭基田偕光祿寺卿吳璫公同悉心籌議尋會議奏言查康熙年間前河臣靳輔議建仁義禮三壩乾隆十六年 特命添建智信兩壩並酌定先啟仁義禮三壩如漲水未減再啟智壩若仍不減乃及信壩按之地形水勢實屬斟酌盡善本不應議移建他處但百齡奏稱仁義禮三壩石底損壞跌成深塘既不能修自不得不另籌移建庶汛漲尙有去路此亦今昔形勢不同不得已而爲變通之計事關謀始

不可不加以詳慎見距伏汛不過兩月該督等請先建仁義兩壩恐未能剋期築竣誠如 聖諭應先行改建一壩俟大汛時察看情形如果順利再議添建其先建之壩卽於所擬禮壩地方築作草壩以備宣放如湖水不至過大卽草壩亦不可輕放至所挑引河南旁民莊鱗次應以所挑之土培築隄堰以免淹及民田奏入報 聞是年癸酉科鄉試兼管順天府府尹鄒炳泰奏基田係乾隆癸酉科舉人重赴鹿鳴筵宴 諭曰康基田曾任總河巡撫以太僕寺少卿銜休致茲年登耄耄彙榜重逢洵屬儒林人瑞著加恩賞給三品銜准其重赴順天鹿鳴筵宴以光盛典十二月卒子亮鈞三品廕生直隸順德府知府加道銜

國朝音義彙編卷百八十四

右 國史館本傳

三

富勒渾

富勒渾滿洲正藍旗人姓章佳由舉人授內閣中書乾隆二十四年六月擢侍讀十二月調戶部員外郎二十七年九月升本部郎中二十八年六月授山西冀甯道三十年十一月遷山東按察使三十一年二月因冀甯道任內失察陽曲縣知縣段成功侵虧帑項部議革職得旨交部帶領引見以道員用革職之案帶於新任是月授山西雁平道三十二年正月擢廣東按察使三十三年八月官犯焦紹祖在化州監內自經部議鑄一級畱任三十四年二月遷浙江布政使三十五年十一月擢巡撫三十六年四月部議裁汰直省道標弁兵改設民壯富勒渾奏海塘額設弁兵有



保護塘工之責與他省不同請仍舊 從之又奏審明督臣崔應階家人彭二誣指錢塘縣民馮六斤爲水賊擅刑致斃擬罪如律五月鎮海生員葉清揚赴京控知縣陳聯拔短價勒買倉穀 命偕閩撫余文儀會鞠尋訊明清揚恃符攬認架詞誣捏實之法又奏西安縣知縣景士秀虧那倉穀聞有盤查信情急自戕臣不能及早查參請交部嚴議部議褫職得 旨寬免仍註冊七月偕文儀奏遵 旨會訊理事同知雙福納支放兵米攬雜沙土係已革倉書李三元主持舞弊應按律問擬同知雙福納縱容革書作奸應交部嚴議報 聞三十七年六月調陝西巡撫旋擢湖廣總督 陞見 賞戴花翎十一月原任川督阿爾泰貪玩事發 命赴

川會同總督文綬辨尋審明阿爾泰貽誤糧運侵那庫項派累屬員各款賊證確鑿並縱子明德布通同藩司劉益營私納賄屬實賜阿爾泰自盡又奏定擬劉益明德布及署藩司李本等罪諭曰富勒渾請將劉益擬斬卽行正法之處殊屬非是劉益身爲藩司大員諸事與總督扶同一氣代阿爾泰勒派屬員攤捐養廉並與明德布交結將扣存養廉暗行餽繳等款自有應得之罪但所犯止係逢迎上司與婪賊入己者究屬有閒此而擬以斬決則如錢度之貪贖愆法賊私累萬者又當如何加等科罪乎富勒渾輒請將劉益卽行正法不過因案情重大有意從嚴並未按律確覈殊失情法之平朕總理庶獄一秉大公務在權衡至當輕重

悉視其人之自取從不冒稍存絲毫成見富勒渾豈尙未知之耶  
所有此案劉益擬罪之處著刑部另行按律覈擬具奏部議上  
諭曰劉益明德布俱依擬應斬著監候秋後處決至富勒渾以李  
本罪止折枷不足蔽辜請雷川省軍營效力贖罪意存取巧而法  
司不爲駁正輒行照擬亦屬非是李本如果係能事之員辦理川  
省軍務尙可冀其得力富勒渾何妨另摺奏明朕必俯從所請且  
可免其治罪乃該督輒謂折枷不足蔽辜請雷營效力贖罪名爲  
加重實則從寬試問枷號與效力孰輕孰重其理顯而易見此等  
伎倆豈能逃朕洞鑒乎卽如劉益所犯止係逢迎交接而富勒渾  
因案情重大請卽行正法朕方以其失情法之平諭令刑部另行

嚴擬今李本之罪原非必不可宥因富勒渾意在巧爲開脫法司亦不指斥其非朕轉不能予以曲貸非所謂愛之適以害之耶李本仍著於川省照例折枷俟期滿再畱軍營自備資斧效力贖罪以示懲儆朕於臣工情罪權衡一秉至公既不令有意從嚴又豈能任其蒙混富勒渾及法司等並著傳旨申飭三十八年閏三月大兵征金川 命畱四川省城暫署總督事務並總理各路軍需是月疏劾糧員同知韓萊曾巡檢高登瀛遲誤糧運請奪職枷示川北道吳文煌不行揭報請褫職報 聞又奏各土司買茶應以千斤爲限不得浮多並行知各卡逐包驗對數目相符方許出口議行四月總督劉秉恬奏發往川省各員多視軍營爲畏途到省

後惟恐調赴辦差往往不通聞問 諭曰此等人員到川後富勒  
渾卽當量其人才高下先儘其中勤幹者派往軍營其餘畱省坐  
辦方爲合理乃將發往軍營各員槩畱省城並不令各員與劉秉  
恬一通聞問所辦殊屬非是劉秉恬係實授川督富勒渾雖一在軍營一在  
省城而所辦同係一事況劉秉恬係實授川督富勒渾不過暫行  
署理仍係代其辦事卽發川各員在省在營均係所屬原不必視  
有分歧而富勒渾係代劉秉恬辦事之人更不應分畛域若將到  
川人員盡畱省會止圖自便而不顧劉秉恬之驅使無人公忠之  
義安在況富勒渾於軍務告竣後卽回本任又豈能將川省之員  
攜往楚省乎大臣爲國任事總宜和衷共濟不當存絲毫私見況

伊兩人皆朕所特簡倚畀者若因此稍積猜嫌致誤公事又豈朕屬望兩人之意乎五月奏軍需局司道議稱新到無任之員遽令出口辦差未免竭蹶請將見任者調赴口外以揀發者分別署理上飭其玩公沽譽令將倡議之人劾奏尋奏各司道實係公同商議並無倡始之人請免查參 諭曰此事前經富勒渾奏到時顯係軍需局員有玩公沽譽之處是以特交該督查參富勒渾自應詳詢確覈將首先倡議之人指實劾奏乃僅以公同商議之語顛覆了事殊屬非是凡事必有一人倡議眾始從而照辦斷無合口同聲共爲一議之理而所奏免其查參之請妄冀爲屬員開脫尤屬大謬該督向來辦事雖覺拘泥然尙不失爲謹慎不意其竟

敢以罰不及眾嚇朕乖張一至如此富勒渾著交部嚴加議處部  
議革任得 旨寬免仍註冊六月奏辦運之米全以倉收爲憑見  
令各屬償運掣收以清積弊奉 硃批所辦頗爲得法又奏三雜  
谷土外委四十名每名每年給銀六兩與所轄屯兵每月領餉五  
錢者無所區別請每年各加銀二兩議行是月出口查辦糧運因  
碩唐一帶山水暴漲畱駐督辦橋梁時木果木師潰賊番乘勢侵  
占底木達富勒渾卽帶新到黔兵馳赴蒙固橋防守事 聞得  
旨嘉獎實授四川總督用欽差關防在美諾等處辦事尋奏賊番  
見抵明郭宗河口我兵不能過橋喇嘛寺一帶難以進攻惟崇德  
攻噶拉爾一路乘賊番未集較便攻取已飛咨博清額五岱兼程

前廷與劉秉恬會合臣見督兵堵禦明郭宗河口一面於西北山  
梁分設卡隘防守奏入 諭曰富勒渾所辦甚是此是開通臺站  
使各路聲息相通最關緊要而嚴守明郭宗使賊番無從窺伺亦  
爲扼要先務今惟富勒渾一人在彼尙恐難於兼顧文綬見在桃  
關距明郭宗不遠卽著馳赴隨同籌辦一切嗣奏路頂宗一帶路  
徑叢雜而巴朗拉尤屬險要爲我兵出入門戶見飛調本省存兵  
助守卡隘 上韙之七月奏軍米一項因大營失事觀望不前見  
調集夫役按站派員設法僸運至火藥鉛丸軍需器械並飛飭各  
局分別趕辦各要隘俱增設卡座分兵加意防範驛站馬匹亦俱  
增設臣拜摺後卽赴美諾辦理一切 諭曰軍營糧運最關緊要



富勒渾調集人夫源源接濟甚爲得力此時美諾無甚應辦之事不必急於前往時定西將軍阿桂副將軍富德統兵分西南兩路先剿小金川九月 諭曰朕因阿桂等見在收復小金川及將來進剿金川不可無大員統領重兵在後策應莫若令富勒渾王進泰會同妥辦富勒渾係見任總督王進泰亦本省提督且於軍務曾經閱歷人亦頗有見識實可勝任著阿桂於進兵時酌量緊要之處令富勒渾王進泰統兵策應所需之兵卽於見調楚兵內酌畱二千備用十一月大兵克復美諾將軍阿桂定邊將軍明亮分路進剿金川 詔派兵防禦後路糧臺諸務富勒渾王進泰妥爲經理尋奏大兵乘勝長驅各路軍糧亟宜隨軍轉運見飛飭各處

糧員加給腳價分起駝送大營得 旨嘉獎十二月鄂克什糧焚  
上以富勒渾有總統稽查之責具奏遲延嚴飭之是月 諭曰  
小金川一帶前諭富勒渾王進泰在彼駐守今美諾一帶縣互四  
五百里而僧格宗明郭宗皆其扼要之地富勒渾王進泰或各擇  
一處駐守或於兩處選派妥員分駐兩人同駐美諾設法聲援方  
爲妥協富勒渾旣在美諾駐防需兵亦不可少此時阿桂軍營之  
兵難以再爲分派富勒渾王進泰當於巴朗拉等處防兵內量爲  
抽撥或於成都駐防川省綠營內選湊二千餘人調赴美諾應用  
富勒渾當妥協爲之尋奏阿桂等進剿金川其小金川降番眷屬  
人口眾多應加意防範巴朗拉鄂克什等處防兵合計不及八百

名難以再撥擬於成都存營兵內調派一二百名駐劄草坡彈壓將來酌定何路進攻卽相機前進 諭曰富勒渾王進泰守美諾一帶其事最爲重大昨已諭令或於價格宗明郭宗各占一處或於此兩處另派勇幹之員駐防而彼兩人酌量美諾等適中之地控馭彈壓方爲妥善至該處派防之兵令於各處糧站及成都駐防川省綠營兵內選撥二三千名備用今據奏省城所留之兵僅能再撥一二百名而鄂克什各寨見有之兵不及八百名是其應添兵數大須籌畫蓄富勒渾王進泰悉心妥酌作何抽調應用總期防守嚴密卽略增小費亦所不惜也嗣阿桂奏小金川全境必須能事之大員始堪督率富勒渾王進泰均小心謹慎然過慎則

蕙往往以內地盤詰法施之新附外番且於山外形勢行軍機要均未能悉遇有緊要後路擬酌令副都統成果雲南提督常青帶兵駐守較爲有裨 諭曰阿桂此論頗爲近理前以二人身任督提地方乃其專責且呼應亦靈是以派令後路照料今阿桂所奏如此則二人自不足恃據稱雲南提督常青練習軍務熟悉邊情於緊要之路酌令常青往駐等語常青畱駐美諾等處自爲有益已有旨令富勒渾等諸事與之虛衷商酌勿稍存畛域之見三十九年正月奏大兵全數進發見將後路抽調之夫均勻撥派滾運軍糧可期充裕二月奏新開揆底色利溝道路已通一應軍糧併歸此路運送各臺站均有裁撤四月奏瑪爾當明郭宗等處存米

酌留防兵一月口糧餘俱趕運大營卽將臺站裁撤其文移往來會哨兵丁接送無庸另設馬臺先後得旨嘉獎又奏大板昭一帶及梭洛柏古等處均關緊要每日飭駐防員弁帶兵會哨並分派土練降番嚴密搜拏諭曰富勒渾於軍營後路防範頗爲留心今官軍日漸攻進更宜加倍嚴密實力周防不可稍涉大意六月奏文綏擬借成都所屬社倉穀六萬石嘉眉二屬常平監穀四萬石碾送軍營固屬通融辦理但西路及凱葉立官兵並沿途夫役合計每日需米五百石見尙有全派未運之三萬餘石有各站存米萬餘石可供三月之糧自應仍照舊章每日以五百石爲率按月次第轉輸上臚其言七月奏喇穆山梁旣經全得可直通

前敵營盤應於正路之牛廠分設驛站不必如前繞道運供見與  
阿桂商定妥辦 上嘉之九月劉秉恬奏揪底糧運每日未能足  
數 命富勒渾確查覆奏尋查明遲誤各員嘉定守洪蕙應褫  
職枷示川北道呂元亮署潼川守張三禮均應革職並自請交部  
嚴議尋議革任 命寬免仍註冊十二月奏大板昭糧臺燬米五  
百餘石自請議處部議降一級銷去軍功一級仍給還軍功紀錄  
二次四十年二月奏阿桂等業已攻克前敵山梁進搗賊巢應用  
軍糧軍火銅斤礮料等項儲備充裕足敷支應所需礮子亦飛飭  
各站將生鐵儘數運供再大兵卽日渡河一切船料久已備齊並  
造皮船聽用四月奏沙壩一帶屢有賊番滋擾該處爲運糧正路

不容稍有疏虞。臣於梭洛柏古等處抽撥官兵一百名暫赴駐紮。仍恐不敷防範。見咨商提臣常青將瑪爾當一帶官兵酌量抽調。於沙壩三松坪等處安設分防。先後奏入。得旨嘉獎。五月奏日。旁宜喜一帶山梁大兵業已攻克。見備人夫馬匹以待攻獲。勒烏圍添設新站之用。至宜喜一路官兵已進至河岸。不日兩軍會合。其糧運臺站應就近併路運供。七月阿桂奏北路軍糧應如富勒渾等所議。留卓克采等十三站匯入西路轉輸。俱報。閏九月奏。臣奉旨前赴布朗郭宗駐防。應即馳往。見因阿桂分兵繞出賊後。與明亮約定同攻甲索山梁。所有移營安站俱係迅速機宜。若移駐布朗郭宗距軍營五百餘里。一切難於策應。諭曰阿桂已

攻得勒烏圍統兵由昆色爾進勦自以講辦隨營軍糧軍火爲重  
兵事移步換形務期妥善不必因事前未定之旨過涉拘泥也閏  
十月奏大兵攻過勒烏圍前此卓克采一路臺站全行裁撤並將  
達思滿至孟拜各站存米速行僱運次第撥裁報 聞四十一年  
正月調湖廣總督諭以俟大兵凱旋後卽行赴任是月兩金川平  
諭曰此次進剿兩金川所需軍餉令富勒渾在口外總理自督  
運以來辦理妥協用能轉運無誤今大功告成宜加敘錄富勒渾  
著交部議敘部議軍功加一級抵前降二級四十二年五月授禮  
部尙書四十三年二月調工部尙書十一月授鑲藍旗蒙古都統  
四十四年五月部議富勒渾軍需不符各款著分別賠補得 旨



加恩豁免 命稽查欽奉上諭事件處十二月再授湖廣總督四十五年調閩浙總督時總督李侍堯貪縱營私事發 命各直省督撫議罪富勒渾奏請卽行正法十月 諭曰富勒渾前往江南行在召見朕詳加訊問據稱李侍堯歷任封疆實心體國認真辦事爲督撫中所罕見其意以爲晚節不飭尙可棄瑕錄用及令各督撫覈擬罪名則富勒渾又照大學士九卿所擬以卽請正法具題如果富勒渾見李侍堯平日勤幹有爲應寬一綫何妨如閔鶚元直抒所見乃於朕前旣已爲之乞恩及具題時又復隨眾從重定擬封疆大臣受朕深恩豈宜前後兩歧若此彼時不卽降旨交部者恐各督撫謂朕有意從寬心存迎合今此案罪名已定不可

不明白宣示富勒渾自異其說著交部嚴加議處部議革任得旨寬免仍註冊十一月偕浙江巡撫李質穎奏海塘改用條石見在興工而黃字字號柴塘正當迴瀆頂衝必須改砌堅石方可無虞又奏見辦搶險石塘倣照前督臣嵇曾筠所辦東塘石工益加高寬堅實奉 硃批諸凡用心爲之以實是月奏范家埠對面水底陰沙漸闊大溜日逐移西由天字號以上數十丈刷成兜灣偪塘而下見在加意保護柴塘其搶險石塘於擬築三百丈外東西各增築百丈以捍激湍奏入 諭令上緊督辦毋稍懈弛草率四十六年正月以前任浙撫王亶望丁憂畱辦塘工攜眷在杭安住富勒渾不據實奏參降 旨申飭時大學士阿桂奉 命赴浙江

查閱海塘因疏劾杭嘉湖道王燧驕橫不法民怨沸騰 上以富勒渾徇庇 命革去花翎來京候旨又 諭阿桂酌定富勒渾應否畱辦塘工據實入告尋奏富勒渾才力尙屬奮勉但恐離任後呼應不靈於工程究屬無益 上是之二月 諭曰富勒渾於王直望畱眷在杭及王燧等藉差侵冒款蹟並不據實奏參實非尋常督撫失察僅止革職畱任者可比是以革去花翎令其來京候旨但念其究係到浙未久富勒渾加恩賞給三品頂帶授爲河南巡撫仍帶革職畱任十年無過方准開復六月奏酌籌防河六事一險要各工宜添夫分段駐守一各工應增棚廠以資人夫栖止並令閒時積土備用一新舊隄面應撒種黍草以衛隄身一防守

各工應安設馬匹馳遞緊報一站隄夫役宜添派員弁管束一大  
汛期內道屬員弁及沿河各府州縣均應駐工防守輪番查勘奏  
入得 旨嘉獎七月奏萬錦灘一帶漫水過隄被刷三千餘丈自  
請交部嚴議 上以其聞信卽親赴督率搶護尙屬無過免治罪  
勛以加意防護趕緊辦理尋奏曲家樓等處漫工俱續有塌卸而  
北岸水勢全注青龍岡灘面又塌寬七十餘丈見在盤頭裹護趕  
緊興工 諭曰自應如此辦理又奏祥符焦橋漫灘水已斷流見  
將大壩外首補築圈隄十月內可以竣工 上嘉其集事迅速交  
部議敘尋議加一級抵前降一級四十七年二月奏青龍岡漫口  
興工堵築因需料繁多半載以來屢築屢潰直隸江南山東三省

協辦物料緩不濟急擬仍就本省趕辦呼應較靈至歲需之料南北兩岸共預備一千零五十萬斤今大工緊要一時並辦更形竭蹶應先酌辦十分之三餘俟大工完竣如有存贍再爲籌撥奏入

上嘉勉之四月四川總督福康安奏查乾隆三十八年有賞給屯兵銀二萬八千餘兩時富勒渾專辦報銷未經給發請交部察議部議革任得 旨寬免仍註冊五月 諭曰富勒渾前因王直望案內降爲三品職銜加恩授河南巡撫今兩載以來辦理豫工不辭勞瘁著給還見任品級頂帶六月奏考城縣被水之後官吏俱移至大隄根下高阜處所蓋屋居住而儀封一縣四面水環城垣亦多傾圮見又偏近新隄均須另籌改建查有張村集在封邱

曹縣適中之地可改建考城縣城內黃集西接蘭陽東接睢州可  
改建儀封縣城議行九月授閩浙總督十一月奏錢仁兩縣有借  
動庫款墊換銀兩之事雖已補還恐尙有任意虧那情弊見委司  
道等互相盤查其閩省倉庫亦密移撫臣雅德一體辦理 諭曰  
浙省吏治自王賈望以來廢弛日久陳輝祖接任後又復營私牟  
利國棟庸懦無能其通省倉庫錢糧難保無積壓虧缺抑勒交代  
等弊當此積弊一清辦理善後之際正應實力整頓著傳諭富勒  
渾等務須嚴飭司道各員徹底盤查如有虧空情弊卽據實稟明  
酌分年限設法籌辦責成各該屬速行彌補全完總期不動聲色  
而國帑倉儲皆歸實貯方爲妥善如此辦理乃朕格外施恩不欲

更興大獄伊等稍有天良自當知感知懼上緊彌補若勒限之後  
尚不知感恩畏法任意懸宕稽延則是自取重罪更不能再爲曲  
貸也其閩省倉儲亦著會同雅德照此一體辦理十二月奏泉州  
府刁民林先和行劫潛住林耀家內經千總陳景泰前往搜拏林  
耀聚同林文等毆傷景泰將林先和搶脫逃走林文聽從糾約圖  
劫罪囚卽恭請王命正法餘犯擬罪如律四十八年正月偕兩江  
總督薩載奏江浙士民情殷望幸而河工海塘以次告竣一切善  
後事宜尤冀 鑾輿親臨指示請於乾隆四十九年春 六舉南  
巡盛典以愜輿情得 旨俞允是月奏查明漳泉兩郡民人在臺  
灣械鬪一案係知府蘇泰罔知政體立意主和知縣冷震金隨聲

附和總兵金蟾桂副將鄭瑞等均不親往督捕以致匪徒蔓延累  
月均非尋常懈玩可比請 旨一併革職等因 從之尋借雅德  
奏臺地見經安帖該鎮將等會同督緝逸匪果否尙知悔懼出力  
容臣等確查具奏 諭曰臺灣械鬪一案皆因該處文武各官平  
日廢弛玩縱以致釀成事端又不立即擒滅甚至該府蘇泰罔顧  
大體出示勸和希圖將就了事種種姑息養奸非尋常貽誤地方  
可比前已降旨革職擊問解送刑部審擬定罪必當嚴加懲治俾  
地方官知所做畏庶得政理民安乃富勒渾等竟欲爲該員等預  
存開脫地步此等姑息市恩最爲外省惡習富勒渾雅德著傳旨  
嚴行申飭並交部嚴加議處部議革任得 旨寬免仍註冊五月



奏鹽場各員前經督臣陳輝祖奏請照各省例分別改歸實缺接准部覆尙未舉行請將福清總場等四處遵照部議辦理其石碼盤驗官等處止司盤驗鹽斤無督曬杜私之責應仍照舊例或輪委候補大使或就近飭委佐貳官經理又奏石碼地方上接府城下聯廈島該處分駐通判一缺最爲緊要非初選人員所能勝任請改爲在外揀調其上洋通判事簡之缺請改歸部選以符體制十二月偕撫臣雅德提臣黃仕簡奏會議蚶江設口章程一請將福甯府通判移駐蚶江臺灣府理番同知移駐鹿仔港以資彈壓一請於提標撥外委一員兵五十名移駐蚶江將協標左營原駐笨港之守備移駐鹿仔港一廈門出入船隻照舊編冊挂驗不許

越赴蚶江以便搭載兵米一諸羅彰化二縣應運內地米石責令  
鹿仔港同知專司配運一責成沿海各屬及守口文武員弁嚴禁  
偷渡到口先後奏入俱下部議行四十九年正月 上南巡辦差  
人員分別議敘得 旨富勒渾准其開復閏三月奏蚶江一帶進  
口較便商販偷渡者多請照廈門鹿耳門例設專員管轄稽查議  
行七月奏閩浙居民需用豆石全賴奉天山東二省商運前督臣  
陳輝祖祇准商販赴浙其由浙入閩因無奏案遂行禁止查奉東  
運浙豆石既係有餘即可濟閩之不足若遽爲禁阻不特閩省居  
民食用絀乏商船無貨載回而奉東運浙之豆亦多壅滯請仍准  
商船運載餘豆回閩照例赴閩納稅奉 硃批事在人爲惟應以

實五十年三月來京與千叟宴四月工部議駁浙江巡撫福崧報銷柴塘工數與原奏不符 上以富勒渾係該省總督久辦塘工不得任工員朦混宜查明具奏尋覆奏此次字號丈尺不符之處實係前督臣陳輝祖先後未經奏明福崧登覆時僅與估冊覈對亦未查出原奏舛錯詳晰聲敘至於部駁並無以少報多朦混情弊報 聞七月調兩廣總督九月兼管粵海關五十一年正月京察得 旨富勒渾宣力封疆克稱厥職交部議敘部議加一級抵前降一級二月奏南海縣江浦司巡檢員缺所轄地方較廣內有九江一處可通外洋奸匪易於出沒請添設主簿一員定爲在外選調之缺其雷州府司獄事簡應請裁汰而以三江司巡檢改歸

部選以符定例議行尋奏廣東藩庫正雜錢糧收支銀數及應撥  
應留各款數目 諭曰此皆刻板文書竟難憑信富勒渾前在閩  
浙總督任內曾經具奏浙省各屬倉庫虧缺分限彌補迄今逾限  
尙未補完已派欽差大臣前往徹底查辦富勒渾前在閩浙時所  
辦何事實屬咎無可辭應俟結案時另行辦理外該督此時尙復  
何顏奏廣東之倉庫無虧卽著傳旨嚴行申飭廣東各屬尙未聞  
有虧缺該督若不於此時及早實力清查俾歸實貯僅循例以一  
奏塞責將來或派人員查出則該督之獲罪更重朕不能屢爲之  
曲貸也三月奏粵省倉穀多有虧缺自清查彌補以來通省所缺  
不及十分之一見勒限彌補彙總題報 諭曰浙省見有虧空已

差人往查汝在彼所司何事則此奏亦不可信矣著與孫士毅嚴辦爲是朕實不願屢興大獄若外省氣習不改激朕不得不辦則朕亦非不能辦之主也慎之是月粵海關監督穆騰額來京 陛見 上詢以富勒渾操守奏言未敢深信旋 命軍機大臣詢問穆騰額以富勒渾家人招搖生事對降 旨密令撫臣孫士毅據實查奏四月孫士毅奏富勒渾家人殷士俊捐納府經職銜招搖舞弊並搜截積存銀一萬六千餘兩金六百六十餘兩又據殷士俊供誣騙陳通炤花銀六百圓又與商人張敬立結交往來得受過花銀二百圓 諭曰富勒渾久任督撫乃不能約束家人以致在外招搖滋事且富勒渾到任甫經數月何至家人積有金銀如

此之多是必其從前在福建任內卽有招搖婪索之事富勒渾身非木石豈得諉爲不知若該督撫等篋篋不飭及至敗露不過一二長隨認罪卽可將就了事更何以飭吏治而做官邪況殷士俊以微賤長隨公然捐納職員竟係跟隨富勒渾以後事伊主豈毫無聞見任其捐職不一過問耶此事係孫士毅查出具奏若僅令原參審辦恐無以服中外之心見已派尙書舒常前赴廣東會同孫士毅秉公查審至富勒渾不能約束家人自難保無染指豈可復畱總督之任富勒渾著解任候質並命江蘇織造四德臬司長麟將殷士俊原籍常熟家產嚴密查奏嗣奏查出該犯見存並借出銀二萬兩田六百三十餘畝房屋三所並起出殷士俊之子殷

孝基捐監部照一張 諭曰殷士俊以微賤長隨擁貲數萬且父子朦混捐納濫膺頂帶其一切貲財俱係跟隨富勒渾爲長隨後所得若富勒渾果無知情故縱聽其乞恩浸潤之事則其伎倆止如部中書辦詐騙招搖地方官吏見其久而不靈斷不宥多給銀錢豈能積貲累萬蓋若各部書役遇有案件往往設計騙撞所得無多亦斷不能顛倒是非作奸馱法計其家私積千百者容或有之斷無積累巨萬之事且朕日理萬幾在朕前使令之總管太監奏事太監諳如伊等欲婪索銀錢必須積壓外省文報奏摺或於朕前揣探意旨假作威福方能婪得厚貲今之總管奏事太監等不過藉每月錢糧養家餬口其家貲之至多者或不過千金從無

與中外官吏結交招搖之事朕爲天下主尙不肖寬假近侍任擁  
厚賞乃殿士俊不過跟隨總督之長隨積賞竟如許之多必係平  
日屬員中有託其營求升調富勒渾曲意聽從或勒索不遂富勒  
渾卽不假辭色該犯有所恃而不恐始敢恣意勒索而屬員中因  
其夤緣有效觸忤蒙愆相率送給銀錢是以數年來擁貲巨萬父  
子俱捐納頂帶官職且該犯於富勒渾在藩司任始行跟隨及爲  
工部尙書伊卽辭去至四十四年富勒渾復爲湖廣總督伊又跟  
隨前往反覆狡獪昧盡天良富勒渾何所取而受其愚弄一心委  
任耶覈其情節較之從前安甯家人李忠更屬可惡若謂富勒渾  
於該犯如此婪索竟同木偶毫無聞知夫誰信之此卽童穉尙不



可欺安能逃朕之洞鑿乎卽此一節富勒渾之罪已不可道富勒渾著革職若此時孫士毅已另行審出別項情節卽發交阿桂等辦理孫士毅接奉此旨卽派委幹道府大員將富勒渾解赴浙江交與阿桂等秉公質訊審辦至富勒渾到粵未久殷士俊所得銀錢必係在閩浙地方勒索者居多著阿桂等就近徹底查究再昨廣東左翼鎮總兵施國麟來京陛見朕面加詢問復令軍機大臣詳訊據稱富勒渾縱容家人及家人李姓狂妄滋事等語並將原訊奏片一併發交阿桂等閱看歸案質審並旨令舒常毋庸前赴廣東卽赴浙江會同阿桂等審辦尋孫士毅訊出富勒渾自閩赴粵時殷士俊得過署泉州通判鄭一桂金葉五十兩李世榮

勒索粵省沿途州縣花銀一千七八百圓浙江州縣銀一千三百餘兩此外殷士俊月有人瀆四兩李世榮交埠商沈采山生息銀一千兩又富勒渾派令各口岸書役繳銀一萬九千六百餘兩係殷李二犯陸續交收署內至四月欽奉嚴查之諭始將此項歸公交監督衙門貯庫有富勒渾硃標印札可證諭曰今春舒常回亦於途次召對詢以各省督撫聲名舒常卽稱富勒渾操守平常朕猶疑信兼半及穆騰額來行在陛見朕經面訊富勒渾居官辦事若何伊止言見在總督中操守可信者惟李世傑薩載而已至於富勒渾之操守未敢深信因令軍機大臣詳加細問方將伊家人長隨在外居住招搖生事情節說出而於如何受贓舞弊之

處亦無指實始密諭孫士毅據實查奏卽今春孫士毅來京陛見時亦從未奏及富勒渾聲名操守平常也嗣據孫士毅遵旨查奏富勒渾實有縱容家人殷士俊等在外招搖滋事之處朕猶以富勒渾不過身同木偶失於約束不嚴未必有知情染指之事俟訊明定案後將富勒渾予以薄懲將來尙欲令其戴罪自贖更換福康安陝甘之任亦不疑其有貪婪侵隱款蹟也今據孫士毅節次查奏則富勒渾與殷士俊等關通貪婪贓蹟纍纍其操守果不可問矣前已降旨將富勒渾革職令孫士毅訊問確實解往浙省交阿桂等歸案審辦乃富勒渾心疑舒常孫士毅等有心傾陷傳旨訊問時疑怒交作其忿戾之氣形於辭色且於事已發覺將勒派

各口岸銀一萬九千餘兩交監督衙門解京以掩飾其先侵後吐之蹟富勒渾受朕深恩種種情節殊出情理之外此皆由富勒渾辜恩昧良天奪其魄是以顛倒錯亂自速其罪至於此極朕亦不能爲之曲貸也嗣阿桂等鞫實奏入富勒渾依擬應斬監候秋後處決殷士俊李世榮卽處絞十月 諭曰向來督撫大臣中營私骫法婪索者惟王亶望奇貪殃民是以卽行正法其餘因其曾爲大臣祇賜令自盡不忍肆諸市朝而其中情罪可原本可不至子句者亦必先期降旨免其綁赴市曹不令與眾囚爲伍此朕明罰敕法中仍寓養恥之道也富勒渾於督撫中資格較深歷練亦久以爲將勝任陝甘總督者尙無出其右及孫士毅節次查奏事已

敗露富勒渾身爲大臣理應安分待罪聽候質訊乃敢咆哮剖辯  
並云我若得罪合省官員無一得免者此何言耶是富勒渾之罪  
由自取自不顧顏面朕尙爲存其顏面乎然究念其非賣官鬻爵  
貪黷不法且歷任封疆宣力有年尙知奮勉而當金川用兵時督  
辦糧運亦有微勞是以從寬免其句決仍牢固監禁令其待罪固  
圍愧悔思過嗣後各省督撫務宜整躬潔己嚴肅馭下以前事爲  
戒設有不知儆懼仍蹈覆轍一經敗露必執法重懲毋謂寬典可  
以倖邀朕恩可以長恃也五十二年正月 諭曰原任總督富勒  
渾獲咎甚重是以將伊嚴加治罪念其年近老邁且出力多年著  
加恩釋放使之在家閉門思過五十三年四月因閩浙總督任內

失察總兵柴大紀貪劣營私各款復奉 旨拏交刑部旋經審明  
徇庇屬實擬絞監候十二月 諭曰富勒渾前在閩浙總督任內  
失察臺灣吏治廢弛及柴大紀執法營私各款是以拏交刑部治  
罪昨朝審句到時念臺灣遠隔重洋且富勒渾曾經飭查未據該  
道等稟報其未經參辦尙有可原業經從寬免句富勒渾著加恩  
釋放令其家居閉門思過自知感愧五十四年二月署閩浙總督  
福康安奏羅源營賊匪突入營房搶去小礮二尊及鳥槍腰刀等  
件 諭曰總由富勒渾從前在彼因循廢弛漫無查察所致前已  
加恩釋放今觀營伍玩誤至此皆彼玩忽所致若仍任其在家安  
居何以示儆富勒渾著發往伊犁效力贖罪自備資斧卽於明日

起程前往不准給子驛馬以爲貽誤封疆者戒五十五年十一月  
奉旨加恩釋回六十年九月發往熱河尋諭曰富勒渾在閩  
浙總督任內收受相沿陋規其咎雖重念其年老著加恩釋回十  
月來京十一月卒子內閣侍讀查隆額五十一年因富勒渾案拏  
交刑部尋發往烏魯木齊五十五年回京游任兵部員外郎卒

右 國史館本傳

周奠

周樽字壽南號眉亭昆明人乾隆己卯舉人歷官安徽布政使公事繼母至孝待諸昆弟友愛由知縣洊歷方面三護撫篆率皆推誠待人詳慎刑獄遇事有不可者雖上官必爭屬吏有過卽面斥聲色俱厲其人能改卽止踰時渾忘又力持廉隅故人恆德之見人困苦推解不吝所至必培養士氣如守鎮江修寶晉書院籌備膏火秉臬甘肅增刻皋蘭肄業課編在皖復刻十一經旁訓後學賴之

右滇繫小傳師範撰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百八十四補錄

疆臣三十六

康基田

乾隆己酉夏江甯方伯康公奉 天子命隨制府防汛南河會河水暴漲六月十日決魏塘公聞信奮曰魏塘者睢甯保障也儻有不戒萬民爲魚雖見在周家樓亦復漫溢然其地人煙稀少且近洪澤湖水有所歸智者當務之爲急不可緩也遽詣魏塘督夫下埽立隄上指揮忽埽裂一縫若地陷狀竹槌芻泥壓公而下時已昏黑救者愕眙莫措倉卒聞急潛衝去所壓泥沙擁公而上手有所觸乃埽船纜也援之登岸官吏奔赴見公揚揚如平時冠不弛

襟帶不移孔水不入口手仍搖扇羣驚以爲神制府書公憐公勞  
瘁勸還寓小憩公不可曰官散則夫散棄若去隄今夜潰矣某身  
受 國恩願與此隄同存亡遂閉車帷易溼服旋即登隄督辦夫  
役兵丁壯公之節爭先踊躍邪許之聲徹天甫至夜半埽定而工  
成上流既治周家樓得以并力合作不數日睢南水患悉平大府  
上其事 天子嘉之手解荷囊以賜枚按漢王尊守東郡治河隄  
壞立水中不動吳子顏溺荆門援馬尾而起古之名臣履險如夷  
往往相似然而公之初心豈望及此哉當邊墜時洪濤掀天自分  
無生理矣私念人誰不死爲民而死猶不死也此念甫動若有扶  
之而起者立水中如立土上登岸後覘所援之纜尙離丈餘不知

何由入手莊子稱至人入火不熱入水不濡宋子京稱郭令公忠  
貫日月神明扶持今觀於公信矣枚舊史官也愛公奇績可備  
國史之遺故纂而紀之俾後人有所矜式且知仁以爲己任者忘  
其身而身存危其身而身安人定勝天轉不在脫帶腰舟兢兢爲  
自全計也意所未竟更爲之歌其詞曰

異哉方伯猛不畏死直走龍宮奪還赤子所奪何地淮雎之交河  
決魏塘人心動搖公命驅驅急則治標具乃畚築下乃芻蕘身立  
於隄表率羣僚突然隄裂水擁公去雖去不去公如砥柱公非善  
泅有沈必浮公非輕鷗立水上頭人道死矣公乃起矣萬目睽睽  
驚且喜矣雖有智謀不如一膽雖有慈航不如一纜泅泅者袍袂

我者冠炯炯者目飄飄者髯公之自視道然淡然人之視公氣定  
神完吏民愛公牽衣而泣爭取瓣香爲公禮佛大府敬公以手加  
額勸且離工小爲休息公曰不然事須及熱民命所關千金一刻  
請賈餘勇與水一決儘力今宵將河堵塞河伯聞之喑然色阻夫  
役聞之蹲蹲起舞魚鼈爲橋蛟龍捧土頃刻隄成漏才三鼓 天  
子曰咨嘉汝勤劬賜朕雜珮以光汝軀公拜稽首仗 主威靈從  
茲睢南永慶綬甯賤子有言請參末議前聖後賢事同一例湖名  
召伯隄號康公盍易新名以垂無窮

右睢南治河記袁枚撰

國朝書賦類徵初編卷百八十五目錄

疆臣三十七

荆道乾

畢沅

謝啟昆

陳奉茲

陳用敷

農起

國朝書賦類徵初編卷百八十五目錄

日本書紀卷之二十三

--	--	--	--	--	--	--	--	--	--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百八十五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疆臣三十七

荆道乾

荆道乾山西臨晉人乾隆二十四年舉人大挑知縣三十一年籤  
發湖南四十二年補麻陽縣尋調善化縣四十七年遷甘肅甯夏  
同知五十四年擢安徽池州府知府六十年擢登萊青道嘉慶二  
年擢山東按察使四年擢江蘇布政使五月疏言驛站額需夫馬  
工料向係各州縣將地丁銀兩解赴藩司移貯臬庫州縣復差人  
支領輾轉糜費請照吏役工食例於地丁內扣支得 旨如所請



行七月 諭曰宜興奏革除漕弊一摺所指浮收勒索及折色分肥等弊朕聞之已久實爲漕務之害但所指情弊尙有不止於此者著傳諭有漕各督撫一體查辦將以上積弊實力革除尋又諭曰宜興所奏有漕州縣旣革浮收領運弁丁自無從再有幫費見在移會漕臣將所有沿途無名雜費一槩裁革及嚴禁水手格外勒加身工各情節並著岳起荆道乾會同漕臣實力查辦岳起荆道乾操守素好均能實心任事之人務須與漕臣妥爲經理俾相沿陋習以次清釐丁力旣得寬舒兌運不致有誤而收漕積弊亦一律肅清有守有爲方爲不負委任八月擢安徽巡撫十一月奏臣前奉 諭旨清釐漕弊業經嚴禁州縣浮收並擬將耗米五

斗向以五升給丁者酌加二升俾旗丁藉資幫補糞蒙 俞允在  
案查旗丁用項見在雖尚浮於得項但得項有據可查至沿途淨  
費係由採訪而知謹一例查察分別開單奏請禁革 諭曰各省  
旗丁押運抵通沿途費用甚多糧道又將旗丁應領各項不行如  
數發給以致旗丁向州縣加增幫費而州縣遂得任意浮收積弊  
已非一日岳起荆道乾奉到諭旨應禁陋規自應槩行裁革見在  
沿途濫費既除旗丁又得增添津貼用度寬裕自不致仍前支絀  
不能復向州縣索費而州縣更不能藉口浮收從此漕務肅清諸  
弊可期盡絕著將岳起荆道乾兩次奏到清摺交部通行有漕省  
分將一應陋規永行禁革十一月又奏貼運屯田一項每丁派田

若干及應得租籽新僉旗丁不能了然臣見令糧道刊刻木榜令眾丁認田收租其每船應領款項亦刊刻易知單令正身運丁請領以杜包領欺壓之弊查屯田根據向歸衛備經管不足以昭周密請照造一分發交各衛以備僉丁查驗之用其原冊改歸糧道收管報 聞五年三月奏臣於督放宿靈泗三屬展賑途次接到硃諭宿州等處總應畱心恐伏秋大汛時又增災難我君臣盡此心力保民捍患甯濫無遺仰見 皇上軫恤窮黎刻刻痾瘵在抱臣當卽兼程馳抵宿州次至靈泗駐廠親放畢查宿靈泗皆邵壩下游其中原被七分災地陸續涸出可以補種雜糧惟原被八九分災地見在水深三四尺不等無從耕種奏入 諭曰宿靈泗

三州縣原被災九分災區尙未耕種見在將屆大汛之時該處積水未消萬一水勢加長後始行賑卹未免緩不濟急著荆道乾查明戶口加恩展賑至口門合龍之日俾災民不致失所六年十月因病奏請開缺 諭曰荆道乾官聲素好自簡任封疆辦理地方公事均屬妥協今年老患病著准其解任或回山西本籍地方或卽在安省就近調理俟病痊來京另候簡用七年三月 諭曰荆道乾患病解任不能起程回籍至今尙在安省調養著王汝璧密查近日病體如何旋奏道乾於是月初三日病卒 諭曰原任安徽巡撫荆道乾外任有年清操素著自擢巡撫辦理地方事務俱能整飭去冬因病患氣喘曾降旨准令解任並准在安省調理以

國朝通志卷之五十一  
三  
冀就痊茲聞溘逝殊堪軫惜著加恩賜祭一壇所有任內降革處分均予開復伊有二子一孫俟服闋後著伯麟揀選一二人送部引見尋賜其孫爇舉人

右 國史館本傳

荆公諱道乾字健中蒲州府臨晉人也以縣學生中乾隆二十四年山西鄉試三十一年挑發湖南爲知縣所莅麻陽龍山東安永順皆有賢蹟而在東安卻鹽商歲餽千金則俗吏以爲恆事固當受膏也於是上官舉公卓異矣適丁太夫人憂服滿乃引見仍發湖南候升復補龍山調善化前後在湖南十二年擢甯夏同知又舉卓異擢池州府知府公清介端謹與人甚和易而臨公事無

織華內顧之私故尤爲當世賢者所貴諸城今劉相國捕撫湖南時以謂第一良吏也大興今朱尙書珪撫安徽亦謂公第一自池州調鳳陽安慶又舉卓異擢登萊青道歷山東按察使江蘇布政使嘉慶四年秋授安徽巡撫距其去安慶時未五年也公旣習於安徽又繼朱尙書後其治相似以安民便俗爲要其有所陳奏雖其事有爲天下督撫所不欲言者公皆直達於上上亦知公之至誠也公任巡撫兩年病作請解任上令公養疾待少愈入都將處以內職然公竟以嘉慶七年三月癸酉卒於安慶年七十二卒後人哭者視其幘被如寒士喪行吏民送者莫不泣涕上聞有詔愍惜賜祭令山西巡撫俟喪終擇其子若孫送部引

見焉公曾祖諱爾極祖諱毓光考諱德志皆 贈如公官有三  
兄其二先卒公夫人姚氏亦先卒其第三兄學乾常與公居官舍  
晝同器食夜同室寢依依如幼稚以至於終子二澤桓澤精歸葬  
公請爾爲銘爾目睹公清修令德以謂當世達人才傑益多矣若  
夫真樸澹至表裏如一則無以逾公故舉公行如此其吏事之常  
雖有善能猶於公爲不足道也銘曰

以德爲寶以義自好其行曠曠 帝曰賢哉宜臨江淮載離載來  
治以道靜煦良宥眚悲哀法葬德人之祥眾戴曰臧歿而不忘歸  
葬河汾有墓故民銘其幽墳

右墓誌銘姚爾撰

公名道乾字健中號南谿先世自明時從山西猗氏縣遷居臨晉  
公生數齡極穎慧稍長爲文力追先正不苟隨時好年二十一爲  
附學生旋食餼中乾隆二十四年己卯科舉人三十一年挑選知  
縣分發湖南試用署麻陽龍山兩縣事時苗匪不靖官兵所過水  
陸役使民夫公覈減其數民無擾累題署東安縣鞫何孔熊爭山  
毆斃李芝獄白所誣何振林冤出之衡州迤南食粵鹽粵商入楚  
饋東安令千金成故事公卻之上官始重其操調永順旋膺卓薦  
丁母艱歸里四十一年服闋仍發湖南署慈利縣捕治土豪高斐  
秦淮佐等民以安業補龍山縣調署靖州是年州境大稔餓莩狼  
藉於道公碾倉穀出糶設五廠與民期晨舉廠爲號民自赴廠買



粟胥吏無所施其弊又以粟給其癘疾無告者且請截畱長安營  
兵米贍賑俟秋收解歸營兵民兩便奉檄至省治獄安鄉甲與乙  
婚乙後悔以女許嫁他姓將婚甲母命甲偕其兄往奪女歸乙家  
來索酒食因叫號甲母恚自益吏以甲累母至死罪應死公得乙  
悔婚狀坐乙家婦女威逼罪責免之人皆以爲當復以卓薦擢甘  
肅甯夏府同知會入 覲劉相國壩稱爲第一清官中朝屬目劉  
曾巡撫湖南習知公行政云署肅州石峯堡逆回抗拒官軍公從  
軍書劾午中治事不廢猶修復水利資灌溉制府舉公端方謹慎  
卓薦 記名擢安徽池州府知府五十四年到官革除弊規甚多  
署蕪湖道江安糧道時人興朱相國珪巡撫安徽尤信任公六署

蕪湖道事權稅賦餘存公不以入己旋上大府爲賑恤費五十八年調鳳陽府知府復調安慶首府隨制府至江西公幹其冬大興朱公以卓薦保公入 覲 高宗純皇帝有聞汝作好官之 諭 記名請假省墓未抵家 簡授山東登萊青道嘉慶元年到官五月代理山東布政司事時康方伯基田塞河豐工檄公代至省治事是冬與康公商舉計典以激濁揚清爲己任薦廉吏崔映辰李如珩等而密劾其不飭者二年擢山東按察使四年二月擢江蘇布政使先是州縣官存畱俸薪儀從郵驛經費自令甲改解司庫俟奏銷後請支始則防吏侵那久之解有浮費發有短平甚至勒抵前官虧帑佐雜教官不能得俸其驛傳領於臬司不潔者或苛駁

案牘因爲饋遺郵政廢弛日甚公 陛見時奏請州縣坐支經費  
依舊章在地丁項下開除以省解司請領之繁奉 旨補摺卽荷  
俞允施行天下便之六月到官八月擢安徽巡撫公以清名荷  
知遇不三年自監司加擢節鉞益思厲節操整頓地方積習先  
是外臺州縣虧帑代任時以供帳什物鋪陳作抵積多至腐敗不  
可觸手猶以重值注籍公檢察通省存貯實數盡令斥賣償帑負  
而徵其不足之數於前後任事者曰吾荷 主知不敢避嫌怨也  
又言事君當念勿欺故奏牘質直無華飾雖以此得過不悔時敝  
政難驟革而他省復不能盡一行罷任官有牽連久不得赴補者  
始怨公求治太急矣六年赴江甯監臨鄉試歸奏請以勞疾解任

奉 硃批奠公官聲及辦理封疆公事妥協 諭令解任後或回  
本籍或卽在江省就近調理全愈來京簡用十二月受代居皖城  
明年三月三日以疾終於寢舍春秋七十有二臨終呼首府縣至  
寢所指牀下金示之曰若視卽封吾幸受 重恩積養廉數千兩  
足以歸櫬營葬事諸君素愛我勿爲斂賻又呼其兄屬曰兄仁弱  
勿聽此輩慫恿受賻違吾言言訖氣絕公生平儉約無姬侍服食  
之好自處刻厲不肖以清名蓋人性友悌兄應乾御乾俱先卒與  
兄學乾不離晨夕至老共牀褥教督子孫嚴不爲具產業篤念師  
友嘗受業牛大令運震之門後官山東召其子爲運震表墓樹碑  
親往醮奠居恆好閱書傳格言嘗言生平得力是敬讓二字沈靜

國朝通志卷之百一十五  
有先識故大僚某官山左時有 旨命往濟上視運道卒不往公  
憂之曰事上如此何以使下又見其不救月食挾優伶出省爲使  
車設燕告人曰此公不敬天不敬君禍至無日矣屬同僚慎之其  
後大僚果以倭貴要敗去星衍任臬使時與公先後受代與公知  
契最深及丁母艱歸公過金陵必相視執手不忍別親見公行事略  
因行述爲撰次所記憶以俟錄名臣碑傳者採擇焉子澤桓澤精  
孫三人長炳縣學生早卒澤精生次爇次煇俱澤桓生

右行狀孫星衍撰

畢沅

畢沅江蘇鎮洋人乾隆二十二年以舉人爲內閣中書軍機處行走二十五年一甲一名進士授修撰三十年升侍讀三十一年升左庶子授甘肅鞏秦階道嘗從總督明山出關查屯田奏請調安肅道三十五年擢陝西按察使三十六年升陝西布政使三十八年授陝西巡撫三十九年與陝甘總督勒爾謹奏言甘省地瘠民貧全賴官倉接濟前收捐監銀以補常平缺額嗣因日久弊生奉諭停捐而倉儲缺額尙多不能如數籌補竊謂捐監之弊皆大吏稽察不嚴所致甘省農民藉糶糧爲生邇來歲慶屢豐價值平減若乘此有秋准復捐監舊例聽閭閻自爲輸納以裕倉儲以濟

民生於事誠便奏上得 旨允行並 命沅詳定章程嚴密稽察  
四十一年 賞戴花翎四十三年以高樸在葉爾羌私採玉石運  
送回京沅審訊樸家人供辭不實降 旨責沅草率四十四年十  
二月丁母憂去職四十五年十月 諭曰陝西巡撫員缺緊要畢  
沅前在西安最久熟悉該處情形且守制將屆一年見在一時不  
得其人著前往署理亦非開在任守制之例也四十六年三月甘  
肅撤拉爾番回蘇阿洪等爭立新教互相仇殺並害知府副將等  
官搶占河州沅聞報卽選西安綠營精兵會西安將軍伍彌泰提  
督馬彪等勦捕賊徧蘭州又調各路官兵守禦進勦安設臺站以  
速郵傳糧餉馬匹軍火器械籌備皆裕逆番就擒收復河州 上

諭畢沅在陝西境內聞甘省有事卽能悉心調度事事妥協實屬  
可嘉著賞給一品頂帶並交部優敘七月奏擊獲川省晒匪艾隆  
等旋以甘省捐監州縣通同捏災冒賑沅未據實查參 諭令沅  
自行議罪沅請罰繳銀五萬兩備甘省官兵犒賞之用御史錢澧  
奏參沅前署督篆時於該省折捐冒賑諸弊瞻徇前任其罪較捏  
災各員無減請 敕部比照議處四十七年正月 上諭畢沅在  
甘省兩署督篆於該省歷年積弊亦無不知之理乃竟巧爲支飾  
降三品頂帶仍畱巡撫停止俸廉並不許呈進貢物四十八年正  
月復還原品頂帶仍准給養廉是月服闋實授巡撫四十九年甘  
省鹽茶廳屬回民聚眾滋事沅奏調各路官兵搜勦又奏籌辦軍



需及沿站供支各事宜俱得 旨獎勵五十年二月調河南巡撫  
二月奏河北一帶未得雨澤各屬倉儲因連年積歉蠲緩散賑所  
存無多請截留漕糧二十萬石以備賑借之需 上如其請又奏  
請將民欠錢糧槩予緩徵及展賑兩月 溫諭嘉之五月奏柘城  
縣奸民聚眾抗官帶兵親往拏獲要犯審明正法又奏諭民毋得  
私自囤積以平糧價又濬賈魯惠濟等河奉 硃批諸凡皆妥十  
月奏查明淮水發源在桐柏山 賜御製淮源記五十一年正月  
恩旨賞穿黃馬褂五月奏豫省連歲不登山西富戶聞風赴豫  
放債準折地畝貧民失業見飭屬曉諭報明地方官酌覈原價取  
贖奉 諭有盡心民事居心公正深識大體之獎六月擢湖廣總

督因伊陽縣戕官首犯秦國棟等日久未獲不准前赴新任旋因  
陝省盤獲秦國棟沅以緝捕不力仍回巡撫本任五十三年荊州  
被水復擢湖廣總督奉 諭卽速往荊州辦理撫卹事宜旋奏興  
修監利江陵公安廣濟黃梅等縣隄工五十四年奏續添荆江雞  
嘴壩工及打築萬城隄工 上嘉之嗣以河南考城縣移建城垣  
非地糜費沅曾奉 飭未據實陳奏有 旨交部嚴議五十九年  
以湖北竹谿縣民人王占魁等傳習邪教川省委員查拏匪犯夥  
黨糾搶毆斃差役沅未奏及奉 旨降補山東巡撫摘去花翎罰  
繳湖廣總督養廉五年再罰山東巡撫養廉三年是年奏臨清等  
十州縣疊被旱澇飭屬及時採買存貯以備平糶六十年仍授湖

廣總督時湖南苗石三保滋事 命往荊州常德等處籌辦糧餉  
軍火等件沅抵常德設局籌運又以瀘溪爲辰州門戶浦市爲沿  
江大市且轉運必由之路守兵單弱奏調湖北省兵分助防守又  
於湖北省州縣與永順接壤各隘口俱添兵防守且爲聲援又奏  
辰州三廳及瀘溪等處村市焚燒被難之民旣妥爲安置其中不  
乏壯丁見飭屬招募團練又各寨熟苗近來亦知大義且步履驍  
健用以先驅必能得力見已出示曉諭招徠又以各苗寨中有寄  
居客戶不皆安分之人趁此點出散賑就便清釐客民訊明鄉里  
遞回原籍於撫輯之中卽寓剔除之意諸奏皆有 旨嘉獎旋以  
轉運妥協 賞戴花翎又以各苗寨紛紛投誠官兵攻賊節經痛

勦糧餉軍火均得應期足用交部優敘嘉慶元年正月湖北省邪匪聶人傑等滋事沅自辰州馳赴枝江等處帶兵會勦當陽又有匪徒戕官沅奏往荊州就近調度又奏賊情鬼蜮輾轉煽惑鹽梟土棍多附和入夥愚民被脅相從蔓延可慮請發京營勁旅三千名酌量分駐 上諭畢沅因州縣紛紛稟報未免張皇失措不能得有把握又以襄陽賊匪潛出滋事由沅調度失宜所致傳 旨申飭六月又以攻勦當陽曠日持久傳 諭嚴行申飭旋降 旨交永保總督統辦七月沅奏督率兵勇將當陽賊匪全數勦滅上諭畢沅已將當陽肅清所有湖廣總督篆仍交畢沅接管繼以惠齡奏生擒首逆張正謨等沅並 賞給輕車都尉世職作爲二

等承襲九月奏抵襄陽偵探逃匪生擒頭目田德魁等又奏刊發  
簡明告示令生擒各賊內曉事者贖回賊營徧行曉諭日來悔罪  
投誠者絡繹不絕奉 諭自應如此辦理畢沅仍當加意防範不  
可稍涉大意十月奏言黔楚苗匪首逆吳半生石三保吳八月等  
俱以次就擒僅石柳鄧未獲已屬勢窮力蹙請將各省營兵撤回  
本省營伍所有苗疆地方扼要處所酌撥二三萬名分布控制  
上諭軍機大臣曰官兵撤退朕所素願但見在平隴尙未攻克苗  
匪詭譎異常且教匪聲息相通見石柳鄧等未能擊獲卽行撤兵  
伊等亦無忌憚尤非良策豈能遽議及此沅旋以冒昧自陳十二  
月明亮等奏斬梟石柳鄧等蔽功獻馘 上以沅於苗疆情形諳

悉命速馳往湖南會同鄂輝姜晟悉心籌酌加意鎮撫沅楚  
襄陽等處教匪尙稽殄滅先儘楚北之兵撤令歸伍以資彈壓又  
奏樊城爲漢南一大都會本年猝被賊擾因無城垣可恃遂多蹂  
躪臣駐守以來察看形勢必須建築甑城方可捍衛今乘難民空  
閒需食正殷就地招徠以工代賑洵爲一舉兩得 旨俞允二  
年二月奏辰州偏近苗疆爲三廳門戶請將提督常駐辰州稽查  
彈壓提標四營兵於常德辰州分駐俟苗地安靜提督每歲於辰  
州常德往來駐劄又請添設總兵於花園汛又於附近平隴之強  
虎哨撥駐守備一員以資犄角三月又奏鳳凰永綏乾州等處酌  
添兵丁分駐又請各處修城築堡酌給新設苗弁餉銀諸奏入奉

旨皆依議行時 上以邪匪尙未剿淨 諭沅查明焚掠處所  
難民復業者妥爲撫綏六月以疾入奏 諭曰畢沅奏五月內頭  
暈失跌左手足麻木不仁見仍力疾照常辦事覽奏殊爲廕念著  
加恩賞給御藥房修合之活絡丸七月卒於官 諭曰湖廣總督  
畢沅宣力封圻二十餘年辦理軍需積勞嬰疾茲聞溘逝殊深軫  
惜著晉贈太子太保世職令其孫承襲八月 諭畢沅前在湖廣  
辦理教匪失察過多不必予諡四年九月 諭從前畢沅身任湖  
廣總督不能實力整頓貽誤地方以致教匪潛謀句結乘閒滋事  
畢沅於教匪起事之初辦理不善其罪甚重昨又據倭什布查奏  
胡齊崙經手動用軍需底帳畢沅提用銀兩及餽送領兵各大員

銀數最多畢沅既經貽誤地方復將軍需帑項任意濫支結交餽送散法營私莫此爲甚儻畢沅尙在必當重治其罪今雖已身故豈可復令其子孫仍任官職所有承襲輕車都尉世職之長孫畢蘭慶及承襲畢沅廕生之次子畢嵩珠俱著革去不准承廕十月追產入官

右 國史館本傳

嘉慶二年秋七月庚午兵部尙書湖廣總督世襲輕車都尉鎮洋畢公以疾終於辰陽行館公久在行閒助勞懋著及移駐楚南籌畫善後之策苗境救甯 上聞公積勞邁疾手足不仁卽馳 賜上藥 諭以安心調攝公自念受 恩深重且當三楚多事不敢



以私誤公大疾視事有加無瘳遂致不起遺疏入告 九重軫惜  
加贈太子太保 諭祭如禮文通武達生榮死哀可謂令德考  
終也已諸孤奉公匱歸吳門里第越明年三月十有八日卜新阡  
於吳縣靈巖鄉上沙里以元配汪夫人祔禮也大昕與公同里閭  
先後入館閣論文道古數其晨夕晚歲雖雲泥分隔而公不忘久  
要書問屢至每有撰述必先寄示茲諸孤述遺言請文刻諸貞石  
大昕泫然不敢辭按狀公諱沅字纓蘅一字秋帆自號靈巖山人  
先世居徽之休甯明季避地蘇之崑山又徙太倉州後析置鎮洋  
縣遂占籍焉曾大父泰來公大父見峯公父素庵公皆厚德敦行  
識者謂其後必大公自少穎悟甫六歲母張太夫人手授毛詩離

騷過目卽成誦十歲審聲韻十二習制舉義十五能詩稍長讀書  
靈巖山從沈文愨公德潛惠徵君棟游學業益邃弱冠後游京師  
乾隆十八年中順天鄉試又四年授內閣中書大學士傅文忠公  
一見器重卽令入直軍機處公練習掌故治事識大體樞廷諸公  
咸以公輔期之二十五年會試中式名在第二及 廷對纚纚數  
千言議論剴切 上親擢第一是歲始定新進士前十名於讀卷  
日引 見公儀觀秀偉進止有度 天顏甚喜臚唱授翰林院修  
撰館中經進文字多出公手皆典重有體遷右春坊右中允再遷  
翰林院侍讀充日講起居注官轉左春坊左庶子三十二年 上

親耕藉田

御觀稼臺公侍直奏對稱

旨宣示

御製詩給筆

札令賡和詩成進 覽稱善是冬授甘肅鞏秦階道 召見 諭

曰汝軍機舊屬達於政治不徒文學優長也到官卽畱辦新疆經費局又從總督出嘉峪關察勘屯田自木壘河至吉木薩往返數萬里途中多紀行詠古之篇尋調安肅道三十六年擢陝西按察使入 覲具言甘肅頻年苦旱狀有 旨諭督臣加意賑卹並免積欠四百萬兩尋擢陝西布政使兼護巡撫印務時大兵征金川由陝入蜀公督理臺站饋餉充足三十八年河渭洛三水溢入朝邑界公馳往分別賑卹全活甚眾擢陝西巡撫歲旱禱太白山得甘雨清理八旗及提標馬廠空地募民開墾納賦爲賞卹之用又奏修西嶽廟及元聖周公墓訪其後裔置五經博士一人以奉祀

事潯涇陽龍洞渠在陝六載兼署西安將軍者再署陝甘總督者  
一 特賜戴孔雀翎 恩遇之隆漢大臣莫及焉丁張太夫人艱  
甫及一年 上以陝西任重復起公署巡撫事會甘肅回賊陷河  
州偪蘭州城公檄調滿漢兵先後赴援又請簡八旗勁旅令大臣  
總統援應及事平 上曰畢某在陝西聞甘省逆賊滋事卽能悉  
心調度事事妥協並有先辦而與朕旨相合者實屬可嘉著賞給  
一品頂帶其後平涼逆回復倡亂攻掠通渭靜甯驛道梗塞公復  
調兵助剿又分兵出閒道繞其後俾不得他竄公之盡心 國事不  
分畛域多此類也五十年調河南巡撫是時河南北頻年苦旱而  
河水泛溢壞民田廬舍公旣受 命卽奏請截畱漕運以平市價

諸州縣被災戶展賑兩月其徵收未完銀米視被災分數或全免或緩徵俱得 允行自後積水漸消禱雨輒應歲獲豐稔又奉命詣桐柏山求淮源公躬履嶄岳尋其脈絡繪圖以進特蒙 嘉獎 御製淮源記述其事尋 賞穿黃馬褂擢湖廣總督未行以伊陽拒捕案被議仍畱巡撫任五十二年河決睢州濫甯陵商邱永城鹿邑柘城諸縣 詔大學士阿文成公臨視會同籌畫自夏迄冬凡五閱月而蕝事撫卹災黎蠲緩借種全活無算明年河北三郡旱遵 旨撥運米麥減價平糶又濬治百泉丹河九道堰引水溉田尋授湖廣總督時江水異漲溢入荊州城下游州縣亦多淹沒訪得江心有窰金洲阻塞水道爲上游之害亟命拔去蘆葦

居民毋得占據仍於北岸築壩備澗南趨以資保護賑卹被淹人  
戶城垣隄岸衙署兵房次第修葺又革除鹽課陋規禁絕私販每  
歲溢消十數萬引五十九年入 覲天津 行在 賜御製詩隨  
於幄次賡和自陳早衰多病乞京職自效 溫諭不允是秋以湖  
北奸民傳教案左遷山東巡撫臨清館陶諸州縣被水遵 旨加  
兩倍賑卹豁免秋糧及本年漕米委員於豐收處糴糧食存貯以  
備來歲平糶六十年春 恩詔普免各省民欠公查出東省節年  
所欠正耗銀四百八十七萬有奇常平社倉米穀五十萬有奇咸  
奏除之時已得再任湖督之 命拜奏而後行其勇於任事無遷  
延願望如此初入楚境聞苗疆有警卽馳赴常德籌畫轉餉旣而

大學士嘉勇公福公四川總督和公先後到楚檄調六省兵會剿  
供支日不下數萬公移駐辰州督運軍儲輸將相繼大兵既擒首  
逆吳半生等乾州永順永綏保靖諸苗五百餘寨先後詣辰乞降  
公承 詔撫諭咸感泣叩頭而去嘉慶元年春湖北枝江賊起詭  
稱白蓮教而宜都長陽長樂教匪一時應和四出焚掠公馳赴枝  
江與巡撫惠公調兵進剿連破蕭家巖栗子山長嶺衝諸寨時北  
省標營兵皆調赴苗疆奸民乘虛誘集匪徒分擾諸縣當陽保康  
來鳳竹山相繼失陷 詔諸大帥分路攻剿而公與將軍舒公攻  
當陽卽選驍勇扼山隘殲其外援三千人賊悉力死守公親督將  
士以火箭火彈射入城中燒其礮臺及蓄聚七月克東門賊退守

西北復擊殺二千餘人擒其僞帥縣境悉平事 聞 賜賚優渥

賞輕車都尉世職復馳至襄陽督同鎮道邀擊賊於青河口破之時征苗大學士貝子福公總督和公相繼徂謝公密奏乾州已復首逆就擒惟石柳鄧未獲而以十萬之眾駐守蠻瘴苗人見有重兵生計無資石逆轉得從中煽誘不若因其窮困許以自新酌節裁撤苗寨官兵而於四面設兵防守其有出外滋事及同類讐殺者用以苗攻苗之法可不再煩兵力 詔下其章於軍中議之未幾大兵破平隴斬石柳鄧等遂 詔公馳往湖南籌議善後及撤兵事二年春抵乾州周歷三廳撫諭苗砦清釐民苗地畝給還耕種咸伏地感泣各歸生業各省兵亦次第撤回公遵 旨畱駐



辰州與巡撫姜公提督鄂公會奏請移提督駐辰州而以辰州協駐乾州洞庭協駐常德又於花園汛添設一鎮以永綏協保靖營隸之它要隘處撥兵屯守聯絡控制其苗寨酌設土弁以資約束又估修城堡營房賑撫難民卹贈殉難官弁及紳士婦女皆得旨敕部議行而公以炎瘴致疾食少事繁未及大年此海內譴與不識靡不驚怛墮淚者也公識量閎遠喜愠不形於色遇僚屬以禮議事不執己見人人皆得盡其言若大疑難事眾莫識所措者公沈機立斷雖萬口不能奪久莅方面職事修舉不以察察爲明亦不以煦煦譽所薦拔多至大僚或在同列亦未嘗引爲己功公天性純孝旣貴自傷祿不逮養賴母氏教誨成立迎養官齋修

潔白之勝及張太夫人棄世遇諱日哀慕出涕嘗陳情 上前

御賜經訓克家四大字隨於靈巖南麓築樓以奉 御書旁建張太夫人祠堂俾子孫毋忘所自與竹癡梅泉兩弟友愛無間視諸姪如己子兩妹早寡爲置產贍其孤甥俾克有成生平篤於故舊尤好汲引後進一時名儒才士多招致幕府公務之暇詩酒唱酬登其門者以爲榮性好著書雖官至極品鉛槧未嘗去手謂經義當宗漢儒故有傳經表之作謂文字當宗許氏故有經典文字辨正書及音同義異辨之作謂編年之史莫善於涑水續之者有薛王徐三家徐雖優於薛王而所見書籍猶未備且不無詳南略北之病乃博稽羣書攷證正史手自裁定始宋訖元爲續資治通鑑

二百二十卷別爲攷異附於本條之下凡四易彙而成謂史學當究流別故有史籍攷之作謂史學必通地理故於山海經晉書地理志皆有校注又有關中勝迹圖記西安府志之作謂金石可證經史宦迹所至搜羅尤博有關中中州山左金石記詩文下筆立成不拘一格要自運性靈不違大雅之旨有靈巖山人詩集四十一卷文集八卷公生於雍正八年八月十八日春秋六十有八汪夫人淑慎有壺德候補知府□□女先公三十年卒子三人念曾候補員外郎早沒次嵩珠一品廕生候補員外郎次鄂珠候選員外郎女四人長適陳曠次許字素□□次許字孔慶鎔次未許字孫二人蘭慶承襲一等輕車都尉芝祥候選員外郎曾孫二人銘曰

丞相命虞分陝翼周十連有帥統小諸侯魏晉暨唐職均名別都  
督總管節度觀察峴首羊杜秦塞范韓先後禦侮爲國屏垣猗  
與畢公懋德之裔文章潤身溫飽非志南宮首選北闕臚傳風  
度凝重儼若神仙智方行圓明體達用三館楷模中朝梁棟帝  
曰汝諧試之監司盤根錯節利器無虧乃撫三秦冰澄月朗籓邊  
餉軍萬里指掌乃撫汴洛載修河渠荒政具舉黔首以蘇乃撫齊  
魯正躬率下廣宣皇仁民怵而舞江漢之泝控扼蠻荆公督餽  
餉士飽馬騰潢池偶警親提桴鼓胸有甲兵人百其武負嶠猶關  
一鼓而殲露布星馳賜命用占苗逆已禽苗民來格公承廟  
謨爲永久策出入叢箐涉歷瘴雲遮道羅拜共戴尊親迺撤貔

歎迺設屯戍獲燧罔驚籓籬孔固大星忽隕梁木其傾 楓宸悼  
惜崇班晉膺公之 恩榮勳名終始 頒祭上方澤及孫子硯山  
之陽水木明瑟某水某邱舊遊髣髴井椀是卜公其樂茲我文紀  
實或無媿詞

右墓誌銘錢大昕撰

畢宮保名沅鎮洋人以湖廣總督辦理湖南紅苗復接辦湖北教  
匪往返籌餉及覈銷軍需各項嘉慶二年六月以勞卒於辰州軍  
營有 旨加太子太保 諭祭葬其遺孤乞錢詹事大昕王侍郎  
祖立傳及墓道碑本末悉具今特錄遺事數則得之翰林同官及  
公所自言與余所親見者公生平之學其得力處在能事事讓人

然公遭際實亦半由此乾隆庚辰公會試未揭曉前一日公與同年諸君重光童君鳳三皆以中書值軍機諸當西苑夜直日未昃諸忽語公曰今夕須湘蘅代直公問故則曰余輩尙善書儻獲雋可望前列須回寓偃息並候榜發耳湘蘅書法中下卽中式詎有一甲望耶湘蘅者公字也語竟二人者徑去不顧公不得已爲代直日晡忽陝甘總督黃廷桂奏摺發下則言新疆屯田事宜公無事熟讀之時新疆甫開上方欲興屯田及殿試發策試新貢士卽及之公經學屯田二策條對獨詳覈遂由擬進第四人改第一諸君次之童君名第十一蓋是年讀卷官秦尙書蕙田奏殿試佳卷最多故進呈有十二本非故事也在翰林六載以久次充補

日講起居注官值 上耕藉田講官惟藉田侍班與 御座最近  
先是勵編修守謙侍班日行立殿斜 特旨申飭是日復應勵侍  
班勵寤甚知講官中惟公易制先一夕走公寓曰明日必須君代  
我我業語君卽歸閉戶臥儻誤不任咎也公亦不得已代之翌日  
上三推畢 回坐御幄中諸大臣依次出耕藉田在 上前者  
僅講官四員耳 上忽語曰布穀戴勝一耶二耶公立班在前卽  
出奏曰布穀卽戴勝 上是之因詢甲第又知爲第一人因 諭  
曰汝能詩乎對曰翰林職也 上喜卽以戴勝降于桑命題公頃  
刻成五言八韻詩呈進 上稱善遂有意嚮用矣及己官巡撫復  
值 上耕藉田語諸大臣曰朕於此曾拔擢一人蓋指公也公性

寬平官陝西人諸細事或廢弛適上命原任大學士李公侍講以三品銜署理陝甘總督駐西安久不去意欲翻駁數案及鉤考諸屬吏公以李故相也不敢與鈞禮每日平明卽撤儀從上謁到皆在司道前李知公之敬己也屬威嚴不得發畱數日意不懌馳去於是諸惕息者始安嗣李以重罪逮入都公送之獨遠復執手流涕乃別李在刑部獄語人曰一路來愛我者惟畢公耳公之處同官友朋類皆若此然人不能學也公愛士尤篤人有一藝長必馳幣聘請惟恐其不來來則厚資給之余與孫兵備星衍畱幕府最久皆擢第後始散去孫君見幕府事不如意者喜慢罵人一署中疾之若讐嚴侍讀長明等輒爲公揭逐之末言如有畱孫某者



眾即捲堂大散公見之不悅曰我所延客諸人能逐之耶必不欲  
與其處則亦有法因別構一室處孫館穀倍豐於前諸人益不平  
亦無如何也公軍旅非所長又易為屬吏欺蔽卒以是被累身後  
田產資蓄皆沒入官云

右書事洪亮吉撰

弇山官保情深念舊尤喜轉拂寒峻開府秦豫不獨江左人才半  
歸幕府而故人罷官者亦往往依之余作輓詩有云杜陵廣廈今  
誰繼八百孤寒淚下時蓋道其實也詩體華實並美斐然作者之  
林

右懷舊集符葆森錄

畢中丞撫陝時重修省城秦漢瓦頭及甌之有字者搜羅殆盡如  
長樂未央蘭池瓦當長毋相忘之類拓碑者撫摹以爲奇貨傳重  
藝林銅雀瓦更不足言矣聞其幕下某君用古人澄泥之法加以  
土細工精手自埏埴出窯時其堅如玉與真者無少異再埋土中  
數月曾具隻眼者莫能辨也

右養病譚語法重正撰

畢秋帆尙書爲陝西巡撫時嘗買得宋朱伯原樂園舊地引泉疊  
石種竹栽花擬爲老年退息之所余爲輯樂園小志二卷贈之尙  
書沒後家產入官無抵足之地一家眷屬盡住園中可慨也

右履園叢話錢泳撰



謝啟昆

謝啟昆江西南康人乾隆二十五年進士改庶吉士三十一年散館授編修三十五年充河南鄉試正考官三十六年京察一等充會試同考官三十七年授江蘇鎮江府知府旋調揚州府知府四十三年東臺縣民徐述夔詩詞悖逆事發以啟昆查辦遲延論軍臺效力贖罪尋復原官經兩江總督薩載奏畱江南四十四年丁父憂復奏畱委用四十五年命署安徽甯國府知府俟服闋再行實授四十六年丁母憂回籍四十八年服闋以病仍畱本籍五十五年病痊赴京引見命仍發江南以知府用旋特擢江南河庫道五十九年遷浙江按察使六十年授山西布政使是

年冬 諭曰浙江爲財賦之地聞謝啟昆在山西任內辦事尙屬認真且曾任浙江臬司署理藩篆著調補浙江布政使以資駕輕就熟嘉慶四年奏請 陛見回任護巡撫篆旋擢廣西巡撫奏言廣西邊境土司四十六處星羅碁布爲通省藩籬各土司本無俸廉專恃祖傳田產辦公養贍自宋元至今支庶派分恆產漸少且累世承襲以來衣食租稅不知節儉又自乾隆五十三年辦理安南兵差出夫供役亦有賠累之處生計日絀輒向客民借貸奸民乘機盤剝將田產準折以致養贍無資前撫臣成林奏請招徠土司境內客民開墾閒田撫臣台布又奏請官設典當以濟土司緩急均屬勢所難行曾奉 諭旨嚴切訓飭仰見 聖明洞燭遐荒

無微不至臣見在遵奉 恩訓曉諭各土司嗣後務宜倍加節儉  
並嚴飭客民如有重利剝削準折田土之事卽照例遞籍治罪將  
產給還土司其通情典當尙無重利者姑免深究計其有餘利者  
減價取贖利不敷本或無力贖回應酌定年限俟所收田租已有  
一本一利卽將田產撤歸原主總以五年爲期毋許再占復督率  
各道府革除一切陋規俾資休養生息自可復原客民旣無重利  
可圖斷不懷挾重貨赴瘴癘之鄉自取罪戾則盤踞占耕之弊不  
禁自絕至客民入苗地買賣借貸例應究治惟廣西土司與民地  
犬牙相錯土官土民皆馴謹愚陋與滇黔苗獠之犷悍者迥不相  
同順其性而撫之儘可相安無事且物產稀少藉客民販運有無

相通因地制宜無庸禁止 從之五年四月奏興安縣有陡河一  
道發源陽海山築隄分水東流爲湘江西流爲灘江係楚粵滇黔  
五省所經之道秦漢開鑿以來閒歲不修卽多淺阻臣抵任時路  
經該處見有陽海隄一道坍數十丈水勢漫潰隄內民田淹漫數  
萬餘畝隄外河流因之淺涸臣做浙江海塘竹篴囊石之法鑲築  
石隄民田俱經涸出可以播種其河流亦一律深通向來銅船過  
陡河必行一月今浙江銅船一百五號三日內全行出陡此其明  
驗至廣西通志自雍正十一年纂成後已七十年臣公餘搜羅散  
佚續編成書進呈 欽定報 聞又奏曰臣恭奉 上諭百姓不  
可剝削倉庫不可虧損在督撫悉心講求無欺無隱臣查各省倉

庫積弊有年其州縣之敢於明目張膽虛報虧空監交之員又敢於兩邊說合寫券書押者皆由貪黷債事之督撫釀成於前庸闇姑息者又縱容於後迨至水落石出則藉口設法彌補以圖掩飾豈知天地生財止有此數所設之法仍不過取之於民是以各省倉庫大局約有三變始則大吏之貪婪者利州縣之餽貽債事者資州縣之攤賠州縣匿其私囊而以公帑應之一經離任則虧空纍纍大吏既餌其資助不得不抑勒後任接收此虧空之緣起也繼則大吏之庸闇者任其欺朦姑息者又懼興大獄甚至以敢接虧空者爲能員以稟揭虧空者爲多事以致州縣視若己貲取攜如寄并有藉口虧空過多挾制上司升遷美缺者此虧空之濫觴



也近年督撫之不職者相繼敗露諸大吏其相濯磨各州縣亦爭先彌補但彌補之法寬則人心生玩而胥吏夤緣爲奸急則眾志張皇而百姓先受其累此立法之難況各省多寡貧富不同難易情形迥別一法立即一弊生惟在因地制宜似難率定章程反多窒礙臣愚陋之見請 敕下各督撫先徹底查明實數除本員見在者如律論治外其積虧無著之項詳記檔冊使猾吏無可影射多分年限使後任量力補苴不必輾轉誅求亦不必成功且夕仍責成督撫裁革陋規以清其源倡行節儉以絕其流講求愛民之術以培元氣獎擢清廉之員以勵官常似此日計不足月計有餘不數年間休養生息不特倉庫充盈而吏治民生亦蒸蒸日上矣

廣西地瘠民貧倉庫向無虧缺自孫士毅辦理安南事務一切軍需供億所費不貲且米穀銀餉軍裝器械在關外毀棄者不可勝數均因不能開銷令各州縣分賠遂致通省各有虧短臣思此項本非州縣侵蝕且本人均已去任接收者方在實力補苴乃一經參劾追賠難保無勸捐派累之事惟躬率司道府州省衣節食革去一切陋規昔日應酬之費作爲州縣從容彌補之資少者限以一年多者二年至多以三年爲斷仍實心訪察進廉去貪俾無絲毫累及百姓計三年之內庫項必能補足惟是數十人補之而不足一人敗之而有餘是又全在督撫知人善任大法小廉不愛逢迎不存姑息庶不至復有續虧之患矣又言彌補虧空總期倉庫

豐盈初不爲一身免累之計庶不至事事皆無實際臣前歷官山西浙江藩司慎密設法將山西積虧八十餘萬全行補完浙江則彌補十分之五皆未經咨部亦未咨追原籍蓋因當日之員大半死亡造成其子孫貧乏者居多一經咨部查追紛紛滋擾徒飽胥吏之橐仍不過以家產盡絕咨覆完結求其如數追繳十無二三而見任之員反得置身事外實與帑項無益茲查廣西通省庫項未完者共三十九州縣覈其虧數與廉羨之多寡分限三年按月交庫作爲額貯實數於州縣交代時察其補數不足者卽以虧空參劾先後奏入均 嘉納焉先是 上諭嗣後遇應行買補倉穀一年分務須飭令所屬於豐稔鄰縣按照時價公平採買不許在本

地派買賦昆以廣西地方跼步皆山轉運之費不減於市穀之價  
各州縣於鄰邑採買既無糧食市廛又不能向肩負力役之鄉民  
零星收買恐不肖者因辦理掣肘或互相朋比代爲勒派致有防  
弊之名而無杜弊之實請仍於本地買補 上允其請八月奏言  
准部咨州縣未滿三年不准奏調所以杜奔競絕營求立法實爲  
盡善但粵西煙瘴缺甚多水土最惡官員不無視爲畏途與調繁  
之得美缺者迥殊是以向例煙瘴缺出止應揀選能耐煙瘴水土  
之員調補毋庸拘定年限今若一律定以實缺三年則粵西州縣  
六十二缺煙瘴居其十於內地州縣中擇其歷俸三年並無違礙  
處分而又年壯才明能耐煙瘴者竟不可得若請 旨揀發則初

至之員不習水土居多若以年老之人遷就調用使之觸冒瘴癘而年壯力強者反因格於定例得遂其規避之計似未平允且恐年老者血氣既衰不能彈壓整頓於邊疆吏治更有妨礙如以煙瘴員缺俸滿卽升似有捷徑可圖則定例本有煙瘴人員俸滿後僅循分供職者將應升之處註銷濫行保送者該上司降二級調用處分甚嚴是旣調之後仍應覈其政治實績並非一經調邊卽可升擢請仍照舊例不必計俸惟擇才優庶有裨益下部議行六年以廣西弁兵訓練楚勦賊奮勇立功下部議敘加一級旋以上林縣知縣寶謙採買倉穀不善奏請革訊寶謙畏罪溺死未經防解命交部議處並令明白回奏尋諭曰謝啟昆覆奏自稱求治

太急取下太嚴等語謝啟昆在巡撫任內朕亦聞其辦事過急每有失當之處此案辦理疏忽傳旨申飭七年四月疏言廣西寶桂錢局向由本省銅廠解局供鑄嗣因本省產銅稀少赴滇採運俱係高銅乾隆二十一年改爲高低對半迨三十八年後改爲高四低六經前撫臣熊學鵬籌議將少買高銅一分改買低銅一分計節省正價及腳費銀八百餘兩添買低銅通融配鑄維時本省有金雞等廠高銅尚可通融辦理嗣於五十七年各廠全行封閉專賴滇銅而已酉年買運回局成色過低咨明滇省委員會煉其釵銅一百二十三斤僅得淨銅七十六斤覈與二十七二十八等年改撥低銅案內奏明每正耗銅一百二十三斤煉淨八十四斤十

三兩零之數又短銅八斤十三兩零咨滇撥補五十八年准滇省  
咨見在高銅豐旺或此後全買好銅以免成色不足往返之咨查  
太煩旋因五十九年後暫停鼓鑄嘉慶元年適有小錢鼓鑄致未  
辦理戊午年赴滇採運仍循舊例鑄出錢文色黯質脆民間難以  
行使屢經監局官督飭鑪匠錐煉而火工折耗賠累甚重應請自  
七年爲始一律採運高銅於鼓鑄大有裨益再查廣西嘉慶三年  
以前設鑪十二座買運高低銅二十五萬餘斤內高銅十萬餘斤  
自三年減鑪五座共需銅十萬一千八百餘斤若全買高銅與從  
前未減鑪座以前買運高銅數目所增無幾滇省撥運可無虞拮  
据如慮各省紛紛陳請江蘇湖北二省久經改爲全買高銅並非

廣西邠始惟歷年採買高低銅正價及腳費除鎔出黑鉛變價外  
需銀一萬三千六百四兩零今改買高銅需正價及腳費銀一萬  
四千六百四十一兩零計不敷銀一千三十七兩零未便因餘息  
可支遂啟加價之漸查此項爲數無多臣與兩司鹽道養廉優厚  
應請每年於撫司道養廉內攤扣撥補毋庸作正開銷奏入下部  
議行七年六月卒於任遺疏 聞 諭曰謝啟昆在巡撫任中資  
格尙好其前任藩司時辦事認真於倉庫錢糧尤能清釐整頓追  
擢任巡撫操守亦廉潔茲聞溘逝殊堪軫惜該省潯梧兩關盈餘  
銀兩向來畱充公用自謝啟昆到任後陸續節省一萬兩存貯藩  
庫著加恩於此項內提銀三千兩賞給謝啟昆家屬以資回籍治



喪之費其任內降革處分悉予開復所有應得卹典著該部察例具奏  
賜祭葬如例子學崇嘉慶七年進士見任翰林院編修  
學炯見任刑部員外郎孫振晉從二品廕生

右 國史館本傳

公許敏昆字蘊山世居江西南康之蘇步公後徙居南昌南郭乃以蘇潭爲自號云公於乾隆二十五年庚辰科會試中式次年殿試以 朝考第一名選庶吉士年二十五乾隆三十一年授編修經而充國史纂修官日講起居注官出爲鎮江府知府又知揚州府甯國府擢授江南河庫道浙江按察使山西布政使調浙江布政使 今上親政命爲廣西巡撫凡三載嘉慶七年六月乙丑

終於位年六十六公爲知府時卽明決於吏事所持堅正上官雖異意而不能奪屢以善績稱於江淮矣及爲藩司其時各省官帑多缺或公私相稽閱歷數官前後援倚所虧愈多不可補復公持身廉潔而智能究郡縣利病之多寡立法以其羸絀相補任使盡其能操縱當其時故所莅不數年無造怨於吏民而能完久虧之額他人或欲效公所爲輒中空而不能遂故公爲藩司多美政而世尤稱公理財爲最善及至廣西內治吏民外撫夷獠築湘離之隄以爲民利民呼曰謝公隄又嘗興學校飭營伍文武皆懷愛之其卒也以盛暑步禱雨致疾 上聞甚悼惜 賜金治喪又 詔賜祭葬其後廣西士民呈於大府請以公入祀名宦之祠公自少

本以文學名博聞強識尤善爲詩其才宏贍精麗兼具唐宋名家之體所爲樹經堂集若干卷雜古文四卷西魏書若干卷小學攷若干卷晚成廣西通志若干卷則士謂公文學吏治蓋兼存於其中焉曾祖諱茂偉祖諱希安考諱恩薦皆以公貴 贈資政大夫妣皆 贈夫人公娶某縣李夫人生女繼娶某縣劉夫人生子學增候補主事先公卒側室四盧孺人生子二學崇嘉慶壬戌科進士庶吉士學炯候選府同知女一衛孺人生子學培候選府同知管孺人生女三高孺人生女一公在翰林時爲乾隆庚寅 恩科河南鄉試正考官辛卯會試同考官多得賢才其最者巡撫會稽陳大文布政使歷城方昂以更績名而檢討曲阜孔廣森以文學

顯其在浙舉孝廉方正亦多名士生平重交遊爽氣類居廣西作  
懷人詩數十篇首其座師大興翁學士方綱次桐城姚鼐也遺命  
其子必使鼐爲墓銘嘉慶某年月日學崇葬公某所鼐爲銘曰  
儒者之風退然其中剛果有能作吏見功北徇汾洮南及嶺嶠沒  
而民思生被其曜惟其多才文武惟試講藝賦詩異於俗吏 帝  
褒良績天祐厥家妥奉棹居銘幽詔遐

右墓誌銘姚鼐撰

蘊山爲覃溪少卿入室弟子篤信師說畱心撰著至桂林作粵西  
金石志與覃溪與東金石志并行又修廣西通志微顯闡幽搜羅  
博洽爲詩不名一家而詳於詠史

國朝詩集卷之五

右湖海詩傳張維屏錄

三

陳奉茲

公諱奉茲字時若其先陳宜都王叔明十世孫崇唐末爲江州長史聚族爲孝義僖宗旌之其後五世自南唐及宋皆旌爲江州義門後乃遷居南昌明季又自南昌遷德化居德化三世爲九江府學生俶俶生範康熙戊子科舉人爲安義縣教諭生絢爲德化縣學生是爲公考自曾祖至考三世俱以公貴 贈通奉大夫江甯布政使妣皆 贈夫人公生二十二歲中乾隆丁卯科鄉試第一庚辰科成進士授四川知縣凡知蓬山閬中擢知茂州皆有善政當金川爲逆將軍率兵討之任公主礮局及修飭兵興橋路常居口外山谷閒瀕危勞績甚著有三雜土司地當進攻金川之路官

兵猝至三雜長卓爾碼婦人也謂且伐之閉道不通將校譁言三雜畔矣宜先攻公告將軍三雜未知國家意耳非畔也請往察而諭之將軍從公策公至一告諭卓爾碼卽散守者具狀上謝且奉軍過甚謹其後 詔加其封號曰賢順卓爾碼以謂惟陳公活我又予我以榮也公旋晉嘉定府知府及建昌道其居官日常寡出入邊塞仁恩素著多所鎮定中外皆稱之 上乃授公四川按察使乾隆五十二年調河南按察使居二年調江蘇旋擢江甯布政使居四年調安徽未半歲又調江蘇公始在蜀最久凡二十七年其後居江南亦九年歷四任熟習民情洞其利弊能以簡靖漸祛其患未嘗厲威爲聲名吏民愛戴以謂得大臣之體好士樂善獎

掖如不及公自壯入蜀至老受任不得歸乃取鄉地自號東浦以  
寄思士皆稱東浦先生云其天才高邁作詩專法杜子美論者謂  
樸厚之氣殆足媿之平生經歷多異境舉見所爲詩凡千首曰敦  
拙堂集古文則所爲不過十餘篇然實得古人之法今世作者無  
能逾也公年七十四嘉慶四年正月壬午薨於蘇州夫人桂氏同  
縣縣學生某女有賢智從公居建昌時卒生廕生候選員外郎大  
來候選州同知方來又生二女側室蔣氏生候選布政司理問斯  
來戊午科舉人具來側室張氏生候選司務備來公嘗喜桐城姚  
鼐之文墓前一歲在江甯監臨武鄉試見鼐語曰我死必得君志  
吾墓鼐曰公方健何言是也然心諾公及公子於某年月日葬公



某所卒爲銘誦銘曰

才爲國勞險阻載遭靖彼紛囂平甯安處來宣江澣從容風雅民  
日吾宜烈士懷儀未究其施有政可頌有文可誦名存身豈匡廬  
前麓故居爰復永安幽谷

右墓誌銘姚誦撰

陳用敷

陳用敷浙江海甯州人由乾隆二十四年己卯科順天舉人中式庚辰科進士授吏部考功司主事遷員外郎三十三年京察一等授江甯府知府三十八年擢廣東雷瓊兵備道尋遷廣東按察使四十二年遷湖南布政使四十六年以雷瓊道任內失察黎匪滋事褫職四十七年二月奉上諭原任布政使陳用敷前在廣東道員任內因失察黎匪滋事等案部議革任自屬咎所應得但念其究屬因公與私罪有閒尚堪棄瑕錄用見在廣西按察使姚梁丁憂所遺員缺著加恩以用敷補授九月擢四川布政使四十八年丁本生父憂回籍四十九年服闋授廣東布政使五十年擢貴

州巡撫旋丁母憂五十二年服闋授安徽巡撫五十三年六月以  
祁門等縣被水查勘撫卹八月復查勘安慶池州太平各府屬被  
水分別給賑疏入俱得 旨允行五十四年六月因失察賀世盛  
編造逆書部議革職奉 旨陳用敷著從寬改爲革職畱任十二  
月以徐立綱學政任內聲名平常用敷並不據實劾參奉 旨降  
爲奉天府府尹五十五年六月 諭曰陳用敷前在安徽巡撫任  
內於學政徐立綱未能據實奏參降爲奉天府府尹用示薄懲但  
念陳用敷失察學政獲咎非書麟閱鶚元之玩視民瘼袒庇徇私  
者可比著加恩補授廣西巡撫五十六年因安南使臣過省用敷  
令其緩程前進事涉拘泥奉 旨交部嚴議尋議褫職 上寬免

之五十七年三月以鎮南關通市酌籌龍州隘口免抽商稅奏入  
報 可五月奉 上諭陳用敷奏安南國王阮光平貢使等北上  
該撫酌量程期能知緩急輕重所見甚妥八月奏粵西收繳小錢  
足資鼓鑄請停買滇銅一年以免勞運九月奏稱粵西鄉試房考  
例設十員因丞倅州縣員缺無多必致濫竽充數應請裁去二員  
定爲八員俱 敕部施行五十九年正月調安徽巡撫十月調湖  
北巡撫六十年正月調貴州巡撫二月 上以用敷辦理要犯劉  
之協脫逃遲延未獲革職解交刑部治罪閏二月 命往湖南軍  
營效力嘉慶二年四月奉 上諭陳用敷前在安徽巡撫任內因  
劉之協一案失察獲咎伊自到湖南幫辦軍需尙知奮勉著加恩

錄用補授廣東按察使八月遷安徽布政使三年因失察廣西倉穀缺貯部議革任奉旨從寬免其革任仍註冊四年正月擢授安徽巡撫八月因病奏請解任奉諭陳用敷著准其解任回籍調理俟病痊來京另候擢用九月卒于震候補通判德敬河南試用主簿剛福建試用縣丞

右 國史館本傳

農起

農起滿洲正紅旗人姓索佳父彰萊官副都統乾隆二十五年農起由筆帖式授工部主事累遷員外郎中三十四年授湖南益驛長寶道三十八年遷湖南按察使三十九年調任湖北四十年二月因湖南任內率轉命案錯誤部議降二級調用上念其才尙可用五月授山西按察使十月調任安徽四十二年遷安徽布政使四十二年鳳陽泗州潁州太平和州六安州各屬旱豫省黃河潰隄下注亳州蒙城漸及鳳陽泗州所屬州縣詔撥漕米十萬石以賑農起徧至各屬察勘督辦飭屬捐設粥廠並奏支社倉穀煮粥助賑疏入報 聞四十四年以失察天長縣貢生程樹樞所刻

詩文狂悖復失察鳳陽縣吏侵蝕賑銀經部議革任 詔免四十五年五月調河南布政使八月擢安徽巡撫四十六年三月 諭曰農起審擬巡檢潘振宗藉端婪索致斃人命一案僅擬發往伊犁殊爲好名輕縱部議革任本屬咎所應得但念辦理歷年賑務於撫卹事宜尙能認真著加恩從寬免其革任仍註冊十年無過方准開復四十七年正月調山西巡撫三月奏言向例大同朔平府屬州縣食口鹽平陽蒲州澤州潞安絳州等屬四十四州縣食河東引鹽太原汾州甯武代州忻州等屬四十四州縣引課歸入地丁就近刮食土鹽聽民販運蒙古鹽入內地接濟乾隆四十五年 皇上軫念河東商乏禁販運蒙古鹽積存口外七百餘萬斤

致土鹽價昂臣思以蒙古鹽之有餘補內地土鹽之不足於民農  
生計有益請地方官給一印票聽向食土鹽居民赴口外買運下  
部議行並議該省招富戶充商五年輪換一次最易滋弊請 敕  
該撫妥籌議奏十月奏覆池鹽陸運成本較重原視年之豐裔定  
價自前鹽政眾神保以價分貴賤易啟爭端就彼時賤價奏爲定  
額後鹽畦被水商力愈乏前撫臣巴延三是以有招富戶五年輪  
換之請新商不善經營虧折愈多臣訪輿論均以鹽課歸地丁爲  
便查池鹽商運民銷法行已久長商既力不能支短商又形竭蹶  
揆其受病之由實因澆曬工本運費較前倍增而鹽價依舊商運  
拮据民多食淡是病商卽以病民懇 恩俯念河東池鹽爲三省



民食攸關於定額外每斤量加銀二釐停五年輪充之例選見商  
殷實者定爲長商將引地分三等勻酌闢分以資調劑廷議見增  
二釐之價試行三年俟商力充裕再請酌減又奏浚榆次縣涂河  
棘針渠入永康渠灌溉瀕河地畝疏入報 聞是年晉省秋審冊  
九卿改擬情實者二十二起部議革任 詔畱任四十八年九卿  
覆議晉省秋審冊改入情實者三十一起 諭令明白回奏尋回  
奏疏至 諭曰秋賦大典由各省督撫分別情實緩決覈准其題  
其中或稍有出入經九卿覈改未有如今年之甚者至農起經朕  
降旨詢問令其明白回奏乃竟於朕前強爲陳辨一似九卿覈改  
各案盡屬非是並稱覈之連年秋審擬入情實數目適爲相準等

語此何言耶定擬罪案祇論其情罪確當豈有較論上年人數多寡之理使必執人而論設遇案犯較少之年豈竟將無罪之人有心羅織以足其數耶農起此奏不是尤大著革去俯頂並停止三年巡撫養廉仍畱山西巡撫之任以觀後效四十九年七月因辦理赴甘肅剿逆回兵差妥協 詔復俯頂仍准支巡撫養廉十二月入 覲與千叟宴五十年四月副都御史梁敦書山西香差旋京 召見奏汾州一帶二麥多未種民情艱苦 諭農起據實陳奏農起覆奏見在不致成災 諭曰地方雨水短缺致成偏災於閭閻生計大有關係農起接奉前旨自應迅速覲赴汾州一帶實力查勘乃竟安坐省城惟以臆度之見一奏塞責朕廑念民依無

時或釋農起爲封疆大吏甯不知之所奏各屬得雨止據地方官稟報未必盡皆確實且其中有三四寸者不得謂之霑足看來汾州一帶仍未得有透雨而該撫據稱不致成災含混具奏均屬有心諱飾著交部嚴加議處卽親往汾州一帶確勘據實奏聞尋奏各屬見已得雨二麥可望有收秋糧漸次播種無庸先行撫卹見飭藩司往勘前梁敦書奉使所至係榮河一帶僻處山陬民婦聚集邀賞正值青黃不接藉端申訴 諭曰地方災旱民瘼攸關朕宵旰勤求無時或釋凡遇奉使回京復命之員召見無不詢以沿途地方情形如有奏及雨澤愆期及民生拮据者卽諭該督撫籌辦撫卹卽所奏不實從不宥以爲百姓之故加以處分蓋朕之意

總以民依爲重惟恐閭閻艱苦壅於上聞農起甯不知之乃接奉  
前旨僅令藩司前往又以地方官稟報虛詞支飾陳奏且謂梁敦  
書因吝惜賞賚藉端入奏更不免吹毛求疵豈朕簡用委任之意  
耶費起由司道用至巡撫並非由人保薦因其在藩司任內辦理  
安徽偏災尙能畱心民事經朕特加拔擢復由安徽調任山西今  
該省地方缺雨乃復迴護諱飾巧言陳奏殊不類其平日所爲業  
已交部議處並令親往確勘卽未至成災亦應妥爲撫卹或借口  
糧或緩徵以資接濟五月農起親往太汾沁遼隰平等處確勘連  
得透雨麥收並未成災惟秋收尙早奏請酌糶常平穀借給口糧  
本年錢糧緩至秋後徵收 諭曰平陽蒲州等處麥收旣歉著卽

賞兩月口糧餘照所請速行分別平糶酌借緩徵以資接濟而紓民力至晉省迤南各屬雨澤短缺農起從前奏報各摺並未剴切陳明本屬含混是以朕未能深信該省被旱實情梁敦書回京奏及節經傳旨飭諭該撫親往查勘業經降旨將該撫交部嚴加議處並加恩從寬畱任矣今據將查勘實在情形詳悉覆奏並稱如果成災該道府州縣七十餘員何盡隱匿不報且詢之村莊小民僉稱實未成災儻地方官隱匿不報何難到上司衙門呈控等語農起既經親往查勘所奏自屬實在情形地方雨水情形朕亦不能不以督撫之言爲據農起尙不至有心諱飾但卽該撫所奏平糶緩徵酌借口糧之處何以不早行籌辦卽朕廬念民依如傷在

抱似此拯救災黎之事一經督撫奏聞立時降旨俾小民生計有資早霑一日之惠卽早得一日之益乃晉省缺雨已久直待朕降旨詢問該撫始親往查勘奏聞辦理以致小民遲霑渥澤此卽農起從前含糊具奏之咎封疆大吏當仰體朕懷畱心民瘼豈應延緩含混若此卽農起已經部議從寬畱任此次姑寬之後儻仍有心迴護虛詞支飾將來一經小民告發及籍山西之科道等官奏參查出實情朕必從重治罪不能再爲寬貸也八月卒 諭曰山西巡撫農起自簡任封疆以來辦理地方事宜頗能實心整頓今聞溘逝殊屬可惜所有任內降革處分准其開復應得卹典該部察例具奏尋 賜祭葬如例

國朝言行錄卷之二

右 國史館本傳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百八十六目錄

疆臣三十八

陳步瀛

姚棻

孫日乘

孫嘉樂

陳淮

姚頤

徐嗣曾

先福

司馬駒

永保

恩長

李殿圖

補錄

萬鍾傑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百八十六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疆臣三十八

陳步瀛

陳步瀛江蘇江甯人乾隆二十六年會試第一名改庶吉士散館  
改授兵部主事三十一年擢員外郎三十二年擢郎中四十一年  
擢河南陳州府知府四十七年六月擢陝西督糧道十一月調甘  
肅蘭州道四十八年九月擢山西按察使尋有旨晉省刑名案  
件繁多近來辦理多有未協必須熟諳刑名之員方克勝任所有  
山西按察使員缺著長麟補授陳步瀛仍畱蘭州道任十一月擢

甘肅按察使四十九年四月鹽茶廳小山逆回田五倡亂步瀛隨  
督臣李侍堯赴廳審辦逆回家屬五月奏赴安定會甯一帶督辦  
糧餉行抵隆德奏稱臣接各路稟報西安副都統明善赴石峰堡  
進剿至高廟山矛傷陣亡查高廟山距靜甯隆德平涼等州縣甚  
近靜甯見有兵三百名該州縣慮賊乘虛來犯請益兵防守若候  
督臣派撥恐輾轉遲延臣知固原鎮存兵一千五百名飛札副將  
張拱附派兵五百名分撥平涼隆德兩縣防守臣星赴靜甯州收  
集餘兵嚴防要隘得 旨嘉獎尋 諭曰陳步瀛奏星赴靜甯州  
收集明善所帶餘兵嚴防要隘以遏賊鋒該臬司所辦尙屬能事  
但伊究係書生未嫻軍旅且此項兵丁既經失利之後則其氣已

飢未必卽能堵住賊人蓄傳諭五岱等務須迅速派兵分堵要隘加意嚴防並宜收集餘兵申明紀律以作士氣尋剛塔奏拏獲賊犯馬如林馬如海審明差兵丁押交按察使審辦 諭曰陳步瀛前奏收集明善餘兵嚴防要隘以遏賊鋒自陳奏後迄今已有一月靜甯州一帶地方是否甯謐明善所帶之兵收集後共有若干是否足資防堵未據該臬司續有奏到深爲廛念著傳諭陳步瀛卽將該處地方及見在賊眾情形並該司在彼作何防範之處迅速具奏陳步瀛旣在靜甯一帶料理一切如該處有應行陳奏之處卽當據實具奏原不必拘泥體制稟明督臣以致輾轉遲延也至馬如林馬如海二犯見據剛塔奏已解交該司審辦該二犯解

到時審明後卽當立行正法勿致稽遲稍有疎虞六月步瀛奏臣  
查自高廟山退回之西安滿洲兵尙存九百十四名據靜甯州拏  
獲奸細訊係石峰堡賊句底店回匪入夥州屬鄒家河爲經由要  
路隨咨會西安協領禪達禮帶兵防守臣馳赴安定縣辦糧旋據  
靜甯州稟報石峰堡賊千餘人突至鄒家河維時禪達禮已赴大  
營進剿守備趙承謨帶兵五百餘名殺賊數十名因賊多兵少不  
能堵禦賊遂東赴隆德縣之潘隴山句底店各處回匪於附近村  
莊劫掠已節次請督臣發兵剿捕賊匪越過隆德前犯靜甯州城  
經平涼府知府王立柱等督率兵民斃賊甚多賊始退至距城三  
里之翠屏山查靜甯距省僅五百餘里中間會甯安定爲糧運要

道見在伏羌賊日益南行相距愈遠恐賊由靜甯南竄抄奪糧運  
直襲大兵之後臣已屢次馳稟督臣速撥重兵前來防護又奏據  
各路報稱靜甯雖已解圍賊仍屯聚於隆德靜甯會甯境內若不  
及早廓清文報糧運在在可虞應卽由隆德一帶進兵甯夏官兵  
已抵隆德將軍莽古賚令俟阿拉善兵到酌議進剿爾時福康安  
亦將抵境其應由何路進兵之處卽馳赴隆德將賊匪情形詳稟  
聽候裁定再督提各臣已赴秦安至州縣趕運軍糧其見駐隆德  
官兵由平涼涇州固原華亭各州縣辦運較爲便捷其火藥鉛彈  
南路軍營見在卽由蘭州省城運送其西路軍營如有不敷臣卽  
飛稟陝西撫臣就近酌撥協濟至馬昇貴一犯經固原州拏送鹽

茶廳伊孫馬如林馬如海尙未解到據該州王棕報伊屋內挖有地窖臣經過固原親往查勘伊子馬漢龍院內亦有地窖臣已諄札平慶道沈鳴皋窮究以淨根株 上俱嘉之 諭阿桂福康安曰陳步瀛節次所辦俱合機宜頗有見識殊爲能事可嘉見據該臬司奏稱卽日馳赴隆德將賊匪情形面稟福康安等語陳步瀛來往安定隆德一帶賊眾情形及往來路徑夷險自能熟悉伊旣親赴隆德福康安能得一幹員而加詢問於勦賊事宜更爲有益又 諭曰臬司陳步瀛見在安定駐劄該縣雖靜甯隆德一帶不遠所有沿隴山底店各處賊匪該臬司自當悉其情形前曾傳諭陳步瀛將該處防守等事隨時奏聞何以總未據奏及雖外省習

氣兩司於地方情形必先稟報巡撫不敢遽行陳奏然當此軍務  
緊急之時又何妨一面奏聞一面具稟著傳諭陳步瀛將賊匪情  
形詳晰加緊馳奏尋奏新任督臣福康安調遣官兵由隆德靜甯  
兩路進剿賊匪聞風震懾所有東西兩路糧草臣分派州縣承辦  
務期無誤奏入報 聞是月擢甘肅布政使旋經督臣福康安奏  
甘肅藩司事務叢雜陳步瀛人亦明白誠實在軍營督催糧運甚  
爲出力但才具不如浦霖 命調安徽布政使九月因前奏馬昇  
貴開挖地窖係知州王悰刑偏妄供步瀛雖審明並非開挖地道  
但屢勘未得實情部議降一級畱任十二月論石峰堡軍功加一  
級抵前降一級仍軍功紀錄二次尋奉 旨賞戴花翎五十三年



奏臣籍隸江蘇雖本年並不承辦科場子弟親族例得與試第以  
本上司之子弟設爲所屬州縣呈薦其中卽毫無情弊跡涉嫌疑  
嗣後請籍隸江蘇人員見任司道以上等官其子弟親族俱不准  
應江南鄉試至知府直隸州開送簾缺者一體迴避下部議行繼  
以鄉會試年條奏科場事宜遵例應交部察議 詔免五十四年  
六月擢貴州巡撫十一月卒子廷碩六十年進士見任國子監助  
教

右 國史館本傳

公諱步瀛字麟洲陳氏先世居歙公會祖諱時賓遷江甯遂爲江  
甯人祖諱應陞考諱士鉉家故殖財至公考爲文學好施予盡亡

其貧生四子而公爲平公長益貧精厲爲學問傑於文詞中乾隆  
二十六年 恩科會試榜第一選庶吉士散館改兵部主事再擢  
至武選司郎中公考至是年八十餘乃卒公爲養與喪皆當人意  
及後爲安徽布政使則自曾祖至考皆獲 贈通奉大夫如公官  
妣皆 贈太夫人公在兵部職事修辦吏不能爲奸服闋其尙書  
奏請補車駕司郎中逾二年授河南陳州府知府再擢至甘肅按  
察使獄獄平值平涼府鹽茶廳回民爲亂黨連數郡人心皆聳爲  
逆者聚於通渭石峰堡而總督李侍堯乃託以追逸賊西往靖遠  
獨禹公扼隴上爲守禦公亦憤發不避險難盡拘爲逆者之家又  
擒其分處他縣爲間應者官軍初戰失利公度賊乘勝必東犯陝

西以隆德平涼當下隴之要而守衛軍弱卽撥固原兵分守而後  
奏聞其後賊果東犯不得過公奏之達 上以爲知兵 命大臣  
督軍至且 詔事與陳某議之公迎說形勢事理無不究又籌糧  
饋入險阻皆給逾月賊平公雖身未履戰陳而功足以埒 上乃  
擢爲布政使而旋調任於安徽 賜之花翎以獎焉乾隆五十年  
江淮大饑米升至錢五六十暴民脅眾爲攘公徧至所部頒布  
上恩督吏賑卹防捕盜賊全護疲困自夏迄秋末安徽得甯而公  
勞瘁成疾其後擢貴州巡撫抵治所舊疾大作遂薨爲乾隆五十  
四年十一月某日年六十公爲人坦白和易雖於屬吏無矜容厲  
氣然審察能否進退必當其才安徽布政司書吏皆江甯人公臨

之有恩誼而不以奸公法公自率儉陋其在陳州嘗舉家食糶於族戚故舊助惟常厚歲時餽問無閒所在官舍來居者常滿少工文章喜誦書老而不倦承學弟子多才而秦中丞承恩與公進士同榜又同一年爲巡撫人以爲美談甯嘗偕公官兵部公來安徽甯方主安慶書院於公習且久公子舉人廷頴國學生廷頴以乾隆五十六年某月某日葬公江甯城北□□山之麓請甯爲銘銘曰

公以文興多士誦稱不究其能司武是膺秉節西疆布剋有方力不挽強戎慝翦襄天子命將謀以公壯以戰以饒其阻有蕩陟登大吏而親勞事爲國之志爲身之憊養其疲羸拊其寒飢誅

其疏欺斥其不治協維 帝心開府西南不以歲深雲而弗霖金  
陵之里兩中丞起公壽先已貽休弟子鍾山東北卜維公宅植保  
松柏載詞藏石

右墓誌銘姚鼐撰

姚棻

姚棻安徽桐城人乾隆十五年順天鄉試舉人考補國子監學正二十六年中式進士授湖北宣恩縣知縣引見授甘肅靖遠縣靖遠民不善溉田棻造水車教之灌興義學使讀書開金石峴以利行旅又立興靖堡集場通貨物民便之二十九年調知臯蘭縣時有盜殺鹽茶廳民王洪訓盜不獲廳役執張舉教之誣服廳不察定讞總督楊應琚令棻覆訊盡得其誣服張舉乃得釋三十二年鹽茶廳巨窩馬得鼈養無賴子四出爲盜總督吳達善令棻偕遊擊董果往捕得鼈窩盜久家益富居無定所棻蹤蹟獲之並其黨闕進才等十一人事聞諭曰姚棻一經派委卽兼程探獲

巨窩頗屬能事十月調固原州知州三十三年遷湖北安陸府知府三十四年調知武昌府三十五年隨吳達善至古州獲兇苗多人得旨議敘三十九年上以施南府民情糅雜訟獄煩多非強幹廉潔之員未能區畫調蔡知施南府知府四十一年改福建漳州府知府四十三年巡撫德保調蔡知福州府諭曰漳州一郡濱海刁悍民俗最爲難治其緊要數倍於福州朕素知蔡能事特從湖北調任該郡實因地擇人豈可輕於更調四十六年擢汀漳龍道四十九年授廣東按察使五十年陛見上詢之蔡母年過八旬苦節六十年賜柏貞萱壽扁額一大緞二貂皮四諭令回任時順道省視迎母就養五十四年授江西布政使八月

葉詣熱河 行在陳謝復 賜其母大緞貂皮如前數五十五年  
命署江西巡撫疏言江西錢文模糊發局另鑄令局員賠經費又  
言豐城爲章貢下游眾水匯注境內石隄四十丈餘皆土隄春夏  
水漲甚爲民田之害應於險要改建石隄五十丈俱如所請行是  
年 上入旬萬壽葉至京 賜服物瓜果以其母手繪羅漢冊進  
賜其母大緞二貂皮六五十六年疏言建昌府屬界閩省請於  
要隘設卡以絕私販 從之五十七年六月以母憂去官五十九  
年六月 上以葉將服滿 命署廣西巡撫六十年二月授貴州  
巡撫旋改雲南巡撫時軍務未竣 諭福康安如貴州省城需大  
員駐劄可畱姚棻在彼遂畱貴陽三月授福建巡撫先是棻任汀



漳龍道所屬虧官帑至是事覺解任候質 上以棻非入己仍命署巡撫事嘉慶元年 諭曰姚棻自護理以來尙知懃悔仍護理如故又以海盜張表率眾投首 恩賞黃辮大荷包一對小荷包四箇閩中沿海民捕魚爲生無賴者卽藉捕魚通盜爲之銷贓濟糧與海上盜狼狽爲奸棻編保甲凡魚船舵水令澳甲指名保任容隱則坐之獲銷贓匪王安等五十餘人抵罪汀州民陳觀德娶婦漳州途遇外委汪國生等奸盜建陽役梁高游江中詐取余章貴錢章貴憤溺死事俱在乾隆五十八九年間棻檢積案盡捕得之二年以痺病乞休 許回籍調理四年奉 高宗純皇帝哀詔棻以手足不仁未能匍匐赴 闕奏 諭曰覽奏具見悃誠可

嘉之至纒爲調理就痊爲國家出力勉之六年四月卒於家

右 國史館本傳

國朝諸臣傳卷之八十一 籍臣三十八

九

臣等謹將天祥示錄

フ

孫曰兼

孫曰兼奉天承德人乾隆二十六年進士選授湖北嘉魚縣知縣四十四年升廣西柳州府知府四十五年調補鎮安府知府五十二年推升四川永甯道五十三年二月補貴州糧儲道五十五年七月擢湖北按察使五十七年九月旬到秋審人犯湖北省由緩決改入情實者七起 命傳旨申飭五十九年五月授山東布政使嘉慶元年七月調江甯布政使四年五月奏言近來江境辦理河工河員藉稱呼應不靈往往派調州縣等官赴工承辦民夫州縣身膺民社不諳河務者居多勉強來工承辦數月不但曠廢地方公事兼致賠累難堪而河員轉得置身事外更因州縣不諳河

工藉名代辦從中漁利種種貽害不可枚舉請嗣後遇有挑築等  
工除購料雇夫等事仍准派附近州縣幫辦其餘一切工程俱專  
派河工人員不得調派州縣以重地方而專責成至河員承辦工  
程請於工竣後知會地方官會同勘驗結報以昭慎重得 旨所  
奏尙是著通諭直隸江南山東各督撫及河道總督卽照所奏辦  
理十二月奏俟賑務完畢赴京 陛見 諭曰見在江甯省城並  
無大員彈壓孫日秉至明年夏季來京未遲六年三月貴州巡撫  
伊桑阿爲前撫初彭齡所劾 命曰關調任雲南會同雲貴總督  
琅玕嚴鞫尋奏訊明伊桑阿貪縱不法並捏飾勦辦石峴苗匪軍  
功屬實論斬如律六年十一月劾奏雲龍州知州范廷相重利借

債被債主黃璋凌辱有玷官箴請旨革職從之七年二月

諭曰戶部奏疏通滇省積錢籌撥川省軍餉一摺已依議行矣此項錢文存積滇省錢價太賤多有不便以之就近撥充川省軍需自爲有益惟滇省各府貯錢處所距水次道路遠近不齊一切運費難以懸定著孫曰秉細查覈算具奏尋奏滇省七屬實鑄存錢九十六萬五千一百餘串分別撥解川省並將程站遠近運腳多寡詳晰造冊咨部報聞六月奏原任貴州糧儲道孫文煥以撫藩參劾該員侵蝕軍需情多捏飾差人投遞呈詞請旨歸案查辦諭曰孫曰秉所奏各情節已欽派大臣前往查辦該撫惟當於本省地方事務及交審案件認真辦理不可宣露此事至威遠

猥黑盤踞江外不敢渡江見當瘴盛之時官兵不便深入前已諭知琅玕所有雲南邊界與猥黑毗連之處該撫均當一體畱心防範爲要十月劾奏岷峨縣知縣袁術誠於客民劉坦在境被賊搶劫受傷報縣不究請 旨革職 從之是月得 旨孫曰乘年老著來京候旨簡用十一月卒於任姪孫彤嗣二品廕生遵衡工例捐納道員候選

右 國史館本傳

公姓孫氏諱曰乘字德元一字葆年奉天承德縣人先世居臨榆遠祖在明永樂時有世襲金帶指揮者葬在縣城南之古甯海城外碣字漫漶無名諱可識考曾祖守祖妣穆氏祖自貴妣杜氏父

賢妣王氏何氏三代皆以公官布政使時累 贈通奉大夫江甯  
布政使妣皆 贈夫人公少聰慧讀書目數行下乾隆二十四年  
舉於鄉辛巳 恩科成進士三十六年選授河南郊縣知縣越四  
年丁母艱回籍以賞候銓知府起復仍以知縣試用湖北省四十  
三年補授嘉魚縣又署建始縣公素性儉樸以爲縣令親民之官  
當約己奉公今世有以饋貽遷劇邑屬託撓獄訟者吾不忍病國  
病民以徇俗也故所至之處多不稱上官意同僚亦笑其迂及受  
代時國帑無絲毫虧缺士民皆歌思之不忘四十四年選授廣西  
柳州府知府明年擢四川永甯道又二年調貴州糧儲道署貴州  
按察使又二年擢湖北按察使時值畢督部以重名坐鎮雅俗俗



國朝通志卷之八十一  
吏少所許可獨倚重公商推平反以爲孫廉訪不吾欺也五十九  
年擢山東布政使時中朝柄政者以威權撿攝外臺大僚自道府  
以上皆以貨賂固名位公獨不與通謁曰吾以樸誠受主知不  
知其他以是爲要人屬託所不到尋調江甯布政使嘉慶元年八  
月到官值山東江西南河工久未合龍議派地方助貲開濬引河且  
議請加徵公力阻其說以爲加徵非盛世事卽扣守令常秩使  
俯仰無資是迫使腴民也其事乃已今上親政赫然革吏弊開  
言路公乃奏言河道挑築工程請任河員以專責成河員承修工  
竣應令會同地方官勘驗結報先是開河工程檄調沿江沿海牧  
令民事曠廢委以購糶雇夫或以徵求累民或稱賠累虧帑及築

隄濬河悉做費以屬河員無從稽覈沿河守令與河員同有參處  
分賠之責工程虛實不相關白公深嫉其弊故奏及之其後河工  
文武有以侵帑見法籍其家貲累萬或疑公密陳不知其審也四  
年四月奏請復知縣改教舊章自五十一年定例知縣補缺才不  
勝任卽令休致公奏言士子讀書得第需次多年始登仕版遽令  
終身廢棄非所以示體恤且恐上司重去人官因其別無劣蹟姑  
息貽誤又非整飭官方之道請以年力強壯學問優裕者改補教  
職如舊制又以楚蜀軍營召募鄉勇皆不教之兵驅之遠行有急  
旣不可恃無事則散而爲患奏請興建營田編查保甲言自河南  
南陽以至湖北安陸襄陽鄖陽陝西西安漢中興商一帶長山大

谷數千里應 敕下督撫招懷歸降流散之民各給無主田二十畝借與贖糧使之耕作水田則濬川通渠旱田則開溝鑿井其山地不宜種植稻麥者雜種桑榆菱藕以助衣食五家立社擇年高曉農事爲伍長教督耕作和睦鄰里守望相助險要地方添設巡檢千把駐守彈壓練習技勇則流亡得以安業鄉勇有所歸宿此本固邦甯之效也保甲或累民因其累以弛之未免因噎廢食請責成州縣每村之中計戶分甲公舉誠慤一人以爲保長每甲十戶之中又公舉一人以爲甲長令簿記來往人客則保長不至累民罪匪無從匿跡又以承平日久懼軍營將士不嫻武略奏請選募將士訓練講求以資武備言生聚攻守之術權謀應用之宜具

在宋許洞虎鈴經其言簡明頗中體要懇願發軍營講求諳練凡  
所論奏或蒙 上施行或下部議覆因是亦深荷 主知嘗以六  
年正月入 覲 上問彌補虧帑之法公奏操之太急恐不肖吏  
藉詞彌補爲患地方終無實效 上嘉公樸誠後因公子燕翼之  
道任入 覲猶勸剛方似其父云公性伉直江南大吏某以廉潔  
自喜嘗問何以教我公不敢言及問之切對以公多壅蔽書吏之  
弊日甚大吏言亦知之但不得其要領公卽舉實事以對大吏故  
賢者不以公語爲憎益以此見重公在江南清節彌厲苞苴不入  
多用惻愍無華之吏置之衝劇率以儉約歲省供張之費數千兩  
從容調劑資有餘以補不足或感恩饋贈則以其貲完帑項其後

皆不敢干公以私故江淮一路虧缺漸清惟其外任既久知吏弊深屬員不敢欺隱也五年三月擢貴州巡撫甫到官值銅仁縣石峴逆苗滋事之後公恐勦捕時有驚散苗人藏匿因設法招引安插腹內山場餘地使之耕種奏言苗頑均屬赤子不可令其資生無計若苗人各安生業則錯居腹地亦易防範不虞其滋生事端其年七月調雲南巡撫公在任潔己衣不改作日食錢不滿千絲毫官物不以入己惟以普洱茶煮檳榔寄家云此物能治積食勝於致珠璧也五月奏請借糶常平倉穀言滇省山多田少土性瘠薄除秋收穀米之外所種豆麥雜糧春收本屬無多每至五六月間青黃不接市糧價昂若竟停其借糶則籽糧缺乏便致輟耕荒

廢臣不敢拘泥新例致使便民之政有名無實業經飭行司道準令各屬照例借糶俟秋成後還倉仍嚴密稽察勿許有短發浮收情弊先是有奏言買補境內倉穀爲民累者又有條奏常平倉積久弊生有短發浮收之累請無災年分不準出借者各省倉穀爲不買補平糶又須報部部吏高下其手增減糶價外吏率皆積穀七八年至紅腐米價騰貴富賈獨擅其利常平社義諸倉無見穀一遇偏災無以給振識者患之至公有此奏 上批有治人無治法惟在實心辦理實力稽查若辦理不善卽不出借倉內仍空空如也總之於民有益之事只管辦去勉之欽此公實心爲民不泥成例類此以十一月十四日卒於撫署正寢官所惟侍妾二人僕

從數人他無親屬身後所需督部爲之經紀喪事遺言不受賻贈  
歸櫬之日幕僚延督部檢點行篋惟餘養廉銀九千兩印封宛然  
得以歸櫬而已公生平友愛弟曰兪早卒以次子馮翼爲之嗣弟  
曰箴早卒迎養其楚撫教其子燕喜爲學附生以資爲知縣命弟  
曰源投效河工官楊河通判一門之內食指千數雍雍如也篤於  
故舊受敬儒士業師某老學未達卒後爲刊其遺文恤其家累好  
觀經世之文輯爲一冊手自評點每與人論古昔名臣言行流連  
企慕輒移日晷先是 詔舉孝廉方正或探朝貴意不爲申報公  
以爲 國家異數不當壅於上 聞使野有遺賢故在山左江南  
所舉皆寒素有名之士善接幕僚諮詢公事參以見聞掾吏不能

舞弊蓋以誠實待人未嘗察察爲明人亦不忍欺云公生於雍正  
十年十二月八日得年七十有一子二人長燕翼前廣東肇羅道  
次馮翼蔭生 簡用通判候補郎中孫一人豫謙星衍官山左時  
與公同僚及歸僑居金陵公以同族有過從之雅知公爲政一二  
因爲行狀以質世之知公者謹狀

右行狀孫星衍撰





孫嘉樂

嗚呼是爲禮部員外郎前四川按察使孫君之墓君名嘉樂字令宜浙江錢塘人高祖某曾祖某祖陳典雍正己酉科鄉試第一歷官陝西鹽驛道父孝培因疾不仕三代皆以君貴 封通議大夫如其官君生而敏慧六歲就外傅同學生有誦堯典者聽之卽能成誦塾師驚異以爲不凡乾隆二十年補諸生己卯舉於鄉辛巳成進士分戶部福建司學習專辦井田科井田主旗地時旗田私賣日久輾轉相售糾紛舛錯方 命大臣往勘分別回贖文牒棼然見者望而斂手君獨句稽故籍窮源溯委由分得合并然秩然咸有端緒尙書于文襄公及少司農錢公汝誠異其才倚以爲重

二十九年丁內艱旋丁外艱三十三年服闕補山東司主事三十五年升廣東司員外明年京察一等引見記名外用八月充四川鄉試副考官歸復命奏對四川吏治民情甚悉上嘉之十二月記名以御史用三十八年升雲南司郎中明年授雲南學政君既至滇釐正文體訓以讀書行己之要不以邊方荒略為嫌土人多感激爭自濯磨三年任滿大學士雲貴總督李公侍堯密奏陳薦及回京補陝西司郎中旋授廣東雷瓊道又調肇羅道蠻俗每歲七夕相傳織女下降死者得仙去婦女多自縊者君嚴禁之其弊始革四十五年升四川按察使時四川有賊名咽喉子誘少年剽劫十百為羣嚴捕置之於法賊皆斂跡四十七年以秋審失

出部議降調解任回京補禮部主客司郎中未幾又以失察百陽  
州焚搶案降員外郎君以勞瘁得病未補官遂告歸既歸連主餘  
姚龍山紹興蕺山諸暨暨陽書院卒於嘉慶五年七月二十六日  
距生於雍正十一年某月某日得年六十八配馮氏子二長容年  
十八能讀書次宸尙幼女六人雲鳳雲鶴皆能詩詞繪畫餘俱許  
適士族以某年月日葬於某縣某山之陽容實來請銘君生平狷  
潔不苟取與居處飲食終身如儒生在四川時總督少年侈汰所  
至必索重賄以是責君君弗應銜之故其左遷總督與有力焉然  
歸後以書院束脩自給未嘗有所介意也君爲余辛巳所取進士  
劇嗜余所爲詩李公由雲貴總督罷歸復起而督陝甘過西安酒

次嘗諷余雲南諸作余詫而叩之李公曰此孫學使所刻也君所作昆明湖龍尾關易羅池諸詩學使皆刻而列於郵亭之壁余往來數見之故能誦也蓋君之篤於師誼如此今君先逝矣君不克誌余而余誌君其何忍不銘銘曰

嗟斯人止于斯人尼之命使之我欲指斥將安施君在九原當知之

右墓誌銘王昶撰

陳淮

陳淮河南商邱人由選拔貢生捐納知府乾隆二十六年選授廣東廉州府知府時因改廉州爲沿海要缺撤畱本省三十六年七月補韶州府知府三十七年七月調廣州府三十八年十月大計薦升十一月擢浙江鹽法道四十三年七月擢安徽按察使先是任浙江鹽道總督陳輝祖查抄王亶望貨財有抽換那掩情弊陳淮於上年七月俸滿引見時曾奉面詢此事陳淮諉爲不知至是命其據實具奏九月奏入上以陳淮身在事中知而不言難辭欺飾徇隱之罪著革職發往豫省河工效力贖罪四十八年河工告竣改發山東運河差遣四十九年四月諭曰陳淮前

因陳輝祖案內革職獲咎尚輕且在運河工段亦能奮勉著補授  
 山東青州府知府九月遷甘肅肅州道五十年正月升甘肅按察  
 使五十一年十月升湖北布政使五十三年七月荊州江溢陳淮  
 招募船隻分救兵民並酌借倉穀以資接濟 上甚嘉之五十四  
 年三月荊州萬城隄暨石磯各工完竣得 旨議敘五十六年十  
 二月擢貴州巡撫五十八年五月奏查辦鎮遠府印水橋十八洞  
 地方錢糧採買倉穀報 聞六月調江西巡撫五十八年二月飭  
 屬緝獲黔省淫惡逃兇李老五審明正法奉 旨交部議敘五十  
 九年十月拏獲兇犯吳相子飭屬究出淫兇實情奉 旨交部議  
 敘並賞給大小荷包以示獎勵六十年正月因上年贛州等衛漕

運抵通及同空俱能迅速奉 上諭陳淮所辦尙好著交部議敘  
是月奏稱長甯縣雙橋堡地方鐵砂旺盛距圍子坳等處老廠甚  
近請募商設廠添置四鑪得 旨允行三月黔員領運京鉛在德  
化縣遇風沈溺陳淮督率各員旬日間全數撈獲 上嘉其認真  
奮勉交部分別議敘五月閩省因米價昂貴奏明來江西採買陳  
淮恐市僧居奇奏令各屬卽於常平倉內碾米十萬石交閩員運  
回 上從之又閩米運道奏請卽從內河運往較海運爲妥便  
上以陳淮能酌量情形又且江西各屬倉穀充裕糧價亦不至因  
此增昂著交部議敘嘉慶元年十一月光祿寺少卿初彭齡劾奏  
陳淮居官貪濫 上命署兩江總督蘇凌阿會同欽差戶部右侍



郎台布審辦二年正月 諭曰此案初彭齡奏參陳淮摺內所稱  
歌詞有中缺八千大缺一萬之語自非無因隨命蘇凌阿等查審  
昨據奏稱陳淮信用首縣徐午任其倚勢驕縱以致人皆嫌怨編  
造歌詞而於貪婪營私等事並無確據僅以與首縣評論字畫忘  
分結納將陳淮徐午均擬發遣新疆效力贖罪經軍機大臣會同  
該部覆擬陳淮雖訊無別項劣蹟但罔顧大體殊屬卑鄙僅發新  
疆不足蔽辜應令罰繳巡撫養廉銀五年示儆陳淮棄瑕錄用之  
員經朕加恩復用至封疆如果潔已奉公爲屬員表率何至不孚  
輿論有傳播歌謠致招物議此等卑鄙事情僅罰繳養廉五年尙  
不足以示懲陳淮除已革職照擬發遣新疆效力贖罪外著照軍

機大臣等所議罰繳養廉五年之處再加一倍罰出此朕於懲創之中仍畱不爲已甚之意餘著照擬完結三年十二月贖罪回籍十四年九月 上諭本年朕五旬萬壽覃敷愷澤陳淮見在京祝嘏伊已年老著賞給六品頂帶回籍十五年九月故子崇本編修官至宗人府府丞傅霖山東候補知縣

右 國史館本傳

國朝詩集卷之八

三

姚頤

近世士習槍冒諸弊頗多嚴明之有司盡法痛懲之然其風益熾  
公視學吾楚喟然曰法治於已然不如禁之於未然吾憫蚩蚩者  
陷法之多也要使其奸無所濟則弊自絕矣試日屬草未半時徧  
用圖書親記之圖書日一易未記者雖佳弗錄尤嚴覆試以人少  
弊易防也槍冒諸奸皆不售故其弊不禁自絕公持己甚嚴然愛  
士之誠出於天性士詩文略佳者稱之不置口試箴召諸生集署  
中教以立身行己之方與古人爲學次第遠方喬野士恆寬其禮  
數戒門吏不得壅蔽投刺者立見之斗酒款洽和藹樂易鄉塾師  
弟不過也精藻鑑寒士才質可造者供膏火親教之署中賴以成

業者甚多嘗語諸生曰凡人自待如上峻坂前脚蹋實後腳方移否則慎越矣蓋推從善如登之旨以教也任滿去楚士思之爲建去思碑後二年復奉命廉察湖南公大儒不習法家言然百姓以公之愛士知公之必能愛己也公慈而明屢雪冤獄吏不敢爲奸時方省試士雲集會城公開門延納之教誨無異視學時廉使世稱風憲公以儒雅治秋霜冬雪變爲和風甘雨古未有也顧士雖日晉見無干以私者非惟信公律身之嚴亦愛公之深而不忍以不肖之心窺公也公之言曰名要略愛才要眞愛總之己要自愛於今士咸誦之公長於古文清醇似穎濱兼歐陽公之逸宕詩宗東坡山谷一洗鉛華陋習視學時以古人性情尤賴詩教力倡

之楚風丕變公之力焉後數年卒甘肅廉使任楚士多爲之制服  
甘肅極邊地公之任眷屬皆未攜卒後喪事皆楚士王君棠經紀  
之身致公櫬於里論者謂公愛士之報公平生他盛德事不誌誌  
其傳於楚者亦不悉誌誌余之所知而可確信者公姚氏諱頤號  
雪門江西太和人乾隆癸未一甲第二人

右紀略嚴如煜撰

國朝老成列傳

卷五十四

三

徐嗣曾

徐嗣曾浙江海甯人榜姓楊乾隆二十八年進士授戶部主事三十四年遷員外郎三十五年六月充陝西鄉試副考官十月遷郎中三十六年九月授陝甘學政三十八年七月奏甯夏一府文風日盛向立丁字號每科中額二名請照涼州聿字號例以一科歸入大號與通省比試一科仍例丁字取中二名數科後人文蔚起可與涼州一例統歸大號下部議行四十年二月擢雲南迤東道諭曰前據戶部代奏郎中楊嗣曾呈請曾嗣徐姓爲後曾降旨令薩載確查有無應繼宗支今據薩載覆奏查故監徐沂實爲嫡嗣近支亦無產業等語楊嗣曾所請仍嗣徐姓之處尙有良心著



准其改歸徐姓爲後十二月調糧儲道四十二年十一月調迤西道四十四年五月擢安徽按察使八月調雲南按察使四十七年升福建布政使四十八年因雲南按察使任內辦理秋審失入部議降調奉 旨加恩免其革職降三級註冊五十年擢福建巡撫五十一年二月偕督臣雅德奏前兩廣督臣富勒渾奏饒平縣界連閩省之黃岡地方盤獲妄布邪言之吳國一犯搜有刻印板片上刻南肇道人字樣該犯供稱閩省刻字林姓刻造奉 旨此項不法字跡刻自閩省著傳諭雅德徐嗣曾嚴切查拏臣等隨查獲刻符像之正犯林文東等委員解送粵省歸案究辦 諭曰所辦微欠周到此等妄造名號刊刻符像情罪可惡旣據閩省拏獲訊

究與粵省盤獲之吳國一犯供情符合即可在閩定擬何必輾轉  
解送雅德徐嗣曾身任地方大吏豈宜存此諉卸之見著傳旨申  
飭五月奏前奉 旨各省民欠銀米有州縣自願考成設法墊措  
等弊臣卽就近省州縣分查覈對積年實徵冊籍並無積欠在民  
官爲墊解 硃批爲之以實持之以久可也五十二年二月奏候  
官縣驛夫郭世民遞送奏摺遲延請發往伊犁 上以徐嗣曾辦  
理錯誤失之輕縱交部處分部議革任得 旨寬免時臺灣逆匪  
林爽文滋事調浙江兵赴閩於延平府吉溪塘地方淹斃兵丁王  
榮等徐嗣曾不能先事督察部議降一級畱任五十三年正月臺  
灣改建城垣 命徐嗣曾速赴臺灣悉心估勘嗣奏前赴臺灣軍

營撫恤難民籌估城工 硃批好一切勉爲之三月 命同福康  
安李侍堯審辦柴大紀貪劣各款 諭曰徐嗣曾身任巡撫臺灣  
營伍雖非所轄但伊在閩年久於柴大紀縱令兵丁私回內地貿  
易牟利及廢弛營伍不加訓練種種釀成變亂之處平日豈無聞  
見乃竟視同膜外緘默不言自有應得之咎並著明白回奏嗣燾  
臺灣地方官兵全無約束兵房亦塌毀無存並聞營弁缺出不秉  
公考驗恣意受賄是柴大紀廢弛行伍貪婪營私已屬昭著報  
聞又奏被難流民近漸安集統計全郡彰化最重臺灣嘉義鳳山  
次之淡水爲輕應分別覈實辦理見存米已無多祇可折給銀兩  
查閩省從前折賑每石銀二兩今因糧貴請酌給三兩 諭曰據

李侍竟奏各省協撥米石僅可敷閩省軍糧民食之用何以徐嗣  
曾又稱臺灣存米無多辦理賑務又須折給銀兩殊不可解且福  
康安奏見在兩暘時若可望豐收卽照向例二兩折給足敷糴買  
又何必遽議加增向來臺灣地方官吏侵漁成習福康安等不可  
不嚴行查察四月 諭曰臺灣逆匪滋事該處文武養癰貽患徐  
嗣曾係該省巡撫咎實難辭著交部嚴加議處部議革任得 旨  
寬免六月同將軍福康安福州將軍魁倫奏熟番募補屯兵悉心  
酌議章程一屯兵人數按番祗酌挑就近防守一各屯番丁宜立  
屯弁以資管轄一屯丁屯弁毋庸酌給月餉接近山埔地以資養  
贍一清查已墾埔地以定界址一屯丁習用器械令自行製備報

官點驗一屯丁徭役酌與優免以紓番力得旨允行又同福康  
安奏軍興以來撥解兵米因海洋風信靡常尙未運到計所存米  
石僅可爲軍糧平糶之需不敷散賑又因米價未能平減請每石  
折給銀三兩未免過多嗣又因三月下旬以後連次得雨可望豐  
收仍請每石給銀二兩報聞又偕福康安奏清查臺灣積弊籌  
酌善後事宜一各營操演宜設法稽查以覈勤惰一水師兵丁宜  
按期出洋巡哨一嚴總兵巡查之例以肅營制一兵丁貿易離營  
等弊宜嚴行禁止一禁革旗牌伴當內丁管班四項兵目名色以  
杜包差之弊一換防各兵宜分交水陸提督互相點驗一海口城  
郭各礮位宜清查安設以資守禦一嚴禁搶奪械關并私造器械

旗幟以靖地方一清查臺灣海口搜拏逸犯以別奸良一賭博惡習宜從嚴懲治一臺灣文武各官應責巡察大員隨時覈奏一臺灣道員准令具摺奏事以專責成一請開八里分海口以便商民一沿海大小港口私渡船隻宜嚴加申禁稽查一臺灣南北兩路宜安設鋪遞修治道路船隻以肅郵政奏入得旨允行七月奏臺灣府及嘉義縣擬築土城彰化鳳山淡水等處城圍仍用荊竹栽插加浚深濠添設石卡俱遵旨辦理即日興工報聞八月奏逆犯大半係羅漢脚匪數流寓在臺灣見密咨內地查其財產親屬毋稍疎縱又臺灣吏治廢弛不能早行覺察咎實難辭請革職開缺諭曰徐嗣曾於屬員收受陋規不能及早覺察又不自

請處分是以降旨飭詢但於辦理善後事宜及查緝犯屬等事尙能周到伊所請革職開缺之處著加恩寬免徐嗣曾益當感激以期毋負朕矜全委任至意又 諭曰前因臺灣賊匪勦捕完竣特令建立福康安海蘭察生祠俾民望而生揚徐嗣曾前赴臺灣幫辦善後一切亦爲妥協著准其一體列入九月奏懲治臺地棍徒拏獲糾夥殺命匪犯及設館殃民之蠹役挾嫌捏害之義民割用印冊冒徵補糧之征兵分別從嚴辦理 諭曰臺灣爲五方雜處之區民情刁悍從前地方官因循廢弛遇事姑息以致奸民無所忌憚釀成逆案今當賊匪甫經蕩平之後正應趁此兵威隨時嚴辦使匪徒斂跡盡絕根株徐嗣曾於拏獲棍徒凡犯該死罪者俱

立禮典刑所有陳光侯潘波二犯不復拘於成例分別謀故匪徒  
立決其殃民之蠹役舞弊之征兵恃符藐法之義民俱分別嚴行  
辦理徐嗣曾前於柴大紀玩法營私不行奏參一案咎無可辭是  
以將伊革職從寬畱任不謂該撫自抵臺灣後幫辦善後諸務尙  
爲妥協今於地方棍徒蠹役等復能力加整頓俾海疆刁悍之風  
漸知悛革殊爲不負任使徐嗣曾著交部議敘以示朕賞功罰罪  
各不相掩至意部議加一級抵前降一級又 諭曰徐嗣曾於臺  
灣諸事亦俱辦有條理其軍需報銷等項卽有未經辦竣者亦可  
將彙案帶至內地次第覈銷無庸久駐該處著傳諭該撫接奉此  
旨後卽料理起程內渡管理巡撫十月奏先後拏獲匪犯內柴大



紀所奏正法及戮屍許懷等三十五名尙在原係柴大紀誤拏經前任嘉義縣知縣陳良翼審屬良民據保釋放復捏同誣報臣細加查詢實屬良民卽於匪犯名單內扣除又拏獲莊天畏黃天養二犯一係莊大田幼子一係爲莊大田管種田畝卽日派員解京論曰柴大紀貽誤軍機又復挾詐欺罔拖陷無辜著將柴大紀之子查明發往伊犁以示懲儆莊天畏係莊大田之子黃天養係爲莊大田管種田畝徐嗣曾督率各屬嚴密查拏實屬可嘉著交部從優議敘部議加一級抵前降一級尋奏拏獲海洋行劫客船盜犯陳喜等五名審明後恭請 王命正法 論曰所辦甚是閩省海洋盜劫頻聞且臺灣甫經懲創之後陳喜等尙敢藐法行劫

一經登獲自應迅速辦理特復拘泥請旨必致要犯有稽顯戮茲該撫於審明後卽一面正法一面奏聞所辦甚爲得當前因李侍堯瘡疾甚重曾有旨諭令徐嗣曾卽行內渡回省今該撫奏到之摺係十月初二日拜發尙無起程日期計該撫奉諭旨後再回至省城已在福康安抵任之後臺灣地方關係緊要所有緝拏洋盜及拒捕餘匪查禁私硝等事必須有大員在彼督辦著傳諭徐嗣曾接奉此旨後若已內渡不必冒險轉回如尙未起程則當俟奎林到後將應辦一切事宜面爲告知交代接辦方可內渡十一月奏臺灣總兵奎林已到臺灣恪遵 聖訓將一切情形詳晰告知卽由鹿耳門登舟內渡奉 硃批汝此番甚爲出力與福康安共

事朕無南顧之憂矣五十四年正月 諭曰徐嗣曾前赴臺灣整頓地方懲治奸匪俱能認真嚴辦盡心經理甚屬出力可嘉雖該撫於逆匪滋事及臺灣從前吏治廢弛之處失於覺察咎有難辭但究係前任督撫積玩所致非徐嗣曾一人之過著加恩賞戴花翎該撫惟當益加勤勉以副恩眷又 諭曰徐嗣曾已降旨賞戴花翎見屆新年錫慶之時著賞給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一對用示優眷 命圖像紫光閣 御製贊曰宣撫之任守土安民一應軍務責成督臣佐之贊之竭慮摠勤渡海籌策亦可稱勳又 諭曰徐嗣曾奏請陞見彼時因李侍堯患病內地應辦事宜關係緊要曾諭令速行內渡回任不必急於來京瞻覲此時福康安業經到

任閩省應辦事宜有福康安在彼料理善將撫篆交福康安兼署  
卽行來京陛見以便朕面詢一切嗣偕福康安奏臺灣應徵錢糧  
等項分別蠲免得旨允行二月羅源營濂澳汛失去小礮二尊  
及烏槍腰刀等物命徐嗣曾提集案犯嚴審定擬時安南阮光  
平復據黎城福康安馳赴粵西彈壓奏將督篆交徐嗣曾署理報  
聞諭曰前因福康安已經抵閩是以降旨令徐嗣曾將撫篆  
交福康安兼署卽行來京陛見但福康安見調補兩廣總督該處  
地方緊要徐嗣曾未便遽離閩省俟新任閩浙總督伍拉納抵閩  
後將地方應辦事件熟商妥辦於秋冬間再行來京瞻覲三月  
諭曰福康安奏閩省地方之文武廢弛亟宜大加懲創起行時

臣等謹將前次奏奉  
已諄切告之徐嗣曾務須振刷精神加意整頓徐嗣曾在閩省有  
年一切未能早爲整頓朕今不加深責已屬格外施恩若再不能  
實心辦理稍存疎懈致有仍前玩誤恐該撫不能當其咎也又

諭曰閩省地方情形諸事廢弛總由富勒渾雅德在彼漫無查察  
所致徐嗣曾未能整頓咎亦難辭祇因歸罪於富勒渾雅德二人  
不復另加深究當如何感激愧懼振作精神力除積習以贖前愆  
將此再行嚴切傳諭知之四月奏查大黃一種產於陝西商民販  
來閩省例不准售與外洋惟琉球恭順已久未便一例禁絕須限  
以數目不得逾三五百斤以杜轉相販賣之弊奉 諭旨是亦不  
可因噎而廢食又奏節次接奉 諭旨閩省諸事廢弛須加意整

頓臣跪讀之下悚慄戰汗乃蒙 聖恩曲賜矜全頻邀獎勵至  
賞戴花翎尤爲不易建之異數臣惟有奉持 聖訓不敢一念疎  
懈自墮冰淵奉 硃批再不知勉可乎批伍拉納之語可同觀之  
又奏審訊濂澳汛守弁吳華等受賄包差先後失職移換捏報擬  
罪如律報 聞五月偕伍拉納奏清釐軍需款項又奏晉江縣知  
縣蘇登來匿報竊案請革職 諭曰徐嗣曾本係該省藩司升任  
巡撫一切未能整頓咎本難辭豈得覩顏竟置身局外況該省遲  
延未結之案不下百餘此等事件卽應附驛速奏何以僅交摺差  
齎遞殊屬失之遲緩徐嗣曾著旨嚴行申飭七月奏閩民俱係  
聚族而居請責成族正如有爲匪不法等事族正不行阻止舉首

者分別治罪如果教約有方給以頂帶又附從行劫並未殺人拒捕之盜犯聞擊自首卽行劫次數較多亦准照擬斬監候三年再行發遣之例免其一死 諭曰所奏斷不可行地方官遇有緝拏兇匪等事不責成文員武弁認真查辦而轉令該處族正舉發又給以頂帶則設地方官何用況所舉族正皆係紳衿土豪若明假以事權必至倚仗聲勢武斷鄉曲甚而挾嫌誣首及頂兇抵命何不可爲徐嗣曾此奏係爲調劑地方起見非尋常照例事件自應與伍拉納彼此商酌會同奏聞何遽行單銜具奏伍拉納本係閩省之藩司曾爲徐嗣曾屬員今伍拉納位居其上或有意存芥蒂並有輕視之處則大不是矣徐嗣曾著傳旨申飭閩省民俗剽悍

盜劫頻聞正應嚴加懲治以儆奸頑從前降旨將情有可原擬斬減等之夥盜定爲監候三年再行發遣已屬法外施仁若將行劫多次聞擊自首之犯亦照此例槩行免死則盜犯何以示儆徐嗣曾所奏二條俱屬錯謬斷不可行將此傳諭知之五十五年二月奏臺灣獅子等社生番頭目十二名均願赴京叩祝萬壽諭曰該生番等畏威懷德馴化歸誠聯名籲懇叩釐洵爲好事徐嗣曾見已派令八月來京祝嘏卽著該撫帶同各番目起身務於七月二十以內前赴熱河瞻覲六月奏臺灣生番進京恭祝萬壽臣遵旨帶領卽日起程報聞十一月自京回任在山東臺莊地方病卒



國史館本傳

右 國史館本傳

三

先福

先福那木都魯氏滿洲正白旗人乾隆二十八年由繙譯生員考取工部庫使三十九年升筆帖式四十五年京察一等四十六年授山西綏遠城理事同知五十一年升戶部員外郎五十三年充內倉監督五十四年京察一等九月授湖北黃州府知府五十八年大計卓異六十年擢甘肅嘉慶元年五月先福隨總督惠齡勦之以傑人等倡亂蔓延甘肅嘉慶元年五月先福隨總督惠齡勦之以奪天井湖青龍溪鄧家畝三處賊卡功 賞戴花翎八月平灌灣腦賊匪獲首逆張正謨劉洪鐸等 命以按察使升用先換頂帶二年授陝西按察使尋調四川按察使五年遷河南布政使六年

三月丁母憂八月授光祿寺卿十二月 命署江甯布政使八年  
服闋調江西布政使十年奏請有漕省分捐監改收本色運京職  
銜亦由外報捐經大學士保甯等議駁 論曰外省捐納監生原  
爲籌補封貯銀兩而設上年因蠲緩過多降旨采買此後通倉歲  
入自有常經何必另籌接濟且如先福所言每年一省所收捐米  
多不過十餘萬石亦復何裨倉儲而外省米價增昂徒形紛擾至  
請將職銜改爲外捐一事從前降旨駁飭甚明先福豈漫無所聞  
率爲此奏著交部議處尋議降一級調用 上改爲降二級畱任  
十三年調廣東布政使十四年擢江西巡撫奏請清釐倉庫訟獄  
營伍工作各款得 旨嘉獎十六年以秋審失出降一級畱任十

七年復以失入降二級畱任十九年三月遷陝甘總督十二月御  
史周宗泰奏參甘肅採買兵糧多浮冒 飭先福詳查二十年以  
前任臯蘭縣知縣丁閩川濫借藩庫寄貯穀價銀九千餘兩請分  
別追賠入奏 上慮虧短不止此款 命戶部尙書景安倉場侍  
郎朱理赴陝會同先福查辦尋查各屬虧短庫銀一百餘萬兩臯  
蘭縣知縣李醇和虧至十二萬兩有奇自前任總督那彥成以下  
均治罪如律二十一年西甯道陳啟文奏參河州知州沈仁澍於  
任西甯縣時倉庫虧短已革西甯縣知縣楊毓錦虛報採買先福  
皆徇匿不究 命工部尙書和瑛刑部右侍郎帥承瀛往按之得  
實下部議革職復 諭和瑛等密訪先福曾否得受該革員等賄

賂任內有無別項貪婪款跡尋訊出先福收受仁澍等饋遺命  
發往伊犁效力二十四年賞三等侍衛充塔爾巴哈臺參贊大  
臣二十五年以年老召回京道光元年卒子祥瑛原任陝西督  
糧道孫恩齡候補筆帖式

右 國史館本傳

司馬駒

司馬駒江蘇江甯人由監生捐納從九品乾隆二十九年棟發南河委用三十一年署山陽縣主簿三十五年授興化縣縣丞三十六年遷通州州判四十一年授海州州同四十五年授淮安府通判四十九年升淮安府同知五十二年擢河庫道五十五年授江西按察使嘉慶元年授山西布政使二年七月調山東布政使兼管河務八月因山東曹汛二十五堡漫溢過水三十餘丈諭令司馬駒迅往辦理十二月擢河東河道總督嗣曹汛漫工合龍諭曰此次曹汛大壩搶築堅實黃流順軌司馬駒督率籌辦奮勉著交部議敘三年二月奏曹汛壩工因正月東南風甚大西壩後

段整入水 諭曰曹汛漫工甫於上年臘月合龍今壩身復有整  
失雖因風狂湏急人力難施究係未能先事搶護或年內堵築不  
堅所致司馬駒著交部議處尋部議革職 上寬之三月奏豫東  
黃河兩岸隄工卑薄灘面間有與隄頂相平之處請將隄工擇要  
估計增高以禦泛漲 上曰治河之法全在因勢利導若下游一  
律深通卽遇盛漲河流下達水勢自不至增高今伊等擬將隄工  
加高以禦泛漲所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於河工仍無裨益所辦  
甚屬非是所稱將大隄用土鑲厚此則可行如果兩岸隄工堅厚  
卽遇盛漲足資保護所有此項大隄工費姑准所請令投效人員  
認辦工段但須加以限制以足數見在經費而止不得稍有冒濫

致開倖進之門至曹汎漫工於正月復經徒費自係前次堵閉不堅所致司馬駒等俱著傳旨申飭所有曹汎隄工復費後一應費用俱著伊等全行賠出不准開銷四月奏言隄工水深湏激另籌堵築緣口門水見深十一二丈壩頭時見蟄裂恐徒費工料擬在二壩迤西河勢坐灣向東處所開挑引河頭另作壩工一道卽以舊西壩畱作挑水壩請俟秋後興工 諭曰此次曹汎漫工總由該督等築壩進埽未能堅實以致甫堵旋開司馬駒見任總河厥罪甚重本應革職治罪姑念向於河工尙爲熟習先革去翎頂以示薄懲仍俟秋後工竣覈其功過再降諭旨至繪圖說於二壩迤西河勢坐灣之處開挑河頭導入引河似尙得力所稱另立隄工



一道及畱舊壩爲挑水壩之處亦祇可如此辦理九月以睢州上  
汛五堡黃河盛漲隄工漫水奏請治罪 諭曰司馬駒已到睢州  
惟冀高倭什布速行籌辦以期及蚤合龍所請治罪之處姑俟工  
竣再降諭旨旋奏相度漫口形勢若就東西兩壩進占接築則無  
須另開引河止將下游抽挑引渠以冀合龍時水勢暢入大河復  
歸故道惟見在酒大偏近南岸西壩上首必須築作挑水壩將酒  
挑開進掃時可免著重 上從之尋又奏言曹汛北岸口門見已  
斷流即可堵合 上以睢州南岸地勢較高於北岸情形迥異且  
水有歸宿自屬易於堵築 命駒等督率工員迅速辦理不可以  
施工較易致有草率十一月奏東省運河因伏秋雨多山水旺發

挾沙入運兼之濟甯施南湖河漫水頂阻汶流多往北注所有運河捕河上河三廳河道在在停淤其泲河廳屬之滕汛彭口十字河一帶自豐工曹工漫水泛漲三年以來不惟汛水泥沙停積且兩岸隄工經風浪刷盪坍卸入河受淤倍厚均須乘時挑挖以利運行報聞十二月以睢工冰凌壅阻一時難以合龍請緩至春融辦理得旨兪允四年正月睢工合龍上以駟辦理慎重諸事周妥賞還頂帶仍交部議敘其攤賠蘭第錫官項六千六百餘兩亦免其完繳二月奏言勘籌睢工善後事宜應於引河頭口門原估展寬六十丈之外再展寬二十丈俾汛水漲發得以暢入引河東趨並於大壩東首前作兜水壩護埽之處接鑲埽段與大

國朝通志卷之八十一  
三

壩邊埽相連共長五十二丈以護壩根再黃河上流河面寬闊  
工新河一時未能刷寬應於附近迤上南岸之蔡家樓儀封上汛  
北岸之銅瓦廂李六口等處河身偏窄須於虞城十五堡連築挑  
水埽壩並將迤下之十六七堡一帶埽後壩身一律加寬幫厚四  
五十堡迤下接連江境順隄河形一帶亦應估築圈堰以上善後  
各工樽節確覈需銀六十萬兩 諭曰睢工合龍一切善後各工  
自應於桃汛前趕辦完竣著照所請部庫先發銀四十萬兩其餘  
二十萬兩於鄰省陸續酌撥以足六十萬之數是月得疾卒 諭  
曰司馬駒自簡任總河以來辦理河務甚爲妥協上年曹工睢工  
前後漫溢俱經該河督一手經理得以及早合龍工程穩固正資

倚昇茲聞溘逝殊堪軫惜所有應得卹典著該部察例具奏旋  
賜卹如例子漉三品廕生

右 國史館本傳

公姓司馬諱駒字雲皋號溶川江甯府江甯縣人其先得姓受氏  
詳太史公書南宋播遷失其世數高祖燧居浙江甯波祖裕始遷  
江甯入學爲弟子員父必售妣方氏自公高祖以下皆 贈封如  
公官兄驤弟駛俱先卒公生而穎異讀書目數行下稍長畱心經  
世之學講貫河防水利農政諸書於文章尤喜陸宣公奏議故大  
學士高文恪公晉節鎮江左延入幕府草奏牘疏密大小咸得其  
宜甚相倚重文恪以公明習河務奏請以從九品畱工效用乾隆

二十九年奉 旨分發南河以勞歷山陽縣主簿興化縣縣丞通  
州州判海州州同高堰通判山安同知公外領地方內參幕務高  
文恪連年奉 命塞河徐豫無役不從皆能規度指畫敷陳曲當  
凡所入告悉蒙 俞旨故兩江總督薩載公知公名亦傾心延接  
五十年奏擢江南河庫道庫每歲出入白金六十萬兩河防歲  
修有成數溢額則俟上 聞河臣值險工借發帑金執政者不爲  
依期入告率皆移易處所通融彙報久則因緣爲弊帑藏空虛公  
不激不隨從容籌補公私具舉上下安之不問家人生產作業意  
泊如也五十一年南河漫口奉檄督工先事撫卹拚渡災民全活  
甚夥五十四年周家樓塞口告成有 旨議敘公遇水旱先期斟

酌蓄洩沿河田畝盡霑利澤又濬清江文渠溝水資助工車士庶  
感頌五十五年擢授江西按察使臬司覈讞一方刑獄不習律令  
者高下緩急一委幕僚胥吏其能者又持屬吏短長網賂遺或徇  
守令屬託散法公正己奉公深悉弊竇爰書親覈從無假手在官  
七年屬城悅服時值江右大吏以簠簋不飭被劾牽連獲咎者眾  
公竟以謹慎免患世論歸之嘉慶元年擢山西布政使未幾調任  
山東 特命兼理河務其年黃河下游壅溢水與隄平楊汛曹工  
先後漫溢公偕故兩江總督李公奉翰南河總督康公基田前山  
東巡撫伊江阿公奉 命堵塞旋擢河南山東河道總督公新以  
藩司擢任驟難專制俛仰諸大僚間見其意見不同將致債事深

自敘抑謹畏如在江右時旣而曹工逾年堵合不成奏請停工奉  
旨革職畱任朝使臨工按視公分謗焉是時夫人張氏卒於使  
署內不顧私賻贈不納其刻厲類此三年冬堵築豫省睢工漫口  
公五閱月行風雪中寢食俱廢豫撫廉愼和衷共濟工員踴躍一  
舉成功奏報堵合奉 旨賞復頂帶並免代賠銀六千餘兩公念起  
家孤寒以筆札遇知己致通顯每膺殊擢受 異數感激涕零有  
盡命王事之志旣以曹豫宣防積勞體羸適聞 純皇帝龍馭上  
賓 遣誥將至北向長號咯血不止延醫診視俱云心脈已枯藥  
力不及口授遺摺望闕謝 恩遂以二月二十三日卒於曹單工  
次春秋七十有一 上聞軫惜久之降 旨議卹禮也公爲肩火

色目精洞照英偉軼倫平生勤學好問嫻於掌故遠近書疏悉皆  
手荅丁寧款密莫不感懷微時所荷一餐咸報高文恪歸櫬經紀  
其喪後至都門躬自展墓與人交有本末周卹無倦篤於內行兄  
弟從子無間言時以爲史稱通而不泰清而不介惟公有之矣妻  
張氏 封一品夫人子亶副榜貢生 召試舉人內閣中書好古  
有文早卒孫瀄蔭生候選員外郎星衍始官京師與公子亶爲文  
字交及官山左與公同僚共治河之役後又備員節下親見公行  
事藏公手牘數十紙皆綢繆公事尋繹難忘今瀄以某年月日將  
葬公及夫人於江甯某鄉之原以狀走乞志墓蓋不忍以不文辭  
銘曰



公爲政績可紀公塞河以勤死觥觥筆札況才美揚於王庭傳信  
史家聲清白施孫子我僑茲郡銘其里文無溢詞庶不媿

右墓誌銘孫星衍撰

吾陳氏出嗣他姓者如仁和之張雲璈江南之司馬或科第累世

或官至督撫

嘉慶年間有河東河道總督司馬某

皆因乾隆年間修譜時漏列至道

光時再修則已無從考證今張氏司馬氏子孫相遇尙稱族誼而  
輩行則未能考亦爲歎事惟高氏則自有譜自宋武烈王以下世  
次炳然可序故相值能舉輩數聯伯叔兄弟之誼焉

今世之姓代有變更如我海甯陳氏之出於高也 聖祖皇帝以  
文簡相國奏辨知之至 高宗皇帝遂命文勤相國與漢軍高文

良公其俦聯族誼焉嘉興錢文端公陳羣及籀石宗伯載本姓何  
近日合肥李相國本姓許則人知之者鮮矣然由海甯陳氏復承  
異姓者如杭州張簡松先生雲璈及道光丙午舉人戴陳常皆是  
幼時嘗記先大夫言嘉慶年間需次東河謁河東河道總督司馬  
公自言是海甯陳氏於康熙初年承外祖姓爲司馬氏呼先大夫  
爲姪余檢宗譜此一支竟無從考將來更不可考矣

右記陳其元撰



永保

永保費莫氏滿洲鑲紅旗人父大學士溫福自有傳永保於乾隆三十年由官學生考取內閣貼寫中書三十三年補中書軍機處行走三十六年遷內閣侍讀三十七年金川不靖奉旨以溫福爲定邊將軍命永保從副都統福康安齎送將軍印信隨伊父辦事三十八年賊番劫木果木大營溫福陣亡永保亦受石傷參贊海蘭察奏入諭曰溫福倉卒遇變臨陣捐軀著賞給一等伯爵伊子永保隨侍軍營能奮不顧身射賊救護搶奪父屍以致得有石傷甚可嘉憫卽著承襲伊父伯爵七月上以溫福乖方債事削去所賞伯爵令永保承襲騎都尉世職仍以內閣侍讀在軍

國朝書林典故初編卷一百八十一 疆臣三十八

臣

機司員上行走三十九年遷吏部郎中四十一年金川平將軍阿桂追論木果木一案全係溫福坐昧事機所誤命將溫福世職撤銷永保原有官職仍照舊當差四十三年授公中佐領四十四年充戶部寶泉局監督五月授直隸口北道四十六年調霸昌道四十七年調清河道八月擢布政使四十八年調江蘇布政使四十九年擢貴州巡撫五十年二月奏拏獲逃兵曹士玉並聽從捏飾之營兵席泰分別辦理上以實心任事交部議敘加一級五月調江西巡撫九月調陝西巡撫五十一年京察一等加一級九月署陝甘總督旋授塔爾巴哈臺參贊大臣十月拏獲河南伊陽拒捕戕官首犯秦國棟優旨嘉獎交部議敘五十六年三月哈

薩克汗幹里素勒坦遣子阿彌載來京贖 覲永保壽辦得宜並  
陳奏土爾扈特鄂羅斯等情形得 旨晉秩內大臣 賞戴雙眼  
花翎七月掣獲偷竊哈薩克馬匹各犯分別正法發遣 上嘉之  
賞大小荷包五十八年五月調喀什噶爾參贊大臣五十九年正  
月奏請將喀什噶爾英吉沙爾戍守綠營官兵分爲二隊於換班  
時先行更換一半餘俟次年更換 從之八月授戶部左侍郎留  
駐新疆十二月奏喀什噶爾所設回兵請添設回夷總管玉資巴  
什溫布什等頭目分別 賞給翎頂以專統轄得 旨允行六十  
年擢烏魯木齊都統嘉慶元年三月來京 陛見行抵西安湖北  
教匪滋事奉 命馳赴軍營偕將軍恆瑞疏通竹谿竹谿山道路勤

敗房縣賊匪擒賊目祁中耀餘匪遁保康縣之白雲寺山又敗之  
擒賊目曾世興等五月馳赴襄陽自樊城進取鄧桃湖賊眾退歸  
雙溝永保分兵五路痛殲之雙溝附近廓清復與恆瑞河南巡撫  
景安等合兵解棗陽縣圍初 上聞漢陽府屬孝感縣亦有蠢動  
命永保速赴孝感尋以當陽久圍未下令永保總統督辦恆瑞  
景安等亦懇留永保於襄陽統率軍務 上嘉其彼此和衷均  
予優賚六月渡河北岸破張家塢賊二十餘處殺賊並解散被脅  
難民數千 上嘉之是月署湖廣總督七月棗陽賊潛踞界連隨  
州之梓山青潭等處官兵連破之賊又由龍門山西竄紅土山永  
保偕恆瑞等督兵痛剿擒偽元帥黃玉貴襄陽呂堰驛逸東百數

十里及棗陽隨州宜城境內屯聚賊匪全股直趨唐縣悉數蕩平  
奏入 賜加太子太保銜又因湖廣總督事務不能兼顧奏請仍  
令總督畢沅經理 上嘉其能以公事爲重八月移營進剿鍾祥  
縣賊匪將軍明亮亦率兵會剿賊東南自溫浹口西北至千弓檔  
依山紮營相連數十里永保以九千餘兵由北路入繪圖具奏  
上以所進圖內東北西北俱有官兵其東南一帶並無進剿之兵  
設賊匪由東南逃竄豈不又致蔓延降 旨切責越日明亮奏言  
正南東南西三路祇有兵三千五百名地闊兵單不敷堵剿見已  
飛札永保將南北兩路官兵均分停妥訂期夾擊使賊匪不能避  
重就輕自可一鼓撲滅 諭曰所計甚是果不出朕所料永保前



經派令總統湖北軍務於一切調度機宜自應通盤籌畫計出萬  
全今永保祇知擁兵自衛實屬有負任使先後傳 旨嚴飭九月  
敗鍾祥賊追至襄陽之雙溝逸匪一由棗陽東路直趨唐縣一由  
呂堰驛西路直趨鄧州官兵緊躡西竄之賊截殺殆盡而東路賊  
匪已入唐縣之洧河鎮永保提兵迎擊奏言追賊已及一月稍形  
疲乏見飭南陽府知府完顏岱挑選鄉勇數千迎勦 上以永保  
一籌莫展實屬無能嚴行申飭尋請添派山東直隸兵各二千名  
吉林馬兵五百名 從之十一月新兵齊集環攻大小賊屯十一  
處賊首姚之富等潛竄黃龍壩復偷渡滾河永保自請治罪 上  
以永保惟知帶兵尾追坐待新兵意存觀望新兵到齊後又未能

擒獲首逆屢次疏縱著革去雙眼花翎及太子太保銜又 諭曰  
永保係總統大員當兵多將廣之時自應調度周密督率剿捕乃  
自統兵以來毫無把握屢致賊匪東奔西竄看來竟不足恃且見  
將伊宮銜花翎革去將弁等未免心存玩視卽永保亦難振作著  
將伊解任來京交部治罪尋 命革職卹在京家產查抄三年八  
月永保之兄四川總督勒保生擒首逆王三槐 上嘉其功推恩  
釋永保罪四年正月 命勒保爲經略大臣 賞給永保藍翎侍  
衛齎送經略印信前往軍營在領隊侍衛上行走旋擢頭等侍衛  
署陝西巡撫四月 命同參贊明亮合勦張漢潮一股賊匪五月  
行抵終南華林山猝遇伏賊敗衄永保僅以將弁傷亡飾詞具奏

且與明亮意見不合張漢潮久未就獲 上聞之 命陝甘總督  
松筠秉公密查八月松筠奏賊竄至商州楊家斜明亮追抵商州  
永保卽折回西北及明亮至藍田永保又趕往北面張逆得延殘  
喘皆由不迎頭攔截之故明亮亦奏自鄖陽追賊至鎮安境內永  
保及將軍慶成等各路官兵六千餘名總未會合 上以永保慶  
成懷挾私見坐誤事機 命尙書那彥成馳赴軍營傳旨逮問會  
同松筠審辦並以松筠奏稱永保等於七月至鎮安之舊縣關紮  
營二十二日至鎮安縣東五里之舊司紮營行走六日仍在鎮安  
諭將每日移營里數確查實奏松筠尋奏永保七月間每次移  
營不過二三十里至五十里不等中間共歇住七日又自八月初

九日駐紮大谷山後並未移營在彼擁兵安坐已有二十五日  
諭曰永保一味株守是其意總不欲與明亮見面祇在無賊處所  
躲避間住有心貽誤實爲可恨九月查出永保前在湖北軍營動  
用軍需銀兩及解京後尙有得受饋送之事 命將永保家產查  
抄計贓論罪時勤保明亮均以罪逮問十一月松筠覆奏永保辦  
賊遷延畏葸惟恃明亮之緊追明亮亦惟恃永保迎擊賊情百變  
山徑分歧緩則互相札商急則互相訐告以致貽誤軍機兩人之  
罪均不可追永保除得受湖北饋送依不枉法贓律絞監候輕罪  
不議外依失誤軍機律擬斬監候奉 旨解京五年八月 諭曰  
署理陝西巡撫永保帶兵在華林山剿賊適因賊多兵少致有敗

臣等聞前奉 旨下 二  
勅不敢陳奏仍復隱飾其辭其罪實在於此嗣後與明亮分頭堵  
剿遂形氣餒在大岔山株守其逗遛之罪亦無可辭降旨革職拏  
問訊擬斬候但覈其情節尙係軍營通弊朕於勒保明亮業經先  
後施恩亦不肖於永保一人獨加重罪著加恩釋放賞給八品領  
催自備資斧前往烏里雅蘇臺辦事以觀後效六年二月 諭給  
藍翎侍衛辦理參贊大臣事務一切應得分例槩不准給七月奏  
言喀爾喀之四夷人棲住蒙古地方每娶蒙古女爲妻應令已娶  
者漸次帶回嗣後再有私娶者治罪又將土謝圖汗部落王奇巴  
克扎布等所爭遊牧邊界分析酌定先後議行七年七月 賜二  
等侍衛仍畱本任十月奉 旨永保自到烏里雅蘇臺辦事以來

尙屬認真奮勉著賞二等侍衛應支俸米銀兩十一月以三品頂  
帶授雲南巡撫八年二月威遠思茅兩路猓匪渡江滋事六月永  
保馳抵普洱會同提督烏大經調集練勇前進滋事土弁刁永和  
聞風遠遁我兵驅逐威遠一路猓匪復擒斬思茅猓黑扎安波賽  
悶等餘匪竄逸因查勘孟連土司與僧人銅金爭界勘明銅金並  
無不法情事仍令其管教猓夷十月滋事猓黑全行驅逐過江其  
江內窮夷均令土司頭目出結收管並奏言各處土司情形不一  
不得定以內外界限如與百姓雜處之夷人稍有不法卽照內  
地民人懲辦其無民人居住之極邊土司地方在其本境滋事祇  
須飭派官兵防範邊境不使竄入 上是之尋 諭曰永保查辦

思茅威遠一帶地方刁永和等彼此仇殺並孟連土司與銅金爭  
界及驅逐偷渡過江之獠黑三事俱能悉心妥籌均臻甯謐不致  
輕啟邊衅重煩兵力俱得大體賞戴花翎准用二品頂帶九年十  
月奏滇黔弁兵頂帶不宜朦混濫用應行覈實查辦 上以其不  
避嫌怨嘉之十二年九月奏運銅官員應賠銅斤腳價銀兩查運  
員等所得養廉無幾萬難依限全完卽參革畱任帑項終歸懸宕  
請量爲寬限得 旨允行十三年九月兼署貴州巡撫十月調廣  
東巡撫十一月擢兩廣總督中途病卒十四年正月 諭曰永保  
係溫福之子才猷幹練資性明敏從前曾隨伊父在金川軍營伊  
父在木果木陣亡之後永保仰蒙 皇考高宗純皇帝施恩簡用

潘擢巡撫署理陝甘總督補放內大臣賞戴雙眼花翎在新疆辦事宣力有年備邀殊眷嗣因節次派往湖北陝西軍營勦辦邪匪均以遲延獲咎褫職逮問復經朕棄瑕錄用擢爲雲南巡撫到任後於一切邊疆事務經理裕如諸臻甯謐昨因兩廣總督員缺緊要特加簡用並令星速赴任視事永保身患癰痔甚劇聞命後卽力疾起程不辭勞瘁行抵沅江竟於舟次溘逝覽奏深爲軫惜著加恩贈爲內大臣照總督例賞給卹典將來靈柩到京時准其入城治喪其任內降革處分悉予開復又諭永保從前曾緣事籍沒身後一無所有著再加恩賞銀一千兩俾作治喪之費尋賜祭葬予諡恪敏子英志藍翎侍衛英華乾清門頭等侍衛均卒



孫文禧見任戶部員外郎

右 國史館本傳

恩長

恩長覺爾察氏滿洲鑲藍旗人父鍾音官閩浙總督授禮部尙書  
自有傳乾隆三十年遵川運例捐員外郎選盛京戶部四十二年  
調回京補兵部員外郎充軍機章京四十六年三月授河南南陽  
府知府十月遷直隸霸昌道十一月調口北道五十一年升湖南  
按察使五十八年以失察屬縣捕役誣良斃命降三等侍衛爲和  
闐幫辦大臣嘉慶四年調辦事大臣五年奏和闐回戶因原種官  
地年久迷失歲納空糧者共有七百五十餘戶茲於塔克一帶地  
方丈出官荒地二萬六百餘畝可資開墾請照額糧多寡均勻撥  
補從之尋受代回京六年授安徽按察使七年擢廣西布政使

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二十一  
十一年遷巡撫十三年二月學政祁埏任滿回京奏劾臬司王家  
賓年老降旨查詢恩長始行奏明上以其徇隱飭之八月因  
岑溪縣知縣黃通等濫批釀命屬差賄和恩長誤擬絞候經刑部  
駁正自請議處諭曰該撫原擬錯誤固有應得之咎惟因黃通  
等身係職官其犯罪與常人不同又律無明文是以比照定擬其  
科罪失入尚爲警惕官方起見所有應行議處之處著加恩改爲  
察議尋議降二級調用上改爲降三級畱任十四年調河南巡  
撫十五年奏豫省衛輝一帶著名河流有三一衛河一洹河一漳  
河自乾隆五十九年漳水南徙挾洹入衛每至夏秋盛漲勢無收  
束致直隸河南所屬地方屢被淹浸見在漳河形勢北高南下故

道既難修復而兩岸俱係浮沙又非築隄所能堵禦查內黃縣之南豆公北豆公村爲漳衛經過口門且係蘆鹽豫漕轉運要路擬於該處春秋兩次大加疏濬歲需挑費銀八千餘兩令豫省有漕州縣及長蘆鹽商攤捐 從之十六年以南陽府匪徒王勝子等糾眾搶劫持械拒捕恩長查辦遲延並失察已革道員林樹芳劣蹟及縣丞冒冠德許賄求升等款降三等侍衛爲烏里雅蘇臺參贊大臣十七年遷二等侍衛調喀什噶爾參贊大臣十九年二月以失察阿奇木伯克玉努斯營私罔利苦累回民並私行遣使與浩罕伯克愛瑪爾通好部議革職 諭曰恩長於玉努斯種種劣蹟未能查參本有應得之咎念其到任在後已加恩改爲革職

任當深知感愧於所管各事務加意經理卽不諳回語亦當慎選  
通事察言觀色畱心聽斷設有錯誤必將伊從重治罪伊係已經  
獲咎之人當倍加謹懍也十月 召回京二十年因前在廣西巡  
撫任內於貴縣匪徒顏亞貴等糾眾不法審擬錯誤部議降一級  
調用 命以員外郎降補復以失察喀什噶爾阿渾仔牙墩謀逆  
革職二十一年卒子保善工部郎中

右 國史館本傳

李殿圖

李殿圖直隸高陽人乾隆三十一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三十四年散館授編修三十五年充順天鄉試同考官三十九年充湖南鄉試正考官四十年充會試同考官尋遷廣西道監察御史四十二年提督廣西學政四十四年丁憂回籍四十六年服闋補山東道監察御史四十七年轉掌河南道監察御史四十九年升禮科給事中時甘肅逆回田五等滋事殿圖以京察一等記名道府命往辦軍糧臺站尋授鞏秦階道六十年正月遷福建按察使十二月以官犯胡啟文墜鍊斃命部議降級上改爲革職畱任嘉慶三年升布政使四年奏言乾隆三十年以前農家必畜驟馬

三四頭以供耕種嗣後地方官不察民情率多借用應差漸形滋擾請查明革除俾民間爭畜騾馬於農田官差兩有裨益地方獄訟必需速爲審結開釋無辜小民始得安業各省常平倉穀積久弊生良民未受其益官倉已受其虧嗣後無災年分不准出借吏役本有額設近則人思寄跡公門以免徭役關津稅口衙門長隨亦呼朋引類應嚴行禁止疏入 諭曰此奏皆切中時弊著通諭直省督撫一體留心查察徐加化導使小民務本力農衣食之源益臻充裕六年三月奏閩省徵收銀米向以虛出通關而致虧缺近以覈實報解而見底裏在徵收之不敷固由於士民之脫欠實緣佃戶抗租蠹胥影射等弊 諭曰李殿圖奏閩省脫欠錢糧積

弊如田面田根糾纏不清買賣田畝推收不結頑梗佃戶宜嚴懲  
治九府二州情形各別胥役兵丁影射刁抗著玉德汪志伊詳查  
妥辦以期國計民生兩有裨益十一月擢安徽巡撫尋調福建巡  
撫八年奏稱前此教匪盪平 諭以外省陣亡官弁兵丁鄉勇爲  
數較多 飭令於原籍府州建祠致祭茲查教匪案內並無奉調  
閩省官兵惟近年臺匪陳光愛等滋事各案派撥兵弁效力戎行  
者亦復不少似應廣布 皇仁與海洋緝匪被戕官兵一體入祠  
如所請行十年偕總督玉德奏稱廈門行商以洋匪蔡牽乘間肆  
劫呈請捐造巡船及添募兵丁口糧燂洗船隻等費並請將兵丁  
所用火藥鉛丸令各商繳價還營 上以國家設兵衛民豈有以



歲支糧餉例用鉛丸取資商捐之理與玉德均傳 旨申飭十一年正月因勦捕蔡逆不力有 旨嚴飭之二月 上以臺灣見有勦捕事宜李殿圖操守尙好於軍務未嫻調補江西巡撫三月諭曰李殿圖身任巡撫蔡逆在臺灣滋擾迄今數月該撫從無一字奏及甚至該省向江西咨調火藥鉛丸應用溫承惠一面辦理一面具奏而李殿圖轉不具奏是其於地方軍務漠不關心殊負委任豈能復勝封疆重寄李殿圖著來京候旨五月 諭曰李殿圖任聽各岸口偷漏水米火藥不知禁止實屬無能著降爲四品頂帶俟來京時以四五品京堂補用七月 諭曰李殿圖身任巡撫乃於所屬命盜案犯任令羈禁多年至今未結所司何事前曾

際旨以四五品京堂補用似此廢弛地方豈可復勝京堂之任李  
殿圖係翰林出身著以中允贊善補用十一月補左春坊左中允  
十二年遷翰林院侍講十五年因病呈請開缺十七年卒子轍通  
三品廕生廣西賀縣知縣龔通浙江按察使

右 國史館本傳

日本書紀卷之二十一

三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百八十六補錄

疆臣三十八

萬鍾傑

萬鍾傑字汝興號荔村昆明人乾隆乙酉選拔歷官福建按察使加布政使銜負性倜儻天資警敏幼肄業五華書院與錢南園齊名自服官湖北公安及洊升監司所至有聲屢辦軍需悉能綜理得宜臺灣林爽文倡亂由南昌太守特簡興泉永道大兵駱驛渡洋督辦糧餉轉輸後大兵已撤餘黨未靖當路重其才奏調臺灣道撫綏緝捕事事不遺餘力奉旨加按察使銜凡獲巨盜會同總兵審辦得寶具奏後卽行正法著爲令旋晉閩臬仍畱臺

1573310

文科教師研究生閱覽室

國朝書房刻後初編 卷百八十六

灣繼加布政使銜以母艱歸里病卒未竟其用

右滇繫小傳師範撰

155-956



21101000161313